



君
君

767482

贈送

ka
z681
119

平

閩

記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六輯

宜景石 贈書
基漢石



YD/10/7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277

臺灣文獻叢刊第九八種

平
閩
紀

楊
捷

張序

國家大一統之業，內安外寧，風行草偃，固已幾三十年。頓兵不減，乃鯨鯢餘孽，牙江海，恃其舟楫，倏忽於巨浸駭浪之間，屢逋天討。迄乎三藩僭逆，益乘瑕伺隙，狡焉啓疆。戊午之夏，妖氛彌熾，蹂躪閩中漳、泉諸郡，乘城跨邑，濱海千餘里爲之失守。廟堂赫然震怒，思得偉略奇才，底定疆圉，爰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充福建全省水陸援勦提督總兵官，旋復晉公昭武將軍；會同大將軍、制撫諸鎮，相機撲滅。拜命之日，公毅然曰：『吾自束髮從戎，受國殊恩，晉官今秩，昔奉簡書鎮閩右，閩海情形吾所悉稔，今狂寇竊發，舍老臣，其誰責焉！』剋期就道，請以江南勁旅二千名自隨；蓋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驅市人而戰，法所忌也。星馳度嶺，謁大將軍於軍次，抵掌發策，凡山川之險塞、賊勢之虛實、軍鎮之勇怯、攻討之先後，若燭照數計而繩卜者然。大將軍喜動顏色，相需如左右手。已而滿、漢大兵及各鎮征調之兵絡繹先後至。一戰而奪洛陽橋，再戰而燬陳山壩，三戰而復江東橋，奪獅子山，乘勝逐北，破賊如取諸寄。乃復會商制撫諸公，水陸繼進，直抵廈門、金門，殲其渠魁，撫其脅從，賊勢窮遠遁；凡三載而閩地悉平。公曰：『是役也，聖天子廟謨、大將軍及制撫諸公勝算，老臣何力焉！』公諸令嗣俱籍金馬，列侍從，熟悉其指揮方略，恐失而弗傳也，因哀輯公前後

奏疏咨會及諸文稿，彙爲十三編，曰「平閩紀」；寓書京邸，索余言爲冠。余流覽披閱，不勝有慨於公之智深而勇沉、仁至而義盡，雖古名將不足多也。

何也？爲將之道，功名居後，材略居先，撫劍疾視，一夫雄耳。漢之絳灌、唐之褒鄂，未嘗不桓桓趨趨，一代虎臣；試叩其運籌決勝之方，臨危制變之策，則舌蹇色沮，格格不吐；其中無預定者存也。若晉之羊太傅、宋之岳忠武，裘帶雍容，圖書閒適，未嘗不艷稱千古；至於褰旗取將，決頸爭首，則又有以知其不能，蓋人各有所短長，未可強也。淮陰壇上之辭，武侯隆中之語，衛公兵法之對；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其庶幾乎！公以伏波、充國之年，殲盧循、孫恩之寇，觀其拜表卽行，誓師慷慨，固已全局在胸，始終洞澈。其與大將軍及制撫諸公往還商酌之言，不逾銖兩；天子以討賊之任付公，公亦以討賊自任而無所遲迴瞻顧，非其素所蓄積者然乎？

今讀公入告諸疏，激昂忠壯，而辭旨則溫然藹如，無金戈之氣；移商諸檄，精詳剴切，而立言則寬恭和衷，無矜伐之容；布告將領，曉諭士民，壯國威作軍懷，而寓意則開誠布公，附循和易，無誇大震厲之詞。

先是閩之人迫脅於強寇，數叛數服。公以靖寇必先安民，所過市肆不驚，臥反側子於衽席。又濱海之地，耕桑久廢，饑饉荐臻，公移商制撫，遠近轉輸，多方賑貸，全活者百萬。是蓋以元老之猷，行良牧之事，又有迥出尋常將略之外者。

天子嘉公之功，復以江南重地畀公坐鎮。而從行諸將士亦得鑣吹而歸。吳人於其歸也，有東山霖雨、袞衣繡裳之歌焉。今窮海之寇，束身稽首，汪洋千萬里之外，闢爲郡邑、隸之編氓，得從古所未有殊猷，盛跡遠越漢唐，非公之先驅芟夷而迫蹙之，不至是也。余備員史館有年，其於四方征伐之事，頗得釐輯以爲史書殿最。是紀也其以當武成之一則乎！是爲序。

康熙甲子孟夏朔日，通奉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京口治年家眷弟張玉書頓首拜撰。

王序

康熙戊午年之夏，海島餘孽盜弄兵於漳、泉之間，天威赫然震怒，爰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充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往彰天討。尋又允公所請，令專統步騎諸將，進號爲昭武將軍。蓋兩蒙特恩異數云。

余時方承乏本兵，每覩公奏報章疏及規爲措置之方，罔不精確明審，洞中窺要；私爲賊不足平也。及公功成，旋師雲間，於蒐閱之暇，編輯當日入告嘉猷及軍中往來咨啓牌示，共成十三卷，名曰「平閩紀事」，千里見遺，屬余弁一言於篇首。

夫用兵之機變，至難言矣。當其運籌決勝，出幽入明，動於九天之上而發於九地之下，使熊羆糾桓之士奔走於指縱所及，罔敢自愛其力，猶凜凜有弗勗之畏。迨謀成事就，終莫測其神智所自來。此名世英傑知微知彰者所能，而非拳勇小技、眊勉跳盪者所能與也。方公至軍中，正值炎徼不戒之後，賊踪窺伺海壖，草竊充斥山藪，風雨亦漂搖矣；而公應之裕如，臨事雖呼吸萬變，而神閒氣定如平時，攄所蘊蓄，使諸將拱受約束，若兩駟在靳，五金受范，罔不環金立效；且推其餘澤，撫集中澤哀鴻，究此安宅，何其仁也。又能席屢勝之威，開布大信，以弘招納；不獨脅從罔治，雖因敗來降者亦推誠撫恤焉，又何其德威之廣也。今試爲取其成書披尋流覽，炳炳烺烺，其中戰守之關鍵、

賞罰之先後、軍實戍卒山川要害之經理探討，纒纒然奇正錯繡；批導森羅，如長江東注，抱取不竭；若挽大屈之弓以穿扎，無不應弦洞徹。雖事別言殊，而握要審宜，則一出於公爾。

是役也，公奉特命，冒暑遠征，策走強賊，計消伏莽，義安民生，功懋主眷。凡澄清山海、保釐內郡諸時務，莫不斷之以老謀，成之爲壯事；汛掃揚鬻之鯨鯢，築爲京觀；馴致頑梗歸化，島嶼風清，國家聲名文教，周洽於天地之所蕪持。卽虞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周王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何以加焉。於此益見我皇上聖武於赫，廟算如神；三門朝啓，吉語夕聞。而公總徂征之旅，樹戡定之勳，實足以仰副九重師貞委任之重。不踰時超晉宮階，寵錫軍號，位居諸將之右，功成樂愷，振旅還吳，屹然爲東南長城。有以也夫！

右古之名將廓清寇賊者有矣。苟得甲士之歡心，戰無□陣，則耕田鑿井之氓未必室家安堵；苟持重內固根本，則執訊獲醜之告不能不少引時日；蓋兩者若是之難全也。有如公之尅期定亂，戰必勝、攻必取，又能令肅秋毫，人無違禁，泉、漳往來懋遷者交錯於旌旗壁壘間。昔者祭成侯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民吏不知有軍；賈君父壯勇剛毅，敢於深入，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而未嘗挫折；史冊並書以爲美談。若今之德懷威畏以消融閭悍，則公鍾鼎所垂，不啻兼二子之勞烈。而諸凡遇險見奇，應變出智，所以立功

取名者，又悉筆於此書，以爲後來著蔡風徽，何其遠乎！

夫閩海故百粵地也。當漢元封之世，橫海、樓船之功偉矣。然當時方略文告，簡冊寥寥，雖辭事詳約古今良有不同，而後人遂不得盡見其攻守攘拓之形勢，覽者不能無歉心焉。今公修文事於武備之餘，能使功言兩立，而又際盛世白雉來庭之鴻運，海波不揚，遠人來格，此書遂依附堯日末光，益致融顯，則公之遭逢奇偉，又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故余樂爲言之，不獨見聖主知人善任，致薄海臣服無外如此；且欲述公之美，以勉夫後之爲將者也。

康熙癸亥仲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加三級宛平眷弟王熙拜撰。

王序

我皇上天威赫濯，四征不庭。歲在戊午，業已罪人歸命，六寓率俾矣，顧閩海游魂，恃其險遠，踉跳波濤，蹂躪城邑，泉圍告警。皇上勿忍以小醜陸梁，釋而不討也，特簡江南提督楊公，六月禡師，往殲厥寇。公登壇鞠旅，拜表卽行，三載徂征，膚功克奏。皇上嘉迺崇勳，將膺懋賞，因念大臣久勞戎馬，卽以軍中所拜昭武將軍，仍管江南提督事還鎮雲間，甚盛典也！我松之人素載公德，江海肅清，今喜東山旌旆，繡袞重臨，頂香盈而迎馬首者以萬計，相與慰問勞苦，並欲亟聞逆寇殄滅狀。公慨然曰：「余自越閩嶠、解泉圍，身歷大小數十餘戰，陸剽猛獸，水斷蛟螭，恨不令諸父老壁上縱觀之；幸在軍纂有平閩一編，猶可想見鉅鹿戰鬪之萬一。」郡人王子廣心受而讀之，喟然嘆興曰：於燦哉！我皇上功伐冠軒轅，威靈窮日出，萬國來同之盛，胥於平閩一役觀厥成矣！何言之？三逆受親藩重寄，狡焉狂逞，事變倉猝，民心勿與也；鄭逆嘯聚島嶼，盤踞三世，坐論海王、扶餘自大，欲一舉而殲之也難。三逆割據封壤，跨州連邑，鐵騎如山，可手盪使東傾、足躋使西覆也；鄭逆土航滅沒，乘波上下，欲凌洪濤而入鼠穴、以尺組繫之也難。三逆劍戟相撞，烏號夏服，可百步而及也；鄭逆密邇諸洋，火燧颯發，當者糜碎，欲裹裳轉戰、冒烟燄而焚巢取子也難。今公一鼓奪洛陽橋、襲陳山壩而泉

圍解，再憑高相度，率水陸所部將士破賊一十九寨，隨督餘鯉直指金、厦二門，撫海外之殘黎，靖百年之兔窟，非皇上知人善任請兵調遣悉從公奏，何能指揮如意，奉揚國靈於溟渤之外？非公老成忠勇，密請方略，復與親王、都統、制院諸大臣推賢讓能協和共濟，亦不能仰贊廟謨，開明堂而告成事。蓋善將將者受齊斧而不掣其肘，善將兵者行天討而不矜其功，此致勝之繇而克敵之本也。而不惟此也，在昔成、康，三監破斧，四國震驚，必以越裳入貢，海不揚波，而扶南、林邑皆臣妾；漢武帝幅輳萬里，必以樓船駕海，兩粵削平，而珠崖、儋耳皆版圖。今者，三方既定，閩寇復平，我皇上履泰嶽而禪雲亭，升南壇而告上帝，王業之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懸車野老，不克扶杖東封，一上太平之頌，庶幾婆娑平閩一編，竊慶君臣一德、文武同心，復見唐虞三代、九驛百蠻之盛、而咏歌無已時也！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誥封徵仕郎、晉封奉政大夫、巡視京通二倉、監察御史、加二級、雲間王廣心頓首拜撰。

梁序

閩越僻處海隅，非天下形勝阨塞之地。然自西漢時無諸、郢丑、餘善相繼阻兵，五代時王緒、王潮乘時竊攘，亦於其處；蓋其山川險陝，猶足以自固也。我國家平定海內四十餘年，兵革不試，百姓穌樂。自康熙十三年，滇黔悖叛，而閩中亦遂稱兵爲逆；閱四、五年，以次剗削，渠魁授首，獨漳泉爲海賊寇掠，羽檄告警。上命諸軍進討，而以少保昭武將軍元凱楊君充福建提督總兵官，往領其師。君將家子，知兵，歷行間久，多著戰功。又昔曾與賊遇於雲霄、銅山間，習知其情形。故至卽設方略破賊，泉圍解，乘勝趨漳南，彙戰皆克，賊以平。予觀其自序謂：釀酒烏龍江，慷慨誓師，士氣奮厲百倍。又燒陳山壩，復江東橋，克萬松關，破玉州，搗廈門，勢如風雨。其意氣偉然，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閩旣平，君移江南，暇日追錄其在軍中奏疏咨啓檄示之類爲十三卷，目曰「平閩紀」。蓋其揣情事、識機宜，有大過人者矣。今天子聰明神武，諸將戮力用命，自君至江南二、三年，臺灣、澎湖盡入版圖，數十年逋寇一旦破滅。其批吭擣虛，用奇設伏，一秉君鎮閩時成算，故其奏功，遂不旋踵。予知君之必聞而喜，而且據鞍顧盼，麟自惜其不得與於茲役也。會君問序於予，因弁數語於簡首。君之助垂竹帛，勒鼎鍾，予竊附

姓名於其間，抑亦幸矣！

康熙甲子夏日，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前禮兵刑三部尙書、河北梁清標撰。

自序

今上御極十七載，島逆再犯漳郡、陳碼諸州。提督段公會滿、漢師討之失利，保海澄。賊擊斬斷歸路。時在漳滿、漢官兵雖衆，無由進救。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暨將軍、督撫諸臣交章告急。戊午仲夏，特旨命捷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充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往援。自揣老疾，辭，不允。因念歲乙未捷官閩右鎮，與賊對壘雲霄、銅山間，稔知土著兵怯懦柔脆，半與島逆聲氣通，莫肯用命，至今日而各營健兒或被脅入海，或漸次散亡，疑又未可與昔年同日語。遂疏請選江南能將勁兵二千員名將以往，而聖明料敵萬里，已先諭帶綠旗兵之願往者自隨。得請，迺簡閱士馬，捐犒數千金，棲棲就道。各兵在松，有田廬室家之戀者，恐留閩勿克歸，竄亡相繼，斬以徇不止。爲請如援剿例，事平仍歸原伍，軍心甫安。渡錢塘而東，會旱甚，灘高水涸，山峻暑炎，士馬疲敝。季夏杪，達三衢，適聞海澄陷，全師喪失，賊勢益張，轉掠漳泉屬邑，所至不守。捷投袂誓師，勿暇休養；度僊霞，抵建寧視事。亟趨省會，詣康親王請授方略。時賊已圍泉，羽書絡繹請救。卽令捷率所部尅期往。當是時，賊烏合泉城下不啻數十萬，僞將劉國軒頗習兵。先是提兵往救者，以衆寡懸絕，駐莆中。捷所部兵久涉暑霧，疾間作，前此又竄亡衆。福提標兵新經陷失，兼之分防徵發，已無一兵可調。捷自章皇帝時歷征江右、閩粵

，無頓刃，賊知名；今特以援剿寄老臣，不得重兵往，何以揚國威而彰天討。遂進調兵議。大將軍恐泉城且暮下，意猶豫。因進白曰：泉之不存，提督全省詎無罪？今視諸告急狀，猶足與守。事迫矣，遠師不及致，若省會之城守及羅源、連江、延平等營地近，徵召頗易。諸鎮中聞福寧鎮黃驍勇善戰，麾下多銳卒，願得伊將二千人與俱，及各營所抽調與捷所部通計得五千衆，合莆中所駐兵，保爲大將軍存泉破敵。迺允發兵。顧逆孽徒黨聯踪定海要口，以牽制我師南下。福寧爲省會門戶，大將軍不欲鎮將偕南。捷反覆力陳賊之不敢輕犯狀，大將軍始諾。但捷結髮從戎，習於陸未習於水，勢難兼顧；拜章請設專員以分統水師。然責猶未謝也，計先行水師鎮協，訂期出洋，以攻定海游魂，而後南征可無反顧。未幾，各營調兵咸集，福寧鎮亦將所屬兵至，相與慷慨鞠旅，釃酒臨烏龍江，士氣震厲。至莆中，大將軍復令叅贊禪公率滿騎爲繼，遂與駐莆兵合議進師。捷偕叅贊禪、副都統季、浙提石、福寧鎮黃，統滿漢兵從惠安進，以搗賊首劉國軒等之老營；撫軍吳率師由僊遊間道進，共會於泉。議定，分道並發。至惠安，我師一鼓克復；轉鬪逼洛陽橋。賊踞橋之北立寨，設砲城三重，以死拒我師；橋中斷，乘潮駕船百餘以守。其繞泉要道曰陳山壩，賊數千衆，濬濠扼險以防我師之潛度。捷乃先遣銳師，令燬陳山壩營，繞出洛陽橋南，使賊腹背受敵。遂親與滿、漢官兵買勇前，破賊之踞橋寨柵與其砲城，卽賊砲擊賊舟，舟糜爛，賊皆溺死。隨採木通橋路。而所遣劫陳山壩兵已

破賊至，前後夾擊，賊將劉國軒敗遁，餘衆披靡。泉圍解。撫軍從間道平永春、德化諸邑來會。事聞，聖心嘉悅。而水師鎮協出洋，由定海抵三沙、烽火門諸島，復相繼犁沉賊舟。自是賊踪稍却。

泉圍既解，撫綏難民，招集流亡，擬從同安、長泰以靖漳南寇壘。時制院姚公在漳南，趣進師日數至。顧潰敗餘氛，已入海者猶在外洋窺伺，未入海者竄匿屬邑林箐間。而上西、沙格、湄洲諸處賊首王一鵬、紀朝佑、蕭武等復嘯聚出沒，欲犯惠安以絕饗道，踞涵江以斷省會聲援。爰與撫軍會師平之。奈雉堞、堡寨盡爲賊圯，倘不時修築扼守，遽赴漳南，一旦再有蹉失，漳泉兩郡皆不可爲矣。遂斟酌於機之遲速、事之緩急，又與撫軍議飭有司亟繕城郭、葺寨堡，設險守禦，而後軍民有恃。離泉二十里曰東石，爲島逆運餉孔道，時議先取之，以斷盜糧，而後泉患可息。捷思將軍喇統滿師鎮於泉，相機撲勦，奸民何敢接濟，是又未可先東石而後漳南，乃率兵赴漳。由同安至灌口，諜知賊復斷江東橋，隨從長泰踰河，駐師漳城外，單騎入漳城。先制院亟欲撲剿漳賊，而捷安撫泉郡，未卽往會，此從封疆起見，各急其所是；及見，相得甚驩；因相與共議討賊事。

時賊請就撫，議未決。念久處圍城中，郊外寇充斥，非出覘情形，議難定。漳郡北數里曰赤嶺，有漢壽亭侯祠，地聳拔，凭高而望，寇當在目中。旋與制撫鎮將訂期，各

選精騎，出不意，賊辟易，迺登。四顧賊壘，知請撫緩我師耳。今不取江東橋以通漳泉道，萬一長泰有梗，官兵何以宿飽？取江東橋而不取萬松關，四郊豈盡無壘？議僉同。迺從制撫諸公聯騎還，並相視屯營地。雖杭柯山、鳳山嶺勢枕賊穴，捷與福寧鎮規度兩山，分別左右逼賊壘而軍。隨會兵復江東橋，克萬松關。而將軍賴與制院、撫軍、浙提皆率所部分屯要害，聯絡布置。賊始不得逞，退保觀音、獅子等山依阻大河，踞險立巢，外築子壘重重，濬濠引海水以爲池，使我師難於進攻。雖江南援勦將弁奪獅子山之半，踞其嶺，俯瞰賊壁，朝夕砲火攻之；福寧鎮不時飛礮以擊之；制撫又屢出奇兵以撓之；而逆孽恃險莫制，密設砲火以爲備，急攻之反足損威傷銳，必水陸並攻，方可搗其巢穴。會上調鎮海將軍王專管水師事，而授捷爲昭武將軍專司陸路，皇眷殷隆，相期滅此朝食。撫軍因旋省會督造戰艦，制院與捷屯漳以禦寇。顧沿邊二千餘里，逼近大海，逆艘乘風便利，隨在可犯，則兵力尺寸不可以單薄；稍有疎隙，豕突乘之，我征騎飛馳，彼已揚帆遠引，不得不厚集兵力以爲備。而召募閩兵，不堪應用；於是請撥河南、山東、江南勁兵，以資防剿。

請調既至，與諸軍畫野分戍於要害所未周者。又特制院自膳多兵，以愆其防。爰築臺寨以嚴守望，定邊界以遏盜糧，申保甲以清奸宄，明賞罰以倡勇敢。堅壁清野，使賊進無可乘，退無可食。布恩信，廣招徠，墮其腹心，潰其四肢，將不旋踵以收其敵。然

賊勢日漸就衰，而負固猶昔。雖屢有下坑、深滬之勝，尙敢逆我顏行者幾經年。惟藉船工告竣，破浪乘風。既而調鎮海將軍王征蜀，命楚鎮萬督理閩水師征剿事。甫抵閩，而新舊戰艦修造畢工者已三百餘，配兵約可三萬。按經制水師兵不及額者萬餘，一時既難於召募，捷卽與制院從陸營官兵之內選撥少諳水性者七千餘名配駕演練，以應搗巢之期。然舟師出洋，全倚重於舵艇繚斗諸人爲之操駕，所用數多，恐海逆陰遣私人爲我用，變且不測，卽移商斟酌，務出萬全。初議搗剿廈門，上諭慎重其事，或應候荷蘭船隻。捷與制院在漳南仰體慎重至意；及聞省會舟師從定海出洋，計水師出洋，應撥陸路官兵多賣火器，從海涯遙隨舟師以行。舟師駐泊之地，陸兵卽附近安營，不惟樹聲援，亦以壯軍勢也。乃撫軍見水提萬出師之後，卽擬赴同安，以會漳南陸師進剿。捷因福清與海壇對峙，撫軍未可遽臨同安，宜先至福清爲水師聲援，俟旣取海壇，然後南下同安，合力進搗。撫軍然其策以行。凡屬緊要口岸，移檄各營俱屯重兵，以相機夾擊。偵知賊首何祐率僞將十餘鎮、賊衆四五千、聯艘八十餘號屯烏嶼、充龍、金山各堡，南爲廈門、海澄屏蔽，北爲崇武、臭塗策應；又知我同安八槳船將出洋，計圖於此堵截。捷會同制院各親統官兵督勦之，連破賊七營，焚燬其堡。又偵知逆賊二千餘於海倉立寨，復合兵盡殲之。隨偕制院從同安海邊相視形勢，惟高浦所與廈門遙對，迺連建七營，調同安八槳船以示陳舟欲渡之勢，並絕觀音山、灣腰樹各逆賊之歸路，使其勢難四應，於時可

以分路進兵。因令標將朱起龍統兵高浦，相機進取。捷卽星馳回漳，同制院攻破賊玉洲等一十九寨，遂進攻海澄。我師奮勇齊擊，不踰時而海澄下，老稚不驚，市廛如故。撫安殘黎之日，卽宣播皇仁，以招奔竄餘黨。有僞總兵吳桂、羅士鈔及僞副將吳天祿等各遣信使，願率官兵船隻投誠請援。卽遣將楊懋紱等率師迎至軍前。吳桂等因陳廈門搖動，願効前驅，同官兵進取；捷卽飛咨會同制院、將軍、副都統各鎮營將，卽挑選吳桂等所帶來船隻及制院所造八槳船，三路進發。逆賊聚艘迎敵。我兵用砲擊沉賊艘甚衆，賊舟大敗遠遁，防守廈門僞總兵黃瑞等率領僞兵以降；而水提與撫軍從海壇乘勝至廈門，卽合兵攻金門，平之。念自提師鳳山以來，朝夕與制撫諸公共期滅賊，以效同裳。顧水師未下，詎能飛渡？今幸威德誕敷，餘孽歸附，不敢以水陸分理，致失事機之會；掃積年盤踞之逆穴，清遠島鼓煽之鯨氛，此皆朝廷廟算、大將軍方略、滿漢協和、將士効命、制撫之殫心籌畫、水提之決策乘時，以共襄大功，老臣何力之有焉！

金廈旣平，與制撫共相撫綏遺黎，輯安新附，使久梗向化之徒，咸知復爲王人之樂。其圭邑、鷺洲，舊屬水師所轄，卽移交水提分汛設防，而後統率所部，凱旋溫陵。至福寧鎮所將屬兵與各營所徵調者，皆取次慰勞，飲至班師。而所帶江南綠旗兵與東豫勁兵，緣鄭經、劉國軒諸逆雖敗竄蓼羅，尙有船三百餘號，上游延、建、邵三郡山寇江機、楊一豹等猶未掃除，閩疆善後機宜，正須裁定，是又未可輕爲遣發，維休息以時訓

練，勿忘暫資彈壓。會泉郡饑，米價日騰，軍民交困。制院倡捐萬四千金，從省會買米七千石，從陸路站運至泉以賑之。而捷亦移商撫院，請將本標及援剿營應支月餉萬七千餘金如數給，並撥閩安水師大船從省會及連江告糴，由海道至泉給兵而外，卽照省價給民。又措數千金請制院於投誠船隻內選撥堅完者，從漳之龍南等邑，平價採買，源源汎舟，以濟兵民之食。故饑不爲災。時制院陳平海善後十策，上令制撫、水提與捷會同議奏，臆見所及，卽備陳以佐工督之獻；而於展界一節，必俟澎湖、臺灣盡掃之後。非不知遷民故業之當復，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顧閩省用兵以來，增設於經制額兵之外者甚多，上命少司馬溫公周視邊海緊要，同叅贊大臣、制撫及水提與捷會巡酌汰。凡議留、議去，皆揆度形勝不以私，水陸營伍迄今猶不病單弱。機宜既定，而鄭經等遠竄臺灣，江機等次第就撫，遂疏請將江南、東豫兵盡數撤回，以恤勞卒，以節經費。又慮閩地變亂之後，民間多私藏鎗砲，造亂有具，是以一經搆煽，蜂聚蟻屯，撫軍議銷燬之，洵爲良籌；第恐奉行不善，反足擾民，遂互相酌度，於委員嚴查之法，期限報竣之方，銷鋒與弭盜並行，而草澤之奸息。且泉郡咫尺汪洋大海，前此賊圍數十日，幾至不守，平時之防範不可不周；乃火藥之存庫者寥寥，何以備猝，爲請於制撫，發火藥數十萬以貯泉局，而守禦有資。

夫溫陵爲古桐城地，唐謂之清源，軍牙城卽四門舊也，有樓巍然，維南獨盛。甲寅

之變，蕩爲荆榛。堪輿家言，人文凋敝，率此之由。遂力倡鼎新之。其東、西、北之鼓樓頽廢，街衢水道失修，一逢雨潦，士民棲止，半淤泥中，乃移商制撫與道府廳邑，力圖興葺。會逢兪旨，旋任江南，未竟所志。

捷自回泉後，居安思危，凡城垣雉堞、砲火器械，靡不及時修備。而紀綱制度，較前少肅。卽衙署之規模湫隘者，皆爲經理，以壯觀瞻。顧衰老之軀，前在行間，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十七閱月，心神交耗。迨回泉醫治，病轉劇。疏請乞休，章未上，先蒙聖恩，念前任江南時微績，以原銜管江南提督事。及章上而再荷溫綸，俯恤備至；此曠世希有之隆遇，捷獨膺茲異數，自愧樗庸，不足仰酌殊寵於萬一。復蒙叙平閩功，世曠三等阿達哈哈番職，爵賞優厚，祇抱慚惶，惟仰體安輯兵民之睿懷，鞠躬盡瘁而已。兒曹纂三年于役之鄙議，請授劄厥，固陋不敢當，又以經營圖度，或足備平海之芻蕘，勉從其請付諸梓，爰爲叙。

昭武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管江南全省等處地方提督事務、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仍帶紀功一次加二級、三韓楊捷元凱父題於雲間之錫祉堂。康熙癸亥仲春穀旦。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初版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 六 十 冊
精 裝

定 價：新台幣一萬二千元

發行人：孔 昭 明

發行者：大 通 書 局

地 址：台北市萬大路六一〇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四二七一—〇號

電 話：三〇七〇四四八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六五六號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平閩紀目錄

卷之一 奏疏

- 驚聞寵命等事疏……………(一)
- 欽奉上諭事疏……………(三)
- 閩疆剿撫等事疏……………(六)
- 恭謝天恩疏……………(七)
- 軍機亟宜等事疏……………(八)
- 恭報領到等事疏……………(十)
- 敬竭愚忠等事疏……………(十)
- 水師請設等事疏……………(三)
- 剿寇務選等事疏……………(三)
- 酌調官兵等事疏……………(四)
- 恭報官兵等事疏……………(五)
- 飛報出洋等事疏……………(七)

飛報大勝疏……………(二三)
標員懸缺等事疏……………(二五)

卷之二 奏 疏

題定江南等事疏……………(二九)
機有遲速等事疏……………(三一)
遴補營將疏……………(三四)
稍增旗幟等事疏……………(三六)
恭謝天恩疏……………(三七)
敬竭愚忠等事疏……………(三八)
閩省要地等事疏……………(四一)
恭謝天恩疏……………(四二)
飛報剿賊等事疏……………(四三)
剿寇務選等事疏……………(四七)
彙報固守等事疏……………(五一)

卷之三 奏 疏

飛報殺賊等事疏	(五)
賊盛兵單等事疏	(六)
遵諭自陳等事疏	(六)
塘報剿賊等事疏	(六)
將備署事等事疏	(七)
飛報恢復等事疏	(七)
飛報克復等事疏	(七)
彙報招撫等事疏	(七)
恭報回京日期疏	(七)
恭謝天恩疏	(七)
閩疆已荷等事疏	(七)
地方已定等事疏	(八)
聖主恩遇有加等事疏	(八)
恩綸俯恤等事疏	(八)

卷之四 箋 啓

飛調官兵啓	(八九)
飛調官兵覆啓	(九〇)
延平兵不便發回啓	(九一)
用荷蘭議啓	(九二)
遣發興鎮兵啓	(九四)
統兵援漳啓	(九五)
往漳會剿啓	(九六)
緩征東石啓	(九七)
覆同安兵單啓	(九八)
機有遲速啓	(九九)
密陳平海啓	(一〇〇)
彙報僞鎮投誠啓	(一〇五)
微臣報國心切啓	(一一〇)
塘報殺賊啓	(一一三)

塘報剿賊啓	(二六)
報安營啓	(二八)
恢復海澄縣啓	(二九)
恢復廈門啓	(三〇)
彙報招撫投誠啓	(三〇)
清查兵數啓	(三一)

卷之五 咨文

軍機亟宜等事咨兩院各鎮	(三三)
緊急軍機咨福寧鎮	(三四)
爲稟報事咨福寧鎮	(三五)
爲密商事咨督院	(三七)
會剿賊寇事咨左鎮	(三八)
爲具報事咨興化鎮	(三九)
詳察探報咨興化鎮	(四〇)
詳明請示咨撫軍	(三一)

稟報事咨左鎮	(一三三)
請調營兵咨兩院	(一三三)
咨會事咨兩院	(一三六)
懇請撥兵咨兩院	(一三七)
邊汛遼瀾咨兩院	(一三八)
欲靖海寇咨督院	(一三九)
咨商臺寨咨兩院	(一四一)
安設要汛咨督院	(一四二)
請寬海禁咨督院	(一四二)
遵奉俞旨咨督院	(一四四)
申飭透越咨四鎮	(一四六)
設法示禁咨兩院、平南將軍	(一四七)
海氛不靖咨兩院	(一四八)
地界安兵咨福寧鎮	(一五一)
地界安兵咨督院	(一五一)

卷之六 咨文

酌設沿邊咨兩院	(一五)
特請增兵咨撫院	(一五)
稟報事咨督院	(一五)
請令撤兵咨兩院	(一五)
備陳勦賊咨兩院	(一六)
備陳勦賊咨浙督	(一六)
遵奉俞旨咨兩院	(一六)
詳請添兵咨督院	(一七)
奏聞事咨督院	(一六)
密報事咨喇將軍	(一七)
呈請憲示咨兩院	(一七)
特請飛調咨督院	(一七)
密請添兵咨督院	(一五)
賊盛兵單咨督院	(一五)

稟報事咨兩院·····	(一七八)
密報事咨興化鎮·····	(一八〇)
密請安置咨兩院·····	(一八一)
特請飛調咨水提·····	(一八三)
重地未便咨喇將軍·····	(一八四)

卷之七 咨 文

咨會事咨督院·····	(一八七)
地方任重咨兩院·····	(一八八)
塘報事咨將軍賴、督院姚·····	(一九〇)
軍務事咨同安鎮·····	(一九四)
呈明克復咨喇將軍·····	(一九五)
稟報事咨興化鎮·····	(一九七)
嚴飭力行咨兩院·····	(一九八)
稟報事咨督院·····	(二〇三)
稟報事咨三鎮·····	(二〇四)

特參將弁等事咨督院……………(二〇五)

慎重操駕咨兩院、水提……………(二〇七)

呈請憲令咨福寧鎮……………(二〇八)

緊急軍機咨撫院……………(二〇九)

水師出洋咨兩院……………(二一〇)

緊急軍機咨福寧、興化鎮……………(二一一)

欽奉上諭咨督院……………(二一二)

欽奉上諭咨同安鎮……………(二一四)

欽奉上諭咨水提……………(二一五)

進剿之師咨喇將軍……………(二一六)

卷之八 咨 文

咨訂師期咨同安鎮……………(二一九)

懇恩再培咨漳浦鎮……………(二二〇)

月米分給咨督院……………(二二三)

會師搗巢咨水提……………(二二三)

咨會出兵咨漳州、漳浦鎮	(一三五)
緊急軍務咨督院	(一三五)
剿殺海逆咨督院	(一三六)
會師搗巢咨水提	(一三九)
咨會遣發咨督院	(一四〇)
再商保固咨兩院	(一三一)
咨明事咨督院	(一三三)
飭勦內地咨五鎮	(一三四)
咨取功員咨五鎮	(一三五)
借給糧餉咨撫院	(一三六)
飛報事咨督院	(一三七)
謹陳平海咨督院	(一三九)
咨商事咨督院	(一四三)

卷之九 咨 文

請復邊海咨兩院	(一四五)
---------	-------

飛報恢復咨兩院	(二四六)
飛報克取咨兩院	(二四六)
題報勦殺咨督院	(二四七)
請掛糧餉咨督院	(二四八)
借領月餉咨督院	(二四九)
飛報恢復咨兵部	(二五〇)
飛報克取咨兵部	(二五一)
飛報大捷咨督院	(二五三)
請旨事咨督院	(二五三)
邊海要島咨督院	(二五六)
嚴查私藏咨撫院	(二五七)
嚴飭巡拿咨兩院、水提	(二五九)
嚴查私藏咨撫院	(二六一)
咨請酌給咨兩院	(二六三)
修葺城垣等事咨督、撫兩院	(二六四)
稟報事咨漳浦鎮	(二六六)

密報事咨督院……………(二六七)
審報事咨吳部堂……………(二六九)

卷之十 牌 檄

檄守備余福……………(二七一)
牌行建寧郭副將……………(二七二)
牌委總理戎旗游擊崔陞……………(二七二)
檄游擊晉淑玉等……………(二七三)
檄參將朱起龍等……………(二七四)
檄副將田萬侯……………(二七四)
檄守備趙士奇……………(二七五)
牌行各協營……………(二七五)
檄建寧營郭副將……………(二七六)
檄僞副將蔡斌……………(二七六)
檄游擊韓六合……………(二七六)
檄中軍馬總兵……………(二七八)

粟檄隨征副將會榮	(二七九)
檄同安、洛陽兩營	(二七九)
牌行蒜嶺守備田龍見	(二八二)
檄左營游擊朱起龍	(二八三)
檄福州城守右營游擊陳七	(二八五)
檄漳州城守、江東、灌口三營	(二八六)
檄左營游擊朱起龍	(二八七)
檄建寧劉副將	(二八七)
檄游擊焦國巡	(二八八)
檄泉州城守傅參將	(二八九)
檄副將朱起龍	(二九〇)
檄副將朱起龍等	(二九一)
檄副將朱起龍	(二九二)
檄守備張有才、趙勝	(二九三)
檄游擊劉國興	(二九四)
檄行福清營游擊李應龍	(二九五)

卷之十一 牌 檄

檄邵武等營……………(二九七)

檄行督標蔣副將……………(二九八)

檄福清營游擊李應龍……………(二九八)

檄委同安朱副將……………(二九九)

檄副將郭奇、游擊焦國巡……………(三〇〇)

檄督標王副將……………(三〇一)

檄委戎旗楊把總……………(三〇一)

檄漳州江東等各營……………(三〇二)

檄泉州城守傅參將……………(三〇三)

檄同安朱副將……………(三〇五)

檄鎮標鄒國棟……………(三〇五)

檄行李英……………(三〇六)

檄洛陽營游擊趙雲……………(三〇七)

檄標左營朱副將……………(三〇八)

檄沿邊各協營	(三〇九)
檄原同安副將	(三一)
檄福清營游擊李應龍	(三二)
檄本標及援剿各營	(三三)
檄邵武各營	(三四)
檄漳浦縣	(三五)
檄游擊何勇	(三六)
檄隨征總兵吳桂	(三七)
檄副將郭奇	(三八)
照會興泉道	(三九)
檄邵武副將郭奇	(四〇)
差提弁犯李枝華等	(四一)
檄黃副將	(四二)
檄游擊焦國巡	(四三)
檄行沿邊各協營	(四四)
檄行建寧康副將	(四五)

檄行汀洲等營……………(三三五)
檄泉州海防廳……………(三三六)

卷之十二 告示

曉諭省城……………(三三九)
曉諭惠安……………(三三〇)
給示雙門……………(三三〇)
給示洛陽橋……………(三三一)
曉諭與泉各屬……………(三三一)
招撫脅從……………(三三二)
曉諭歸業……………(三三四)
給示溜石澳等處……………(三三五)
給示石獅亭……………(三三六)
給示泉州雙門……………(三三六)
曉諭同安縣屬……………(三三七)
曉諭長泰城門……………(三三八)

給示漳浦縣二十八都	(三三八)
出示四鄉	(三三九)
曉諭赴閩逃兵	(三四〇)
示小石洞	(三四一)
曉諭漳屬	(三四一)
曉諭三十六等都	(三四二)
示禁雙橋	(三四三)
給示大、小盈	(三四四)
示泉州府	(三四四)
示西坑社	(三四六)
曉諭援閩兵丁	(三四七)
給各協營張掛	(三四八)
給示漳州	(三四九)
曉諭合屬士民	(三四九)
曉諭泉屬	(三五一)
分示要汛	(三五三)

示東豫新兵……………(三五四)

卷之十三 告示

示沿邊各營……………(三五七)

示營盤並泉州城門……………(三五八)

禁兵丁賭博……………(三五九)

示泉州水門……………(三六〇)

示諭僞官兵目……………(三六〇)

示各營汛……………(三六一)

示諭東豫兵丁……………(三六三)

示泉州四門……………(三六四)

示興化惠安等處……………(三六五)

曉諭海島居民……………(三六七)

示海澄縣……………(三六七)

出示石碼等處……………(三六八)

嚴禁私宰耕牛……………(三六九)

示泉州府	(三六九)
示泉城兵民	(三七〇)
示雙門等處	(三七一)
示雙門鼓樓等處	(三七一)
給示雙門	(三七一)
示潯尾鹽場	(三七四)
示泉州府	(三七四)
示泉城	(三七五)
示浮橋洪瀨安溪等處	(三七六)
給示洛陽橋	(三七八)
示泉州府	(三七八)
示泉州通衢	(三七八)
牌禁兵廝強買	(三九〇)
給示泉州府	(三九〇)

平閩紀卷之一

三韓楊捷元凱著

奏疏

驚聞寵命等事疏

奏爲驚聞寵命，自揣老疾，力難勝任，謹具疏直陳，以無誤巖疆事。臣於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卯時接蒙兵部箭付爲欽奉上諭事，內開該議政王等會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旨：「郎廷相、段應舉俱着解任，吏、兵二部嚴加議處具奏；餘依議。江南提督楊謀勇兼優，威望素著，歷任巖疆，兵民感戴，効力有年，克稱厥職。前以江南重地，彈壓需人，特簡賢能，用資料理。邇者，江南地方寧謐，著有成效；今閩省海氛未靖，正在用兵，必得偉略奇材，方克掃蕩鯨鯢，底定疆圉。楊着以原銜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一切剿禦賊寇、保固地方戰守機宜，全資殫心籌畫，展布壯猷，以副朕簡擢倚任至意。欽此」。合劉該提督欽遵施行等因到臣。蒙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謏劣庸材，蒙世祖章皇帝暨皇上兩朝知遇殊恩，歷任江西、廣東、福建、山東等處。彼時臣年正壯，血氣方剛，督兵所向，

或剿或撫，頗著微勞。嗣蒙皇上特簡調任江南以來，適值滇、黔、八閩相繼告變，臣屬既有震隣之恐，復多徵調之煩，而海逆聯踪，不時飄突，冀圖登犯；臣既悉簡精銳赴援浙省，旋募驍勇練保海疆，一切釐剔整頓防禦機宜，凡精力之所能爲，不敢不竭蹶料理。幸賴朝廷洪福，保此財賦重地，得以晏然無虞，獲免隕越。但臣年已六十有二，向有淋閉之疾，兼因邊海潮濕，脾氣衰弱，寒暑失調，近復加以頭目暈眩，每一舉發，卽爲昏迷，必倩醫調治，數日方痊。久擬自陳乞休，顧以時方多事，不敢卽安，勉圖報稱。迺荷皇上不以臣爲不職，晉臣宮保之銜，昇臣以福建全省水陸提督之任，臣何人斯，叨沐異數如此之隆，臣雖肝腦塗地，未足仰報萬一。若臣精力尙可驅馳，則畢此裹革之志，爲皇上綏靖南服，分所宜然。第今日正當軍興之際，必得強壯之才，以全副精神料理，庶克有濟。今臣年既老邁，病又時發，竊恐濫膺寵命，將來有誤地方，臣罪滋深。用敢據實自陳，仰叩天恩，俯憐微臣年力與閩非宜，亟賜罷職，收回成命，另簡賢能英敏，保固閩疆，則臣雖伏處畎畝，有生之年，益戴高厚之鴻慈矣。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具奏。

奉旨：『卿長才偉略，久鎮巖疆，防禦賊寇，安輯兵民，勞績茂著。今閩省軍務方殷，正需籌畫，以資料理。調補福建全省提督，已有成命，着益殫壯猷，以副朕倚任之意，不必以疾求罷。』

。兵部知道』。

欽奉上諭事疏

題爲欽奉上諭事。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卯時蒙兵部劄付，內開該議政王等會題前事。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二日，侍郎溫代奉上諭：『提督楊標下江寧綠旗兵丁有情願隨去者，應准發去；着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今江寧提督楊蒙皇上簡任總管福建水陸兵丁提督，其標下官兵內有情願隨往福建者，相應遵旨發去。應行提督楊，伊標官兵內如有情願隨往福建者，一面帶去，一面奏聞。將所帶官兵數目造冊，仍報兵部。俟抵閩之日，將此帶去官兵俱歸入該提標額數內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二日題，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合劄欽遵施行等因。

又蒙兵部劄付爲請旨事，內開江寧提督楊奉旨以原銜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查松江府至福建泉州府二千八百餘里，今正當滅賊之際，相應將提督楊速令前往。提督楊應以文到十日內起程，限四十日內到任。其江寧提督事務就近令崇明提督劉兆麒暫行署理等因。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綠頭牌啓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合劄欽遵施行。計發劄付一張等因。蒙此，案照先蒙兵部劄付前事備劄到臣，臣以皇恩深重，感極涕零。自念年老多疾，精力非舊，恐致貽誤地方，隨具有驚聞

寵命、自揣老疾、力難勝任、謹具疏直陳以無誤巖疆事一疏，上瀆天聽；冀邀睿鑒，罷職歸里。理宜靜候明旨，乃復奉上諭，勅部議覆，准臣隨帶官兵前往，限日起程。是皇上不以臣爲庸劣，專責臣以盡力疆場，奠安八閩。臣雖老邁，何敢不勉圖報稱？惟有頂戴高深，誓捐頂踵，以仰報隆恩於萬一。

除遵限束裝外，臣伏思閩省歸正之後，逆賊已經敗遁，何以蠢爾遊魂，尙敢狂逞？必係兵力未精，或將領未盡得人，以致寇盜不能消弭。且臣近聞閩中各營精健之士，或有被脅下海，或經陸續逃亡，存者什無二三。而行間召募之兵，未免濫收充數，無濟實用。至土著兵卒，不特怯懦不堪，更與逆孽暗通聲氣，臨陣不肯血戰用命。臣前援剿福建時，在雲霄、銅山地方與賊對壘，深悉其弊。今臣既矢竭駑鈍，爲皇上宣威戮力、剿寇安民，若不選帶久練精銳之衆以資彈壓，並得一二歷練親信之員以寄心膂，則孤立無助，何能聳服異志、保固疆圉，仰紓我皇上宵旰之憂？臣正擬控辭不獲，必當特疏陳請；茲得蒙上諭，令臣隨帶官兵，仰見皇上洞燭行間事機，俾臣驅策防剿得以展布，幸莫大焉。

查臣素日蓄養材官健丁以及在松各營，陸續召募山東、西北之壯士，經臣日夕訓練成旅，恩信相孚，堪資戰守。今在閩之兵既未必可用，卽臣到彼沙汰釐剔，陸續選練，恐閩中久罹兵燹，四方精健之士至者絕少，招募維艱。仍收補土著之兵，則又未知心

腹，寧敢遽用。念福建與江南總屬朝廷封疆，而閩省正在用兵，所需能將精兵尤爲喫緊；若僅以情願者遵旨帶往，則兵力不敷。臣雖志在滅賊，奚能相機驅遣，克奏膚功？臣擬於標下陸營挑選精銳馬步戰守兵丁，合臣原帶材健，共足二千名，戰馬四百匹，及隨帶盔甲砲械。並於臣標遴選才技兼優、歷練堪任遊擊一員張念祖，又應回山東中營中軍守備李璉，願隨臣赴閩自効；該備膽略邁衆，練達營伍，堪以署理遊擊事務。並選守備一員李應龍。又查臣先經報部，准隨標効用候推守備陳應隆，久歷戎行，才能禦侮，堪以署理守備事務。其千、把等官悉照營制抽調，率兵隨臣入閩。在臣既得久練勁兵，左右驅策，賴以建威消萌。在江南五方聚會之區，選募精壯補額，比閩中較爲容易。臣從封疆起見，冒昧瀆陳，並一面挑選外，伏望皇上俯鑒微臣感恩圖報、實心辦賊之愚忠，特賜允臣所請，照數隨帶；並請亟行江南督撫照例支給行坐糧餉，以資長途齎裹，並造支安家月米，以慰兵心。俟臣抵閩之後，簡閱彼中官兵，力行整擻。兵則沙汰老弱，分入經制補額；官則查缺題補。設或無可清汰頂補，則循照援兵之例，俟事平仍歸原營。庶臣殫心防剿，臂指有資，所裨於巖疆非渺小矣。事干選帶官兵，係屬軍機，臣謹密疏拜聞，伏乞皇上睿鑒，勅部速賜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閩疆剿撫等事疏

奏爲閩疆剿撫需才，能將亟當儲選，臣謹具疏奏明，併隨帶能員以資征剿事。臣蒙皇上隆恩，特簡調任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又蒙諭旨准臣選帶官兵隨往，俾得盡力封疆，愈深感奮。臣已統領兵馬，星夜就道矣。惟是剿除逆賊，底定疆圉，諸凡剿撫事機，必資群策群力；多一能將，可抵勝兵數百之用。今在閩見任將弁，其才能賢否，臣尙未及預知。容臣抵境之後，詳加密訪；倘重要汛之將備，或有怯懦不堪，或有兵民未協者，亟宜題請更換，自應選帶才勇歷練、親信可托之員以備任用。是臣今日効忠於皇上，首當以人才爲亟也。臣在江南五年，熟悉見任松江城守營遊擊劉起龍，久歷疆場，才勇過人；又後營中軍守備何濱、黃浦營守備李英、楊舍營守備張瑞徵，俱技勇軼群，諳練戎務；又原任提標中軍遊擊王嘉會，才猷敏練，克嫻軍旅，前隨福建總督臣郎廷佐在浙領兵剿賊建有功績，曾經康親王給有劄付，繼因江南提標奉部駁追康熙九年馬價，奉調回松，未經補用。又臣嫡姪楊懋紱，原任河南南汝鎮標鄧新營千總，歷俸年滿，送部候補，准以守備推用本官，歷練戎行，才能邁衆。以上陸員，俱堪寄任干城，值今用人之際，難拘常格；臣謹先行奏明，俟有相應員缺，容臣遵例坐名保題補用，必能宣力巖疆，克著成效。再查臣標千總司起龍、齊亮、金山營千總田毓瑞，才技優長，

均堪驅策；又臣親隨將材閩相、崔陞、雷鳳、高永福、張九龍、蘇明彥、趙吉祥、曾子孟、王安國、任定國、張貴、宋官、楊得勝、王際泰、趙元吉、劉才、王治國、毛應登、魏才、姚金全、田虎、楊保、江光斗、彭太、李進御、朱鳳、鄂公祿、陳亮、李拔華、馮魁、王龍、許廷奉、楊奇得、吳洞、羅光乾等，皆隨征日久，武勇超群，報部冊內有名；又方有功、楊撰、盧之望、李懷、劉光明、楊淳甲、楊淙甲、文耀，亦係久隨驅策，弓馬優嫻。以上共肆拾參員名，遇有守備、千把員缺，俱可量才任使，以濟防剿之用。臣從儲選才能、力圖報稱起見，用敢瀆陳，伏望皇上俯鑒，庶臣臂指有人，得以殫心剿撫，可收底定之效於將來矣。除劉起龍、何濱、李英、張瑞徵、王嘉會、司起龍、齊亮、田毓瑞容臣抵閩後題請調補外，今將嫡姪楊懋絨並將材閩相等隨帶赴閩，從征報効。臣謹具疏奏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以謏劣庸材，深沐世祖章皇帝暨皇上兩朝知遇殊恩，閱歷疆場三十餘年，幸免貽譏覆餗，然夙夜思維，實愧捐糜莫報。前自東省量移江南，念此財賦重區，外控邊海，內枕湖山，禦寇保民，時懷綆短汲深之懼。五年以來，仰仗朝廷威福

，地方獲邀磐石之安，庶無罪戾。乃皇上以臣供職著效，復特簡微臣提督全閩，既晉宮保崇銜，更蒙天語褒嘉，迥逾常格，又荷渙頒上諭，准令帶兵赴任，俾克展布；臣受恩愈爲深重，揣分實所難安。顧念臣子致身之義，不敢以衰邁自諉，有辜皇上知遇之隆，謹祇遵寵命，赴閩任事。臣惟有殫竭心力，調度官兵，相機剿撫，底定閩疆，保安黎庶，仰報朝廷高厚於萬一耳。臣謹具疏奏謝，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軍機亟宜等事疏

奏爲軍機亟宜展布，靖寇必先安民，謹瀝愚忠密奏，仰祈天語飭行，以收蕩平實效事。竊照臣本襍線庸材，年逾耳順，荷蒙皇上鑒臣三十餘年歷事兩朝一片血誠，畀以提督八閩重任，臣膺此異寵，誓期捐糜頂踵，力圖報稱，以仰紓我皇上南顧之憂。因兵難遙度，一切戰守機宜，容臣親抵閩疆，相度熟籌，次第料理舉行外，但臣有鯁鯁過慮者：軍機重務，得失在乎呼吸，倘少有異同，掣肘稽遲，未免坐失機會。今閩省上有親王，次有將軍、督、撫重臣，諸凡地方機宜，臣敢不悉遵調度，殫心區畫，冀得當而後行。第八閩情形，與江浙險易不同。臣既遠在行間，身任剿撫之責，隨宜應變，軍機間不容髮，將來或有一得之愚，籌之已熟，借箸指陳，在親王及將軍、督、撫諸臣洞燭事

勢，必邀鑒允，臣又何憂於牽制。然不預鳴於皇上之前，設或呼應稍稽，未克施展，恐負朝廷責成之至意。用敢先事籲陳，伏望皇上鑒臣感激圖報之愚忠，特賜天語申飭，凡有行間重務及地方機宜，允臣所請，或密疏入告，迅祈勅部准行，或啓請親王，咨商將軍、督、撫事務，准臣相機與舉；庶臣得竭忠盡瘁，漸圖削平逆寇，以仰報天恩於萬一，臣卽赴踏湯火無辭矣。

抑臣更有請者，閩省自叛變以來，百姓之流離困苦，莫可勝言，全藉地方有司各官加意培養，以復元氣。卽投誠之衆，尤宜安插得所，俾其安心樂業、異志不萌，則內寧而外自靖，民安而寇可平。雖文武不相統轄，微臣職司軍旅，原未敢越俎，然臣旣謬膺全省重寄，剿寇本以保民，若有司撫循無術，則民不安生，勢必流爲匪類。是亂將滋蔓，剿除難盡，其何以剪平逆孽，綏靖疆圉？並祈飭行督、撫諸臣，如地方各官有玩誤軍務、撫輯無能者，立行特疏糾參，以示懲儆；別簡賢良，保此殘黎，則文武同心，安民息寇，可期實效於將來矣。專屬閩疆今日第一急務，臣因受恩深重，志切肅清，不得不言，亦不敢不言。臣謹密疏上聞，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題。

本月二十六日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

恭報領到等事疏

奏爲恭報領到新頒勅印，併微臣入境開印受事日期事。臣本庸材，特蒙皇恩簡畀茲任，臣遵旨選帶兵馬從松江啓行間，六月初十日未時，准瓜州安塘筆帖式馬蘭泰差撥什庫陶繼代齎捧坐名勅書一道、銀印一顆併兵部箭付到臣。臣恭設香案，望闕謝恩祇受訖，因未到閩境，不敢開用。遂於是日上船開行，其馬匹從陸路趕往。臣念部限嚴切，晝夜催趲，但船載盔甲砲火，因亢旱無雨，灘高水淺，不能過往；其馬匹從陸路行者，又因酷暑險峻，馬多疲癯。至六月二十九日，人馬齊抵衢州，雖與閩地接壤，奈仙霞高峻，入省俱係崇山。臣思到閩正欲用兵，馬力實所攸賴，不得已在衢休養數日，隨於七月十二日到福建建寧府浦城縣；業入閩境。臣敬設香案，宣讀勅書，望闕叩頭謝恩，開印受事訖，所有王命旗牌尙未齎至。其一切地方事務並整頓兵馬、調度防剿機宜，容臣相度情形、悉心籌畫、次第入告舉行外，謹將開印受事日期，理合奏聞，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敬竭愚忠等事疏

題爲敬竭愚忠，揆情審勢，謹補牘再陳；務得官兵之心力，以早靖巖疆事。竊臣昔

年援剿福建時，頗悉彼中情事。其人語言難辯，易生疑詐，且先經從逆，與賊聲氣相通，臨陣之際，實難倚任。臣自奉命之日，遵卽挑選江寧提標官兵共足二千名、戰馬四百匹隨帶入閩，業入欽奉上諭事疏內題明，幸邀慈鑒俞允，臣感激不勝。自謂得此一旅，可以倚爲心膂，早建收寧之功，上紓我皇上南顧之憂。詎料束裝啓行之後，中途逃歸，紛紛不已。臣思彼皆久受朝廷豢養之恩，又經訓練，臨行臣捐俸借貸犒賞不等，共計肆千餘兩，巨力已竭，各兵豈不深知國法，輒敢倡逃。臣雖諄諭將弁隊目，反復告誡，嚴加懲創，將一、二人立置軍法；前後逃兵，除臣一面沿途召募精健補伍外，但人懷去志，勢難預必。臣焦心如焚，食不下咽。推求其故，隨明訪暗察，實因各兵俱有父母妻子，亦有田莊世業，見在松江。今聞入閩之日，卽歸入閩中經制，從此回鄉無日，拋棄骨肉；若欲搬取，則蕩廢其產，心實難捨。是以不避斧鑕，接踵而逃。臣晝夜思維，再三諮詢，若照援剿之例，事平仍歸松江原伍，則人人心安志順，咸効死力，自不逃往矣。臣敢冒昧具陳，伏祈聖慈允臣所請：除臣原帶材官健丁參百名容查補閩省經制外，其餘一千七百名比照前年臣標應援浙江官兵二千五百名之例，如在行間，各給月餉以贍家口，支領行糧以爲衣鞋口食之資，一經事平，卽令旋歸松江，停給行糧；此往事可覆按者也。如此則兵之內外俱安，咸知回家有日，不生去志。

然臣更有請者：今日逃回之兵，當茲用人之際，法難寬貸，臣業移明江南督、撫、

提按名拿解，仍造冊呈送兵部外，懇請勅江南督、撫、提諸臣行令該地文武挨查，各兵如有逃回藏匿在家，或投主竄入營伍者，務期嚴拿立押赴閩，不但營伍充實，而軍律可整矣。事關喫緊軍機，謹具疏密陳，仰祈宸鑒，迅賜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水師請設等事疏

奏爲水師請設專員，微臣揣分難兼，謹密疏控辭，計圖萬全事。竊照閩地寇虐方張，山海交訌，是今日水陸俱在用兵，有萬難兼顧之勢。臣自幼從戎，身經戰陣，俱馳驅於車馬之間，從未乘風破浪，以角勝於水師。今一旦畀臣以兼管水陸之任，惴惴不克自安。聞命之日，卽欲具辭水師，因未開印，不敢上疏。及入境受事，又以途次匆遽，不遑控辭。今甫抵省，不敢再延，恐誤國事，是以籲聞。臣更考福建舊制，原有專設水師提督，後因海面無警，鄭逆竄伏臺灣，故爾奉文裁去。今則海寇見駐廈門，於漳、泉等處水陸交犯，狂逞之勢，什倍於昔，自應循照舊制，特設專員，令其統轄沿海兵將，調度水戰，俾臣得以盡力陸路，一心剿禦，剪其攻城掠野之狡謀。則從此陸兵、水師各有職掌，彼此呼應，互相聲援，將見數十年之逋寇可立殲於茲矣。今臣正在料理陸地攻守之事，弗暇兼顧水師，若不早爲奏明，倘海上賊艘一時並集，雖有沿邊將士，無專師以

統之，其志不一，難以建功。是水師分設之議，在今日有斷不容稍緩者。伏祈皇上洞鑒邊海情形，俯察愚臣誠悃，勅部速議，特簡熟諳水道才能夙著之員另設提督，使水師早成勁旅，其於式遏寇虐，有裨軍機，非淺鮮也。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密奏請旨。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剿寇務選等事疏

題爲剿寇務選勁兵，以佐指臂之用，仰祈鑒俞勅部調發，以臻實效事。竊惟地方用兵，必使人人各懷忠憤，報効朝廷，庶爲將者得以驅遣從心，不難立臻實效。今閩地變亂以來，加之海寇狂肆，招納亡命，接踵爲亂，遍地烽烟。即使東蕩西除，彼消此長。若不講求於受病之源，亂曷能已？臣見以本地之人充兵，難以倚任，必得北方勁卒，其人樸直，膂力強悍。若兵將同心，不但用命殺賊，且可建威消萌。此乃弭亂之第一義也。況臣標爲應援通省、彈壓八郡之旅，原非他營可比。則在標之兵，務選雄健精銳，充實營伍，一遇征剿，便能衝鋒破敵，隨地制勝，方使賊人聞風喪膽。臣受朝廷高天厚地之恩，值今海寇橫行，攻城屠邑，漳、泉一帶無不被其荼毒，臣切齒腐心，誓不與之俱生。奈前提臣段應舉在海澄受圍，親帶標兵二千五百八十餘名，多係外境精健，併馬二百八十餘匹，一時被陷；其餘又皆援漳守泉及分防泉屬縣汛。今臣於本標無一兵可調，

晝夜不寧，寢食俱廢。當此拯溺救焚之際，萬不得已，暫於閩省上游隣近江浙地方邵、延、建三府內量募外省精健之人隨數充伍，尙恐未經訓練，不能禦寇。因思臣在山東時，頗知河南、山東各營熟習交鳥鎗者甚多，倘得各撥一千名，再於江南撥弓箭砲手一千名，併馬匹亦照經制撥發，此皆久在營伍之兵，一經調入閩省，即可殺賊立功。仰祈皇上垂念八閩殘疆，山外交訌，蹂躪已極，勅部速議，允令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早爲調撥。臣得此一旅，人皆外省精銳，訓以紀律，自能得手應心，可收指臂之用。其所食錢糧，不煩另措，即將臣標缺額兵丁之糧餉兌給調發之兵支領。俟地方大定，如調發兵丁內有願留者，聽其填入，餘悉發回原營，將臣標另行補額，則各兵自不苦於徵調矣。臣爲封疆任重，值此殘敵已甚，若不前後籌度速加整頓，則日漸頽敵，朝廷疆土何日清寧？臣感切圖報，實心任事，不敢因循，仰祈睿鑒，允臣密請，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酌調官兵等事疏

題爲題報酌調官兵進剿事。竊臣自奉命入閩，卽晝夜兼馳前進，亟圖剿賊。而人馬冒暑遠來，半多疲病。臣焦心焚灼，以日爲年。於七月二十二日甫抵省城，奈馬匹尙未全到；隨啓康親王請授方略，調兵前進。因康親王及督臣於臣未到之先，見漳泉寇衆侵

犯日甚，抽調各路兵馬救援，徵發殆盡。至臣標官兵，除陷失外，餘皆分防泉屬，出援漳州，並無一官一兵可調。不得已於近省之羅源、連江及福州城守、延平等各協營量抽二、三百名不等並福寧鎮標兵二千名，共足三千餘名；啓請康親王，蒙允徵調。當卽咨行各鎮將，照數抽撥。除力催各營兵馬到齊，並臣之馬匹一到，臣領原帶松江之兵卽與鎮臣黃大來星夜前進。一抵興化，會同撫臣吳興祚相機調度，剿殺逆賊；俟大兵至日，再圖大舉，務滅巨寇，底定閩疆。事關調集官兵進剿，合具密疏題明，伏候睿鑒施行。爲此具本遵例傳捧，謹密題請旨。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恭報官兵籌事疏

題爲恭報官兵直抵泉州，力解重圍，仰慰聖懷事。竊臣自抵福建省城之日，秣馬厲兵、志圖滅賊；隨面請康親王指授方略。臣一俟江南標營兵馬到齊，遂於八月初九日，臣率原帶官兵並抽調連江、羅源、延平、福州城守等營同福寧總兵黃大來等兵馬，自省城前抵興化。正在商議進兵間，奉康親王復遣參贊大臣禪布帶滿兵繼至。臣同禪布並先在興化副都統季爾他布、浙江提督石調聲、巡撫吳興祚、總兵黃大來等計定：臣與禪布、季爾他布、石調聲、黃大來等帶領滿、漢官兵從洛陽橋大路直抵賊首劉國軒等老營

，巡撫吳興祚帶領官兵從仙遊縣前進。俱於八月二十一日自興化啓行。臣於沿途撥發塘馬，探有逆賊在惠安一帶屯筍。臣鼓勵官兵奮勇直進。賊見我兵勢大，其新招烏合之衆首先奔散，餘賊悉歸老營。臣卽於二十四日午時恢復惠安縣。見城垣拆毀，民人竄匿，臣一面出示招撫復業，次早督兵前往。又探得劉國軒等聞我兵精銳強盛，將圍城大夥賊衆先上海船，於拆斷洛陽橋之處留賊數千，大小賊船一百餘隻把守，以阻我兵衝突。又撥賊三千有餘，把守陳山壩，深浚濠溝，以扼我兵繞泉要路。臣同密商，二十五日午時，先令總兵黃大來帶領鎮標遊擊張舍高、守備蔡遜等率兵前據洛陽橋口。臣與提督石調聲率原帶江南提標左營遊擊張念祖、守備李應龍、右營守備陳應隆、連江營守備鄭興、浙江提標遊擊會承等，各帶官兵同滿洲大兵繼進開砲攻打。隨破賊踞橋上第三層砲城寨柵，殺死投水逆賊不計，得獲賊砲十位。因橋樑拆斷，難以徑渡。臣一面採伐木植搭橋，一面與賊對敵。臣仍計設奇兵，由陳山壩前進，繞出橋南，使賊首尾受敵。本日戌時會商遣發。臣帶江南提標守備署右營遊擊事李璉、福州城守右營守備晉淑玉、浙江提標參將王英、溫鎮標遊擊傅成等，各帶本標營官兵五百名，合成一旅，前往陳山壩奪路剿殺。二十六日，臣搭橋甫完，統兵前進，用砲打沉賊船二隻，將在船賊人盡行溺死。泉州城內副都統雅大里等帶領滿漢官兵，本日巳時亦到橋南。而臣所遣李璉等見陳山壩賊兵掘濠筍營相拒，我兵奮力攻開，隨放火燒燬營盤，並所獲器械，一面追趕敗

賊，殺死六百餘名；此時亦皆齊到橋南，兩路夾攻，復用砲擊碎賊船，賊皆淹死。其餘各賊，俱披靡敗逃，城圍遂解。緣一時隔海難追，不能盡滅。臣於本日申時入泉州府城訖。前此賊勢披猖，圍城兩月有餘，今滿、漢官兵同心盡力，使鴟張巨寇盡皆瓦解，皆仰仗皇威丕振，親王勝算，故能成功迅速。其行間將士爭先用命，臣不敢沒其功次，應否議叙，聽候部議。臣仍多方撫輯難民，招集流亡，督率兵士，剿靖餘氛，以安地方；此皆臣職分然，不敢侈言勞績。所有泉州解圍情形，理合題報，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遵例傳捧，謹題請旨。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奉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賊，兩路夾攻，擊敗賊衆，用砲打沉賊船，斬殺甚多，直抵泉州解圍，恢復惠安縣城，得獲砲器等項；具見殫心籌畫調度有方，勞績茂著，將士奮勇，深爲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從優議叙具奏。兵部知道』。

飛報出洋等事疏

題爲飛報出洋官兵大勝事。竊照海逆叵測，在陸者攻城踞邑，復遣逆黨駕船，乘潮窺犯，以此遙聯聲勢。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抵省，卽日調兵赴泉進剿。撫臣有添船募兵之疏。臣有兼管水陸之責；隨將水陸機宜啓請康親王指示間，撫臣吳興祚已於二十四

日出師與化，惟有驛傳道僉事王國泰、撫標下外委同知陳堯道、援剿水師總兵林賢、黃鎬到臣署面商。臣料賊船屯聚定海，必俟我陸兵南下爲尾後之策，務須先破定海逆踪爲要。道鎮各官，咸以爲宜，遂訂期出洋。臣一面統兵由興化陸路往解泉圍，一面密行閩安副將田萬侯擱船整兵，一同出洋進剿去後。今於九月初九日，據田萬侯報爲飛報大勝事，內稱：『竊照職標各營船兵奉調同援剿水師總兵林賢征剿海寇，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自紅山開駕，午時到館頭地方合踪。二十五日，職差右營把總莊國坐駕哨船前往口外探報。二十六日酉時，據莊國報稱：探得各營戰船本日直抵定海進剿，其賊踪先已瞭見我官兵船隻，俱駕駛往北；各營戰船見泊定海等情。至八月三十日，據委理水師遊擊王祚昌報稱：職於本月二十七日帶領所轄官兵船隻合踪進剿；本日追至官塘洋面。賊見我師前進，率大小船二百餘隻乘風迎敵。卑職與隨征原浙江招撫同知王立昇督率外委隨征水師守備魏文耀、閩安右營千總林五瑯等各戰船官兵，從中路首尾衝敵，得獲大烏砲船一隻，焚燬賊烏船四隻，犁沉趕繪船十一隻、雙篷船十二隻；陣斬僞水師前鋒鎮總兵二員林德、林聖，副將二員陳潘、謝益，並殺死賊衆及落水淹死者不計；活擒僞守備陳祥、司總夏維青二員，賊兵七十四名；得獲僞箭四張、僞委牌八張、銅關防六顆、高照大旗三十二面；及救回連江縣幕浦被擄難民婦女五十四名口；俱經解報總鎮林賢彙解外，所有本營與賊對仗陣亡目兵林豪等四名，被傷經制千總林五瑯一員、箭委把總李春雷

一員、兵丁王文龍等十九名，相應開報。其得獲軍火器械，留船應用等情。又據署左營遊擊徐得濟報稱：八月二十七日合鯨進剿，在官塘洋面與賊打仗。卑職督率戰船併力攻擊，犁沉賊趕繪船二隻、雙篷舢船四隻，焚燬賊鳥船二隻，得獲賊趕繪船一隻；當陣砍殺及砲箭打射落水者不計，活擒偽總制水師二鎮總兵官一員吳朝綱、賊兵三十六名，偽銅錫關防二顆；救回連江縣幕浦難婦三口、小子一名，俱經解報總鎮林賢彙解外，所有陣亡兵丁高貴一名，被傷兵蘇魁等二十名，理合報明。其得獲器械等項，備用等情。又據中營中軍守備陳蘭報稱：卑職坐駕砲船率同千總高秉功各戰船前進，攻打賊鯨，得獲賊趕繪船一隻、偽水師五鎮右營副將柯金隆銅關防一顆、偽箭二張；焚燒賊船大小六隻，打沉賊船大小四隻；陣斬賊衆溺水燒死者不計，活擒賊衆三十五名；奪回被擄難民二名，俱經解報總鎮林賢彙報外，其各船得獲器械查明另報。所有本營殺賊陣亡兵丁陳維藩一名，被傷經制把總洪寶一員、兵丁唐十等一十八名，一併開報等情。據此，該卑職看得海逆鴟張，在在狂逞。今卑職遵奉軍令，督發官兵航海一戰，而久踞定海等處海道巢穴，盡已搗平。三營官兵，斬殺賊衆不計其數。活擒偽官三員、偽兵一百四十五名口。皆仰仗朝廷洪福，本提督威靈所致。今據職標將弁塘報前來，除陣亡兵丁經職捐給銀兩收殮，陣傷官兵賞賚醫藥之資，理合塘報等情。

又據援剿水師總兵官林賢彙報，內稱：『職於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統率舟師出洋，前

至定海。二十七日，瞭見賊船約有一二百隻，灣在赤澳黃崎地方。職料賊必出北茭頭佔我上風。隨撥總兵官黃鎬帶領該標副將辛啓佑等帶領各船隻，俱由橋仔澳、竿塘水洋而進，以堵逆賊去後；又撥閩安左營遊擊徐德濟帶領千總陳春等各船隻，從賊踪中腰進發；又撥本標中營副將許英等船隻，從旁包裹前進。職率本船領旗都司林正春等，催督三股戰船，同時進發。逆賊整陣迎敵，其勢甚銳，自己至申，兩邊砲矢對打。我師奮勇夾攻，戰船齊力殺進，賊勢遂潰。犁倒、焚沉賊船大小四十餘隻，得獲賊船二十餘隻。緣賊船俱經打壞，帆舵已失，各營欲追趕前進，難於牽帶，隨將所獲之船，放火燒燬。見存烏船一隻、趕繪船六隻。計殺賊衆六千餘人，燒殺及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活擒賊首偽總兵副將六員、賊兵二百三十三名，偽印十三顆、偽部箭十二道、偽委牌二十二張、大旗四十面、高照十二面。救回連江縣幕浦被擄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各府縣被拿難民二十九口。尙有賊魁蕭琛等船躲冒死逃脫，未及盡剿。時天晚，風大浪高，勢當收回船兵以俟再舉。是役也，實賴本提督威靈，諒餘氣聞風喪魄，無難剿滅。除將救回連江縣被擄男婦送交該縣轉發回籍，得獲軍器各留營備用，所獲賊船、偽官兵印箭、旗幟及各府縣被擄難民分別造冊解赴康親王發落外，合就呈報『等情。

又據隨征總兵黃鎬聯絡招撫同知陳子威俱報同前情各到臣。正在繕疏題報，九月十五日又據援剿水師總兵林賢報稱：『九月初一日，卑職復令本標右營遊擊江新帶領各營

聯絡船隻前往北茭、大西洋等處協力搜捕。奈新等烏船重大頂風，難以北上。卑職復會商聯絡總兵官何應元撥令聯絡鄉勇，隨駕輕快趕繪雙篷船直抵三沙、風火門、沙埕港口地方，窮追殲剿。本月初八日，准總兵官何應元咨稱：據守備陳大捷、何春立、周謝顯等報稱，初五日至風火門地方，望見賊船一隻，豎起降旗，係偽鎮下驍翼營將林興率偽卒楊自名等並携連江縣被擄難民余伍等三名、幼男一口、婦女二口、偽委牌一張、大旗一面、高照一面、紅令旗一面、鐵甲一身、斬馬刀九把、排鎗五門、鑼一面、短刀一把投誠。其所坐船損壞，難以牽帶，遂即焚燒；今將林興等解奪等情。又據守備陳春暉、把總吳玉、林發等各報稱：暉等至沙埕等島，遇偽宿營副總兵陳起萬帶領偽宣毅後鎮、壁宿鎮賊踪趕繪大小船隻二十餘號，暉等用命攻殺，打破焚燒陳起萬坐船一隻、趕繪雙篷船九隻，賊官兵溺水莫計。陣獲雙篷船四隻、陳起萬等大旗六面、令箭五枝、偽龍箭一張、偽委牌六張、排鎗十門、大刀十把、百子砲六門、弓六張，相應呈解。被傷鄉勇林鏞、丁祥等六名。又據聯絡守備陳應昌報稱：奉令遵往福寧三沙、風火門擒獲偽宿鎮下偽參將王亮、遊擊朱尙、都司朱相，偽龍箭三張、小趕繪船一隻、雙篷船二隻、粘仔船二隻。又據聯絡同知陳子威報稱：本月六日至沙埕地方，見有賊踪二十餘隻，鄉勇鼓銳齊進，擒偽水師三鎮林日惠標下偽副將林麟，趕繪船一隻、偽委牌一張。賊衆盡被火攻，全船爭跳下水。得獲大砲三門、銅百子砲三門等情各到職。隨將得獲船隻、器械、

偽箭逐一查驗明白。其軍器現在征剿急需，交發聯絡，留船應用。被擄難民余伍、莊爾任、丘朝英三名並婦女林氏、阮氏、幼男陳應三口，就近交送連江縣發回收領完聚。船隻、旗幟、牌箭、令箭連招撫偽將林興一員、偽兵十一名，啓解康親王發落外，合就呈報」等情。

本日又據林賢報稱：「聯絡同知陳子威報稱：本月初三日，親督鄉勇直抵三都、長腰、白馬門、瀨嶼等處地方，剿滅偽鎮吳朝綱並偽鎮林十賊窠老寨。初三日回至西洋。初四早復遇偽鎮蕭琛賊艘十餘隻，趕至橫山洋奮勇攻殺，得獲偽鎮蕭琛營下小趕繪船一隻，殺賊數十餘人，活擒長髮賊三名、短髮難民一名，驗明轉報等情到職。除啓解康親王發落外，合就呈報」等情到臣。

據此，該臣查看得閩安副將田萬侯同援剿總兵林賢等調集各路官兵船隻往剿定海賊艘，據報於八月二十七日在赤澳、黃崎以及官塘等處三路奮擊賊船，犁沉、打碎並燒燬、見獲大小船六十餘隻，殺賊六千餘名，燒死及落水者不計，活擒偽鎮章元勳等六員、偽兵二百三十三名。又續報招撫偽將林興一員、偽兵十一名，活擒長髮賊三名、難民一名。並前後得獲偽箭印、器械等項及奪回被擄男婦，俱解康親王發落。此皆仰賴皇上德威遐暢，康親王籌畫周詳，傳官兵用命殺賊，遂獲大勝。則海上餘魂，聞風膽落，不難立奏膚功矣。所有在事有功人員並整理船械砲火等項之僉事王國泰、同知蘇佳嗣，恭請

優叙，以鼓將來。相應密疏題報，伏祈睿鑒，勅部議叙施行。爲此具本遵例傳捧，謹題請旨。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奉旨：「覽卿奏副將田萬侯等率領官兵於赤澳等處地方擊敗賊船，擒斬甚多，得獲偽劄器械等項，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從優議叙，已有旨了。餘着議奏。該部知道。」

飛報大勝疏

題爲飛報大勝事。案據防守惠安縣提標前營遊擊敖應第、興化鎮標右營遊擊陳永茂稟稱：「探有賊首王一鵬率衆嘯聚於驛坂舖地方，欲阻絕要路。職等發兵往剿，又復奔匿，見今往來無定」等情前來。臣與撫臣密商，此賊不擒，終爲後路之患。一面差往探聽，一面調遣連江營守備鄭興、撫標隨征總兵張韜等，各帶官兵前往捕剿去後。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二日，據連江營中軍守備鄭興報稱：「奉本提督軍令，帶領官兵同隨征總兵張韜前往惠安縣，會商提標前營遊擊敖應第、興化鎮標右營遊擊陳永茂躍緝逆賊王一鵬踪跡，相機發兵撲剿等因。九月初九日申時，據提標前營把總王政稟稱：探得賊首王一鵬帶賊兵在黃崎澳，本月初六日在前蔡經過，王一鵬本身已過橫嶼海中屯駐，賊兵約有千餘人，現在海邊上西地方屯駐，到塗嶺有三十里等情。卑職先經密差兵丁偵探。續據

同稱，賊首王一鵬知我兵指日直抵巢穴，遂分兵千餘人作三股，在於上西、蕭厝、沙格三處屯筭，專候抵敵等情。卑職隨即會同張總兵、敖、陳二遊擊商議進剿。留敖、陳二遊擊在縣守城。卑等隨於初九日酉時，連夜從惠安大路直上塗嶺，已直二更時候。四更造飯，遂望東而進。初十日卯時，離賊營約有七、八里。卑職率領千總高祥、把總張虎等官兵四百員名，從左股望沙格而進。提標前營千總田琦、隨征把總徐守智等官兵三百餘人，從右股望上西而進。隨征總兵吳韜帶領守備陳文、千總吳拱、蘇隆、撫標左營把總王正國等官兵三百員名，從中股望蕭厝而進。商議分派已定，一齊進擊。逆賊望見我兵進剿，隨分一股來敵。張總兵率兵先佔山頂迎敵，奮勇衝擊，殺死賊衆甚多。賊見勢急，合夥齊來抵敵。張總兵遂放號砲。卑職帶領本營官兵飛馳翻從中股殺進，提標千總田琦等官兵翻從左股殺進；張總兵翻從右股殺進；三股並力攻擊，逆賊奔竄下山。我兵奮力追殺，三面合圍，砲箭齊發，陣斬及投水溺死共七百餘人，捉獲原被脅從鄉總胡丑、賊黨陳連、吳全、潘益、潘治、許一六名。問據供稱，王一鵬未知生死，僞中營林、左營陳、右營張、後營胡程、前營劉齊、僞領旗營陳德，俱皆溺水。其救回被擄婦女及陣斬首級並得獲馬匹、旗幟、器械等項，俟查明另文呈報。此皆賴本提督指授方略，將士用命。合將殺賊情形呈報等情。並解陣獲鄉總胡丑、賊黨陳連等呈解到臣。除將押解活賊官兵量行獎賞，一面會同撫臣吳興祚訊明活賊胡丑等依法梟斬懸示外，該臣看得

賊首王一鵬自臣恢復惠安之後，率領餘黨，哨聚於沿海通省大道，依山林爲窠窟，逆料臣解泉圍之後，必往剿同安、長泰之賊，故於衝途梗阻，以斷我糧道，其計甚狡。臣與撫臣計議已定，密遣連江營守備鄭興、撫標隨征總兵張韜等會合官兵細加偵探，果聚於上西、蕭厝、沙格三處。興等乘夜率兵前往，逆則尙敢抗拒官兵。鏖戰竟日，殺死七百有餘，活擒六賊，當經正法。雖一鵬未知存亡，而黨羽溺水，據供已確。此皆仰仗皇上威靈所及，遂使逆賊殲滅。其在事有功各官，自難泯沒，相應密報，聽候優叙，以鼓勵將來。伏祈勅部議叙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奉旨：『覽卿奏遣發官兵於上西等處地方擊敗賊衆，斬殺甚多，具見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該部知道』。

標員懸缺等事疏

題爲標員懸缺甚多，遴才補用，以佐征剿事。竊照閩省海寇倡亂，處處蠶起，隨地用兵。臣左右將備等官，皆時刻調遣之所必須。況臣近經題准調總河、山東、河南兵三千名以充臣標，其送兵官員將兵丁交明，仍各回原任。是在標接管兵丁之官，尙亟須遴選才能，以備接授。自宜早爲題定，庶便領兵殺賊。

備查臣標各官，如中營參將康泰，見署延平副將，離中軍之任已久。臣按中軍爲伍管首領，職司兵馬錢糧，最爲要員，務求稱職之才。臣見康泰不勝中軍之任，且今署延平副將，自應遵照新例，另題候議。其中營參將亟宜坐缺題補者也。臣查有投誠總兵見奉王箭之馬勝，力捍泉圍，晝夜環甲登陣，不避矢石。當南城打塌，重築堵禦，保守泉城無恙，皆彼首功。見今兵民愛戴，且才略優長，堪充斯任。臣遵例保題，擬補福建提標中軍參將兼管中營事。

又提標右營遊擊郭成龍，在海澄失陷，員缺未補。臣查有從松江隨帶入閩、見署江南提標遊擊事守備李璉，隨臣解泉州之圍，在陳山壩建立奇功，已經題報候叙。遊擊王昶原係浙江督標後營，以署參將管中軍守備事，啓明康親王委署今缺，蒞事已久，衆兵悅服，且奉令攻剿，屢著勞績。自應遵照新例，題補實授。

又有奉部駁回之金殿龍、劉國興二員，前以員缺尙自有人，故不准補左後二營守備。今則左營守備劉瑞石於陞任後病廢休致，後營守備董子英陞任已久。而殿龍等署事有日，約束兵卒，頗稱厥職，更保守泉城有功。應將金殿龍仍補福建提標左營中軍守備，劉國興仍補福建提標後營中軍守備。

再查右營守備王虎、前營守備徐可成亦在海澄失陷，員缺未補。臣查有從松江隨帶入閩候推守備陳應隆，以署守備管千總事；張洪宗經臣朝夕訓練熟諳營務，隨解泉圍，

盡力攻奪洛陽橋要隘，見在候叙。張洪宗擬補福建提標右營中軍守備員缺，陳應隆擬補福建提標前營中軍守備員缺。

以上俱爲官擇人，務與地方相宜，方敢擬用。故就已試之才，照舊請補，或於臣素所訓練，或於兵民悅服者，按缺題補。此臣實從封疆人才起見。且因臣督兵進剿，左右驅遣乏員，無以佐臂指之用；兼值山東、河南兵到，尤需才能接管。所以亟爲題請，伏祈皇上念邊海重地，正在用兵，難拘常格，或內有歷俸尙淺，資格稍殊，統祈允臣所請，早渙綸音，庶得朝聞命而夕受事矣。除各官履歷送部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詞具疏，照例保題，恭候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奉旨：『兵部速議具奏』。

平閩紀卷之二

三韓楊 捷元凱著

奏疏

題定江南等事疏

題爲題定江南援剿營制事。案照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奉兵部密劄爲敬竭愚忠等事內開：「臣等會議得福建提督楊疏稱，所帶江寧提標兵丁，沿途接踵而逃，若照援剿之例，事平仍歸松江原伍，則人人心安志順，咸効死力，自不逃往等語。應如所題，除該提督原帶三百名外，其餘一千七百名照調赴別省援剿兵丁之例支給行糧，兵丁家口准支口糧。俟閩省平定，此兵一千七百名仍發回江南，各歸原伍」等因。奉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所有臣帶江南標營官兵，應行題明。

查臣原帶兵丁內，將一千七百名分爲左、右兩營，各營八百五十名，立爲江南提標援剿營，比照督臣題明之例，列於內標，以資彈壓。至於率兵隨臣入閩之官，前臣在松江時，曾照經制員數備開職名造冊達部，業經題奉俞旨：「所帶官員，俱着實陞一級」。臣今請將原帶遊擊張念祖仍管江南提標援剿左營遊擊事，尙缺江南提標援剿右營遊擊

一員。查有臣前疏題帶入閩候推守備楊懋紱，歷練戎行，才能邁衆，近日隨臣往解泉州之圍，在洛陽橋攻奪要隘，擊船殺賊有功，見在候叙，擬補江南提標援剿右營遊擊；雖銜缺稍殊，但今用人之際，懋紱係臣親姪，臣今年老，得使懋紱列在援剿，在臣左右，必能一心辦賊。仰懇皇上特賜允用。

再請將以署都司簽書管守備事李應龍仍管江南提標援剿左營中軍守備事。其後推守備陳應隆已擬補福建提標前營守備，則江南提標援剿營又缺守備一員。臣查有原帶入閩以署守備管千總事李魁，經臣訓練已久，頗諳營務，兵丁信服，才技優嫻，且隨解泉圍、攻奪洛陽橋要隘有功，見在候叙，擬補江南提標援剿右營中軍守備。

再查以署守備管千總事楊可能等四員：李魁擬補江南提標援剿右營守備，張洪宗擬補福建提標右營守備。千總員缺，容臣遴補。並以千總管把總事張奉等八員，俱另文報部換簡。自此營制一定，則在標官兵，咸知有所遵守，官盡職而兵効命，於以殫忠靖寇、圖報皇恩，端有賴矣。此臣身任剿賊，量才器使，皆求人缺相宜，方敢擬補。除各官履歷送部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詞具疏，照例保題。伏祈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機有遲速等事疏

題爲機有遲速，事有先後，謹述微臣援泉赴漳情形，仰祈睿鑒事。竊惟臣以一介庸愚，荷蒙皇上特降溫綸，調補福建提督，臣安敢不竭此犬馬餘力，上酬高厚？自康熙十七年六月初十日自江南起行，於七月十二日到福建浦城縣。因聞海寇狂逞，臣急於提調進剿，隨即就浦城開印視事。時天氣炎蒸，所帶江南兵馬，連日奔馳疲困，沿途耽擱，尙未到齊。而海寇攻圍泉州甚急，康親王疊行催促；臣卽先率親隨，星夜兼程，於七月二十二日抵省。擬俟原帶江南士馬齊到，卽率領南下援泉。但念臣此一戰，係全閩安危；據探報，逆賊數萬攻圍泉州，臣所統兵馬，除沿途脫逃、染病之外，不及二千，俱係困乏，何以當賊金鋒，克保完全？乃啓明康親王，行調福寧總兵黃大來官兵一千七百名、福州城右營守備晉叔玉官兵三百名、連江營守備鄭興官兵四百名、羅源營千總李學官兵一百五十名、延平城守左營守備宋希聖官兵二百名，通共抽調各標協官兵二千七百五十名。時所調福寧總兵黃大來官兵，因路遠尙未到齊，而連日聞報，泉圍甚急。臣不能久持，隨於八月初九日自省起行；是晚在烏龍江下營，適總兵黃大來聞臣起行，單騎馳至臣營相見。約卽隨後率兵兼程繼至，合兵南下。八月十七日，臣在興化，與撫臣吳興祚、浙江提督臣石調聲、都統臣季爾他布等會議，分兵作三路援泉。正欲起行間，又

奉康親王令諭：「特遣叅贊大臣副都統禪布統領滿洲大兵前來夾剿，凡有一切軍務，該提悉與該副都統商酌而行，仍聽該副都統調度，不得掣肘，有誤軍機」等因。臣祇遵調度。於八月二十一日自興化起行，二十四日恢復惠安縣，二十五日攻奪洛陽橋北寨，二十六日分遣奇兵兩路夾攻，殺敗海寇，力解泉圍；即日進城，撫安兵民。此臣從前自省到泉之始末也。

到泉之後，查泉州沿邊一帶，北自惠安縣與興化府所屬之楓亭交界起，南至同安縣與漳州交界止，紆迴計程四百餘里，皆逼臨大海。至於泉屬各縣，如南安、永春、安溪、德化四縣，則皆處萬山疊嶂之間。海賊自泉城敗遁之後，下海者則仍聚艘游移於沿邊，不及下海者則皆逃匿於南、永、安、德各縣山林之內。且惠安縣爲興化、泉州兩府咽喉要道，其城垣被賊推平無存。至沿邊楓亭、塗嶺、洛陽橋俱係要緊口岸，原設寨堡，逆賊悉推爲平地。臣一面調撥各營將領分兵扼守，一面查會督、撫二臣行令府縣有司，速將縣汛城垣尅期修築間，續據探報有逆首王一鵬擁黨千餘出沒於惠安縣所屬之沙格、上西一帶，希圖窺犯縣汛，斷我糧道。時撫臣吳興祚前自興化帶兵往永春、德化恢復各縣城事竣來泉，臣與之面商，遣發撫標隨征總兵張韜、連江營守備鄭興各帶官兵前往撲剿，幸獲全勝，業經題報在案。復節次據各府縣營將紛紛報稱，逆賊葉明、紀朝佐、黃圭蓋等各擁餘黨出沒於德化、永春、南安、晉江所屬山間各鄉村，並興化總兵臣劉德懋

咨報，海賊僞鎮蕭武等聚船二百五十餘隻灣泊湄州，欲登犯興化府城，占踞涵江、斷江口橋，勢甚危急。連日請兵應援，俱經臣會商撫臣，分遣官兵前往各處防守救應，相機剿捕。又於九月二十三日遣發副將馮昭京、汀州城守左營遊擊董子英帶兵前往恢復同安縣。此在城寧海將軍喇哈達、副都統禪布、巡撫吳興祚諸臣所目擊者。

時又值督臣手書調兵援漳。臣當經咨會寧海將軍喇哈達、副都統禪布訂期起行。祇緣泉城被困兩月，城外人民逃散，未盡歸業；且兼山海紛紛告警，人心不無風鶴，所以將軍、都統不敢允臣南征，具啓康親王候奪。並會議以東石一寨爲海逆運糧馬頭，必須先行攻打，以斷賊糧，庶泉州之邊警可息，然後出師往漳。臣以先奉有「聽副都統禪布調度」之王令，自當祇遵。臣隨於十月初四日親帶官兵往攻東石。復准督臣諄切催促，進兵漳州。臣正擬南下，適值寧海將軍喇哈達移咨到臣，內叙王諭有「泉州係緊要之地，該提督去與不去，聽其自行酌量」等因。臣隨於初五日將原帶大砲、蘆國發回泉州，於初六日率領江南帶來原兵並福建提標官兵七百餘名長驅赴漳。雖復准寧海將軍喇哈達移咨留臣仍回駐守泉州，臣不暇兼顧矣。於初七日，臣到同安縣烏泥地方下營，忽接督臣疏稿，以爲「屢調不至，坐失事機」等因具題。蓋臣先領原帶江南並抽調閩省各標營官兵共計不及五千名，當海寇圍困泉城聲勢洶洶之際，臣急於奔援者，機有不可遲也。及泉圍既解，督臣請兵南下，而臣未克速往者，實因餘氛未靖，亟須及時次第佈置調度

，事有不可急也。倘不圖善後，勇往直前，萬一山海餘孽再犯泉城，湄州逆艘之賊登犯興化，斷江口橋，絕吾省城應援之路，則泉、漳兩郡勢皆不可爲矣。臣受皇上厚恩，垂老無可補報，惟有思前慮後，盡此區區，以仰答萬一耳。至於督臣身在漳州，不得不急於撲剿漳賊，在臣身在泉州，又不得不急於撫安泉郡；爲皇上之疆土起見，初無遲滯。今督臣以臣不先赴漳州具疏入告，且疏內有『明知言出禍隨』等語，臣殊未解！臣今現往漳州，與督臣面商進剿機宜，務期文武和衷，掃蕩郡寇，以紓皇上南顧之憂，斷不敢稍存圭角，遂分彼此。但因督臣有疏在先，臣又不得不備將先後遲速情形，密疏題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速議具奏』。

遴補營將疏

題爲遴補營將，以收得人實效事。竊照閩省地處邊海，逆孽倚水跳梁，近雖仰荷皇上天威，賊衆敗遁，但尙擁衆於漳屬地方，抗拒我師。臣同將軍、督、撫諸臣，見在對壘，而逆艘游魂復飄突於興、泉沿海一帶，兢兢窺犯。臣標五營將領有馳剿應援之責，務必技勇超群、素稱練達之員，方克勝任。

茲巨標前營遊擊敖應第雖勉循厥職，但細察其材技，僅足任腹裏地方，若於邊海巖疆令其衝鋒陷陣，似非所長；相應回部改推。所遺員缺，臣查有原任靖藩右翼鎮中軍守備焦國巡，籍係遼東，於延平以僞鎮投誠，康親王授以總兵，箭付隨剿，克復邵汀建功，且久歷戎行，智勇兼備，以之補授前營遊擊，足資剿禦。

至於泉州一府，保邊海重地，乃臣駐節之處。如臣統兵出剿，則城守參將一官，有郡城專責，所關綦重，必得諳練營務、材投優長之員，斯稱乃職。先經前任督臣郎廷相以撫標右營遊擊寧維國題補，部議不准。今查浙江溫州鎮標右營遊擊傅成，久歷疆場，屢著戰功，近隨浙江提督臣石調聲救解泉圍，又在陳山壩殺賊有功，見奉從優議叙之旨。此官材技兼長，諳練營務，堪任城守重寄，以之陞補前缺，庶邊海要地，自可鞏固無虞。

又查泉州城守參將下中軍守備一缺，該營原任守備李全信經前任督臣郎廷相調補同安城守右營遊擊。所遺員缺，臣查有自江南隨臣入閩守備管援剿右營千總事魏進陞材技優長，從戎日久，且救解泉圍，宣力用命，奉旨見在候叙。今以之拔補泉州城守營中軍守備，允爲人地相宜。以上各官，俱經臣細加遴選，堪資臂指。查傅成雖係浙省之官，近經督臣姚啓聖將浙省弁員具題調補，荷蒙俞允，臣爲邊疆要地擇人，故敢循例陳請。除焦國巡履歷本官遠在省會，臣經行調未到，容取到之日送部，今將傅成、魏進陞二

弁出身履歷送部查覈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具密疏保題，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奉旨：『兵部速議具奏』。

稍增旗幟等事疏

題爲謹陳稍增旗幟，以明瞻視，以利進止事。竊惟營中旗幟爲三軍眼目，無分晝夜陰晴，皆瞻視以爲進止。今國朝定制，凡漢兵營伍俱用綠旗，所以別滿兵之八旗，制誠善也。直省鎮營自宜凜爲遵守，曷敢輕議增改？但所處之地勢不同，有不得不爲變通者。臣自奉命入閩，日在行間，見閩中山林叢雜，地勢暄和，與別省不同，木葉入冬不凋，翠綠濃陰，與春夏無異。漢兵綠旗，如雜入林木中，一里之外，卽難辨識。臣思兵之起伏進止與合圍追擊，惟賴旗色指揮，以爲向往。若辨認不真，恐誤軍行，所關匪細。臣再四思維，請將旗式稍爲增改。查閩省各營額設每營兵丁一千名，內分馬步戰兵五百名，守兵五百名。今除守兵照舊仍用綠旗外，其馬步戰兵，請將原用綠旗稍加紅紬鑲邊，心用紅日，俾其在林木之中，可以一望明白，易於識認。則三軍之眼目一新，藉以進止，庶於軍機無誤。並准各將領旗幟之中繪畫飛虎，以壯軍容。此因地制宜，敬陳管窺

，臣未敢擅便，謹具疏密題，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奉旨：『該部速議具奏』。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准兵部密咨，爲水師請設專員、微臣揣分難兼、謹密疏控辭、計圖萬全事，內開：議政王等會覆福建總督姚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楊自簡任福建提督以來，剿禦賊寇，恢復地方，勞績懋著，着授爲將軍，仍以原銜管福建陸路提督事務。王之鼎才略素優，鎮守京口，克稱厥職，着仍以將軍調補福建水師提督。俱寫勅與他。欽此』。密封到部，合咨欽遵查照等因到臣。准此，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受新命訖。竊念臣以謫劣菲材，荷蒙溫綸簡調福建水陸提督，時因閩省海逆披猖，臣兼程赴任，及抵閩疆，一面整兵南下，一面具疏控辭水師重務請設專員，仰荷鴻慈鑒允，臣感恩無地，志切自奮。雖入閩以來微有奏效，但島穴未平，賊鋒尙熾，皇上不加譴責，更錫殊典，授以將軍崇秩，撫躬增愧。理宜控辭，惟以現在與賊對壘，欲令行間將士咸知朝廷之曲垂眷注，勉承新命，用以激勵諸將，庶幾爭先用命。臣今年邁，血氣漸衰，惟有眊勉盡職，益圖報稱。倘邀

皇上威靈，得以早殲逆孽，肅清島嶼，則臣犬馬報効之心，稍竭涓埃矣。隨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將軍新銜統馭將士征剿外，謹具密疏奏謝，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奉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敬竭愚忠等事疏

題爲敬竭愚忠，揆情審勢，謹補牘再陳，務得官兵之心力，以早靖巖疆事。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蒙兵部劄付，內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福提楊呈稱，所帶親隨三百名未經收入經制起支糧餉，則此三百名之行糧、口糧，似應准與一千七百名一體關支，俟泉州解圍之日，將此三百名收入經制，其行糧、口糧開除任支等因。查該提督所稱帶去親隨三百名，照援剿之例一體關支之處，關係錢糧，不便據呈議，應請該提督知照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劄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節遵照施行」等因。又於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五日承准戶部劄付，亦爲前事，內開：「查該提督呈稱，本提督帶往福建兵一千七百名，照援剿兵丁之例支給行糧，家口准支口糧在案。至所帶親隨三百名，未經收入福建經制額數內，則此三百名之行糧及家口口糧，似應一體關支，俟收入福建經制補伍，將行糧、口糧開除任支等因前來。查該提督帶往福建兵一

千七百名，先經兵部會同本部議覆，准其支給行糧、口糧在案。此所帶親隨兵丁三百名既未入伍，且會議案內並未議及此，所請支給行糧、口糧之處無容議。仍行該提督知照可也。」等因各到臣。

蒙此，該臣查得閩省海逆猖獗，臣奉命調補福建提督，准臣隨帶江南提標兵二千名入閩援剿，原與平時陞任隨帶親丁者不同，故此兵丁二千均是一例准給行坐糧餉及家口月米，見奉兵部節付欽遵諭旨。臣前任江南，啓行之日照二千名兵數同支康熙十七年六、七、八三個月行坐糧餉及家口月米，以爲安家齎裹之用，蓋因二千皆係江南提標兵丁，同往剿賊，難分彼此，乃照部文一例支給。但二千兵內，有材官健丁三百名，此臣素日培養之精銳，皆在營伍食糧，每遇陞調，必帶以前往，並非臣之家人，有隨任收除之例可比也。嗣因臣在途間，各兵每有脫逃，臣揣其心，似謂援剿之名未經題明，一入經制，永留閩省不得回鄉，所以思逃。臣復具疏，請照別省援剿之例。嗣兵部議覆內，有令臣將此緣由曉諭各兵，自此心安，不思逃逸。然祇請以一千七百名照援剿支給行糧、口糧，其材官健丁三百名則於補入閩省經制之日，不敢槩支行糧、口糧，亦奉諭旨欽遵在案。此臣藉以慰安遠戍之兵心，亦本節慎錢糧之苦思耳。今臣於去歲八月二十六日力解泉圍之後，即將材健三百名查補福建提標缺額，隨於九月初一日收支糧餉，自此不敢同一千七百名復支口糧、行糧矣。又念內部未悉造支、任支日期，備文呈明戶、

兵二部。茲蒙兵部筭內有『事關錢糧，不便據呈議』，戶部筭內有『所帶三百名既未入伍，且會議案內並未議及，此所請支給行糧、口糧之處無容議』。臣思兵部所謂不便據呈議者，必俟具題而後議；戶部謂會議之所未及此處無容議者，亦必俟題請明白而後可議也。至於文內此兵三百名既未入伍，正臣所謂未入福建經制之先，與一千七百名同在原題二千名數內，則支給之處，俱應一例；若今日三百名已入福建經制，自不得比照一千七百名矣，此其顯然易見者。臣敢懇請皇慈鑒此三百兵丁，見隨征剿，日與強賊對壘，人人用命爭先，咸効死力，勅部允將未補經制之先，支給過六、七、八三個月之行坐糧餉及家口月米，一體准與銷算，則犒兵咸知感奮矣。

抑臣附有所請。臣於剿寇務選勁兵等事疏內，題准調撥山東、河南、總河等標兵三千名，又福建提標存城及海澄逃回之兵三千餘名，約共六千有奇。除案臣經制應留四千八百五十名，尙有千餘之兵，自當撥補新增營分。而臣帶來之材健三百名，合無仍歸撥剿左、右二營之內。不惟每營一千，昭合營制，適符臣原題二千之數，而臣且多得三百之兵力。當此攻剿滅賊之際，多獲一兵，卽收一兵之用；則所費甚微，而裨益實大。不揣冒昧具陳，仰邀皇上浩蕩之鴻恩，非微臣所敢妄覬也。謹密疏題請，伏候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奉旨：「該部議奏」。

閩省要地等事疏

題爲閩省要地將備需人，謹遴才題補，以佐防剿，鞏固巖疆事。竊惟臣自入閩以來，見山海寇盜未靖，日惟綜核將弁，蒐羅材勇，欲使人人才略稱職，庶可早奏蕩平。如建寧一府，地居上游，界連江浙，崇山疊嶂，伏莽未消。三省官兵會剿，至今尙未底定。而城守左營遊擊韓六合爲鎮臣黃大來揭報貪婪多款，已經督臣會疏糾叅，見在候旨處分。查該營分防崇安、建陽二汛，最爲緊要，員缺亟應遴補。臣查有江南黃浦營守備李英，才技優長，勇略昭著；若以陞補建寧左營遊擊，銜缺相當，允稱要汛得人。再有建寧城守中營中軍守備郭成名，經臣指參，奉旨解任題問員缺。查江南金山營千總田毓瑞才勇兼資，若以陞補前缺，殊爲人地相宜。再查汀州中營中軍守備夏尙忠已經督臣題叅革職，所遺員缺，今查有江南江陰營千總詹鼎青年壯志，才能邁衆，以之陞補前缺，克稱任使。至臣後營遊擊一缺，臣前將浙江督標後營中軍守備王昶題補，因督臣先將該備保題漳浦鎮標中營遊擊，已奉俞旨部議，令臣另選照例題補等因欽遵在案。臣今見在行間與賊對壘，亟須戰將以資調遣進剿。查有本營中軍守備劉國興，才勇兼備，更保守泉城著有勞績，允屬才能；該備雖實授未幾，而署理日久，弁兵愛戴，如出一口，若以拔

補前缺，可收衝鋒克敵之效。其所遺後營守備員缺，臣查松江城守營千總齊亮才技優嫻，歷俸年久，堪以陞補。臣標後營中軍守備，又福清營遊擊朱翰，已經撫臣題補撫標前營遊擊，所遺員缺，亟宜遴補。今臣查有署都司簽書管援剿左營中軍守備事李應龍，久歷戎行，夙稱諳練，且隨臣入閩，著有戰功，以之陞補，足資捍禦。所遺守備員缺，查該營署守備管千總事楊可能，技勇兼優，即以之拔補，允稱駕輕就熟。以上各官，皆臣慎加遴選，務求爲官擇人，將來必能稱職。內李英、田毓瑞、齊亮三員，臣曾具有閩省剿禦需才等事一疏，已經題請，俟查閩省員缺補用在案，合併聲明。除將各弁履歷送部查核，其詹鼎履歷容取到另送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密疏保題，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奉旨：『兵部速議具奏』。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併報祇領新銜勅印事。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據泉州安塘筆帖式剛舒齋捧到頒發臣「昭武將軍」坐名勅書一道、康字第一百六十九號銀印一顆，並兵部咨文到臣。該臣率領標下將弁迎至臣駐師鳳山營盤，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開讀祇

受，隨於本月十三日開用新印訖。竊念臣荷皇恩寵渥，始畀臣以總管水陸之重寄，及臣控辭水師，允臣專管陸路，茲復加錫昭武將軍之崇秩，臣何人斯，上邀溫綸之屢降，恭承天語之重申！似此異數，曠世罕逢，卑臣感激恩深，圖報志切。臣雖年老，筋力血氣漸衰，不敢自愛踵頂，惟有益竭駑駘，以仰答鴻慈於萬一耳！除總管水陸並專管陸路提督勅印，容臣選差專員齎繳外，所有領受開用昭武將軍新銜勅印日期，理合奏謝。再照新頒昭武將軍勅後橫頭裂口寸餘，兼有黑漬，合併奏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奉旨：「該部知道。餘着察議具奏」。

飛報剿賊等事疏

題爲飛報剿賊大勝事。竊臣等自舊年十月內攻奪江東橋之後，將滿漢官兵分派屯節於柯坑山、鳳山、萬松關、江東橋南北各處，相機進取。因逆賊依阻大河，恃險距守，我兵未便徑進。而賊衆與我兵相持，日久乏糧，時來榴山寨一帶附近鄉村掠食。臣等復經會議，遣發署海澄城守右營遊擊許完於本年二月初五日帶領該營官兵前往榴山寨扼守，以絕逆賊糧道。本月十五日辰時，據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防守江東橋署副將詹六奇報稱：「探得逆賊見我兵馬絕其掠食要道，遂於夜晚偷渡過河，潛伏於原踞之玉洲、太

平、果塘各寨。至二月十四夜，賊首劉國軒、吳淑、何鑽等復用船四十餘隻，將各賊夥親自帶領盡渡過河，希圖攻我榴山寨並欲奪江東橋等情。臣隨會商平南將軍賴、督臣姚、副都統雅大里、季爾他布、胡圖、福寧總兵黃大來，各挑選精壯兵馬，於十五日午時起行，至未時，未到江東橋，北離榴山寨數里，地名草鞋嶺寬濶處所，將兵馬暫歇，令官兵登高瞭望。至申時，狂風陡起，雷雨大作，又值天晚，難以進兵。彼時各官俱未攜帶帳房，臣等撫慰將士，皆冒雨露處，站立一夜。十六日早，天氣略晴，遂傳令官兵造飯。食畢，見前面下坑山、歐溪頭各山上有賊旗十餘桿，排列招搖誘敵。臣等見賊數無多，恐有埋伏，公同遣發總兵黃大來、鑲黃旗夸藍大愛音布、正白旗外委先鋒章京噶而哈兔、杭州鑲黃旗外委夸藍大顯光國、臣標中軍參將馬勝、飛馬上榴山寨山頂瞭望，果見逆賊萬餘，俱埋伏於下坑山、龜山、果塘山、上坑山、坂昆山、歐溪頭各山下。臣等復會商將滿、漢馬兵分爲左右兩翼，將臣標及各標營官兵派爲中隊，仍分三股進攻。派令總兵黃大來帶領鎮標右營遊擊張含高、中營千總曹國泰、把總崔九經、張名、左營千總王鳳、把總閻福友、右營把總沈文、桐山營千總于得龍、于良才、把總陳祿、外委領旗守備李化鳳、朱文及、金吉、謝甫、黃懋進、李士華、林正、歐葵、趙貴、姚昌、王路、張志高、蔡萬、何有功、張良勇、雷起蛟、外委紅旗守備魯照、李吉、張洪、蔡應芳、沈尾、朱美、黃忠、廖進、吳文定、沈應召、趙成、李榮、黃一、陳有

功、劉茂、陳葵、陳俊、林鳳、隨征都司薛化龍、隨征守備楊復是、外委隨征守備邵士廷、俞海珍、楊斌、外委隨征千總高牲、王國柱、蕭應才、王成、郭傑、劉虎、柳思寧、外委把總管百總事沈太、陳燦等官兵一千八百員名，督標內中協副將管左營遊擊事薛受益、千總沈玉、孔天福、把總丁希龍、宣茂、羅良柱、吳賓、江斌、劉光玉、領旗都司及隨征官馬天福、李德、劉彪、趙邦周、馬萬成、楊茂春、張豹、王承恩、陳德盛、丁德麟、王玉、王嘉賓、羅弘道、薛弼、薛受章、丘元佐、薛永、李廷梅、王相隆、林都、章太、齊得勝、閔廷標、王德、隨征武生員薛碧瑄、王文高、督標外中協右營中軍守備劉進伏、千總石萬金、陶國佐、把總林朝、馬世良、冶昇、姜才、隨征官王星烈、鄭耀、張進孝、楊龍、林鳳、任自興、杜金良、李友、李奇等官兵一千二百員名，從坂尾山、歐溪頭右股而進。督標內中協右營遊擊王文魁、領旗守備張魁元、千總婁奇、陳虎、宋豹、把總許世忠、督陣守備張璽等帶領官兵四百員名，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左營遊擊卓策、千總張啓鳳、丘春、把總畢友成、饒弘勳、右營遊擊許完、守備蘇節、千總許攻、蔡盛、把總林龍、柯信、林棟、石珍、外委都司林春、胡麟徵、林朝襲、外委守備陳祿、黃益、洪勝等官兵六百員名，防守江東橋。署副將詹六奇、署左營遊擊鄭興、署守備李必貴、千總高天鳳、柯雄、把總黃捷、戴參福、詹飛虎、右營遊擊李棟、守備馬永麟、千總詹六偉、陳偉、把總胡性、蔡泗、段一鵬、林輅、隨征守備吳廷銓、王

子連、沈銓等官兵五百員名，浙江提標前營守備張名、千總范士孝、郭邦威、把總王三才等、領旗守備王友德、鄭起鳳等帶領馬步兵丁四百員名，從上坑山、蔡店、官埭左股而進。臣標中營參將馬勝、右營遊擊李璉、署後營遊擊事守備劉國興、左營守備金殿龍、中營千總魯從禮、常應龍、前營千總李國柱、後營千總馬虎、把總何演榮、李枝華、援剿左營遊擊張念祖、右營遊擊楊懋紱、守備李魁、千總張奉、李永科、把總李亨、連江營千總高祥、福清營千總田龍見、提標外委總領戎旗遊擊崔陞、外委都司高永福、張九龍、楊撰、外委守備宋官、趙吉祥、張貴、王治國、姚金全、田虎、馬天祿、劉才、趙元吉、楊鈞、王安國、楊得勝、李進御、羅成功、朱鳳、陳亮、吳洞、張承翼、李朝臣、督陣紅旗守備王佐、苗秀、李從望、李景龍、傅應元、路天慶、嚴有功、劉文昌、周復興、張應金、外委千總王龍、盧之望、張貴、李經、何應科、施見雲、董三亮、外委把總莊一虎、李貴香、王起龍、張福、宋有仁、賈士威、李文、周岳、張明、馮奇等帶領馬步官兵二千五百員名，從下坑山、龜山、果塘山中股而進。臣同平南將軍賴塔、督臣姚啓聖、副都統雅大里、季爾他布、胡圖率領滿、漢馬兵分作兩翼壓陣督戰。時已近午，我兵衝至下坑山、歐溪頭各山上，彼誘敵之賊俱從山下遁走。我兵緊追，直衝到山下，所有埋伏之賊，盡皆列陣迎敵，鳥砲火箭，一齊施放，勢甚猖獗。臣等督勵官兵，不許退避，奮勇攻殺，排鎗弓箭如雨；逆賊死傷甚多，尙抵死不退。臣等復同各旗副

都統率領滿、漢馬兵，親冒砲矢，從旁衝擊，賊始不支，大敗逃走。直追至果塘、太平、玉洲等寨前，砲火打死逆魁劉國軒下林前鎮一員、劉國軒旗手一名，活擒並陣斬逆賊一千有餘，得獲盜甲、旗幟、器械等項甚多。不料逆賊於各寨之外，預先修築短牆，開浚河溝三丈餘濶，蓄滿潮水，敗賊赴水逃過河溝，被我官兵砲火從後攻打及淹死者不計其數。守寨賊衆，於隔河施放砲火，我兵無所遮蔽。且日已平西，又隔濠溝，難以追擊，方收兵回營。此一役也，從午時與賊對敵，殺至申時，連衝四陣，皆仰仗天威，諸臣殫心盡力鼓勵，在事官兵無不奮勇直前，人人用命，始克大敗逆賊，擒斬共一千有餘名。其所獲盜甲、器械等項，堪用者留營改用，不堪用者盡行焚燬。所有在事有功人員並傷亡官兵員目，見在彙造清冊，另送兵部外，臣謹會同督臣姚合詞密疏題報，伏祈皇上睿鑒，勅部議叙施行。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奉旨：『覽卿奏，會同平南將軍賴塔等率領滿、漢官兵於下坑山等處地方，擊敗逆賊，擒斬甚多，得獲器械等項，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

剿寇務選等事疏

題爲剿寇務選勁兵，以佐臂指之用，仰祈鑒俞勅部調發，期臻實用事。案照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二日蒙兵部密箭，內開：『該議政王等會覆福建提督楊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福建提督楊疏稱，臣在山東時，頗知河南、山東有熟習交鳥鎗者甚多，儻得各撥一千名，再於江南撥弓箭砲手一千名，並馬匹亦照經制撥發，此皆久在營伍之兵，一經調入閩省，即可殺賊立功；祈令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早爲調撥。所食錢糧，不煩另措，卽將臣標缺額兵丁之糧餉兌給調發之兵支領；俟地方大定，如調發兵丁內有願留者，聽其填入經制，其餘悉發回原營，將臣標另行補額，則各兵自不苦於徵調等因。查提督楊既稱召募閩省土著兵丁不堪應用，請撥河南、山東、江南綠旗兵丁各一千名，馬匹亦照經制撥發，卽可殺賊立功等語，均如所題，調撥總河標下兵馬一千、山東撫標兵馬一千發往；其河南省既有放鳥鎗兵丁，或於各營內抽調，或召募會放鳥鎗閑散之人，亦足一千發去。若召募閑散之人，其軍器等物，聽該撫製備發遣。近經臣等會議請旨，將河南撫標一千名，各營抽調五百名，發往岳州。勅下河南巡撫董國興，令賢能官員統領發往岳州，該撫鼓勵此項官兵，若至岳州，卽以効力軍機克成議叙等因在案。今亦勅下總河靳輔、山東巡撫趙祥星、河南巡撫董國興，將此項兵丁委撥賢能官員鼓勵前去福建，卽以効力軍機克成議叙。此送去官員，將兵丁交明該提督，仍各回原任。提督楊將接管

兵馬之處，題明到日，將該督撫並送去官員，俱交與該部議叙。再俟閩省平定之日，前項調去兵丁，或願回本省者發回，或願留閩省者即留閩省。其前項調發兵丁缺額，即速募補。今議於總河標下撥兵一千名，其請撥發江南兵丁之處毋庸議等因。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月十八日奉旨：依議速行，欽此。合節欽遵施行』等因。蒙此，欽遵在案。

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准山東撫臣趙祥星咨開：『隨將本標馬步兵丁一千名調集，除經犒賞外，遴委中軍遊擊李長茂、守備祖進明、千總劉允新、楊子榮、把總王漢輔、曹挺生、馬名振、王祿等統領，於九月初八日起程赴閩。行據中軍遊擊李長茂備造兵丁花名、馬匹、器械清冊，並預支過四個月糧餉數目前來，擬合咨會』等因。又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總河督臣靳輔咨開：『選撥中、左、右城守四營馬步戰守兵丁一千名、馬二百匹，預支三個月糧餉，遴委左營遊擊楊輔鼎、中營守備王璜、千總張茂盛、城守營千總孫應祥、中營把總李廷芳、左營把總張得勝、右營把總郝溢管押兵丁，分水陸兩路，於九月十二日起行訖，擬合咨達』等因。又於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准河南撫臣董國典咨開：『隨檄行各營調鳥鎗兵一千名，預支三個月糧餉，遴委河北鎮標左營遊擊張應標，督同歸德營守備陳廷謨、開封城守營千總王琦、襄城營千總崔上銀、河北鎮標右營把總張大友、衛輝營把總張君道、磁州營把總吳聯芳、河南城守營把

總畢昇、南汝鎮標右營把總馮成龍、汝寧營把總許應宗、陳州營把總陳禮統領，於九月二十日赴閩外；再照豫省各營鳥鎗兵丁原無多人，今徧行抽調，搜括已盡，內有閩人久在豫省營伍食糧，熟習鳥鎗，是以一併調發，共足一千名之數，合併查明」等因各到臣。准此，該臣隨即咨移督撫檄行府縣預備夫船糧餉接濟，並查房安插。

續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七日，據遊擊李長茂、楊輔鼎、張應標各呈報，奉調兵丁俱已抵泉等情。時因臣統師赴漳會剿，見在鳳山筭營與賊對壘，不能親回泉州驗收。臣隨捐資差官回泉，備辦豬、羊、酒、米，先行犒賞官兵，共計用銀二百二十六兩七錢。而督臣姚、撫臣吳共捐銀三千三百兩，差官齎往泉州，分賞領兵將弁銀三百兩、兵丁銀三千兩，以示鼓勵。臣隨選差右營遊擊李璉、署後營遊擊事王昶、前營守備陳應隆等前往泉州，調取各兵赴漳驗收去後。今於二月初九等日，據遊擊李璉等同領兵遊擊楊輔鼎等帶領守、千、把各官，前後管押兵馬，陸續到漳。臣因各省兵初到漳州，隨捐銀二百二十兩激賞領兵將弁，又捐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兩犒賞百隊兵丁，又備豬、羊、酒、米等物用銀二百三十七兩八錢。平南將軍賴、督臣姚亦經犒賞牛、酒等物，共相鼓舞。隨據遊擊楊輔鼎等呈遞兵馬、器械清冊。臣躬親察點，俱堪充伍。但長途遠來，兵有逃故，馬有倒斃。總河督標馬步兵丁一千名，實收兵九百七十名；官馬二百匹，實收馬一百七十二匹。山東撫標兵一千名，實收兵九百二十名；官

馬二百匹，實收馬一百四十六匹。河南鳥鎗兵丁一千名，實收兵九百八十四名，內有閩人一百八十二名。共收兵二千八百七十四名，官馬三百一十八匹，並原帶盔甲、器械，俱經按數分發臣標伍營。仍檄令中軍參將馬勝等遵照閩省經制收伍。

再查山東撫標兵丁糧餉支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終止，今閩省自應於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接支。其河標兵馬並豫省兵丁俱支至十七年十一月終止，今閩省自應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接支。亦經行令中軍參將馬勝入冊收造。當臣初抵閩省之日，見本標五營兵丁缺額甚多，於奉調兵丁未到之先，有原標從海澄投回各兵，俱驗明精壯收伍，以資剿禦。今將點收東、豫二省兵丁二千八百七十四名，並將現在舊兵補足伍營經制外，尚有溢額兵丁，已經咨明督、撫分發缺額營分收伍。其各兵糧餉，此開彼收，按月接支，不致重復。臣念東、豫兩省領兵將弁，長途跋涉已及半載，勞苦堪憫；臣復捐銀五百二十四兩，分別賞賚，以資回任盤費，業於二月二十四、五等日，遣發各回原任訖。

伏念閩省海逆披猖，而兵多土著，是以請調山東、河南兵丁來閩，以佐臂指。荷蒙皇上俞允。今兩省兵丁業已調到，臣自應加意鼓勵，共奮滅賊。若臣竭力捐資犒賞，分所宜然。而東撫以及閩省將軍、督、撫諸臣，皆仰體皇上恤兵至意，俱各捐銀賞賚，誠屬急公。至於領兵將弁，長途管押，著勞尤甚，應否一併邀恩議叙，統聽部奪。除兵丁花名年貌、馬匹毛齒並盔甲器械，分別官製、自備，另造清冊咨送兵部察覈外，合將收

過兵馬數目緣由，臣謹密疏題報，伏乞睿鑒勅部察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奉旨：『兵部知道』。

彙報固守等事疏

題爲彙報固守泉城各官勞績，仰祈宸鑒，特賜叙錄，以勵將弁事。竊自海賊劉國軒、吳淑、何佑等圍陷海澄之後，大肆鴟張，殘破屬邑，荼毒生靈，於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進逼泉州，攻圍兩月有餘。凡謀燒橋樑，堅豎木柵，築立砲臺，發掘地洞，架梯扒城，放砲攻打，奸計百出，既狡且毒。幸賴滿、漢同心，文、武用命，獲保全城無恙。臣於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克復惠安縣，賊人聞風，知滿、漢官兵齊集，遂連日披營逃遯，因解泉圍。迨二十六日，臣等攻奪洛陽，直進郡城時，見盈街填巷老幼士民，咸頌皇恩拯救，向臣馬首，共訴文武保城之功，不可泯沒。隨准興化鎮臣劉德懋咨報前來。

據此，該臣查看得海寇狂逞，逋誅有年。自陷海澄之後，進圍泉郡，恃逆黨之繁多，肆兇謀之叵測，時乘大兵未集，晝夜速攻。所賴副都統楊鳳翔、雅大里與鎮臣劉德懋協同調度，而諸將弁又能竭力堵禦，出奇剿殺，方能保固城池。當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

八日，衆賊合攻七門，日夜兩次扒城，官兵誓死抵敵。此爲各將弁守泉第一戰功。七門之中，惟南門之功又居其首。賊之大砲攻具，盡聚於此，業將城墻打塌，竟成平地；提標王簡總兵馬勝製造釘板木馬，督造敵臺木城，挑濠拒守。又奮不顧身，手持排鎗，殺賊數十，力拒堞口，以至身被火藥重傷，終使賊人不敢攻入。宜平鎮臣劉德懋與泉州城守署參將寧維國等，咸稱爲保城之鉅功也。其餘各門，俱有斬殺守禦之功。至六月二十二日，賊來晝夜奪橋，則同安署副將馮昭京、羅源營遊擊林寶、晉江營遊擊韓元朗等，殺賊護守南門外新橋有功。八月初一日，賊又堆青砲臺，掘城挖窟，則鎮標守備趙邦試等殺賊燒草臺有功。他如緹城趕殺、伏路活擒等功，均不可泯，應請察叙。更有筆帖式剛舒協同文武守城，不避艱苦，勞績難沒。泉州知府張仲舉捐資製造，催趲人夫，激賞傷亡，並廳縣等官協助防禦，均著勞績，俱應題請錄叙。除另咨督、撫臣察明彙題外，所有守城鎮協將弁等官功次，備叙塘報情形，臣謹會同督臣姚合詞密題，伏祈睿鑒勅部議叙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平閩紀卷之三

三韓楊捷元凱著

奏疏

飛報殺賊等事疏

題爲飛報殺賊大勝事。康熙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據臣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報稱：「卑職奉令帶領官兵，分防竿頭寨，該汛與東石賊巢緊連，最爲衝險，是以先爲稟報事。奉本將軍牌，仰卑職立即多派歷練哨兵，晝夜勤加瞭探，仍督率馬步官兵不時遊巡，護衛田禾，毋使逆賊侵入盜割擾害地方，並防奸民透越接濟。本將軍身在行間，諄諄告誡，該將身任地方，務宜計出萬全等因遵奉在案。今於六月十八日夜二更時分，據探兵報稱：東石僞前虎衛撥僞中協楊忠、僞副將楊德，帶賊衆七百餘，由船欲來深滬。又據探兵報稱：僞中提督水師鎮在日湖撥賊衆六百餘，由船欲來深滬會合各等情前來。卑職一面整擄官兵，隨會商靖藩下章京鄒士道、浙江督標守備劉澤深等，各酌撥該標馬步官兵前去哨探。准守備劉澤深撥左營千總常玘、中營把總牛義、魏衷、外委紅旗把總王豹、趙起祥、劉天鳳、常高帶馬步兵一百三十名；又准章京鄒士道撥章京李進忠同便委

章京洪柱、吳文、小撥什庫韓虎帶馬步兵一百二十名，又撥道標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帶步兵三百名，及本營千總馬虎、外委千總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王國進、陳賡、紅旗伍大右營把總鄂公祿帶馬步兵二百五十名，共八百名，於十九日五更時分前往深滬哨探。果見賊衆屯聚深滬山下，徑築月城，飛報到職。隨令守備劉澤深、章京鄒士道、晉江營千總宋得高等看守竿頭營盤。卑職親領本營把總任可玖、外委千總孫起龍等、便委把總吳斌帶馬步兵一百名，浙江督標中營千總孫尙義、把總唐魁、左營外委把總劉鳴鳳、戎旗外委千總喻承敬、紅旗把總王錫帶馬步兵一百二十名，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帶兵一百名，前去接應。卑職隨分三路，先撥道標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等帶兵三百名，分爲左路；又撥浙江督標千總孫尙義、常圮、把總牛義、魏衷、署把總唐魁、外委千總喻承敬、紅旗把總劉天鳳、王豹、趙起祥、王錫、常高、劉鳴鳳等、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共帶兵三百名，分爲右路；職統本營千總馬虎、把總任可玖、右營把總鄂公祿、外委千總孫起龍、熊汝亨、朱才、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吳斌、陳賡、王國進、紅旗伍大等、靖藩下章京李進忠、便委章京洪柱、吳文、小撥什庫韓虎等，共帶馬步兵五百二十名，以爲中路。三路夾擊，自辰至未，鏖戰多時。賊見我兵奮勇，砲矢齊發，賊始敗潰。時陣斬敗亡一千餘名。其餘賊衆，追殺下海，溺死殆盡。僞中協楊忠被卑職連射數箭，重傷滾水；並生擒楊忠胞弟僞副將楊德。又各

營官兵，陣斬僞官黃登、蔡寶、李科、蔡三四員，活擒僞官李學、陳明、史韜三員，僞兵陳清等十五名。仍將月城推平，焚燬大小賊船七隻。所有各營得獲旗幟、盔甲、器械，並傷亡兵丁、陣斃馬匹，見在造冊呈報。其陣獲甲械、旗幟及活擒賊犯，就近解赴寧海將軍外，查此項逆賊久踞東石，流毒地方，茲敢會合深滬，希圖窺犯，被我兵剿殺殆盡，皆奉本將軍指授機略，故能獲此大勝，理合塘報』等情到臣。

據此，該臣看得逆賊鄭經盤踞廈門，倚水跳梁，分遣僞中提督劉國軒等在於觀音山一帶列營相抗。臣親督官兵筍營鳳山，與賊對壘，日夜堵禦攻擊，每有豕突，輒爲我官兵所敗。自奉旨遷界之後，臣與督、撫諸臣會商，於沿邊各要口築寨設兵，派撥各標營將弁分汛防禦，仍嚴飭加謹巡防，以絕賊人糧道並杜奸民接濟。臣每思逆賊糧盡計窮，勢必分遣賊黨沿邊侵掠。復慮泉屬兵單，恐爲賊所乘，自宜預防，以備不虞。再查東石一區，逼近泉郡，久爲逆賊屯糧之地；而竿頭、靈水又與東石毗連，最爲險要。臣隨密商督、撫，遣發官兵前赴泉屬沿邊分布提防。選撥臣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帶兵赴竿頭防守，以固要汛，仍密授方略，令其加謹瞭探，相機撲剿。而寧海將軍喇哈達駐筍泉州，亦就近遣發靖藩下及浙江督標官兵前去竿頭策應。乃逆賊果遣夥黨駕船擁至界外深滬地方，創築月城巢穴，伺隙侵入內地掠食。茲據遊擊劉國興報稱：於六月十九日賊衆蟻聚深滬，卑職親率本標、道標及靖藩、浙江督標各營官兵三路夾擊，自辰至未，官兵奮勇，

砲矢齊發，賊遂潰敗。該將親射偽中協楊忠，重傷滾水，並生擒偽副將楊德。各營官兵陣斬偽官四員，活擒偽官兵十八員名，斬殺賊衆一千餘名；餘賊溺水殆盡。焚燬大小賊船七隻，得獲甲械旗幟甚多，並推平新築月城。此皆仰伏皇上天威，將士用命，獲此全勝。所有各標營官兵臨陣斬獲，功不可泯，相應題報，聽部議優叙，以鼓後效。除將有功人員並擒斬偽官兵員名，得獲甲械旗幟以及傷亡兵丁、陣斃馬匹各數目確數備造清冊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詞密題，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奉旨：『覽卿奏遣發官兵於深滬地方擊敗逆賊，擒斬偽副將等，焚燬賊船，得獲器械等項，具見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

賊盛兵單等事疏

題爲賊盛兵單，國用匱乏，特請額外捐膳，以靖海疆事。康熙十八年八月初六日，臣准督臣姚啓聖咨開：『本日准戶部密咨，內開：查康熙十七年七月內，福督姚疏稱：願將自膳兵一千一百名及韓大任兵二千六十一名，自七月起，臣自捐膳等因具題。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准留總督標下。今該督既稱各兵請餉，無術點金，其兵丁應補入各營老弱兵丁汰缺之內。此兵丁另請糧之處毋容議。奉旨：依議。移咨到部院。准此，爲

照前項官兵，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守江東橋一寨，內左營王祿守小港洲，內右營謝思禮守萬松關；今此兵既奉議裁，本部院自應祇遵解散。但三處實係要汛，本部院又未敢遽撤邊防，合就咨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本部院內標三營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見在汛守邊牆，今既奉撤，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以遵新旨，希祈迅賜卓裁示覆』等因咨商到臣。

臣緣督標前項官兵三千二百餘名，見在分守要汛，與賊對壘，勢同騎虎。我兵一撤，賊卽乘隙。又苦無別項官兵可調接防。不得不將難以裁撤情形，一面咨覆督臣，一面備咨撫臣吳興祚，會疏題留前項官兵照舊扼防去後。今於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准撫臣咨覆：『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准貴將軍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爲照督標三營官兵三千二百名，分佈防守江東橋、小港洲、萬松關各汛，皆係衝險營盤，日與逆賊對壘，雖奉旨裁補，誠如貴將軍所慮，未可自撤藩籬。矧更無別營可以撥發更換，此兵實難輕撤。亦知國用匱乏，應仰體樽節；特恐萬一調撤空虛，逆寇乘隙窺伺，其所關於軍國匪細。備釋大咨，具見貴將軍籌畫周詳，言言剴切，深爲朝廷封疆至計。本院應當合詞具題，請照舊留防。伏祈貴將軍主稿，列銜會題施行』等因到臣。

竊照閩省地處濱海，沿邊二千餘里，賊船在在皆可登犯。若官兵分佈不密，則逆賊得以乘隙豕突。及至隣汛官兵聞警馳援，往返之際，豈能不遲時刻？賊已揚帆而去。是

崑汛之兵，萬萬不可不厚也。臣稔知國用匱乏，自應仰體樽節。但念前任督撫、提督，惟以勉從樽節，不敢固請增兵，致有海澄失陷、泉州被圍，反至多費朝廷金錢幾億萬計。若非皇上天威震蕩，閩省禍幾燎原矣。比時督臣威皇上拔擢殊恩，不復顧念身家，志欲滅此朝食，故請自贖各兵激勵剿禦，用遏賊鋒。迨臣入閩，解救泉圍，會師漳郡，共商機宜，屢敗賊衆；逆賊雖退倚山海，其勢猶盛，負固相抗。臣親統標兵駐營鳳山嶺與賊對壘，晝夜砲火，互相攻擊。其滿、漢官兵，各分屯要害，以防侵軼。而督標三千二百兵，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在江東橋外歐溪頭山筍營，右對果堂寨，左對太平寨，俱係逆賊營盤，相去一、二里不等。每日逆賊出哨，與官兵相持，打砲時刻不懈。內協左營遊擊王祿帶兵九百名，在小港洲筍營，西對陳洲，面對馬洲及灣腰樹，東對觀音山，四處皆逆賊營盤，朝夕對壘。內協右營參將謝思禮帶兵九百名，在萬松關、嶺兜社筍營，與逆賊之仔州、浯浦等河邊各營盤相對壘，放砲不絕。近日逆賊又添龍楨、柳條等大砲二十餘位，不時攻打駐屯各營。至督標內協三營官兵，各有分汛，亦皆拼命堅持。今若不准食糧，裁補各營老弱汰缺之內，則見在邊汛空虛，賊得窺我無備，大可寒心。督臣咨稱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臣查閩省經制額兵以及陸續請增各兵，除督標、撫標、臣標及各營抽調隨征者，皆見與賊對壘，自難分身兼防。其衝要郡邑之城守、沿邊界牆之巡防、大路餉鞘之護送，方苦不敷，寧有餘兵可調？卽上游四府，爲

江、浙、閩省交界，萬山叢雜，賊寇流竄不常，在在隘口，須兵守禦，並無餘兵可以抽撥。臣通盤打算，實實無兵可調接防。況我兵沿邊戒嚴，分汛固守，賊倚水爲巢，未能尅日卽滅；然疊據投誠人員口供，逆賊斷糧窮蹙情形，鑿鑿可據。目今水師提臣萬正色已抵省任，不日水師大舉，蕩平有期。若將熟習對壘之官兵裁去，又無額設可撥之官兵調用，恐釀叵測之患，非淺鮮也！

正在繕疏會題間，於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又准督臣姚咨同前事，內開：「本部院自舊年謬膺簡命以來，賊勢猖獗，迫近堂室。先經恢復漳平縣；本部院復親統自膳水陸官兵並綠旗兵馬，會同滿、漢旗營，敗賊於龍虎山，恢復長泰、同安、江東橋、小港洲，疏通大道。本部院滅賊心殷，止知有國，不知有家；今旣奉裁，自應祇遵。惟是，本部院自具賊盛兵單、國用匱乏等事一疏，題明自膳兵丁三千二百名之後，因見新增一萬八百之兵，尙多缺額，見在各兵頗多懦弱退怯，故於八月二十一日復有藩翼勁卒，盡數頂回，請勅查出歸標等事一疏。但藩翼頂回各兵，亦有在省者，亦有零星寄住各府外省者。及差官四出清查，直至十二月內，始查出藩兵二千七百三十一名到漳，而新增一萬八百之兵已經足額；見在朝夕操演，亦皆精壯可用。則前項藩兵無額可補，本部院又不得自行膳養矣。又爲軍務事，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一敬奉親王密諭開：據平南賴將軍、參贊大臣等啓前事等語。照得該將軍等所啓最是。今照伊等啓議將滿洲大兵酌留聚守於四

應之處，以振聲威；其餘滿兵具題請旨，或發別省，或調回京。爾綠旗官兵可以保固地方，足資防禦否？近來該督等將閩省綠旗官兵業已增添足額，亦不爲少。該督、撫、提等身係封疆重臣，際此錢糧告匱之時，務將爲國籌畫有益之處，公同妥議啓覆等因。敬此，該職等遵議得，國用匱乏，多留滿洲大兵，其所需料草等項，糜費錢糧甚多，即將裁汰大兵糧料，添膳綠旗官兵，似可節省錢糧，應如該將軍所議舉行。但海賊見在對壘，若不將沿邊官兵佈置周密，一減大兵，恐難堵禦。況前因大兵衆多，故止題請增兵一萬零八百名，一遇有警，馬騎可以救援。今若止酌留大兵聚守於四應之處，則綠旗官兵自應加增，以備戰守。至海賊向懼馬匹，前職等題請督、撫、提、鎮八標兵丁，馬三步七，未荷俞允。又吳巡撫題請招募水師二萬名，部議閩省未安，所關最要，應如巡撫所題行。職等公同議妥具題。職等議除閩安、興化見在五千人不必召募，令巡撫招足一萬五千名；剿賊之後，以五千人歸還水師提督，其一萬名另議裁留。未荷俞允。又職等因土著之兵不堪征戰，故議請調宣府、大同兵二千名以資剿殺。未荷俞允。如此則閩省水陸馬步兵丁甚爲單弱，封疆關係重大，職等不敢輕任戰守。今職等公議得：自廣東交界之分水關起，至浙江交界之二十八都止，其陸路應請再增官兵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其所增之兵，除本省召募外，必須題請直隸蘇州勁兵一千五百名、山西省勁兵一千五百名、大同勁兵一千名、宣府勁兵一千名，發閩援剿。事平仍令原兵各歸原省。至督、撫、提

、鎮八標官兵，應請題允馬三步七，以資撲剿。其水師兵丁，已經巡撫於七、八、九等月募兵一萬二千名，令總兵林賢、黃鎬、楊嘉瑞等管理，殺賊有功，塘報在案。見與賊船對面灣泊，日事打仗，豈可復令解散？況水師提督標兵五千名、閩安鎮三千名、興化二千名、晉江一千名、同安一千名，此一萬二千名，皆在題定額設經制之內，非額外添設者。今止須增兵八千名，便足撫臣所題水師二萬名之數。應請題明募足水師，方足防剿。事平之日，再議解散。陸路增兵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水路增兵八千名，於所增兵數內調蘇州、山西馬兵五千名，到閩援剿。因閩省兵丁不善騎馬，故必請邊兵五千名也。至督、撫、提、鎮標兵得增馬三步七，以資衝突。如此，水陸既添多兵，沿途佈置周密，則防守一事，職等可以擔任。人馬應留若干，應掣回若干，總聽親王睿裁。如恐增兵數多日久，致錢糧費用繁多，則應請照職等前題原疏，調集江南、浙江大戰船各一百號、紅毛夾板二十號，會同閩省新舊水陸官兵進攻廈門，剿除海寇。職等亦可擔任。平海之後，所增兵數，再行掣裁。伏乞親王允職等所請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之陸兵，撫臣找足八千名之水兵，並允馬三步七，均賜題允。職等自任戰守之事，不敢推諉。若再調紅毛夾板船二十隻並江南、浙江戰船各一百隻，職等自任攻取廈門之事，亦不敢推諉。時會同平南賴將軍、達部堂商議已定。當經本部院會同吳撫院、貴將軍掣銜會啓親王，請祈具題去後。時復慮請裁滿兵，若俟裁兵旨下，然後招兵買馬，則沿邊汛守單弱，

恐誤封疆大事。本部院當卽遣標員張培麟、閻國柱、全光英等二十五員星速赴浙江、江南、江西、廣東四出招兵買馬。隨據各官陸續招到兵丁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名、馬二千三百九十一匹。除馬分發各營外，時值遷界之後，沿邊正須添設勁兵，而欲斷賊糧，又不得不於要口設兵立寨，阻截把守。將新招之兵分撥大小盈、灌口、橫塘、漸山、同安、泉州、興化、馬口、鳳山等處，見在設防。而親王疏內未列有增兵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之語，則所招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名之兵，又在經制額兵之外。既已分汛設防，萬難解散；本部院又不得不一面措發兵餉、一面具題請將自膳兵三千二百名朝廷給餉。又具題請於灌口增兵一千名、大小盈增一千五百名、泉州增一千名、興化增一千名，尙餘見在官兵五千九百九十五名。明知國用匱乏，與賊對壘，散兵固萬萬不可，請餉又萬萬不敢。本部院不得不竭力捐膳餘兵五千餘名，俟滅賊平海，然後解散。是本部院自去年七月起，止捐膳兵三千二百名；至十二月內，又添膳二千七百三十一名；至正、二月，又添膳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名。此平南將軍、都統、撫院、貴將軍以及在漳之文武兵民，人人盡知之，而朝廷未之知也。本部院破家蕩產，揭債賠墊，苦楚萬千，眞淚盡而繼之以血。詎料兩疏俱荷部覆不允，則此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名之兵，目下秋涼，見在大舉散之，恐投助賊勢而弱我兵威。但本部院外省貿易商本，抽調已完，揭借親朋，開口莫應，事勢危急，不得不請貴將軍酌裁，發兵更換。兵譁可慮，封疆事大，萬祈貴將軍速賜大計

，以定邊疆」等因到臣。又欲臣撥兵更換。

披閱之下，尤不勝驚悸。如大盈、小盈、灌口，東至洛陽橋，西至江東橋等處，皆目今逆賊窺伺之區，爲漳泉咽喉、差餉孔道。上年督臣與臣等費幾許兵力，始得廓清疏通。督臣又爲國苦心增兵貼防，節節皆設把守巡護。故逆賊之兇狡不得逞。今督臣自贖已竭，又以請給三千二百兵餉之一疏、請增灌口等汛四千五百兵之一疏俱荷部覆不允，兩次移臣發兵更換。臣再四思維，通省既無可抽調之兵前往更換，若將此一萬三千餘名之兵一撤，邊汛空虛，賊必擾動。灌口等汛密邇廈門，大小盈等汛又係差餉大路。倘賊復盤踞梗塞，漳泉又必阻絕可虞矣。且破賊全仗火器，此一萬三千餘名之兵，俱熟用排鎗、鹿銃及蕩寇、紅衣等砲。目下正資進剿，豈可遽爾裁撤？況各營選補足額，一時無缺可收。竊兵原無產業，四散投伍，藉此糧餉資生。一旦勒令解散，不入山爲盜，卽下海從逆。沿邊少熟練之汛兵，山海添勇敢之強賊，顧此凋敝閩疆，其堪再罹荼毒耶？臣言念及此，憂心如焚，不得不將地方目擊情形，籲請皇上勿惜一年半載之費，將督臣自贖兵一萬三千餘名，一體給以糧餉，俾資剿禦。俟水陸大舉，地方稍平，卽先行裁汰，以省金錢。倘軍需過多，臣愚，以爲督標內中、左、右協兵三千二百名及大小盈等汛增防兵四千五百名，伏乞皇上允督臣所請，恩准給餉。事平之日，卽行通省營分汰缺裁補。尙餘見在官兵五千九百餘名，仍令督臣自贖。俟滅賊平海，然後解散。庶逆賊無鴟張

之隙，而巖疆無切膚之憂。況前撤回包衣佐領下官兵一千餘員名，仍留此餉以養綠旗七千七百餘名對壘之官兵，增費似亦無幾。若聽督臣膳養無力，祇遵部文，將前項官兵盡行裁撤，又無別項官兵可調接防，必至變生意外，憂及廟堂。直至此時，卽處分督撫與臣不足惜，而封疆所係、民社所關，恐錢糧糜費又不止養膳七千七百餘名有限之餉也。臣蒙皇上厚恩，垂老無可補報，使身在地方，明知安危所在，亦勉從樽節之意而不言，則負恩之罪，何以自贖？仰祈皇上俯念邊海巖疆，勅部議給糧餉，則目前之戰守有資，而災黎不致重羅搶攘矣。臣謹會同撫臣吳興祚合疏密題，伏祈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遵諭自陳等事疏

奏爲遵諭據實自陳不職，仰祈亟賜罷斥，以弭災變事。康熙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准兵部咨爲欽奉上諭事，內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諭諭吏部等衙門：自古帝王撫御萬方，兢兢業業勤求治理，必期陰陽順序、和氣凝庥；或遇災異示儆，務省愆思過，實修人事，挽回天心。茲者，本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之變，譴告非常；反覆思維，深切悚惕。蓋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內外臣工不能潔白乃心、恪盡職掌，或罔上行私，或貪縱無忌，或因循推諉，或恣肆虐民，是非顛倒，措置乖方。

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斯災眚。若不洗心滌慮，痛除積習，無以昭感格而致嘉祥。朕茲力勤政務，實圖修省。目今應行、應革事宜，着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各督、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並督、撫、提、鎮，俱着據實自陳，毋得浮泛塞責。爾部卽遵行，仍通行曉諭內外軍民人等，咸供聞知。特諭。欽此。相應通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臣。

臣捧讀之餘，不勝惶悚！以我皇上敬天勤民，勵精圖治，用人行政，務協於宜，軫念兇荒，欽恤刑獄，而於用兵之處，屢勅撫綏流離，招徠歸附，固宜陰陽順序，和氣凝麻，何期忽有地震之變！易象地爲臣道，宜靜而動，感召必有其由。欽奉上諭，督、撫、提、鎮俱令據實自陳。竊念臣夙備戎行，於康熙十一年十月間軍政大典，臣時提督山東事務，自陳求罷，蒙皇上溫綸留任，臣益感激奮勵，以表率登、沂兩鎮，俾扣剋弊絕，營伍肅清。續蒙皇恩調補江南提督。半壁東南，爲財賦之邦，而臨江濱海，誠爲險要。竭蹶綱繆，時懷綆短汲深之慮。任內有海寇侵犯浙江乍浦地方，臣不敢以隔省膜視，卽率領官兵飛馳剿殺，賊踪遠遁。雖沿海嗣是稍安，而圖報未盡萬一。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奉旨加臣少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臣驚聞寵命，自揣老疾，力難勝任，具疏控辭，未蒙皇上俞允。遵卽兼程入閩，統率陸路官兵，直抵興化。仰仗天威，恢復惠安縣，攻奪洛陽橋，大敗賊衆，力解泉圍，恢復同安。又剿殺塗嶺、上西格等

處逆首。隨親統官兵赴漳，會師攻復江東橋，以通漳泉孔道；奪獲鳳山，以進逼獅子山賊壘。戮力行間，殫心敵愾，高厚之恩，正難報稱，旋蒙皇上加臣爲昭武將軍，寵遇優渥，益茲罪歎。臣於上年十月間，躬率官兵駐營漳城外鳳山嶺，咫尺賊營，親督砲火攻擊，志在滅此朝食。奈賊雖敗退，猶且倚海踞山，引潮水入內地，鑿池挖濠，堅立城寨。必水陸並進，兩路夾攻，方能搗其巢穴。目今祇候船工一竣，尅期大舉。見在惟嚴守沿海邊牆，以斷賊糧食。雖屢有下坑、深滬等處之勝，賊勢漸衰，然逆寇尙爾逋誅，揆之臣心，有媿委任多矣。

至臣馭軍素嚴。攻城克敵之時，所轄官兵，無一敢占小民子女者。又如惠安等邑城垣，皆被賊拆毀，人民竄匿。臣首先出示曉諭，招撫復業，留兵防守，俾民安堵。其有首發通賊、巡獲越界者，即移送督撫行有司審結，不敢隕越於下、有負我皇上之驅策。但兵爲陰類，久不戢則災異生。又徭役繁多，足以召致氛祲。今連年用兵，輓運糧糧，豈能不勞力役，此亦感召地震之由。

臣聞坤厚載物，謂德能勝任，是以利載也。若臣子不能勝任，而覩顏尸位，則地震應之。今臣晉階少保之崇班，海膺將軍之隆秩，顧以智識淺鮮，未能立剪鯨鯢；是臣之才，不勝任也。臣年已六十有四，雖忠君愛國之心，孜孜彌篤，然何堪以龍鍾之軀，謬當征剿之寄？是臣之老，不勝任也。自上年與賊對壘以來，賊營鎗砲如雨，臣率先不避

。竊恐將士少有畏縮，無論晦明風雨，臣必親巡鼓勵，提備加嚴，寒暑不敢解帶，晝夜不敢交睫，以致肢體疴羸，精神衰耗；兼之山嵐蒸濕，脾氣不調，舊時淋閉之症復發。是臣之病，不勝任也。撫躬循省，地震告譴，由臣不勝任所致。仰祈皇上立賜罷斥，遴選賢能，俾之攻剿，庶逆賊早平、災變可弭而巖疆不致貽誤矣。臣曷任悚惶之至！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塘報剿賊等事疏

題爲塘報剿賊大獲全勝事。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據建寧城守左營遊擊李英塘報前事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崇安一邑，地處上游，界聯江、浙，皆叢林疊嶂，爲隣寇流突之藪。臣會同督、撫諸臣嚴飭在汛官兵加謹堵防，毋致侵犯在案。續據防守崇安遊擊李英呈報：江西逆首呂貴、蘇亮等率夥三千餘衆驟犯崇汛，據險結巢，侵掠四鄉與海逆遙爲聲援，狂逞非常，請兵應援搜剿等情。值臣統師漳州，筭營鳳山，與海逆劉國軒等對壘相持，不能分身親剿。隨會商督、撫諸臣，啓請康親王檄調京口營並楓嶺營官兵星馳夾擊剿除，以安地方去後。茲據遊擊李英報稱：本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各營官兵並隨征總兵桑明、熊鼎魁等各屯丁，暨崇安縣知縣金章，鼓勵鄉壯，衝破山坳，架砲攻開隘口五處，打死逆賊二百餘人。我兵齊進，直下新嶺，四面攻破賊寨木城二十六

座，殺死逆賊五百餘人。遊擊李英等親斬偽副、參、遊擊、千總謝瓚郎等五員，身搜偽笏六張，活擒逆賊二十六名。復於十月初一日，分兵搜山，又殺逆賊百餘名。共剿殺逆賊八百餘名，得獲偽錫關防三顆、鈐記一顆，並盔甲、器械、鎗砲、旗幟、號布等項，數目甚多，造冊呈報前來。此皆仰賴皇上威靈遠震、康親王調度有方，俾官兵得以奮勇衝殺，破巢掃穴，大獲全勝。在事弁員，勞實難泯，相應題叙，以鼓用命，以昭激勸者也。除將在事有功人員並傷亡官兵、陣傷馬匹及得獲器械數目，另造清冊報部察核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詞具題，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叙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

將備署事等事疏

題爲將備署事日久，成效已著，題請實授，以重封疆，以昭激勸事。竊照福寧一州，處閩省之北，與浙江交界，不惟萬山交錯，而三面孤懸海中，逆艘不時出沒。漳州一府，則居閩省之南，與廣東交界，又逼近廈門逆島。目前士馬雲屯，督造軍火甲械，接應餉鞘，往返絡繹。此兩汛誠屬衝險要地，其將備非得智勇敏練、熟識地利情形者，不足以資戰守。

茲臣查得見在署理福寧鎮標中營遊擊事務劉濟源，本官原係隨征福建右路鎮標中營

中軍守備，隨師屢立戰功，於康熙十五年五月內，經前任督臣郎廷相題補該鎮標左營遊擊，奉旨實授。至十六年二月內，因中營遊擊馮昭京調委泉州城守參將，復經前任督臣郎廷相將本官調署鎮標中營遊擊事務。續以閩省全復，隨征右鎮奉文改爲福寧鎮，本官仍署福寧鎮標遊擊。經今已逾三載。十七年六月內，臣奉命入閩時，海寇猖獗，攻圍泉州。福寧總兵黃大來同臣帶兵南下，解救泉圍，本官留守福寧州城，內靖山寇、外剿海逆，其悉力捍禦以保安疆土，成效洵有足錄者。又准福寧總兵黃大來咨稱：劉濟源自署事以來，已逾三載，本鎮奉調應援泉漳，該將防守州城，保固疆圉，兢兢無過；日久未叨實授，未免向隅。咨請俯念福寧爲邊海巖地，中營爲各營領袖，將劉濟源題補中營遊擊，俾盡心職守，以收實效等因，並出具保結到臣在案。

再查得見署理漳州城守右營中軍守備事朱銓達，該弁原係隨征左鎮標中營千總，隨師援浙復閩，著有勞績，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內，經前任督臣郎廷相委補左鎮標右營中軍守備。續因左鎮官兵奉文歸併海澄公標，該弁隨征効勞。至十七年四月內，復經前任督臣郎廷相委署漳州城守右營中軍守備員缺。經今將及二載。臣自提師到漳以來，見其督造軍火、甲械、藥彈等項，井井有條，接護餉鞘，勤慎無誤；且青年壯志，正堪驅策。並據漳州城守副將郭忠孝詳稱：朱銓達弓馬嫻熟，出入錢糧並無扣剋，料理軍火器械與夫鈐束目兵一切事務，勤慎急公，出具保結到臣各在案。

查此二弁皆署事日久，著有成效。況於各地方之險易、山海之情形，俱已周知熟識。今若即以劉濟源實授福寧鎮標中營遊擊，以朱銓達實授漳州城守右營中軍守備，不特駕輕就熟、人地相宜，更可以激勵將來委署各弁實心料理營務，則裨益封疆良多矣。臣爲見在用兵邊海地方需人起見，除將二弁履歷揭送兵部察覈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疏保題，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飛報恢復等事疏

題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仰慰睿懷事。竊惟海逆踞險拒命，擾我邊陲，上廛宸衷宵旰。臣自康熙十七年十月內提師到漳，屯營鳳山，日與督、撫諸臣咨商破賊之策，務期殄滅以仰紓皇上南顧之殷，稍報知遇隆恩。近因舟師出洋進剿，臣計逆賊劉國軒旣統陸賊聚屯於獅子山、玉洲、灣腰樹、觀音山、陳洲、馬洲等處堵我鳳山之兵，復分撥逆艘堵拒舟師，又聯絡烏嶼橋、充龍堡、金山、白礁、海倉、松嶼各處之賊，以壯聲援；是烏嶼等處賊寇，皆爲海逆渠魁，亟當先行掃滅。臣隨就近密商平南將軍臣賴、督臣姚，分兵留防鳳山營盤。臣同督臣親帶馬步精兵，於本年二月十七、十八兩日剿殺烏嶼橋寨堡賊衆，幸獲全勝，經臣咨會督臣具題在案。

二月二十日，臣復同督臣前往同安縣所屬海邊相視形勢。惟高浦所與廈門相對，實係逆經賊巢刺心之地。遂連建七營，設兵聚瞭，以示陳船欲渡之勢，以絕灣腰樹、觀音山各處逆賊劉國軒等之歸路。臣同督臣料知逆賊勢難四應，可以分路進兵；復商定督臣先回漳州調度兵馬進取。臣於高浦所安營佈置已定，遂留臣標左營遊擊朱起龍等帶領各標營官兵五千防守，相機進取外，遂星夜馳回漳州會剿。除攻破玉洲、三叉河、石碼等處十九寨情形，已經督臣會疏題報外，臣於二月二十四日五鼓，率領臣標參將馬勝等官兵，會同平南將軍臣賴、督臣姚、浙江提督臣石，各親統滿、漢兵馬，分作水陸三路進攻海澄逆首劉國軒。復親率水師放砲堵禦偽總兵陳昌等四鎮。城上放施大砲，我兵奮勇齊進，一面進攻、一面差官直抵城下宣諭皇上如天之仁，准其投誠。內偽總兵蘇侃願意投誠，而偽總兵陳昌等不肯歸順。城內賊兵，遂自相併殺。臣等督兵乘勢攻門，蘇侃接引入城，共殺僞兵一千一百餘名，淹死不計。活擒僞總兵楊吉等十一員名，當即梟示。其偽總兵陳昌等逃遯下海，偽總兵蘇侃等率僞兵共二千一百八十七名投誠。得獲大砲五百六十八位、火藥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觔、米六百九十三石、穀一千二百五十八石，奪獲賊船二十七隻。滿、漢大兵於二月二十四日巳時進城，秋毫無犯，百姓安堵。仍現在會議相機進取廈門逆穴，以絕根株。所有在事有功大小將弁職名及陣亡官兵、馬匹數目，一時難以盡查，容臣查明另造清冊送部查叙外，今將恢復海澄縣城日期，合先飛報，

仰慰睿懷。臣謹會同督臣姚，合詞密疏題報，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奉旨：『覽卿奏親率官兵進剿海逆，恢復海澄縣城，可嘉！着議奏。該部知道。』

飛報克復等事疏

題爲飛報克取廈門逆島事。竊照海澄既復，賊衆奔竄。臣撫安殘黎，卽一面多張示諭，並差能員於各處宣布皇仁，曉諭各僞官兵，許以就撫自新，隨材錄用。當有僞總兵吳桂、羅士鈺、僞副將吳天祿等各率僞官兵船隻、眷口前來投誠。臣厚加賞賚撫慰，將伊等家眷安插縣城之內。因詢廈門情形。各據稱逆賊因在烏嶼橋、海倉等處被我官兵剿殺，又見我兵安營高浦所絕其歸路，賊已喪膽；今海澄克復，勢益搖動，桂等願効力前驅，協同官兵乘時進取等情。臣隨飛咨督、撫諸臣，調撥官兵，分路進攻。督臣姚、平南將軍臣賴、漳浦總兵臣趙得壽，率領滿、漢大小各將弁，配坐船隻從松嶼進兵。撫臣吳與寧海將軍臣喇、副都統臣吳、同安總兵臣王英、興化總兵臣曾承，率領滿、漢大小將弁配坐船隻從滬尾進兵。臣同福寧總兵臣黃大來、漳州總兵臣吳三畏，率領鎮標各營參遊馬勝等並守備千把以及外委隨征大小各弁員，配坐分撥督臣捐造八槩船三十隻及投誠總兵吳桂等帶來船隻，仍挑選新附熟練精兵，卽令僞鎮將吳桂、羅士鈺、吳天

祿帶領，協同官兵從海澄一路而進。三路訂期二月二十六日一齊追擊。逆賊聚竊迎敵。我兵大砲擊破賊船甚多，斬殺淹死逆賊在海洋之中，難以千百計數。賊衆大敗遠遯。當有防守廈門僞總兵黃瑞、張雄、吳國俊等率領僞兵投誠。隨於二月二十七日亥時克取廈門。島中人民數萬口，臣等仰體皇仁，禁戢官兵，不許傷害，出示安撫訖。查探賊船尙有三百餘隻，現泊蓼螺等處，尙思狂逞。應俟水師提臣船兵到日，會商夾剿，以絕根株。但臣自提師鳳山，與督、撫諸臣罄竭心力，經營滅賊之策。時因省會無水師南下，未能飛渡；且臣係統轄陸路，原無船隻水兵。近因分撥督臣捐造八槳，及招諭僞總兵吳桂、羅士鈇等各帶船隻來歸，臣多方鼓勵，各願領衆殺賊自効，臣不敢以水陸歧視，致失事機，隨飛咨督、撫諸臣調發官兵分路夾擊。今積年盤踞逆穴，一旦蕩平，海宇廓清，邊陲安靖，此皆仰藉朝廷威德，下賴各將士協和用命，而水師提臣之功，尤不可泯。除在事有功大小將弁及傷亡官兵，並得獲船隻、器械等項數目，容臣查明另造清冊送部察覈外，理合先具飛報，上慰睿懷。臣謹具疏密題，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逆，擊敗賊衆，恢復廈門，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本內副都統訛寫都統。着飭行』。

彙報招撫等事疏

題爲彙報招撫投誠官兵數目，仰祈睿鑒事。竊臣自康熙十七年七月內提師入閩，八月內救解泉圍，旋即帶兵至漳州，筭營鳳山一帶，與賊對壘。賊首劉國軒等調集各處精銳賊兵十餘萬，分佈觀音山、灣腰樹等處，倚山負海，挖濠築城，以拒我師。臣仰仗天威，雖屢戰屢勝，斬殺不計，奈賊衆繁多，誅之不可勝誅。臣晝夜焦思，非剿撫並用，不能一時散其黨羽，潰其腹心。遂一面斷其糧道，出奇撲剿，以張撻伐之威；一面散遣間諜，多方招徠，以廣皇上好生之德。並申飭沿海將領，一體招撫。計陸續招到僞官共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僞兵共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名、眷口共二百四十七名口、難民共三千七百五十二名、失陷投回官共二十八員、投回兵共五百六十名，臣俱竭力捐資，多方安頓。查係僞總兵、副、參、遊，則賞給緞疋袍帽；凡係僞都、守、千、把、弁兵，則分別酌量賞給花紅銀牌等項，以示鼓勵。比因海澄未復，廈門未平，臣滅賊志切，未遑題報，俱經咨明督臣在案。內有已經督臣彙題支給俸餉者，有願在營食糧、分發各營收伍者，有願原籍歸農、行令有司安插得所者。此自康熙十七年七月起，至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止，臣所招撫僞官兵民之數也。

茲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恢復海澄，二十七日克取廈門，賊渠敗竄。其拼命奔船餘黨

，或潛踪海汊，或逃匿深山，若不及時招撫，恐復爲害地方。臣卽多張曉諭，分遣能員，許令就撫自新。隨招到僞總兵八員、僞副將、參、遊等官共三百九十一員、都、守、千、把等官共三百五十六員、僞兵部並僞監軍參議副使文職等官共三十一員、僞兵共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八名、眷口共一千零七十二名口，各繳有僞印箭、船隻、盔甲、器械、旗幟等項前來投誠。臣隨逐一查明，凡係僞總兵及副、參、遊、僞兵部監軍等官，俱給賞緞疋袍帽。若係僞都、守、千、把官兵，俱分別賞給花紅銀牌外，復卽連人咨送督臣，分別安插在案。內有僞總兵吳桂、羅士鈐、僞副將吳天祿等感激國恩，願殺賊自効。臣遂令協同官兵，攻克廈門，著有勞績，已經另疏題報外，此臣自本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仰體皇仁，招撫僞官兵目之數也。似此撫綏脅從散賊黨羽，乃分內之事，非敢希倖議叙。但臣兩載之內，剿撫兼施，備竭心力。今幸賴皇上齊天福祚，海宇廓清，賊黨向化，合將前後招撫過情形併疏題報。除將僞官兵姓名、數目、僞印箭、關防、船隻、盔甲、器械另造清冊送部查覈，至各僞官傾心歸附，作何分別錄用，合聽部議，臣具密疏題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恭報回泉日期疏

題爲恭報微臣回泉日期，仰祈睿鑒事。竊照微臣自康熙十七年六月內奉命調閩，七月內入境，卽整兵進剿，誓期掃平逆賊，以上報隆恩。嗣於八月二十六日解救泉圍後，十月初四日帶兵南下漳州，駐營鳳山一帶，與賊對壘。官兵晝夜環甲枕戈，迄今十七閱月，雖嚴寒酷暑、風雨晦明之候，俱不敢刻令懈弛。至原帶盔甲器械等項，因屢次與賊血戰，露處日久，多有損壞不堪。茲仰仗天威，海澄克復，廈門蕩平，所有被陷百姓及投誠僞官兵目人等，臣與督臣姚、撫臣吳，上體皇仁，加意撫綏，移明分別安插。其海澄、廈門係水師汛地，交水師提督萬撥兵防守外，惟是泉州係臣駐節之地，今逆穴既平，自當亟回彈壓。兼各官兵征剿年餘，亦當稍爲休息，再加訓練，以養銳氣。其盔甲、器械、弓箭等項，應收拾整頓，以壯軍威。況臣已衰老，久在行間，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心血俱枯，淋閉舊症復發，亦擬就泉延醫調治。除將沿邊各汛應行設防善後事宜移咨督、撫諸臣酌議分布，俟議妥之日會疏另題外，臣隨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帶領臣標官兵回駐泉州，再加整頓，保固地方。所有回泉日期，理合具疏題報，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臣自漳南班師回泉，行至同安地方，接得在京提塘官丁天生稟稱：蒙內院發出御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四套，計二十六本，齎捧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思皇上備堯、舜、禹、湯之姿，體孔、曾、思、孟之道，孝慈恭儉，文武聖神，加之敬天勤民，宵衣旰食。於是逆孽削平，寰區底定。正當畏威懷德之年，務求內聖外王之學，爰命儒臣，於日講四書解義，彙校成帙，親加裁定，復灑宸翰，序之篇首，使聖賢理道，昭昭如日月之經天，而又睿思覃被，寵頒內外文武大臣各一部，令皆開卷瞭然，斯誠聖主千秋之勝事，曠代之盛典也。臣以纓韃之餘，仰荷隆恩，得邀殊錫，際此凱旋息馬，不特微臣跪誦，欣窺聖學之高深，即在軍中將士，亦共明尊君親上之大義。而臣子子孫孫，敬奉爲典謨訓誥，咸戴榮恩於奕世矣。謹具疏奏謝，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閩疆已荷等事疏

題爲閩疆已荷天威底定，謹請撤回援剿官兵，以省錢糧事。竊臣自康熙十七年六月內奉命入閩，時值海逆猖獗，臣恐閩省官兵不足以資征戰，隨於欽奉上諭事一案內，請就松江提標六營內挑選精銳馬步戰守兵丁一千七百名，合臣原帶材健共足二千名、戰馬

四百匹及盔甲砲械，並遴選將弁等員分領，隨臣入閩，照例支給行坐糧餉與安家月米。並請照昔年巨標調援浙江之例，事平之日即令各兵仍歸松江原伍等因，荷蒙俞旨，部文行臣欽遵在案。

各兵自到閩省，即隨臣解救泉圍，旋復南援漳州，箭營鳳山，與海賊咫尺對壘，朝夕砲火相持，大小數十血戰，各官兵皆首先用命破敵，極爲勞苦。茲仰賴皇上天威，海澄克復，廈門等島俱已蕩平。臣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班師後，念各兵久戰積勞，擬即疏請遣歸松江原營。緣臣身任封疆之重，雖島嶼甫清，而鄭經、劉國軒等先敗遯蓼羅，繼竄銅山、南澳，希圖勾連廣東巨盜，乘隙再逞；兼以江西交界之邵武、建寧、延平各府山寇江機、楊一豹等尙未投誠。臣有通省應援之責，一聞有警，即當帶兵星馳撲剿，故不得不將原帶松江援剿官兵暫留，以保萬全。今銅山已經克取，鄭經、劉國軒俱遠竄臺灣。其朱天貴等與山寇江機、楊一豹等，俱經臣同督、撫諸臣會遣弁員，宣布皇仁招徠，次第就撫。是全閩山海地方已定，雖臺灣餘孽未盡殄滅，然有水陸經制官兵，現在奉旨公同巡閱，酌議派防，自足分佈扼守。其援剿官兵，除臣原帶材健三百名，先已補入福建提標經制缺額外，今左右兩營額兵一千七百名，應照事平之例，題請發歸原伍，以慰久戍兵心，以仰承樽節者也。

除將遣發各官兵回松緣由，臣已經面商兵部侍郎臣溫等會疏另題外，再查本年二月

內，臣准兵部咨開，爲請撤援剿官兵以期節省錢糧、以免士卒遠戍事，內開：効勞官兵，俱額外存留；准食俸餉官員，俟本省有應補之缺出，即行推補。其兵丁查汰老弱及缺額，陸續頂補。千把等俟有缺出，即行推補。嗣後撤回効勞官兵，如有似此裁缺者，俱照此例。奉旨欽遵在案。今援剿左營遊擊張念祖、守備楊可能、右營遊擊楊懋紱、守備李魁、千總鄧應魁、張奉、李永科、李亨等四員，把總蘇明彥、張六、陳亮、江光斗、楊保、王豹、曾子孟等七員，皆遠涉數千里瘴濕地方，與海賊兩年血戰，鋒鏑餘生，勞苦已極，自荷皇仁，破格軫念。其發回額外，仍准食俸，俟本省缺出推用之處，合聽部議。內遊擊張念祖一員，現委署福建建寧府城守副將事務，經臣會疏保題實授，尙在候旨，合併聲明。

至於各兵自泉回松，計程二千八百餘里，俱原帶有盔甲砲械什物等項，長途不能肩負，並乞皇上俯恤官兵在閩血戰勤勞，勅部照例行文福建、浙江、江南督撫，陸路撥給人夫，水路撥給船隻，並將各兵原給鹽菜行糧，沿途照舊支給，俟到松之日任支；俾各兵途中不至匱乏，則三軍益深感激，爭思報効於將來矣。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疏密題，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地方已定等事疏

題爲地方已定，久戍堪憐，謹請發回原調兵丁，以恤勞卒事。竊臣於康熙十七年六月內奉命入閩，至七月二十二日到福建省城。隨查福建提標額兵，因在海澄失陷，缺額過半。臣欲召募補伍，以資征剿，恐新兵士著脆弱，又未經訓練，臨敵難用。隨以剿寇務選勁兵等事疏請就於山東、河南調撥精兵入閩，殺賊立功。所食錢糧，即將臣標缺額之糧餉兌給支領。俟地方大定，如調發兵丁內有願留者聽其填入經制，其餘悉發回原營，將臣標另行補額等因。隨經部議調撥總河標下兵馬一千、山東撫標兵馬一千、河南烏鎗兵丁一千，委撥賢能官員鼓勵前去福建；覆奉俞旨行臣，欽遵在案。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二十等日，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七等日，各兵先後到臣營盤，分撥臣標伍營收補缺額，卽派守邊牆，晨夕與賊砲矢相持，屢經血戰，用命勞苦。今仰賴皇上洪福，海澄已復，廈、金各島俱平，卽上游延、建、邵各處山寇亦已次第就撫。前項兵丁，拋離父母妻孥，從山東、河南跋涉數千里，遠戍海疆，辛勞可念。相應准照事平之例，發回各省原營收伍，以遂休息。至於各兵歸到原營之日，應否准照請撤援剿官兵，以期節省錢糧，以免士卒遠戍事一案之例，額外存留食餉，俟該省查汰老弱及缺額，陸續頂補之處，合聽部議。惟是各兵自閩發回山東、河南，程途遙遠，其原帶盔甲砲械等項什物，

不能身自肩負。伏祈皇上慈恩，俯念軫恤，勅部照例行文經過閩、浙、江南各省，陸路撥給人夫，水路撥給船隻，俾各兵長途得稍免勞苦，則三軍益深感激思効矣。

除將發遣各兵，各歸原營緣由，臣已經面商兵部侍郎臣溫會疏另題外，再查各兵入閩之時，俱應東、豫督、撫選撥將、備、千、把等官，分領管押。茲遣發各歸原省，若無將弁統率，恐長途生事滋擾。在臣標各營，既將各兵發回，所遺額缺，應候兵部侍郎臣溫並督、撫諸臣會議，卽於閩省現在議裁官兵之內，挑選精強補伍。但海疆雖定，而臺灣餘孽尙未盡殄，若新收零星之衆，不爲及時操演，萬一地方有事，不足以資臂指之用。是臣標將弁，必須留營訓練新兵，以備征剿，委難着令押護東、豫之衆。茲臣議於閩省各營，選撥能幹遊擊三員，建寧城守中營遊擊馬登瀛、福州城守左營遊擊韓又琦、汀州城守左營遊擊董子英，並於各營挑選能幹守備、千把各弁，候命下之日，着令帶領各兵回山東、河南原營。惟是各兵長途缺乏盤費，臣一面咨會督撫，俟起行之日給與兩個月糧餉，以免各兵枵復。理合一併題明。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疏密題，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聖主恩遇有加等事疏

奏爲聖主恩遇有加，微臣老病實甚，謹激切陳情，仰祈天恩，俯允以無誤巖疆事。竊臣一介戎行，荷蒙世祖章皇帝、我皇上知遇隆恩，歷任山西、江西、廣東、福建、山東、江南等處計三十餘年。督兵所至，剿寇安民，倖無隕越。比時年力強壯，身無疾病，東西南北，惟君所命。嗣調任松江，臣年已逾六十，血氣衰弱，脾家泄瀉。幼年所患淋閉之症復發，時時頭目昏暈。每欲乞休醫治，伏念時方多事，皇上正在宵衣旰食，臣何敢言老言病？數年拮据，幸江南半壁財賦重地，得保安全。至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復蒙特恩，加臣少保，調補福建全省提督。臣實自揣老疾不堪，具疏控辭，荷蒙溫旨慰勉，跪誦之下，感激涕零。遂扶病冒暑，兼程赴閩。自恢復惠安縣，奪獲洛陽橋，解救泉圍，卽赴漳州會師，攻復江東橋，屯營鳳山嶺，以逼賊壘。又蒙皇上加授昭武將軍，臣益自感奮，誓不與賊俱生。前後大小數十餘戰，皆親冒砲火鎗箭於鋒鏑之下，身幸無恙。惟是逆賊以臣自幼從戎，久在各省立功，獨挑選精銳，扼踞險要，與臣師相拒。經臣屢挫其鋒。又於海倉、烏嶼、高浦等處，斷賊聲援。遂得分頭進兵，連破十九寨，攻復海澄，克取金門、廈門逆穴。此皆皇上洪福，微臣職分當然。

臣兩載行間，備受山嵐瘴氣，兼之晝夜食不甘味，臥不安寢，心血嘔盡，精力日益衰憊，淋閉之症日甚一日。加以陰陽不分，脾泄痰多，手足麻木，兩目昏花。此將軍、都統、督、撫、滿漢文武所共知者。自班師回泉以來，遍訪名醫診脉，咸謂勞傷過甚，

氣血兩虛，非靜息調治，不能痊可。臣思提督全省，任大責重，兵馬日應操練，軍務日應料理，無容片刻休息。況剿除寇氛猶易，保境安民爲難。今海寇雖經敗遯，而鄭經、劉國軒等奔竄臺灣，必須年力強壯之才，方能爲閩省圖保萬全。若臣實老、實病，倘因循時日，貽誤地方，上負聖恩，臣罪滋大。正在繕疏具辭間，蒙皇上差兵部侍郎溫代到閩會同詳閱地方形勢，安設官兵，展復海界各事宜。臣遂未敢拜疏，復扶病同侍郎溫代、尙書介山、侍郎吳努春暨督撫於沿海一帶地方，遍歷山島，親涉波濤。衰病之軀，冒暑驅馳，疾勢益增，更屬難支。此又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與侍郎溫代、尙書介山、侍郎吳努春暨督、撫各鎮所目擊者。卽欲控辭，復念水陸設防諸事，見在會議合疏具題。又臣所帶江南官兵及調來山東、河南勁兵疏請撤回，日候部文到日遣發，何敢遽爾稱病？

今巡界、設兵諸事已竣，山東、河南、江南各官兵已准到部文，業卽捐俸犒賚起行。而臣病已深，時臥床簀間，精神曠耗，萬難勉強支持矣。臣受恩兩朝，叨榮四世，秩進將軍，若少可力疾供職，何忍輕言辭任？矧臣二年剿賊，當鋒鎬危險之中，尙思捐軀盡瘁，豈今事平之日，反亟乞休？則臣非規避可知。又臣自松江聞命，曾經控辭。迨上年十月內自陳一疏，本年三月內班師一疏，俱備陳老病，歷歷可查。則臣非今日冒瀆可知。且臣之病體尙羸，凡閩省八旗將軍、都統、督、撫諸臣共悉，更上差侍郎溫代等目

觀最真，則臣非托辭圖逸可知。臣於入閩之初，正值逆氛猖熾，山海交訌。經臣兩年心血，剿撫兼施，幸今逆島已平，地方底定。是臣已將閩省封疆百姓，竭力經營，少可上副聖恩任使。臣聞犬馬有勞，尙加帷蓋之恩，臣以三十餘年効力疆場，望恩尤切。伏乞皇上鑒臣篤疾，憐臣真悃，特允辭職，俾得就醫調治，另簡賢能，膺茲重寄。尙醫治少痊，不卽遽填溝壑，異日尙可爲朝廷報効，則有生之年，皆再造之日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遵例傳捧，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奉旨：「卿簡任提督，効力巖疆，平定地方，久歷戎行，功績茂著。年老有疾，朕已悉知。以福建濕熱與卿病體不宜，特旨調補江南提督。着速赴新任，加意調攝，安輯兵民，不必以疾求罷。該部知道。」

恩綸俯恤等事疏

奏爲恩綸俯恤愈隆，臣心感激無地，謹力疾祇遵，恭謝天恩事。臣於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准到兵部咨爲請旨事，內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江南提督王永譽已陞廣東將軍，所遺員缺，相應推補。該臣等議得，查定例內提督缺出，將八旗副都統及現任總兵官輪推開列十員職名具題。今江南提督員

缺，將候缺提督馬寧開列具題外，此員之後，或將八旗副都統，或將現任總兵官開列具題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等因。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一日題，本月初四日奉旨：楊蒞任福建提督，剿禦海賊，安輯地方，著有勞績。前任江南，兵民相安。今閩省已經平定，着以原銜管江南提督事。寫勅與他。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合咨欽遵查照』等因到臣。准此，臣以衰老病軀，驚聞寵命，卽擬繕疏控辭。緣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具有聖主恩遇有加，微臣老病日甚等事疏懇乞休，私計犬馬疲憊情形，必邀睿鑒俞允。正在引領候旨，未敢再爲瀆陳。

茲於十一月三十日接閱邸報，內開：臣具奏聖主恩遇有加等事，奉旨：「卿簡任提督，効力巖疆，平定地方，久歷戎行，勞績茂著。年老有病，朕已悉知。以福建濕熱，與卿病體不宜，特旨調補江南提督，着速赴新任，加意調攝，安輯兵民，不必以病求罷。該部知道」。臣跪讀之餘，踖蹠無似。念臣荷兩朝知遇，自分捐糜踵頂，不足上酬高厚於萬一，祇以力難勝任，少幸閩疆平定，用敢冒昧瀝情。乃重蒙眷注，憐臣老病，天言慰勉，更以閩地濕熱，與臣病體不宜，調補江南，命臣加意調攝。臣雖實老實病，視茲曠世隆恩，義則君臣，親逾父子，臣獨何心，安敢再言老病，仰辜殊寵。謹跽勉力疾祇遵，望闕叩頭謝恩。從此一息尙存，圖報聖恩，一息不敢少懈，惟有鞠躬盡瘁，爲皇上保固地方，安輯兵民，以副異眷之優渥也。應俟部文到日，方敢欽遵恭謝，因奉有速

赴新任之成命，感恩心切，不敢稽遲。謹疏奏謝，候新任提臣到日交代，卽赴江南任所，另疏題報。再臣既奉特旨以原銜管江南提督事，所有昭武將軍印，相應恭捧至江南衙門開用，理合一併奏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平閩紀卷之四

三韓楊捷元凱著

箋 啓

飛調官兵啓

爲亟請飛調官兵事。竊照逆賊猖獗，攻陷海澄，現今侵犯泉州。本職叨受朝廷重寄，恨不星馳撲剿，滅此朝食。奈所帶官兵，爲數無幾，而逆賊擁聚數萬，勢甚鷓張，非調集官兵，多帶砲火，不足以大挫賊鋒。本職管見，除延、建、汀、邵四府現有山寇江拐子等響應竊發、流突不常、恐上游震動、不便輕調外，如福清、長樂等營，俱可移緩就急，以濟目前援剿。今查福清營官兵一千名，除前經抽調三百名，今現在七百名內應抽調二百名；長樂營官兵一千名，除前經抽調二百名貼防福清，今現在八百名內應抽調三百名；羅源營官兵一千名，除總督調征三百名，今現在七百名內應抽調二百名；連江營官兵一千名，未經抽調，內應調撥四百名；福州城守三營兵共二千七百名，經前抽調四百名，尙存二千三百名內應抽調三百名；福寧鎮標三營官兵共三千名，並銅山營官兵一千名，未經抽調，應調二千名。以上共應抽調官兵三千四百名。伏乞王爺俯念泉郡

垂危，援剿刻不容緩，如允本職抽調，即當遵照飛檄各營，照數抽撥，多帶火器；並飛咨福寧總兵官親自帶兵，尅日到省，以便本職統領前往興化，相機策應。候大兵到日，大舉滅賊。事關抽調官兵，本職不敢擅專，仰懇王爺睿鑒，速賜行職遵奉施行。啓康親王。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飛調官兵覆啓

爲啓覆事。本月二十六日，敬奉王爺令諭，內開：「查福清等營官兵，俱經總督先已抽調赴漳。今各營城守，所存無幾，諒無可再調之兵。其福寧總兵官黃大來，前經總督屢啓調發，本親王以省城爲重，不便遣發。今該提所啓各營官兵，尙未清查。卽如長樂一營，先調二百貼防福清，後奉本親王又調五百前赴興化；該提俱在未知。今所啓各營官兵，應否可調，該提逐一再行據實查明啓覆可也」等因到職。敬此，案照職先以所帶兵馬單薄，前途賊勢猖獗，恐有衆寡不敵之虞，具啓王爺請調福州城守並長福、連羅以及福寧鎮標銅山營各處官兵三千四百名帶領前進。今敬奉令諭，以職所啓各營官兵尙未清查，再行據實查明啓覆等因。但職初到閩省，凡衙門卷案數目及經承人役，俱係前任提督段帶往海澄。今現在書役數名，亦只就經制兵數約略開算，其各營之現在細數，

實所未知。除長樂營官兵今遵奉不調外，如福清營應調之二百名、連江營應調之四百名，因該營現在兵數未據冊報，無憑查算。然大約缺額不多，俱應照原啓之數抽調。羅源一營，近據該營守備余福冊報，現在兵丁九百九十名，除調往漳州三百二十三名，現兵六百六十七名，亦應照原啓抽調二百名。至於福寧鎮標及銅山營，近據各該將領劉濟源等冊報，現在兵丁三千八百四十名，亦應照原啓調兵二千名，並令該總兵統領來省。其福州城守三營，雖未據該副將冊報實數，近處王爺赫濯之下，諒可無恐，亦應照原啓抽調三百名。以上福清、連江、羅源、福寧並福州城守各營，應調兵三千一百名。職豈不知閩省沿邊各營在在需人扼守，惟是今日泉州被困，勢在萬分危急，賊衆數多，人心搖惑，而職所帶兵馬爲數有限，若於各營移緩就急，候大兵到日，一齊奮勇直前，大挫賊鋒，則泉州之圍且夕可解。倘不亟調各屬之兵，則無兵可調，猶豫耽延，賊衆之烏合愈多，官兵之志慮益懈，稍有不虞，則全閩之大事去矣。海疆安危，在此一舉。今敬奉前因，職不得不懇切啓覆，伏乞王爺睿裁，賜示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延平兵不便發回啓

爲啓覆事。本月初三日，奉王爺發下延平城守副將康泰啓本二道，並奉令諭，交發

提督。敬此，該本職遵查啓內所報，尤溪、大田二縣毗連德化，聞逆賊聚衆在赤水，欲來侵犯，城汛兵單，乞將守備宋希聖所帶兵丁三百名發回，以備防禦等情。竊照守備宋希聖等官兵，先經本職啓明王爺發回一百名，隨令把總龐友帶領協防大田、尤溪去後。再查延平二營兵數，據副將冊報，實在兵丁一千九百六十二名，內除調往漳州六百八十二名、留省二百名，現在該府縣汛尚有實兵一千零八十八名。際此多事之時，該副將身在地方，自當酌量險易，移緩就急，通融扼守，以保萬全。何得執定發回宋希聖所帶兵丁二百名，方足分堵要口？且目下泉州被圍，勢甚危急。本職以兵力單薄，懇切具啓，荷蒙王爺俯鑒，准調各營官兵，並力南下。現在檄催齊集，何等緊急。查各營俱係邊海要地，處處需兵；惟以酌量緩急，勢不得不嚴檄調撥。若各營俱如副將康泰之屢次混瀆，則通省無一兵可調，將泉州之圍可坐視不救耶！伏乞王爺大奮睿斷，飭行副將康泰，於實在兵丁一千零八十八名之內，酌量調遣，策應扼防，務保萬全。如藉口兵單，致有疏虞，請祈王爺威靈治罪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四日。

用荷蘭議啓

爲稟明下情，懇乞題請事。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敬奉王爺令諭，內開：『准兵部清

字咨開：該議政王會覆福建巡撫吳具題前事。查得巡撫吳奏稱：荷蘭國馬珍西氏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即貿易，如有順風，即令發回等語。相應將現到船隻，令其貿易；如伊要回，即令發回。稟內又稱：必得覓一空閑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勅，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勅書內註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等身在地方，或於目前用荷蘭國之兵夾剿海賊，或於何年定期用荷蘭國之兵夾剿金門、廈門等處，問明馬珍西氏定議具題，到日給勅並空地蓋房及嗣後作何貿易之處，再議具題可也。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七日題，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擬合就行到本親王。准此，合行諭知該提，即將水師會否招齊，船隻會否備足，今荷蘭國官兵應於何時調用，在於何處夾剿？速將此等事宜，確議啓覆本親王，以憑再加會議題覆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竊照本職自江南帶兵到省，時因泉城被圍日久，急於應援，隨即整旅南下，力解泉圍。拮据行間，兩月於茲。其於水師之會否招齊，船隻會否足用，尙未及周知。至於荷蘭國官兵作何調用，令其何處夾剿，本職到閩日淺，尤未深察其腹心情形，未敢輕率啓覆。况招集修理水師船隻及調用荷蘭國官兵，俱係撫院題請。今奉前因，除現在就近移咨撫院商議，容議妥移覆到日另文啓覆外，合先具啓，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遣發興鎮兵啓

爲諭知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敬奉王爺令諭，內開：「據興化鎮總兵官劉德懋啓報：湄州有賊船二百隻，內有大桅船八隻，水陸賊兵俱竄湄州，滿山上俱是帳房，約有一、二萬衆，議定水陸齊進黃石、涵頭，業經三啓殿下，遣發官兵來興防守，未蒙遣發。職何敢再四瑣請，但事在危急之秋，不得不涕泣相告，伏乞俯念興化一郡，爲下游咽喉，城內兵單至極，迅賜諭行提督楊，將職標留泉官兵遣發回興等語。照得該提爲福建全省重寄，何處當多兵固守，何處當酌量調撥，應從長計議，務保萬全。其在泉官兵亦不爲少。今屢據劉德懋啓報情由，合行諭知該提，或以興郡緊要，應將興鎮留泉標兵速行遣回；或以興郡爲不足慮，亦聽該提酌量而行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案照先准興化總兵劉德懋咨報，海寇聯踪湄州，上山竄營，欲犯府城等因，業經本職會商巡撫，於九月二十一日一面遣發興化鎮標右營遊擊陳永茂並撫標隨征總兵張韜，共帶官兵一千名前往興化應援，一面各差官星夜馳往興化，探聽逆賊情形。續據差員回稱：查得興化沿邊，並無海賊上山剽營，亦無大艘賊艘，並據防守涵江撫標隨征總兵陳欽塘報海逆情形相同。本職隨經移明總兵劉德懋，嗣後務將賊情偵探確實咨報，勿得輕聽浮言在案。今奉王爺令諭前因，本職自當敬遵，酌量遣發，但洛陽橋、惠安縣二處，乃邊海

要緊汛地，兼惠安尙無城垣，若防守兵單，何以彈壓。容俟再查海賊動靜，作何向往，有無豕突之息，另爲調遣可也。合先啓覆，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統兵援漳啓

爲咨會事。本月初五日卯時，准寧海將軍喇咨開：「照得本月初四日，有王爺發來鈞諭，諭副都統查音布即將四路兵馬挑選帶往漳州進剿，提督石、總兵黃官兵仍同前往，其提督楊乃係福建全省重臣，泉州係是緊要之地，去與不去，聽該提督自行酌量等因。則是福寧鎮黃總兵乃係奉令往漳進剿之員；今現同貴提督在東石剿賊，或俟東石賊平前往漳州，或彼處兵力已足，卽令馳赴漳州，統候貴提督酌量遣發可也」等因到職。准此，竊照東石地方，久被賊踞，前同巡撫吳興祚會商發兵進剿，先遣邵武副將郭奇等帶兵先往攻剿去後。嗣巡撫於初三日起行，本職於初四日領兵前進間，據副將郭奇等報稱，巡撫已將撫標遊擊呂八音、福清遊擊朱翰原帶官兵一千名掣回，帶往漳州去訖。今本職看得東石一寨，逼近海邊，雖應剿滅，第三面皆海，數年以來，築城挑濠，特險拒敵，一時難以攻克。且不過彈丸之地。今總督姚啓聖咨稱，逆賊大夥，俱在漳州，屢催滿漢大兵會剿。茲副都統查音布已奉王爺令諭，同浙提石調聲、總兵黃大來齊往漳州。茲

泉州雖係緊要重地，但現有寧海將軍喇哈達同副都統楊鳳翔統領滿漢官兵駐守。至漳賊未平，本職亟應前赴剿。除現將隨帶官兵同副都統查音布等馳往漳州會剿，其東石一寨，俟剿滅漳賊之後，再行攻取，亦未爲遲。理合啓明，伏乞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往漳會剿啓

爲啓報往漳會剿海寇事。竊照東石一寨，乃海賊運糧要地，先經寧海將軍同查都統、吳巡撫與本職商議應先行攻取，然後南征。隨於九月二十八日遣發撫標遊擊呂八音及職標遊擊王昶、張念祖並各協營官兵共三千員名，委令邵武副將郭奇總統前往，攻打東石。續據副將郭奇等稟稱：此寨三面臨海，只西北一面通岸路，官兵到彼下營，賊即用砲打出，我兵亦發砲打進，兩下相持，奈路窄難以進攻。具稟請示間，續因總督移咨請兵；吳撫院於十月初三日，隨將攻取東石撫標遊擊呂八音、福清營遊擊朱翰，並所帶兵丁調掣隨帶往漳，面會總督去後。初四日，本職選帶官兵，並運大砲蘆囤往攻東石。因詢據各將弁，皆云東石雖一彈丸小寨，奈逼近海邊，所開河溝，與海潮相接，只一面通陸路，官兵攻打，無可用力之處；且又准總督催請往漳等因。本職隨於初五日將大砲蘆囤發回泉州。於初六日帶領官兵先往漳州會剿劉國軒等賊。已將緣由啓明王爺在案。初

六日，本職在沙溪下營，又准總督咨爲十請泉州官兵會剿海賊事，移催本職速赴漳州會剿。並據副將郭奇、遊擊王昶各稟稱，奉總督行調該將等立刻往漳，如再遲延，定行先拿後參等語。各將領恐爲總督參拿，懇請各准帶兵南下。本職因此二枝兵馬，原係總督發隨寧海將軍應援泉州之兵，未便固留，准其去訖。本日，又准寧海將軍咨留本職回守泉州，咨內備叙奉有王爺令諭：泉州係緊要之地，提督有全省之責，應否往漳，聽本職自行酌量等因。但本職細思，泉州雖係緊要重地，現有寧海將軍並楊副都統彈壓，且有綠旗各營官兵三千員名，本職尙恐不敷防守，又撥福州城守千把總王烈、楊宗、錢有功等官兵二百八十名回泉添防，自可無意外之虞。今漳州現有賊首劉國軒等大寇在彼窺伺，且總督十次移咨，諄切請援，而本職忝有全省責任，似當赴漳會商進剿。俟事平回泉，再剿東石小寇，亦未爲遲。除現在率兵南下，並咨覆寧海將軍外，理合啓明，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緩征東石啓

爲諭知事。本月十一日奉王爺令諭，內開：「據寧海將軍啓請再諭撫、提速回東石剿殺逆賊等語。照得該提身任全省重寄，何處緩急，自應籌畫調度。今東石地方，現有

逆賊，且離泉不遠，若泉州或有可虞之處，該提即當酌量發兵，將東石逆賊速行剿平，以清泉州肘腋之患。或以東石爲不足慮，官兵即可赴漳，亦俟剿滅漳州逆賊之後，該提當作速回泉，保固地方。總之，該提身在地方，自知緩急情形。茲據該將軍啓報前因，合行諭知該提酌量而行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案照攻取東石情形，業經本職啓明王爺在案。續因總督疊咨請兵，本職又不得不帶兵南下。今已於十一日到長泰縣，過河十餘里下營，十二日可到漳州。俟到漳面會總督、巡撫商議，應作何進剿，另啓馳報。倘仰邀王爺威靈，得早奏膚功，自當星速回泉，再剿除東石之寇也。今奉前因，合先啓覆，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覆同安兵單啓

爲特諭事。本年十月二十日，敬奉王爺令諭，內開：「據寧海將軍喇哈達啓報，海寇復犯同安，已被侵佔，杭協副將馬化龍等俱退回泉州府等語。照得泉州屬縣，原係緊要，而同安一邑，尤須多設官兵，加謹防禦。是以本親王前諭，有提督統轄通省，應否赴漳，該提當自爲酌量而行。今該提並未前後籌畫，竟自赴漳，以致同安失陷。該提爲通省重寄，自當籌畫周詳，不得似此疏忽。今於文到之日，作速遣發官兵，恢剿同安。

平復之日，仍須多撥官兵，嚴加固守，毋得如前輕視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案照十月初四日，據副將馮昭京報稱，海賊吳淑率領賊衆數千，於十三日從石滸地方登岸搶糧，離縣十餘里。該副將會同杭協副將馬化龍率領官兵前去堵禦。我兵奮勇冲擊，殺死賊衆一百餘名，被傷賊衆二百餘名。奈賊夥數多，我兵單薄，衆寡不敵，随冲圍殺出。因同安縣城先經被賊推平，至今尙未修築，無城可守，随將兵馬抽箭梵天山。副將馬化龍將兵馬復帶回泉州，逆賊亦即退回上船而去。但同安要地，請添兵設防等情。隨經本職面商督、撫，挑選馬步精兵四千五百名，於十五日馳往同安添防提備。海賊聞風，立即開船遠遁，仍回海澄去訖。該本職復細查逆賊吳淑帶衆在石滸海邊搶糧，離城十餘里，實未到縣。且城垣未築，人民俱未歸家，官兵無城可守，因衆寡不敵，退箭梵天山，原非失陷城池。今奉王爺令諭前因，理合據實啓覆，伏乞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機有遲速啓

爲機有遲速等事。本年十一月十七日，准兵部密箭：「該議政王等會覆福建提督楊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一月初一日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該臣等會議得福建提督楊疏稱：臣率領江南帶來原兵並福建提標官兵七百餘名，長驅

赴漳，到同安縣地方，忽接督臣疏稿，以爲屢調不至，坐失事機等因，具題：當海寇圍因泉城、聲勢洶洶之際，急於奔援者，機有不可遲也。及泉圍既解，臣未克速往者，實因餘氛未靖，倘不圖善後，則漳泉兩郡勢皆不可爲。臣今現在漳州，與督臣面商進剿機宜，務期文武和衷，掃蕩群寇，以紓皇上南顧之憂，斷不敢稍存圭角等因。查近經臣等會議總督、提督俱係封疆大臣，嗣後總督、提督等若有調度綠旗官兵之處，一面卽聽伊等酌量調遣而行，一面具啓知會大將軍王等。至總督、提督等俱係朝廷倚任封疆大臣，必於地方事宜，籌畫有益，和衷共濟等因具題行文在案。今提督楊疏稱，臣今見往漳州，與督臣面商進剿機宜，務期文武和衷，掃蕩群寇，以紓皇上南顧之憂，斷不敢稍存圭角等語，適符大典。相應勅下提督楊、總督姚，和衷共濟，同心一意，速行剿滅海寇，以靖地方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題，本日奉旨：依議，欽此。爲合筭該提督欽遵施行』等因到職。承准此，除欽遵外，理合具啓，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密陳平海啓

爲密陳平海機宜等事。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密咨，內開：『該議政大臣等會覆和碩康親王：筭授副將原福建安溪縣武學生員李日成奏爲密陳平海機宜仰祈睿鑒採擇

事。臣草茅微賤，生長閩陬。緣閩海煽亂，臣親姪光地，密與臣謀，遣人條奏機宜。幸際光復，蒙恩優授侍讀學士。去年海逆攻圍泉州，光地復同臣團練鄉兵，守禦地方，迎接大師，以解泉圍。復蒙恩優授學士，並議叙及臣光地，以臣誼當然，不敢冒受，又以身在制中，不敢親詣闕廷控辭，俾臣齎疏代奏。隨蒙傳臣到內閣問海上情形。臣已略陳一、二，但閩音蹇澁，區區之愚，未能盡達。伏念臣全家感激皇上厚恩，義不與賊俱生。謹臚列滅海數款，惟皇上鑒臣愚忠，俯賜採擇。

一曰嚴海禁。逆賊竊踞海島，凡糧食、衣甲、器械、船料等項，俱一一取給於內地。海界未遷時，沿海居民愚弱者供其搜掠，奸巧者潛與交通，故賊得肆行其志。自去歲奉命遷界，士民以手加額，謂游魂可立致釜中。乃尙蔓延至今者，緣守禦官兵稀少，海寇深入，不足以制其鋒，致彼掠取糧物如故。臣愚，以爲宜添設綠旗官兵，照依原遷沿海舊堡，多人守防一堡。寇至，則附近諸堡相爲救援。有不用命者，置之法。至於內地奸民有陰爲接濟者，一經拿獲，立置重典。務使一絲一粒，絕不相通。不過數月，彼衆將自潰矣。然利之所在，走死如鶩，無論奸民交通，卽防守將弁，保無有貪利行私而陰與爲市者？是宜專責督、提諸臣，嚴加清察，勿徇情面，使人人知通海有不赦之條，則犯者自寡。此不勞而滅賊之第一策也。壬寅、癸卯年間，行之已效。惟在着實禁防，不則空有遷界之名無益也。

一曰杜招撫。海禁既嚴，賊糧既絕，駸駸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爾時必有倡爲招撫之說以怠我師者。卽我師久頓海濱，或亦利於撫，以爲可庶幾成事也。不知海賊萬不可撫，議撫亦萬不能成。且一次議撫，卽一次墮其奸計。如順治甲午年間會議撫鄭成功矣，乃議撫不成，而彼乘我弛備，突犯泉州，外縣俱被攻陷。去年又議撫鄭經矣，亦議撫不成，而彼乘隙攻陷海澄，圍困泉州，幾於不守。此議撫之明鑒也。況內地奸民，反側無常，一聞議撫，以爲海賊將復得志也，則群趨而附之。是議撫爲海賊樹幟也。且海賊卽受撫，肯遂散其黨夥乎？我師遂可撤回乎？徒長賊人之志，熾奸民之心，墮國家之體，甚無利也。臣愚，以爲宜一意進剿，絕議招撫，則人無附賊之心，而滅除之易易矣。

一曰選水師。水師之帥宜得其人也。海逆經今三十餘年未能撲滅者，緣彼恃海爲險，我無慣練水軍以搗其巢穴；故彼得以內無顧忌而外肆鴟張。乘我師之在漳也，則揚帆而至泉，而泉城被圍矣。迨我師之援泉也，又揚帆而至漳地，而漳地被擾矣。彼以逸待勞，我疲於奔命，可謂計之得乎。況我旣嚴海禁，以絕彼糧食，彼勢不能坐而待斃，必將大舉登岸，以與我師相抗衡。勝負之機，未知所定。惟有習海之將，統率舟師，一軍直取廈門以攻其腹心，一軍趨據澎湖以斷其歸路，則彼首尾不能相顧，未有不立見授首者。故爲今日之計，莫急於舟師。而師之任莫要於得人。見今滿、漢諸大帥，俱係方略宿望，臣豈敢謂非其人。然而水陸異宜，以北人而出沒於波濤洶湧之間，未見其爲全

利也。必得平日熟於泉漳水道，兼威望素著，又深悉海賊伎倆者以爲帥，始足塞賊膽而操必勝。是在皇上細加詢訪，苟得其人，則逆賊之根株可以斬絕，而閩海從此永定矣。

一曰商緩急。選舟師以滅海，誠今日之要著矣。然而攻取之法，尤有緩急之宜。如臣所謂直取廈門以擊其腹心，趨據澎湖以斷其歸路，此所宜急者也。悉力以攻海澄，此所宜緩者也。蓋海澄三面臨海，一面通陸，去歲爲賊所陷，賊復掘斷陸道，通引海潮，則此一面之陸，復成巨浸。且城小而堅，無人民之聚、粟米之蓄。賊之糧運，直從海道相通。是彼得之易爲守，我失之難爲攻也。若欲急於恢復，頓兵相拒，曠日持久，兵疲糧費，而無損於賊之毫末；計之至拙者也。臣愚，以爲莫若以攻海澄之力，徑取廈門、澎湖，則逆孽必遁，而海澄在吾掌中矣。說者謂海澄乃廈門要地，欲取廈門，必由海澄；此不知海者之論也。我之舟師，自同安以抵漳州，處處俱可入海，惟患提調水師之無人耳。苟提調得人，何必區區爭一海澄以爲入海之路？兵法舍勞而就逸，故緩急不可不議也。

一曰急撫綏。閩之民爲邦本，本之不固，斯爲元氣之憂，欲以息亂而亂不可息。閩民自甲寅之變，遭海寇荼毒者三年矣。開復以來，荷皇上蠲免租稅，父老感泣，喜見天日。然時當用兵之際，徭役輸將，亦勢所不能無。惟在去其太甚，則民受其賜。如兵行則用民夫，此用夫之不得已者也。然保無有過爲虐索之弊乎？有兵則有糧，此買糴之不

得已者也。然保無有侵沒之弊乎？皇上明見萬里，自能深知此中情弊，無庸臣言。惟願嚴加申飭，買糴必使民沾實惠，用夫毋得過濫夫額，將弁不由有司不得擅索夫役、擅派草料，旗丁不得藉口鋤草等項虐索民夫，有司不得有無名之徵，奉一派十。如此休養生息，則民感再生之恩，必不肯挺而走險，而作賊者寡矣。如是而尚有嘯聚山林與海逆遙爲聲援者，此亂賊之尤，法當剿殺。奸民除而良民益安。止亂之道，莫善於此。

以上五款，俱係滅賊機宜。緣臣有一得之愚，兼詢之輿論，不揣密陳。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祈睿鑒施行等因。康熙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具奏，本月初九日奉旨：這本內事情，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確議具奏。欽此。

該臣等會議得，筭授副將李日成條奏內稱：宜嚴海禁，杜招撫，選水師之帥，直取廈門、趨據澎湖，宜急攻；海澄宜緩。買糴必沾實惠，用夫毋得過濫五款，俱於破滅海賊撫綏人民，似有大益。查近經奉旨，特以岳州總兵官萬正色在洞庭剿逆，著有勞績，令其選帶伊標官兵赴閩，將破滅海賊、恢取廈門等處事宜，與大將軍康親王、該督、提等會商而行，已經行文。除水師之帥宜得人一款無庸議外，其餘各款全錄，行文大將軍康親王及參贊大臣、該總督、將軍、巡撫等將作何舉行可以速破海賊、以救災黎平定地方？逐一詳議妥確，速行具題可也等因。康熙十八年四月十一日題，本日奉旨：「依議速行，欽此。」等因到職。准此，理合具啓，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彙報偽鎮投誠啓

爲彙報偽鎮率衆投誠，仰副招撫德意事。案據同安城守左營遊擊王大有報稱：「節奉本將軍憲令，仰職相機剿撫鄭不伐，不得稍有疏略，墮落賊計等因。奉此，緣照卑職奉令提兵進剿山寇鄭不伐，於正月二十七夜進圍逆寨，屢次堵截盜糧，殺敗賊衆，得獲大旗、火藥、器械，仍活擒全髮賊夥，俱經解報同安馬總兵轉報及彙報外，仍復多方設伏。狡賊偵知，莫敢下山接運，食盡衆飢，鄭不伐計無所出。二月十八日，始遣員下山請撫。卑職隨宣布皇仁，使其欣歡効順。十九日，復遣僞坐營中軍鄒其昌赴漳面陳輸誠。續奉憲臺頒發旗幟、銀牌、花紅到寨。卑職卽催起行。而鄭不伐藉夫米不到，游移未決。忽於二十四日午，掌號起營。卑職登卽帶兵接踵追行。由山路至漳，竭力提防，多方招致。於二十九日引至軍前投見。理合稟聞」。

又三月十六日，據投誠僞木武鎮都督僉事陳士愷呈稱：「卑職帶前轄下官兵及隨附文職共一千四百八十六員名，所有隨帶僞令諭三十九道、銅關防五顆、關記一顆、業繳總督部院外，理合備造清冊呈繳」。

又五月初九日，據泉州城守參將傅成報稱：「案奉本將軍憲牌指授方略，務將逆賊

楊尾、黃高郎相機剿撫在案。又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寧海將軍喇令牌，爲軍務事，內開：據泉州府報，據南安縣報稱，逆賊楊尾、黃高郎屯聚十六、十七等都派劫等情。據此合行撫剿，備牌仰職即便帶領所轄官兵，親自統率，協同浙江撫標守備郭維忠、湖協守備張大謨，各率本標官兵前往南安，相機剿撫等因。又仰泉州知府蔣毓英、通判段炳然，並令晉江、南安二縣調領鄉練民兵，協同前往剿撫。奉此，卑職帶領各營官兵，即於四月二十二日進至南安洪瀨地方。探賊衆已離十六、七都。天晚扎營，密行前探。續探稱賊衆楊廷彩、黃伯屯住十五都。隨於二十三日辰時率兵前進，由十六、七都趕至十五都。賊又移去。至二十四日，又探得賊屯寶塔山，踞險分兵佈禦。卑職慮賊衆恃險，一路難於奏功，隨分兵四路，扼要並進。卑職率領本營把總趙吉、楊玉高等、原委把總王三桂、有箭守備楊三元、隨征外委守備傅國鼎、領旗把總朱成龍、王奎、王尙武等、外委把總周世榮、蔣旭、百隊陳義、謝輝等、投誠總兵高起勝、副將王成、參將黃陵、功加遊守千把陳斌忠、陳地、李振等。浙江湖協守備張一謨率領湖標千總段敬亭、把總林尙、外委把總陳貴、周得祿等、隨征監生張浩、候選府經歷張振遠、紅旗李萬春、張徵、馮二、百隊王才、李秋等。浙江撫標守備郭維忠率領本標千把總田鰲、鄧國明、李應彪、外委把總王瑞福、王進忠等。南安知縣鄭天倫、城守營千總張文福等率領鄉練洪挺等，四路各逼寶塔山。見賊屯住山頭，分兵佈禦。卑職密傳四路齊進，奮勇協圍，

兵刃交加，四無去路，勢逼來歸，方講投誠。卑職等見其賊衆甚多，適大雨傾盆，天又將暮，遂允其投誠。有僞藩前親軍樓船前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楊廷彩，當繳到僞箭一張、銅印一顆；轄下僞行營參軍督理糧餉監軍道副使吳大義，僞箭一張、銅印一顆；僞領兵正中軍副將梁天貴，僞箭一張、銅印一顆；僞坐營正中軍劉光祖，僞箭一張、銅印一顆；僞旗鼓正中軍張芳，箭一張；僞隨征營將方祿，箭一張；僞驍翼營將蔡榮和，箭一張；僞火攻營將康春，箭一張；僞隨征將施忠，箭一張；僞領旗協將王邦俊，箭一張；僞中協副將楊勝，箭一張、銅印一顆；僞後協副將陳志，箭一張、銅印一顆；僞中協中軍張良，委牌一張；僞中協正領許旺，委牌一張；僞右協正領尤文正，委牌一張；僞後協正領柯勝，委牌一張；僞後協副領葉元科，委牌一張；內僞總理候缺將蔡宗，委牌一張。另繳染病未到後協將吳連劄一張，又一鎮僞援剿中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黃伯劄一張、銅印一顆，僞坐營副將李芳劄一張，僞左營副將呂輝劄一張、銅印一顆，僞右營副將林舉高劄一張、銅印一顆，僞中營副將戴勝劄一張，僞前鋒營副將江龍奮劄一張。於四月二十五日，卑職等率領僞官兵復回洪瀨溪埔札營，隨即稟請本將軍憲令並寧海將軍喇憲示。登奉令牌，內開：爲照該將等進剿海寇，不費一矢，而楊尾、黃高郎等傾心歸誠，具見文武同心，調度有方，深可嘉尙！其楊尾、黃高郎二股兵目，卽令守備郭維忠、張大謨率領該標官兵護送進城。尙有逆賊蘇樑等一股兵目，該將卽便帶兵前進，招撫前來等

因。又奉將軍喇令牌，遣發浙江督標千總孫尙義、把總唐魁等官兵協同招撫蘇樑等。奉此，卑職遵將守備郭維忠、張大謨率領該標官兵護送楊尾、黃高郎等僞官兵進城，就近叩見寧海將軍喇外，卑職卽於二十六日從南安帶領本營把總趙吉、楊玉高等、有劄守備楊三元、隨征外委守備傅國鼎、領旗把總朱成龍、王尙武、嚴勇、王奎、外委把總黃用、黃貴、馮朝榜等、功加遊守千把陳斌忠、陳地、李振等、浙江督標千總孫尙義、把總唐魁等、戎旗把總陳陳貴等各官兵，再往晉江四十四都，招撫海賊蘇樑等一股僞官兵歸誠。隨差百隊會明、領旗薛茂蘭、隨征守備黃玉、武舉王興邦、投誠副將何成珪、把總趙吉及府廳縣差丁前往宣諭招撫。卑職奉令，卽督率各營官兵前進。於四月二十九日，僞副總兵蘇樑等赴職就撫。先繳僞銅印四顆、僞劄二張。卑職隨於五月初一日，督催僞官兵下山。初二日，撫齊僞官。查有僞中提督左鎮左營副總兵蘇樑，計銅印一顆、劄一張；僞中軍參將林材，銅印一顆、劄一張；僞左翼參將吳英，印一顆；僞右翼參將黃盛，印一顆。又探有逆將周魁率兵潛伏晉江四十四都。卑職隨令武舉王興邦宣諭憲臺招徠弘仁，旋卽就撫，繳到僞援剿左提督右鎮前營副總兵周魁僞劄一張到職，卽於初三日早帶領僞官兵進城。卑職隨將各僞官引見寧海將軍喇。蒙將僞官、僞兵各發泉州府當堂削髮安插。已上通共三鎮，計僞官二十九員，僞兵五百四十七名，內未歸農兵三百四十名，登請歸農兵二百零七名。所有僞印十三顆、僞劄二十二張、僞委牌六張，俱蒙寧海將軍

發交泉州府收繳。其高照、大旗、名旗共二十二桿，並排鎗、片刀、藤牌、長鎗、鑼鼓、號頭、甲械亦即交收府庫外，合將招撫過僞三鎮將全旅歸誠，查明實在官銜員名，及僞兵、僞印劄數目，理合塘報。爲此具報」各等情到職。

據此，爲照閩省未寧，由於山寇、海逆勾連交誼。欲除海逆，必先肅清山寇。職統師鳳山，晝夜與逆首劉國軒等對壘，而於泉屬各山寇，刻刻經心。有僞牛宿鎮鄭不伐即鄭奇烈，嘯聚亡命，依附海逆，踞險跳梁，流毒漳泉各邑，爲害已久。隨經本職咨會總督檄發原晉江營遊擊韓元朗、同安城守左營遊擊王大有、洛陽橋遊擊趙雲密授方略，合師夾擊，剿撫並用去後。鄭不伐見我官兵攻圍迫急，設計詐降，覬圖就計逃遯。復經本職嚴檄遊擊王大有跟踪尾追，相機剿撫。鄭不伐被我兵追急，隨同差官到營輸誠。又有僞鎮紀朝佐、楊尾、黃高郎等盤踞南安、永德各縣、沿鄉肆劫，荼毒生靈，並經本職咨會督、撫檄調駐防德化、福州城守左營遊擊韓又琦、泉州城守營守備魏進陞、原晉江營遊擊韓元朗，酌撥官兵前往南安一帶地方，着令防弁鍾奎督同鄉練李元烈等爲嚮道，會合總兵陳龍等合力夾剿。紀朝佐續經總督專員招撫。紀朝佐狡謀多端，此剿彼遯。復經本職檄行本標左營遊擊朱起龍帶兵，在於大小盈堵截，以防朝佐從東石入海。並嚴飭遊擊韓又琦躡跡緊追。朝佐狡請就降，又乘間遠遯，潛踪於永福之伏口、尤溪、永德三縣交界處所。遊擊韓又琦登山涉水，緊追至彼，堵絕糧道。又經本職咨移總督，飛檄

福、延、興、泉各城守官兵四出會剿，分頭堵截。紀朝佐又從永德沿村，仍歸南安舊穴。當經遊擊韓又琦追至橫溪斬殺，大挫賊鋒，截斷餉道。賊情急迫，隨爾歸誠。其偽鎮將楊尾、黃高郎等，亦先經本職飭行泉州城守參將傅成等相機剿撫，務在掃除，以靖地方在案。今俱相繼就撫。更有偽木武鎮陳士愷者，仰慕王爺好生德意，帶領所轄官兵輸誠向化。查陳士愷係海上有名大鎮，茲已率衆挈眷航海來歸，可以鼓勵未來之偽鎮。其鄭不伐、紀朝佐等皆係山寇巨首，今已歸誠，雖零星小寇尙未盡淨，而巨魁歸服，已絕山賊、海逆勾通交誑之患。此皆王爺恩威遠播所致。查偽總兵鄭不伐帶到偽官共五十三員、偽旗手兵丁共七百四十六名，又續到二百七十三名；偽總兵紀朝佐帶到偽官共六十九員、現在偽兵三百名、歸農偽兵八百二十九名；楊廷彩（卽楊尾）、黃伯（卽黃高郎）、蘇樑三偽鎮共帶官二十九員、偽兵五百四十七名。以上偽鎮副、參、遊、守、弁目，俱經本職給賞袍帽、靴子、花紅、銀牌，以昭激勸。並咨明總督分發隨標安插得所外，理合彙齊啓報，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微臣報國心切啓

爲微臣報國心切等事。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開等因，業經本職啓明王爺在

案。茲敬奉令諭，內開：「前事等因，合行諭知該督、提等速爲確議啓覆，並查照部文內載，閩省原經制綠旗兵及靖南王下兵共有六萬餘名等語，該督等即將前項兵丁備造清冊啓送前來，以便題覆」等因。

敬此，爲照閩省地方，依山阻海，沿邊南自廣東分水關起，北至浙江分水關止，延袤紆迴二千五百餘里，賊艘飄忽靡常，在在皆可登犯。此險要情形，久荷王爺洞鑒，不敢再陳。惟是海澄一邑，現被賊踞，金、廈等島，逆黨猶繁。今一時舟師未備，難於尅期搗巢；在沿邊各汛要口，必須增設重兵，分布堵禦，以固邊疆。茲准部文內開：原經制綠旗官兵及靖南王下兵，共有六萬餘名，以此兵進取金門、廈門等島，破滅海賊等因。查康熙二年間進取廈門等島，破賊之時，雖閩省共有兵六萬餘名，彼時地方全盛，海澄未失，舟師齊備，兼水兵操演熟練，尙有海澄公黃梧、遵義侯鄭鳴駿、慕恩伯鄭纘緒、慕仁伯陳輝、總兵楊富、何義、郭義、蔡祿、楊學臬等，共約計兵二萬四千餘名，共船四百六十餘隻，更有零星投誠官兵船隻，皆係慣習海戰之水兵，尙調紅毛彝船並經制大小戰船將及千隻，共圖夾攻。且值僞國姓江南敗遯走死臺灣之後，賊黨解體，接踵投誠。是以大師一舉，方見蕩平。嗣後地方稍寧，官兵卽議裁減，故十三年變亂，實因兵少，處處營伍不能保守地方，海賊乘機竊踞漳泉各府，蹂躪內地。逮十五年大師入閩，漸次削平，逆孽退居窮島。彼時經制初復，舟師未設，不能直搗巢穴，致餘氛倚水跳

梁，遂成滋蔓。前任督提以宇內多事，措餉維艱，不敢仍請增設，以致堵剿乏兵，遂至海澄失陷，泉郡被圍。幸賴朝廷洪福，王爺方略，調遣滿漢大兵直抵救解。茲逆孽竊踞海澄並廈、金等島，見與我師對壘。復散遣逆艘，往來游移，沿邊窺犯。目下官兵奔馳應援，正苦不敷調撥。今內部以需餉浩繁，請勅酌量存留，剿殺賊寇，看守地方，作何裁減之處具題等因，在王爺睿鑒，自有確裁。本職愚昧，目擊今日山海情形，雖經制官兵共有八萬七千一百餘名，內除撫標官兵貼防各汛，並駐防延、建、汀、邵四府，堵剿隣寇、把守關隘，去兵一萬四、五千名，又在省水師兵二萬名，又分派福寧、福州、興化、泉州、同安、龍灌等處城垣臺寨、要緊口岸，共兵二萬餘名，又彈壓固守漳郡，堵防漳屬之馬口、長橋、漳浦、雲霄、詔安城垣臺寨、緊要口岸，共兵一萬餘名；實在榴山寨、江東橋、萬松關、鳳山、大小港洲以及洪漕一帶地方，緊對逆踞之觀音山、灣腰樹、玉洲、東尾、太平、果塘各處現在軍前對壘，只有職標並督標、福寧、漳州二鎮標官兵約僅二萬餘名。今海澄尙未恢復，金、廈等島逆賊尙在猖獗；沿海一帶地方，已經遵奉諭旨，俱照順治十八年遷定界限，又須安設臺寨。際此賊勢猶盛，每每乘間窺犯，在在需兵防禦，營營分布露肘。以職揆度今昔事勢，尤須請增兵額，暫資剿禦；殊不敢更議裁減，貽誤邊疆。即克復海澄，蕩剿逆島，事平之日，大兵全撤回京，仍應額設經制綠旗官兵八萬七千餘名，方足彈壓山海地方。然計每年所需糧餉，不過百十餘萬。若

今海賊未滅，遽議裁兵，將來邊防不足固守，恐靡費錢糧，更無底止也。本職身在地方，竊念朝廷封疆重大，不得不剴切直陳。是否有當，統祈王爺睿裁妥確具題可也。

至於閩省原經制綠旗兵數，自變亂之後，本職衙門卷案俱被海賊焚燬，片紙無存，難以備查。惟約略查記原額，開報營分兵數清單啓送，伏祈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初六日。

塘報殺賊啓

爲塘報殺賊大勝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本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報稱：「本月十八夜二更時分，據探兵報稱：東石僞前虎衛撥僞中協楊忠、僞副將楊德帶賊衆七百餘，由船欲來深滬，不知何意。又據探兵報稱：僞中提督水師鎮在日湖撥賊衆六百餘，駕舡欲來深滬會合各等情。據此，該卑職隨一面整棚官兵聽調外，案查先爲稟報事，奉本將軍憲牌：前事，仰職立即多派歷練哨兵，晝夜勤加瞭探，仍督率馬步官兵不時游巡，護衛田禾，毋使逆賊侵入盜割，擾害地方，並謹防奸民透越接濟。本將軍身在行間，鞭長莫及，惟有諄諄告誡。而該將身在地方，務宜計出萬全等因。又爲稟報事，奉寧海將軍喇令牌：據卑職報前事等緣由。據此，本將軍現在整棚官兵聞警策應外，備牌仰職即便選歷練哨兵，瞭探逆賊，或係游移，或係登岸，賊勢多寡，屯聚處所，逐一確探明白呈報，

以憑酌奪等因。本月十八日，又爲稟報殺敗賊衆事，奉寧海將軍喇令牌：據卑職稟報前事等緣由，備牌仰職文到即便鼓勵官兵，益加奮勉，再圖剿殺深滬登岸賊夥，務盡根株。奏功之日，本將軍自當彙啓優加陞賞等因各到職。奉此，該卑職仰遵憲令，又據前情隨會商章京鄒士道、浙江督標守備劉澤深等，各酌撥該標馬步官兵前去哨探。隨准守備劉澤深撥左營千總常玘、中營把總牛義、魏衷、外委紅旗把總王豹、趙起祥、劉天鳳、左營外委紅旗把總常高，帶馬兵三十名、步兵一百名；又准章京鄒士道撥李章京同便委章京洪柱、吳文、小撥什庫韓虎，帶馬兵二十名、步兵一百名；又撥道標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帶步兵三百名；及本營千總馬虎、外委千總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王國進、陳廣、紅旗伍大、右營把總鄂公祿，帶馬步兵二百五十名；共兵八百名，於十九日五更時分前往深滬哨探。果見賊衆約有一千四百餘人，屯聚深滬山下，徑築月城。卽飛報到職。卑職隨令守備劉澤深、章京鄒士道、晉江營千總米得高等，看守竿頭寨及營盤。卑職親令本營把總任可久、外委千總孫起龍、熊汝亨、朱才、便委把總吳斌，帶馬步兵一百名；浙江督標中營千總孫尙義、左營外委把總劉鳴鳳、戎旗外委千總喻承敬，帶馬兵二十名、步兵一百名；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帶兵一百名；前去接應。我兵齊集，卑職隨分三路。先撥道標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帶兵三百名，分爲左路；又撥浙江督標中營千總孫尙義、把總牛義、魏衷、署右哨把總唐魁

、左營千總常玘、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共帶兵三百名，分爲右路；卑職統本營千總馬虎、把總任可久、外委千總孫起龍、熊汝亨、朱才、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吳斌、陳廣、王國進、紅旗伍大、右營把總鄂公祿、靖藩下李章京，共帶馬步兵五百二十名，以爲中路。三路夾擊，自辰至未，賊見我兵奮勇，砲矢齊發，賊隨敗潰。時陣斬賊衆一千餘名，被我兵追殺下海溺死者不計。卑職射死僞中協楊忠，並生擒楊忠胞弟僞副將楊德一名，及各營官兵活擒僞官兵一十八名。仍將月城推平，焚燬大小賊船七隻。所有各營得獲旗幟、盔甲、器械，並傷亡兵丁及陣斃馬匹，現在列造清冊具報。其陣獲器械、旗幟及活擒賊犯，就近解赴寧海將軍發落外。查此項逆賊，久踞東石，流毒地方，茲會合深滬，希圖窺犯，被我兵剿戮殆盡。皆奉本將軍指授機略，故能獲此大勝也。緣係殺賊大勝，理合呈報』等情到職。

據此，爲照海逆被我在漳官兵堵困窮迫，遂散遣賊艘游移沿邊，希圖窺犯掠食。屢據鎮營稟報逆賊情形，業經本職會同將軍、督、撫，嚴飭沿邊各汛防將弁加謹提備整擱堵剿去後。茲據遊擊劉國興報稱：逆孽蟻聚深滬，狂逞窺犯，被我官兵三路夾擊，於本月十九日自辰至未，官兵奮勇，砲矢齊發，賊隨潰敗。當被該將射死僞中協楊忠，並生擒僞副將楊德一名。各營官兵活擒僞官兵十八名，陣斬賊衆一千餘名，追殺下海溺死者不計。焚燬大小賊船七隻，得獲旗幟、甲械甚多等情前來。此一役也，在事各官奮勇剿

殺大勝，已褫逆賊窺犯之魂，實仰荷王爺洪福之所致也。其各官用命殺賊，功誠難泯。據報前情，除即現在繕疏具題外，理合具啓，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塘報剿賊啓

爲塘報剿賊大獲全勝事。本年十月十六日，據建寧城守左營遊擊李英報稱：「竊照江西賊首呂貴、蘇亮等率黨三千餘衆，突犯崇汛北路岑陽山拗一帶地方，踞高守險，扎立木城，結蓋巢穴，侵掠四鄉，生靈塗炭。卑職會同崇安縣籌酌進剿，隨即調集各路聯絡鄉勇，及將各汛防守官兵移緩就急，量行抽調齊備，即於九月十六日親統馳赴相機夾剿，業經呈報在案。卑職隨督師駐扎陂前，親往踏看地勢，相度情形，以便分頭進攻。瞭見逆賊倚山踞險，必進隘口，俱有埋伏緊守，官兵一時難進。即差的當目兵，躡探小徑，以便扒山夾剿。於二十六日始據探丁回稱：小的遵往躡探，奈四面皆是懸岸，峭壁難登。直探至黃龍巖山背後，見有樵徑岐路，可以扳藤而進。隨即扒上山頂細看，有小路四處：一可通賊巢之後路；一可直進賊巢之左；一可直入賊巢之中；更有一路，由黃龍巖之側小徑扒山，可透入賊巢口子之內。其大路山拗岑陽一帶，隘口密佈，堵守甚緊，實難直進等語。據此，該卑職隨即商酌分路夾攻。議定隨征總兵桑明率領舊標屯丁

，由黃龍巖扒山進攻賊巢後路；議休致總兵熊鼎魁率領屯丁鄉勇，協同浦城新興七圖、仁風一三圖鄉練李彥英、王大英等由黃龍巖扒山，進攻賊巢之左；議撥投誠遊擊程應榮、把總吳勝等率同屯丁鄉勇，扒山進攻賊巢之中。行令楓嶺營千總楊得勝，率領該營兵丁，扒山而下，夾攻險要寨口。卑職親統本營把總呂應龍、中營把總陳子龍、右營把總韓國柱、京口營功加署遊擊管把總事王國祥，並各營外委、千、把、百隊兵丁，由大路進剿。俱各衝先截殺，恢復山坳，連奪逆賊五隘，圍攻大破木城，直抵新嶺下，衝破巢穴，轉戰二十餘里，焚燒木城蓬寨二十六座，約計殺賊七百餘級，帶傷跌死者不計，活擒逆賊二十餘人，就地正法訖。官兵奮勇，自己至酉，逆賊踰山越嶺，大敗逃遯。時因官兵力乏，又值天雨黑夜，難以扒山追剿，暫即收營歇息。再於次日，復令官兵尾踪追剿去後。俟獲勝情形，另文馳報。除陣斬僞官，得獲劊付並奪獲旗幟、砲械及各營傷亡士卒、馬匹，以及在事有功人員，另行查明彙叙塘報。事關殺賊，搗巢掃穴，大獲全勝，皆賴憲臺之威靈，合先飛報』等情到職。

據此，竊照隣寇流突侵犯，居民受害已極，屢據該營呈請援師夾剿，業荷王爺令諭檄調官兵星赴撲剿去後。玆據該遊擊報稱，逆首呂貴、蘇亮等率夥三千餘衆，突犯崇汛北路岑陽山坳一帶地方，踞險結巢，分頭掠劫。今於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被我官兵奮勇衝殺，破巢掃穴，當陣斬殺逆賊七百餘級，活擒二十餘人，焚燒木城蓬寨二十六座，並

得器械等項。雖將士奮力用命，實仰賴王爺威靈遠播，大獲全勝。所有在事有功人員，應俟其報到之日，咨會題叙，以鼓用命，以昭激勸者也。今據前情，理合啓報，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報安營啓

爲啓報安營地方，以備策應夾剿情形事。竊照職於本月十六日同總督各親帶官兵，自鳳山營盤起身，於十七、十八兩日，在烏嶼、橋堡、充龍堡、金山、白礁、海倉、松嶼一帶地方追剿海寇緣由，已經報啓王爺睿鑒在案。續同總督審視海倉、松嶼地勢，離同安尙遠，孤處海外，與漳州、同安各營兵馬聲息不相聯絡，不便安營。於二十日同總督到灌口界外下營，復同往海邊相視形勢。見高浦地方與廈門對峙，水洋甚近，且與同安相隔不遠，兼潯尾地方先已有賊踞占，現在屯營，並有船隻往來游移，意在堵我同安港船隻，與高浦只隔一港汊，約有三里餘遠。職與總督相議，卽於高浦安設五營，如梅花相聯，多架砲火，以牽制潯尾之賊，並可爲同安港八槳策應聲援。俟我舟師大踪到日，便可就近夾擊逆賊。商議已定，總督遂於二十一日馳回漳州，調度官兵船隻，預備進剿。職在高浦督令各官兵築壘挖濠，五營共安官兵五千名。俟營壘修築完日，職卽馳回

漳州統領兵馬進擣海澄另具啓報外，今將安營情形，合先具啓，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恢復海澄縣啓

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事。竊照職同總督於二月二十日親帶兵馬到同安縣所屬邊海相視形勢；議於高浦地方建築營壘、安設官兵防剿緣由，已經啓報王爺睿鑒在案。職安設布置已定，卽星夜馳回漳州，會同總督調遣兵馬，進攻玉洲、三叉河、觀音山、石媽等處一十九寨，得獲全勝情形，已經總督塘報外，職於二月二十四日五鼓，率領職標參將馬勝等官兵，會同平南將軍、總督姚啓聖、浙江提督石調聲等，各帶領滿漢官兵，分作水、陸三路進攻海澄逆首劉國軒。復親率水師放砲堵禦僞總兵陳昌等四鎮。城上施放大砲，我兵奮勇齊進，一面進攻，一面差官抵城下宣諭投誠。內僞總兵蘇侃願意投誠，而僞總兵陳昌等不肯歸順。城內賊兵，遂自相併殺。職等督兵乘勢攻門，蘇侃接引入城，共殺僞兵一千一百餘名，淹死不計。活擒僞總兵楊吉等十一員，當卽梟示。其僞總兵陳昌等逃匿下海，僞總兵蘇侃等率僞兵共二千一百八十七名投誠，得獲大砲五百六十八位、火藥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觔、米六百九十三石、穀一千二百五十八石，奪獲賊船二十七隻。滿、漢大兵俱於二十四日巳時入城，秋毫無犯，百姓安堵。仍現在會議，相機進

取廈門逆穴，以絕根株。所有在事有功大小將弁職名及陣亡官兵馬匹數目，容職查明另報外，今將恢復海澄縣城日期，理合先行啓報，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恢復廈門啓

爲塘報事。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戌時，據職標中軍參將馬勝、右營遊擊李璉、戎旗守備徐可成、督標前營參將劉詔、後營參將謝明德、內右營參將謝思禮、署援剿左營遊擊專馬四玉、援剿右營遊擊楊懋紱等報稱：『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奉總督部院姚、昭武將軍楊憲令，着卑職等帶領各營官兵，會同新到歸誠總兵官吳桂、羅士珍、吳天祿等官兵大小船隻，於二十七日乘潮直抵廈門、古浪嶼前，殺敗海寇，連踪逃匿。復同各官兵奮勇爭先，攻擊岸上海賊。當時潰敗，得獲廈門城一帶地方。其餘輸誠官兵及招撫地方兵民、僞官、僞兵、並在事有功人員，得獲器械，俟查明的實，另行開報，緣係恢復地方、殺敗巨寇，理合塘報』等情到職。據此，理合啓報，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彙報招撫投誠啓

爲彙報招撫投誠官兵數目，仰祈睿鑒事。竊照我師於二月二十四日恢復海澄縣，二

十七日克取廈門，職隨宣佈皇仁，暨王爺德意，遍行出示招撫，並差員多方接引，許其就撫自新，隨材錄用。隨有各偽鎮將等率領官兵、眷口、船隻、器械前來呈繳偽印劄投誠，俱經職逐一面驗剃髮，賞給袍帽、緞疋、花紅、銀牌，移送總督安插，分別入伍歸農外，所有各起投誠官兵、眷口、船隻、器械、印劄數目，理合彙造清冊啓報，伏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清查兵數啓

爲清查兵數事。案奉王爺令諭：「照得本親王班師在邇，所有綠旗官兵數目，合行清查。諭到，該提即將福建通省綠旗官兵總數，並撥防某處汛地若干，某處留防城守若干，核算的實，開造清單，啓送查閱。爲此特諭」等因。敬此，該職遵將福建通省綠旗官兵，除督、撫二標並分隸水師提督管轄各營不造外，今將陸路所屬各鎮協營官兵總數，分別撥防沿邊縣汛、留防城守員名數目，彙造清冊，現在理合啓送，俯乞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十日。

平閩紀卷之五

三韓楊 捷元凱著

咨文

軍機亟宜等事咨兩院各鎮

爲軍機亟宜展布，靖寇必先安民，謹瀝愚忠密奏，仰祈天語飭行，以收蕩平實效事。本年七月十二日，承准兵部劄付：「該議政王等會覆江寧提督楊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福建提督楊疏稱：臣本庸材，荷蒙皇上畀以提督八閩重任，誓期捐糜頂踵，以仰紓我皇上南顧之憂。但臣遠在行間，軍機間不容髮，伏望特賜天語申飭，凡有行間及地方機宜，准臣相機興舉。並飭行督、撫諸臣，如地方各官有玩誤軍務、撫輯無能者，立行特參等語。均應如其所題，一切軍機及地方緊要事務，聽其一面酌行，一面奏聞。至地方各官，如有玩誤軍務、撫輯無能者，該提督卽行指名題參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題，七月初二日奉旨：依議，欽此。爲此合劄該提督欽遵施行」等因到本職提督。承准此，擬合就移，爲此合咨貴部院、院、鎮，煩爲查照部文覆奉旨內事理，轉行

所屬各營，一體欽遵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緊急軍機咨福寧鎮

爲緊急軍機事。照得海逆嘯聚烏合，圍困泉州，本提督兩經啓請親王，抽調各營官兵會剿去後。七月二十七日，敬奉親王令諭，內開：「該提督所啓抽調各營官兵，俱屬沿邊，但該提身荷封疆重寄，地方責任攸關，既稱各營可以移緩就急，且知係沿邊可以抽調，悉聽該提行調。其福寧總兵官黃先經本親王調赴羅源，今羅邑離省不遠，該提進兵之時，即可調赴同往，似不必先調來省。爲此特諭」等因到本提督。敬此，合就移咨。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迅檄鎮標三營並銅山營各將領，於該營挑選曾經戰陣精壯兵丁，務足二千名，俱要多帶排鎗砲火，不得以怯弱充數。仍選撥慣戰驍勇將備千把帶領。貴鎮仰遵王諭，迅速調選，齊赴羅源，卽統領來省，與本提督一同前進。今泉州萬分危急，貴鎮既親在行間，尤宜多帶精銳，共奏敵愾。事關緊急軍務，幸勿延緩。其城守及沿邊各岸，仍祈嚴加申飭存營將領，加謹防禦瞭望，務須移緩就急，通融調撥，以保無虞。迅卽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爲稟報事咨福寧鎮

爲稟報事。准貴鎮咨開：『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據署中營遊擊劉濟源報稱：本月二十三日，據署中軍守備蔡遜報：據州前嶺兵丁陳彪、松山臺百總朱盛同報稱：本日在高山瞭望，已時，瞭見外洋有大雙篷船四隻，由烽火門駛進三沙等情各到遜，轉報到職。據此，爲照賊艘或三、五隻，或七、八隻，日逐零星自南而來，皆由烽火門而進，灣泊三沙、五澳，意在合艖聚夥來困州城，搶奪戰船。卑職除一面嚴加防禦外，但州汛兵單，賊艘日聚，恐一時登犯，叵測堪虞。理合稟報等情到鎮。據此，案查先節據該遊擊呈報，賊船灣泊火焰山，及駛進松山，並登岸焚燒茅寮，被官兵殺敗，退泊火焰山等情，俱經該遊擊通報在案。今又據報賊衆合艖，有來困州城、掠奪戰船之意。查福寧海中，如火焰山、三沙、五澳以及秦嶼、沙埕、雙頭衝、釣澳各島澳、俱有賊船灣泊，倚山蓋屋，伺隙窺犯。本鎮撥甲枕戈，晝夜防禦，一有警報，卽介馬星馳，東西應援。海賊不敢登岸，福寧一帶地方悉獲安堵。今本鎮敬奉王諭，帶兵駐劄羅源聽調，隨於各營抽調兵丁一千二百名親帶到羅，將州港戰船交署中營遊擊劉濟源帶兵百餘名看守，不足防禦，復啓親王調平陽官兵五百名來守銅山，調署銅山營遊擊曹良帶兵五百名來守州城。因平陽官兵未到，銅山官兵不可調動，州汛實爲兵單，且戰船灣泊赤岸橋，

離州城十里，離大洋三里，賊船乘潮揚帆，倏忽可到。今賊船前後約有二百餘隻，灣泊外洋，看守兵單，疏虞可慮。倘或狡謀侵犯州城，以百餘名之兵，豈足防禦？上關朝廷封疆，下有出師眷口在內，關係匪輕。且福寧處萬山之中，非如漳泉各處道路平坦，內有數處俱係懸崖峭壁，下臨不測之谿，鑿石架木，憑空編橋，卽有應援之兵，倘或賊寇踞險堵截，莫能飛渡。事關地方，理合備咨，請煩察照啓請親王裁奪，仍祈賜覆施行」等因到本提督。

准此，爲照閩省官兵荷蒙朝廷豢養深恩，值今海寇跳梁，漳州隔絕，泉州被困，凡現在兵馬，少可通融撥防，自應移緩就急，以救泉州之危。接准大咨，此誠貴鎮未雨綢繆至意。但查貴標三營暨銅山營共三千八百四十餘名，除本提督啓請王爺准調二千名，貴鎮帶領前往應援，尙存一千八百四十餘名。既福寧州城單弱，似應於原派各汛內酌量緊要口岸汛地，通融派防。如內地少可緩者，量留數名瞭防，遇有緊急，仍於就近隣汛互相策應。其餘兵丁，希飭行在城將領調赴福寧州城防守，既可保固封疆，又不遲誤應援，殊爲兩全。至守備蔡遜呈報大小雙篷船隻，日逐零星自南而來，意在合夥困州搶船，尙屬揣度之詞。相應仍藉貴鎮勝算調度通融防禦，務保無虞可也。茲准前因，相應咨覆。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爲密商事咨督院

爲密商事。爲照本提督恭膺簡命，初蒞閩疆；見全省官兵俱先調集漳、泉。其延、建等郡，又以隣寇江拐子等作祟跳梁，山寇因之竊發。興化逼近泉州，正在用兵；所餘僅省城左右數鎮營而已，亦皆抽撥不次。而本標官兵，則一無可調，是以憂心如焚。詳加察訪，乃知閩中兵單，原不敷徵調，遂欲具請增兵；謬擬小稿內稱於詔安、海澄、同安、安海、惠安、楓亭鎮、東浦浦、福寧州並江東橋、洛陽橋等處，擬添官兵等因。正繕疏會銜拜發間，接奉兵部密劄，內開：再查近經會議總督姚題疏內，已經議准閩省添兵一萬八百名，及總督標下五營兵外，又添兵三千有餘。其所添兵丁，速行召募等因在案。仰見貴部院洞達兵機，特倡宏議，業邀俞允，則小疏毋庸煩瀆矣。但芻蕘之見，有切切於中者，是用再抒一得之愚，上希鑒裁！

謹按部覆內，只有添兵一萬八百名及三千餘名之數，未覩貴部院當日原疏，作何分派。今又奉兵部密咨，內開：同安、漳浦仍舊各設總兵官一員，各爲三營，各管兵三千名；此總兵官等標下應設之兵，於新增兵一萬八百名內通融撥足等因。是准增兵數內，原有可以通融之處。除添二鎮標並貴標外，尙有四千八百有餘之兵。據本提督愚見，按險要大路邊界添兵扼守，不特藩籬鞏固，卽往來餉道亦免阻塞。本提督昔曾援閩，頗知

地勢情形。如泉州之洛陽橋、漳州之江東橋，應各添兵一千名，各設遊擊以統之；興化之楓亭，應添兵五百名，設都司以統之。此三處乃省會、興、泉、漳各郡往來咽喉要道，且俱係海港要口，賊艘乘潮，易於闖入內地；一爲逆賊所踞，則聲勢中斷，須各設一營官兵，專司汛守。於江東、洛陽二橋南北，應照舊例，俱各砌築土堡。其楓亭則現有土寨，但須稍展之以爲官兵守禦之地。又有浦城一營，亦應修復舊制，添設參將一員、兵八百名；此專司餉道塘撥，爲八閩之門戶，江浙必由此路，豈可不令其疏通。況目下又有江西逋寇，耽視虎踞於其傍，此又情勢不可緩者。再如福寧州，准黃總鎮咨請復設城守；以此州要口繁多，處處可登，該鎮有援剿之責，應添城守兵五百名，設都司以統之。至於安海，爲鄭逆故址，鎮東寨逼近海壇、惠安，有大岬、小岬之寇，在貴部院自能致慮周詳，似不煩瑣也。如以管窺不謬，幸蚤賜採納，於准增兵數內通融撥定。本提督將竭綿力以贊襄於成。擬合密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查照，迅希裁酌，並原題疏稿抄錄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六日。

會剿賊寇事咨左鎮

爲會剿賊寇事。本年九月初九日，准貴鎮咨開：准江西提督許咨訂會剿日期，並咨

商調撥各協營官兵分路堵剿等因到本提督。准此，案照先經貴鎮咨調延建協營官兵一千名，並調邵武協營官兵分堵火燒、雲際等關等因，業經本提督飛檄各協將遵照，並經咨覆貴鎮在案。今復准前因，除再嚴檄邵武遊擊何勇、韓瑞等各親帶官兵，星赴火燒、雲際等關堵禦夾剿，並飛催延建各協營，速發官兵前往聽調外，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仍祈鼓勵將士，奮勇用命。殲絕逆寇，早奏膚功，以安黎庶，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爲具報事咨興化鎮

爲具報事。本月十九日，准貴鎮咨開：據守備趙邦試報稱：南日、湄洲二島，有賊船二百六十餘隻等情，合亟咨請俯念封疆重大，迅將鎮標留泉官兵，發回扼防等因。同日又爲飛報事，准貴鎮咨：據守備趙邦試報稱：海寇的於二十日左右要搶黃石等情，事甚危急，不得不懇切再四咨請，伏乞亟賜將本標官兵星夜遣回，以資防剿等因各到本提督。准此，爲照海逆雖爾猖獗，不過倚水跳梁，若果有長技，則泉城之役，斷不肯望風披靡。茲聚艘湄州、南日，料其狡謀，大約半爲牽制之局，分我兵勢，半爲懼我舟師南下，搗其廈門巢穴耳。貴鎮身任封疆重寄，與郡一帶，全藉彈壓，自當酌量形勢，布置堵防，密差偵探的確動靜，親帶官兵相機剿捕。且查興化兵數，鎮標及城守各營官兵之

外，尙有撫院所委之陳、朱二總兵所轄官兵，通計不下五千名。萬一有警，儘可相資策應剿禦。何乃輕信防官張皇之報，急遽疾呼，疊咨請兵也？今准前因，除會商撫院吳撥發驛傳道王，帶領撫標官兵共一千員名，星馳前往興化，協同貴鎮調撥防剿外，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詳察探報咨興化鎮

爲咨明詳察探報，以重軍機事。爲照海氛未靖，出沒無常，聲東犯西，狡謀叵測。惟在我有以洞察其虛實，鎮定備禦，不爲動搖，庶逆賊無所施其奸詐。如近者，南日、湄州各島，雖有逆艘灣泊，不過虛張聲勢，希圖分我兵力兼堵南下舟師，而貴鎮未察逆謀，過聽探報，九咨請發援兵。隨經本提督合商撫院，調遣官兵前往策應外，因見大咨之內，有逆賊剽營陸地，將犯府城，十分危急情形，復經會遣差官馳往查看的實，另爲酌奪去後。續據防守涵江總兵官陳欽報稱：探役回報，湄州嶼賊船駕駛往北等情。又據差員回報，沿邊各處並無賊營，亦無大隙逆艘等語。雖未雨綢繆，發兵固無過舉，但過爾張皇，未免墮賊奸計。若將來之軍機進止，亦倣此而行，不特本提督難以信從徵調策應，卽官兵亦未便徒令其往返辛勞。而逆寇且得以益恣其虛張矣。貴鎮爲封疆屏翰，

際此逆謀百出，卽有賊夥登犯轄汛，只當細加斟酌，持重擔當，督勵將士，相機堵剿，幸勿搖奪浮言，以慎軍機可也。合就咨明。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詳明請示咨撫軍

爲詳請明示事。本月二十六日，據德化縣詳稱：『竊照德化殘邑，蒙巡撫都察院吳親統大兵恢復；尙有敗殘餘孽，招集千餘人，盤踞天平山，四出剽掠，民不聊生。卑縣業經兩次詳請添兵進剿，蒙巡撫都察院批，仰移仙遊等四縣會剿，務盡根株繳，等因。奉此，該卑縣隨卽移會仙遊、永福、尤溪等縣會剿去後。內惟仙遊、永福二縣撥練總帶領鄉兵前來；其大田、尤溪二縣，至今未發兵。卑縣隨將本縣鄉兵再加團練，聽候進剿外，復蒙憲臺撥後營任把總帶兵二百，於十七日到縣。卑縣隨同韓遊擊商酌，一面固守城池，一面相機進剿。續據任把總稱，奉本提督憲牌，內有轉奉巡撫都察院吳撥安溪縣李鄉紳烏鎗手五百名前來協剿，須候到齊，一同前進。但今海逆踞窠剽掠，派米、派銀，民困湯火，日夕望救，實難刻緩。官兵已到數日，惟候安溪之烏鎗手未到，不敢擅進。合無詳請憲臺批示，或仍候安溪烏鎗手到齊進剿，抑或先令官兵往剿？懇乞明示，救民水火。爲此備由具申』等情。

又爲稟報事，據遊擊韓又琦呈稱：「本月二十四日，據練總李孕球報稱：蒙着球等帶領鄉兵，各處偵探機宜。探得逆賊葉明、唐用不從招撫，肆行劫掠，乞速發大兵剿滅等情到卑職。據此，合就呈請憲臺，迅勅安溪縣鄉兵，速令至汛，以便卑職前往撲剿，毋使遺孽蔓延日久，地方得寧」等情各到提督。

據此，案照先據德化縣詳稱，逆孽葉明等竊踞天平山剽劫等緣由，業經會商貴院各調撥官兵鄉勇，前往會剿在案。續據遊擊韓又琦呈請，催發原調烏鎗手五百名，復經咨明貴院檄催去後。今復據該縣防呈詳前由，合並咨催。爲此備咨貴院，請煩察照，飛檄前項烏鎗手星馳前往德化，以便合力進剿，以淨根株，仍希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稟報事咨左鎮

爲稟報事。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准江西總督部院董咨開：「據遊擊高覲光、吳志報稱：卑職等奉提督憲行令職等帶領官兵前至船坑、小嶺地方，確探實息，相機堵剿逆賊。該卑職等先已分佈官兵把守各隘，每日探到小嶺地方，離船坑十有餘里，尙未見賊形踪。切奉本部院憲令，把守船坑、橫溪、高洲、乾溪一帶四十餘里，皆是賊巢後路要隘，晝夜提防，準備剿殺。所有閩界岑陽關，於本月初三日，福建總兵熊鼎魁差百總周

文昇到營報稱，熊總兵領兵在銅箔山，遣發都司周士龍帶兵劄營在岑陽關把守，已經報明在案。其岑陽關離船坑二十餘里，本營偵探兵丁，每日與閩省探兵交探會話。至初八日，探到周都司營盤不見人影，隨即差遣千總陳琬、把總羅士英帶兵探過岑陽關二十餘里，未見一人。岑陽關無人把守，合就稟報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逆賊江機見今敗逃高坑地方，我兵見與逆賊對壘。今據報岑陽關無人把守，除已照會福建劉左鎮迅發官兵堵禦，誠恐隔省岐視，相應咨請提督迅發官兵堵剿岑陽關並凡通福建隘口，庶逆賊得以殄滅，不至遞入閩地，則感佩無既。仍祈示覆施行』等因到本提督。

准此，爲照逆賊江拐子等剽掠肆害，現今三省會剿，正宜乘機夾擊，以絕根株。前准貴鎮移咨，已經嚴檄建寧、邵武各協營遣發官兵，於江閩各關口堵截撲剿在案。何以岑陽一關竟無官兵扼守？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就近嚴飭建寧、邵武各將領，務令乘此會剿之機，各督官兵於接連江西各關隘處所，悉力堵禦，相機夾剿，勿令逆寇得以逃入閩地。倘各將領有不遵調度及進戰不力者，祈卽指名咨示，以憑參處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一日。

請調營兵咨兩院

爲請調營兵，再配大船，以便會剿事。本月初二日，據援剿水師總兵林賢呈稱：「竊照海逆妄犯郡邑，幸大師進剿，泉州圍解，各縣盡復。卑職水師官兵，亦經擒殺賊魁，燒獲賊船。此皆憲天威令，水陸全勝，逆賊敗逃，勢同破竹矣。但海上之賊，素諳水務。向之犯我內地，以我舟師未備，故敢整其所有，登岸狂逞，不以廈門巢穴爲憂。今賊既水陸俱敗，勢必挑選賊兵，多配船隻，分佈各港口，禦我舟師。倖而勝則依舊再犯內地，敗而去則退保廈門巢穴。卑職伏讀撫憲檄文，湄州現有賊船二百四、五十隻，此則賊之防我舟師，已可槩見。今浙賊又有僞鎮朱天貴、劉天福、劉祖漢、陳義等自北而下，計有賊船六、七十隻，已到三沙西洋游移。卑職現與各總兵將領整備剿殺，期在先滅此賊，方可乘勢進剿海壇、湄洲。然浙來之賊，係佔上風，我舟逆風，難以遽進。揣賊之情，必與海壇、湄洲兩相犄角，牽制我師。若我追進一澳，則彼退一澳而去。我追迫愈遠，則恐湄洲各賊，或襲我後，復踞定海，擾亂省城門戶。卑職所統船兵，現在單薄，難爲分合剿禦之計。查省城修完烏船尚有二十隻、趕繪船尚有四、五十隻、雙篷船尚有三十隻，目今興化鎮官兵既已回汛，其中左二營原係水師熟兵，晉江營在汛既無船隻，該營亦係水師熟兵，俱可令其赴省配駕戰船。福寧州原有水師熟兵，現在州汛有船八隻，亦可令其駕出定海合瞭。又涵江陳、朱二總兵等現有水兵千餘。查興化所修之船，僅有小趕繪船四隻，餘俱雙篷船、白榜哨，無裨實用。莫如調令陳、朱二總兵

等將兵盡帶赴省，配坐大船。並再行府縣，將前日奉調未到之澳兵水手，竭力催解。將在廠督修各千把總加與職銜，令其招募兵丁立功。總將在省戰船，盡數配駕，出洋進征。從此在廠之船，不用留兵看守；合興化、晉江各處之兵，船多兵足，可以長驅而進。又朱天貴各賊，今已游移閩界，則浙江海邊屬於底定。若蒙移會浙江水師提督，撥船會剿，大張撻伐，直抵巢穴，蕩平兩島，此一勞而永逸也。除呈巡撫都察院吳外，爲此冒昧密陳』等情到提督。

據此，爲照海逆惟以慣習風濤舟楫，倚水跳梁，游移沿海，每窺我閭隙，輒聚艘登犯。及救應之兵馬厚集，彼已揚帆遠遯；我勞彼逸，爲害已久。近我舟師雖經屢勝，然於逆寇之大夥，根本尙未搖動。若促令順風南下，恐船隻有數，兵力未厚，萬一逆賊悉其船隻精銳，從中堵截，未出萬全。茲該總兵呈稱，省城現有修完烏船、趕繒、雙篷船各船共一百隻，請於興化鎮標中、左二營、晉江營、原舊水兵並涵江陳、朱二總兵所轄之衆，調令配駕，並行令各千、把總招募湊集，共圖大舉。仍移會浙江水師提督撥船會剿，以收一勞永逸之效。言之鑿鑿，是亦剿滅海逆之一策也。既據該總兵呈請前來，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咨會事咨兩院

爲咨會事。本月初五日卯時，准寧海將軍喇咨開：『照得本月初四日，有王爺發來鈞諭：副都統查音布即將四路兵馬挑選帶往漳州進剿，提督石、總兵黃官兵仍同前往。其提督楊乃係福建全省重臣，泉州係是緊要之地，去與不去，聽該提督自行酌量等因。則是福寧鎮黃總兵乃係奉令往漳進剿之員，今現同貴提督在東石剿賊，或俟東石賊平、前往漳州，或彼處兵力已足、即令馳赴漳州，統候貴提督酌量遣發可也。請煩查照施行』等因到提督。

准此，爲照東石一寨，逼近泉州，雖應剿滅，但三面皆海，數年以來，築城挑濠，恃險拒敵，一時難以攻克；且不過彈丸之地。今貴部院咨開、總督部院姚咨稱，逆寇大夥俱在漳州，統都嚟已奉親王令諭，統領滿、漢官兵起行。本提督有全省責任，泉州雖係緊要重地，已有寧海將軍彈壓。是漳賊未平，亟應同赴剿除。今現在調集官兵，馳往漳州。其東石一寨，俟剿滅漳賊之後，再行攻剿，亦未爲遲也。

至於副將郭奇，前經貴院、撫院派留防守泉州。茲據該副將稟稱，現奉總督部院、貴部院調令往漳會剿等情。查該副將原係總督部院、貴部院行調之員，本提督未便專主；或應令其留防泉州，或應令其往漳州會剿，應聽寧海將軍酌行。除咨覆寧海將軍喇，

並咨會都統喀去後，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懇請撥兵咨兩院

爲懇請撥兵協防，以固巖疆事。本月十五日，據同安副將馮昭京詳稱：「竊照職標現在官兵，不滿五百，而陸續招回舊兵，只先到四百餘名；業已分發灌口、沙溪等外汛及安設上下各塘。計在縣之兵，稀若晨星。今汀州左營董遊擊已奉調赴泉，而總鎮馬雖於十一日到，然其原帶官兵奉將軍喇留泉，其所隨來者寥寥無幾。前當營兵足額之時，猶添福清營千總田龍見帶兵三百協防，今又隨本軍門出征至漳。茲同安地方初復，山魃未盡根株，海逆日在耽視。卑職密差偵探，聞欲俟滿、漢大兵經過之後，卽結連而起。雖風聞未可盡信，然究之邊疆咽喉要地，不當示之以弱，致其狡視生心。况城垣盡推，房屋罄拆，官兵現劉城外，奈何以數百之卒，孤駐荒郊，能保狡逆之不避實擊虛乎？且咫尺泃州，其來也無時，去也無跡，覆轍不遠，能不寒心！伏乞本軍門垂鑒地險兵稀，不拘滿漢旗營，迅撥協防，勒令星夜赴同，以保巖邑。卑職不勝引領以待」等情到提督。

據此，爲照同安一邑，爲泉、漳兩郡適中咽喉要區，與廈門對峙，且泃州一島，逆

寇擁衆踞守，與該縣只離十餘里。當此城垣未築，窺犯不時，若不添設重兵，無以資防剿而通大路。現今逆賊敢於登犯，總因兵少之故。茲城守營官兵既寥寥無幾，馬總兵又隨帶官兵無多，亟應撥兵防禦。今據該副將詳請前情，合亟咨會。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酌奪，迅撥官兵前往添防，以固邊汛，以通孔道。仍希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邊汛遼瀾咨兩院

爲邊汛遼瀾，請照舊制添設營將，以固地方事。本月十七日，准福寧黃總兵咨開：「竊照本鎮標額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三員、守備三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兵丁三千名，分防福寧一州、福安、寧德兩縣。後因設立銅山營官兵，於通省八府、一州抽調；本鎮標左營遊擊一員、把總一員、中、左、右三營共抽調兵丁一百五十三名，設防銅山；左營止留守備一員分防福安。竊福安一邑，襟山帶海，毗連浙界，叢山峻嶺，賊寇易於竊發。際茲山海多事之時，若非營將不足以彈壓地方。況守備職司兵馬錢糧，城池汛防不能兼顧。伏祈貴提督俯念邊汛遼瀾，將左營遊擊曹良照舊添設，分防福安。將銅山遊擊，另設能員駐防。庶邊疆鞏固，而地方有攸賴矣。擬合咨移，爲此合咨貴提督，請煩察照，咨商督、撫兩院酌奪會題施行」等因。

准此，爲照銅山營官兵，原因海疆寧謐無事，故前任督提會議於通省各營酌量地方緩急，通融抽調，設立該營，以固浙閩連壤之聲勢。此皆因時而制宜也。目今地方多事，山海弗寧，而福安一縣倚山負海，寇盜不時竊發，誠非一守備可以兼顧而彈壓者。至於原調入銅山營官兵，查皆沿邊各標協營經制額內之數。先以海逆遠竄臺灣，額缺奉文不准補足。茲下游各營皆逼近廈門逆穴，現在海寇跳梁，各有汛地防守之責。况徵調不時，分應難周，空有千兵之虛額，而無千名之實數，致盜賊得以乘間窺犯，所當亟題補足，以固邊防，斷不可仍膠舊議，懸缺久空也。時有不同，事有緩急，今准該鎮請照舊制添設營將移咨前來，合就一併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會疏具題補足，以收實用。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欲靖海寇咨督院

爲欲靖海寇根株等事。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准貴部院咨，內開：『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准兵部咨，內開：可否將水師提督同安、漳浦二鎮之兵，不必另募，照所題舉行之處，公同詳議妥確，速行具題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咨察照，酌議見覆，會題施行』等因到提督。

准此，爲照欲除海寇，須設舟師，此固理勢之所宜然者。但必先固我之內地根本，然後可以一意直前。查閩省沿邊二千餘里，皆逼近大海。逆艘隨風乘潮，倏忽數百里，在在可以登犯。若該汛兵力單薄難以堵禦，勢須告急請援。在我之援兵於陸地奔馳，及到所犯之處，而賊已飽颺遠引。此從來之失計。故海寇得以一島之微，肆志跳梁，至今未收蕩平之效也。近藉貴部經濟宏裁，特疏題增兵額，於同安、漳浦各添設總兵彈壓。蓋以同安爲泉、漳之咽喉，同安兵厚，然後泉、漳之聲息可通。漳浦乃閩、廣之接壤，漳浦勢固，然後閩、廣之脈絡相連。況現今海逆披猖，登犯不時；若同安之勢孤，則漳、泉之聲息中斷；漳浦之兵單，則閩、廣之脈絡不接，而雲霄、詔安一帶地方，且因而騷動矣。此目前添設同安、漳浦及沿邊各營汛官兵，所謂先固內地之根本，確乎不可移易者也。俟水師提標官兵招募足額，舟楫收拾完固，將爲搗巢之舉，卽於同安、漳浦二鎮及沿邊大小各營之內，挑選練習水戰兵丁，配駕協同出剿，亦可以資驅策。今若罷同安、漳浦之添兵，盡從事於水戰，計製造船隻尙須時日，逆賊刻在狂逞，東西騷動，沿邊汛守單薄，我官兵將奔馳救援之不暇，又何暇遙及於掃蕩逆穴乎？此尤藉貴部院之始終主持也。事關封疆大計，既准咨議，不得不披瀝芻蕘。是否有當，惟祈酌妥主稿具題，庶積寇可殲，蕩平可奏耳。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咨商臺寨咨兩院

爲咨商臺寨官兵，以收防邊實效事。爲照遷邊之役，已經通行勒限報竣，此月之終，大約可以就緒。但邊界既定，則臺寨亟宜修築。在各縣有司以愛惜民力爲詞，未免有遲延耽擱、苟簡從事之弊；不知臺寨關係邊防大計。若任意耽遲，則官兵棲身無所，堵禦無資。若潦報草竣，則一經風雨，不久便有傾圮之虞。此尤祈貴部院、院嚴檄該地方官及早修建，務期堅固，以免將來崩塌修理之煩。此臺寨之建，不可一刻稍緩者也。

至於應設官兵。查自福寧州起，各營皆經徵調南征；現在存營，寥寥無幾。今際遷邊畫界分防，臺寨處處需兵。若悉力於邊防，則城邑空虛；若居重於根本，又邊防單弱。疊據各將弁連篇累牘，大聲疾呼，請發原調官兵回營，以資分守等情前來，雖屢經慰詞批答，通融派防，然空言終無濟於實用。如任其分佈未周、守禦未密，何以遏寇防奸？今應否將行間官兵，酌量發回各原營，以資分佈巡防，以收遷邊實效？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安設要汛咨督院

爲咨商安設要汛官兵事。爲照洛陽橋一汛，當海潮之衝，爲泉州門戶，最爲緊急之

區。在先海逆遠竄，地方寧謐無事，或有時輪派晉江營分防。但該營原係水師，今水師提督不久到任，則該營仍歸管轄，應聽其調防原舊各澳水汛。而洛陽橋陸汛未免空虛。貴部院經綸海甸，無遠不照，所當及今題設官兵之時，於洛陽橋添將官一員、帶兵一千餘名，以備防守，以固要衝。蓋有專官，彼將以地方爲切己之責，不敢懈弛疏略。若輪派撥防，彼且視同傳舍，苟簡從事，欲其規爲久遠，何可得也。倘兵額分派已多，亦須酌量添設七、八百名。萬一有警，再於本標官兵之內，隨時調遣添防，庶免將來之紛更耳。

再查安海一寨，近經細詢，係康熙八年展界所建。今若照順治十八年舊界遷移，則此汛係屬界外。尤祈貴部院鴻裁酌定，即將議設安海官兵，移設大盈，令其兼顧小盈。是否妥便？合就一併咨請。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請寬海禁咨督院

爲請寬海禁等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准貴部院咨開：「據督糧道會同興泉道呈報興、泉二府沿邊各臺寨分防官兵數目冊到部院。據此，先爲前事，業經本部院咨覆貴提督查照順治十八年舊汛，移行各標鎮協營撥兵扼防去後。今據該道呈稱：興、泉二府墩寨

，舊界皆係貴標並興化城守營以及晉江水師等營分佈防禦，似不可緩。除將墩寨催令沿邊各府縣星速興工修建外，合就咨催，希即移行各鎮協營迅速撥防施行」等因到提督。

准此，爲查各營官兵皆經先行別調剿禦，見今存營寥寥無幾，而單開沿邊各汛，需兵甚多，將何以資分派？卽如本標之兵，除出征在漳及發守各縣汛之外，存城不過百十步卒。今縱令其盡數出守，已屬不敷，若將行間之兵發回，則邊牆無兵可守。展轉思維，實難分顧。況今日事勢又與往日大相懸殊。當此海逆猖狂，乘潮肆逞，處處可虞，且沿邊臺寨相去或一、二里或三、四里不等。茲以十餘名步卒駐守其間，萬一逆賊以大夥登犯，攻圍該汛，雖官兵竭力堵禦，然衆寡不侔，保無疏失？失則損挫兵威，所關匪小。本提督不得不剴切言之。貴部院文經武緯，慮無不周，尙祈少加裁察，以保萬全者也。

今准前因，除卽移行各鎮營酌量地方緩急，將現在官兵，通融量派汛防。並將單開同安縣所屬地方內，有原係水師官兵防守之處，業經移行同安鎮將，速爲分守，毋得推諉各去後。尤祈貴部院俯察地方形勢，賊情、兵力，各將弁委難支應，迅將議添營制，先行委員任事，令其分頭招募兵丁，以資派遣。並嚴檄各有司速將臺寨勒限修竣，以備防兵棲止。庶戰守有資，邊防可固矣。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裁奪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遵奉俞旨咨督院

爲遵奉俞旨，安設官兵，分佈緊要，以鞏邊疆事。本月初一日，接貴部院會稿內開：「浦城添兵五百名，閩安添兵一千名，鎮東添兵四百名，蒜嶺、楓亭各添兵四百名，惠安添兵一千名，洛陽橋添兵七百名，同安添兵三千名，灌口添兵五百名，龍江添兵五百名，海澄鎮移駐漳州、額兵三千名，漳浦鎮照舊、仍轄額兵三千名，漳浦營添兵五百名，雲霄營添兵五百名，海澄城守添兵一千名，江東橋添兵二千名，福寧添兵四百名。以上共設兵一萬八千八百名，即在奉旨添設一萬零八百名並公標併入八千名之內」等因。仰見貴部院訂謨碩畫，佈置周詳。本提督自當祇遵會題，安敢復有異議？惟是此番題定之後，遂成繩墨，若內中稍欲更張，似未便再疏入告，又不得不不少申末議也。

查福寧州雖當添兵，但該汛離廈門逆穴頗遠，向雖有零星海逆黨羽游移窺犯，近爲我舟師追擊，而逆首朱天貴等已逃竄南下。今我舟師大隊，出屯定海，相機搗穴，在逆賊斷不敢飛越北上，則福寧州可無海寇之患矣。既無海寇可虞，則城守四百之兵不須添設，只將鎮標原調入銅山營額兵一百五十三名准撥補足額，再將該鎮標左營原調入銅山營遊擊一員、把總一員准其補復員缺，便足以資分佈彈壓。近本提督曾經面商該鎮，

亦無異詞，故敢述以參議也。尙剩兵二百四十七名內，再請將一百五十名准撥補敝標五營原銅山之額。餘存九十七名，留備別用。

再查福清一縣，離省會不遠，旣於鎮東添兵四百名，則蒜嶺卽添兵三百名亦足扼守，似可省出一百名，以益楓亭。蓋楓亭一區，夙多伏莽，數十年來，未嘗一日平靜；此往來差員商旅所却慮而戒心者也。至於大盈、小盈，尤爲山寇要衝。此地旣近東石逆穴，咫尺大海，內則九溪諸山路通安溪、永春諸邑，山海逆寇，每於此中出沒。若不安設重兵，不足以斷絕山海之勾連。本提督愚見，擬於此汛添設守備一員，帶兵五百名防守。卽將原議減設福寧城守守備一員，餘兵九十七名歸其管轄，尙少兵四百零三名，擬於雲霄營挪兵三百名，漳浦營挪兵一百名。蓋雲霄惟一土堡，非如郡邑之有倉庫堪虞，旣有官兵一千二百名，自可分佈無事。漳浦一縣已有總鎮重兵彈壓，又有漳州爲之聲援，不日水師提督蒞任，復有水師牽制逆賊之背，則漳浦一邑有兵一千四百名居守其中，自有虎豹在山之勢，無煩再慮。以上雲霄、漳浦共減兵四百名，湊福寧存兵九十七名，共四百九十七名，卽令議減福寧城守守備一員統領駐守大盈、小盈二處，以塞東石、安海之衝。若有警息，再於敝標調撥協助。如此，則沿海一帶，星羅碁布，隨處周密，戰守之權，確乎在我掌握矣。

彼此俱屬王土，何處非關責任。本提督身駐泉城，見統數千之衆，乃於大盈、小盈

議添防守，而於雲霄、漳浦、福寧則議減戍。此非臆爲輕重也。蓋以本標士馬有應援各府之責，且山海未靖，警息頻仍，一遇有事，便當介馬星馳。倘遠出追剿，鞭長莫及，若泉州至同安一百三十里大盈一帶，適中孔道，無專防之兵扼守，恐宵小勾連，又滋一番震動。事關地方大計，故不得不因此會議之機，詳慎敷陳，惟貴部院再垂參酌可耳。合就咨請。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裁奪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申飭透越咨四鎮

爲申飭透越接濟之弊，以絕盜糧事。爲照遷邊畫界，設兵巡防，原期杜奸清野，俾逆賊掠食無從，則烏合之夥勢當不久潰散。惟恐有一、二不肖弁目，聽信奸棍唆誘，希圖微利，明知故縱，任其透越勾通。合就移飭。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轉行嚴飭所屬沿邊各協營將，令務令不時親自帶領兵馬，嚴行巡查。並申飭汛防各弁兵，凡係港口，寸板不許下水；若係陸路，一絲一粟不許越出界外。敢有陽奉陰違，分肥故縱，及稽察不嚴致被透越者，或經訪聞，或被首發，定以通賊指參。事關邊禁，功令森嚴，貴鎮責任攸關，幸勿泛視！仍將通飭過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設法示禁咨兩院、平南將軍

爲懇恩設法示禁，急救殘黎事。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據江東副將詹六奇呈稱：「據二十八都、上坑、九東等社居民楊仕、楊同等呈稱：本社數村，附居大路，屢被海虐，慘不可言。幸逢大兵討賊，喜見天日。豈料本社土樓攻破，顆粒無存，哀聲滿道，僅存空屋，又被兵丁乘取柴火，拆毀殆盡。合情乞示禁止，招徠殘黎等情前來。據此，爲照二十八都各村逼近大路，雖未遷移，凋殘已極，僅存棲身房屋。况又播種及時，今被營兵拆毀，不留半柱隻椽。可憐未定驚魂，又作流離落魄。卑職聞之痛切，卽請憲令禁止；旋復躬親傳諭。孰知頑兵不遵軍令，數百成群，公然無忌；將以民居爲瓦礫場矣。今據前情，合亟呈請，軫念民爲封疆根本，移知都統迅示嚴禁，庶留未拆之餘，以免露宿之苦。實憲臺恩施廣廈千萬間也」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逆孽狂逞，倚水相持。茲滿、漢官兵雲屯漳郡，相機進剿；凡附近孔道居民，田廬荒毀，流離之狀，在貴將軍、部院、院洞悉民瘼，早垂矜恤。茲據該副將呈據上坑、九東等社民呈詞，懇乞設法嚴禁等情，除經出示嚴禁外，合藉貴將軍、部院、院威靈，嚴示禁飭，俾滿、漢官兵共有遵守，殘黎稍獲安堵，得以及時播種。其所造於地方非淺鮮也。今據前情，合就咨會。爲此備咨貴將軍、部院、院請煩查照嚴飭，仍祈

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海氛不靖咨兩院

爲海氛不靖，勝算宜周，急陳情形，請乞速撥重兵防汛，以固內圉，以保子遺事。本月二十三日，據晉江縣詳稱：『竊照逆孽披猖，流毒已久，我上憲經略海邦，剿撫並施，迅行遷界，嚴禁接濟；蠢茲小醜，滅在旦夕，區區下吏，何庸置喙。然在晉地今日情形計之，界地既遷，逆賊計窮，勢如困獸必鬪，餓豕必突。卑職日據所聞，海寇橫行，縱恣派刦，殘黎驚魂，徧野哀號，不敢不激切陳之。謹按泉州濱海延袤三百里，海逆在在可以登岸，而自晉地言之，最要者無如安平、前埔、竿頭、靈水等處。由小橋折而東，則自陳埭、青陽、蚶江、石湖等處，古陵鋪折而南，則沙溪、金厝寮等處，皆逆賊出沒之要路。先是順治十八年，調兵分汛，扼險而守，十里一寨，五里一墩，碁布聯絡，聲勢相援，故逆賊不敢入犯，內地之民得以盡力南畝，安枕無憂。今自遷界之後，調兵列守之符，日遲一日，逆賊刦掠之慘，日甚一日。內地居民，泣無保障，請兵致討，則聚散無定，防禦難周，則往來肆虐，勢至城外兩關，人民驚惶，是咫尺有鞭長之慮，深爲隱憂者也。卑職身經守禦，情形已熟，終日焦思。晉邑爲泉州要領，聚數十萬之戶

口，全係此數處之屏翰。茲者，東石一處，久爲賊踞，深河結柵，已成負嵎之勢。而安平、前埔、靈水等處，地相逼連，逆賊聚爲淵藪，從此出入內地，招夥派餉。萬一復踞一所，深溝築壘，固成窟穴，倚爲犄角，則南鄉人民淪陷湯火，內外市肆，貿易阻絕，額編糧糈，毫難徵問，是委萬姓之膏脂以資賊，棄藩籬而守堂奧，閩郡生靈復危矣。且賊敢入內地擾害者，不過憑海鴟張，嚇我人民輸納糧餉，以濟漳賊耳。如我沿海之汛地，蚤一日安兵守禦，則臺寨可蚤一日修築，碁布勢成，應援聲壯，此不惟泉州之門戶永奠金湯，並可以遏絕漳賊之糧運，速彼銷亡矣。蓋逆賊以游踪海上，且夕倏至，焚民廬舍，掣民妻子，待我大師搜剿，賊已揚帆飄去，故民寧受荼毒以救死者，皆緣沿邊之汛地未有重兵防護也。今日安危，機在眉睫，伏懇迅發重兵，安置守禦，固七泉之根本，甦萬民之性命，其在指顧間矣。合就申詳。爲此除申督撫兩院、寧海將軍外，卑縣備由具申」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海逆肆亂以來，全閩沿海郡縣悉遭燬掠之慘，漳泉尤甚。茲滿漢大師雲屯漳土，逆孽猶時有乘間登犯，擾我黎庶者，則泉屬沿邊紆迴數百里之間，留禦兵單，不敷分守，賊徒之頻入焚擄，不問可知。每據各將領呈報，亟欲調遣分防，奈官兵限於制額，無可藉手。雖先前亦有安設，而寥寥百十之衆，無濟事機。本將軍爲邊防日疏，輾轉思維，心血已枯。茲邊界既定，勢當派防。本將軍廣詢昔年之情形，細參今日之事

勢，卽此派防之間，又有當費一番籌畫者。查順治十八年間，賊以屢敗之餘，膽寒氣喪，故我沿邊五里一臺，十里一寨，百十官兵便可保固無事。然畢竟尙有馬匹得以迅速沖突。今逆賊之聲勢方張，內地之奸宄雜遯，若邊防之兵只循舊數，恐海逆乘潮突至，千百爲群，而我臺寨弁兵衆寡懸殊，不特難以出剿，尤慮不足自守。萬一挫損兵威，則賊鋒愈熾，兵心愈疲，將來且不可再振矣。此前與泉道建議請設重兵，良有以也。今卽不能盡如該道所派之數，亦應稍爲加增昔之原額。惟是本將軍現在行間，又不得不酌留標兵以勦進剿。今擬俟東豫新兵調到收明之日，卽爲斟酌撥防。除稍緩地方應俟本將軍回泉之日酌撥外，至於竿頭、靈水、前埔、古陵、大盈、小盈各處，更爲衝要之尤者；亟應於竿頭安兵五百名、靈水安兵四百名、前埔安兵五百名、古陵安兵二百名、大盈安兵五百名、小盈、青石宮二處共安兵四百名。以上各汛，先應安兵共二千五百名，以應目前之急。但查各汛相去或十四、五里，或二、三十里不等，一遇有警，彼此應援，非藉馬匹難以星馳電擊。今本標官馬缺乏，部發無期，購補無資，尤恐徒步之卒，有警難於遠馳，互援則又屬紙上空言、罔濟實用，不得不仰藉貴部院之訏謨，早示區畫，以救此泉屬之殘黎也。今據前情，合就剴切咨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酌妥迅賜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地界安兵咨福寧鎮

爲地界非安兵莫守，橫寇非重兵莫禦，謹歷陳遷後情形，仰祈鑒憐救濟，以保疆土，以全民生事。據福寧州申稱：「竊州境沿邊二百數十餘里，汛地不爲不廣，隘口不爲不多。當鎮營全設之日，猶總總以地廣兵稀，不敷分守是虞。況今日所設之官兵，其分防隘口者，豈能周密？屈指而計，中營遊擊劉濟源官兵二百餘名，駐劄赤岸橋看守船隻；調防銅山營遊擊曹良官兵三百餘名，守禦州城；調防平陽營遊擊傅鵬翔官兵五百名，駐守銅山。此三營相隔，修途峻嶺，各有守城、守船之責，其餘不過差遣塘撥，以供瞭望偵探而已。孰敢以寥寥有限之兵，遠分要隘以當逆賊之衝，而疏城池、船隻之防？故各寇如入無人之境，日甚一日，曾無一毫顧忌。甚至直入內地，焚殺捲擄，嚇餉立威，遠近刻無寧宇。向者患在海濱，今則患移內地。藉非迅發官兵，立時撲滅，肅清內地，以固疆界，則賊勢日增，民生日促，恐涓涓不絕，將成江河矣」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案照先據該州申爲逆謀報忿有據等事內稱，陳、張諸逆屯踞地方，意圖雪忿，侵犯州城，伏請酌撥水陸捍衛等緣由，業經本將軍咨商總督部院，並移咨貴鎮，量發官兵回汛防禦在案。續准督部院咨爲呈請酌撥官兵等事，復經本將軍移准貴鎮咨覆撥發銅山營把總游明帶兵一百名候領糧餉，立令起行等因。茲復據該州申稱，汛廣兵稀，賊

寇公然屯劄，肆橫劫擄，若非迅發官兵撲滅，則賊勢日增，民生日促等情前來。爲查沿邊遷移已定，要口自應撥兵防守。惟福寧官兵調赴來漳，而在州汛防官兵，雖云單薄，亦當設法堵禦，相機剿殺。乃因循退縮，致賊勢鴟張，以致劫擄，此該州之不得不屢請重兵及時剿滅以靖地方者也。照據前情，合再亟移。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迅發把總游明，帶兵星馳回汛守禦。仍嚴飭在州將弁，酌量地方險易，通融扼守，務要晝夜用力瞭探，加謹提防。遇有警息，奮勇馳剿，保衛人民，以安地方。仍將撥兵起行日期，並飭行過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地界安兵咨督院

爲地界非安兵莫守等事。本月初七日，准貴部院送到康親王令諭，內開：「據福寧州知州張敏啓稱：州境沿邊，汛廣兵稀，逆寇直入內地，放火殺人，捲擄男婦財物，張示嚇餉，並開遷界後被害地方日期情形，伏乞垂鑒」等因。敬此，爲照福寧僻處閩省北隅，離海逆巢穴較遠，向來頗稱寧謐。自福寧鎮帶兵南下會剿，而山海小醜窺我兵單，遂敢乘隙劫擄。然據報俱係零星逆孽，實非大夥海寇。若在州文武果能和衷協力，鼓勵官兵鄉勇，互相守望堵剿，何以致其流突無忌！該州雖係文職，亦有地方之責，平時既

無弭盜之術，而有事輒大聲狂呼，越啓親王。前據該州詳同前由，本將軍隨經移咨福寧鎮，催將原議發回銅山營官兵一百名，迅令馳回福寧，協同在州將弁，酌量地方險易，通融扼守去後。今奉王諭前因，相應再於該鎮所帶官兵之內，掣回二百名，並前議遣之數，共足三百名，令其兼程回州，相機防剿。是否妥便？迅祈示覆，以便轉移遵照。

至於該州狂呼越啓，未知貴部院前此會否申飭？細揆該州之意，實欲速福寧鎮之回州，以卸地方之責任耳。然行間與賊對壘，日夕相持，兵馬尙慮單薄，該鎮豈可輕易遽撤？諒貴部院碩畫，當有以洞及也。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迅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平閩紀卷之六

三韓楊 捷元凱著

咨文

酌設沿邊咨兩院

爲酌設沿邊要汛，以資防禦事。准貴部院咨開：『准撫院吳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惠安營至福清蒜嶺沿邊一帶，已經撫院巡閱；各汛應設官兵，佈置分防，既經酌定，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希即迅撥官兵二千五百名分佈沿邊各汛。倘有不敷，本部院再撥兵五百名，統聽貴將軍分發防守。仍希見覆施行』等因。並准撫院吳咨前因各到將軍。

准此，時本將軍因驗收東、豫新兵發伍，正在酌定兵數，分發回泉汛守，然後咨覆。復准大咨前事，內開：『准撫院吳咨內開，本院旋師，閱歷躡勘形勢並與鎮汛諸將細加商酌；自漳州大王廟起以至泉州並興化至蒜嶺一帶，安設官兵數目，業經本部院備移貴將軍迅發官兵防守，倘有不足，本部院再撥兵五百名，統候分撥在案。但邊界遷徙已經兩月，沿邊處所尙未安兵，盜賊縱橫，出入無忌，斷難刻緩。合就咨催。爲此合

咨貴將軍，請煩察照，迅撥官兵，令與泉道同貴標員沿途安置分防。望切望切！等因。

准此，爲照沿邊遷界已定，自應設兵防守。茲撫院巡閱漳、泉、興化各郡縣邊汛，派定官兵堵防，備極周密詳悉，深得安攘至計。惟是，各營兵額猶恐不敷分布；如泉州沿邊各處所需兵數，計本標制額只有四千八百五十名，而本將軍現在行間與賊對壘，堵守邊牆尤爲緊要，不得不酌留官兵以備緩急。今除酌撥官兵二千名，於本月初一日着令本標左、後兩營遊擊朱起龍、劉國興帶領回泉，酌量地方險易，先爲分佈守禦去後。若照撫院原定之數，尙屬不敷。似應俟蕩平漳寇之日，本將軍帶兵回泉，方克如數撥發也。其洛陽橋、惠安二汛，雖已添設營制，而兵馬皆未補足。茲查本標五營，已收東、豫新兵，其舊兵溢額約計一千上下，已經行令中軍參將馬勝將溢額舊兵盡數分發，補入洛陽、惠安二新營。且洛陽遊擊趙雲奉令帶兵往同安會剿。今鄭不伐已經投誠，該將現在赴汛料理，則洛陽、惠安二汛，只俟本標溢額舊兵發到，即可分佈巡防。至於興化沿邊所需兵馬，除已經檄行遊擊李雯將現防洛陽官兵，俟遊擊趙雲並本標溢額兵丁收補之日，盡數撤回興化；則興化邊防，亦稍足資矣。

再查福清、連江、羅源原調南征官兵內，除酌留福清砲手一百名、連江營砲手二百名防守邊牆外，其餘已遵大咨盡數發回原營守邊去後；茲查得小盈、青石宮、大盈地

方已有本標官兵防守。惟東嶺、荔枝園二處，乃大盈、小盈、青石宮適中之地，本標額兵不敷撥派。而東石、內瞭山、九溪山，海逆乘隙出沒，得荷貴部院垂念邊防大計，撥發勁旅五百名在彼添防，則大路一帶可保萬全，此又藉貴部院之鼎力鴻謨也。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特請增兵咨撫院

爲特請增兵汛守，以固地方事。准貴院咨開：『據驛傳道呈詳：福清之鎮東、牛宅、海口等處，逼近樹頭、海壇山，請飭福協仍撥龐守備再增兵三百名汛守。其漁溪等處，或將調去福清之兵發回本管分汛，或別撥兵丁選員協同防守等緣由到院。據此，相應咨達』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福清汛地遼濶，兵力不敷汛守，先經本將軍咨明督院，將所調南征官兵發回二百名以爲汛守邊汛之用。至於蒜嶺等處，新經題設守備一員、額兵四百名。近該營守備田龍見請留福清營原發回南征官兵，以爲安營立寨之資，業經本將軍咨准督院覆示飭行該備迅將額兵作速設法募補足額，發回原兵在案。是福清之蒜嶺等處，兵力頗足，似可少敷防禦。至於鎮東一帶，尙須添防。但附近各營，委無餘兵可以調撥，祈貴院碩畫，或就近酌量緩急通融那移，以資汛守，俟新設之鎮東營官兵募足之日撤回可

耳。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十日。

稟報事咨督院

爲稟報事。本月十三日，據延平城守左營遊擊邵乘龍呈詳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逆孽紀朝佐流竄德化、永福二縣，自當發兵窮追搜捕，以絕根株。茲據稱延平郡城只有將官邵乘龍兵三十餘名，現在無兵可撥等情。惟是永春一縣，與德化毗連，在泉官兵現經盡數撥防沿邊，無可遣發前往接防。該縣城池倉庫爲重，其延平原防永春官兵，似未便發回，所有副將康泰所帶會剿寧化官兵七百九十名，近據各協將報稱，黃機禾屢爲官兵殺敗等情，則逆賊之形勢略可概見；今或只令郭、裴二副將會同樂總兵官兵在彼搜剿，行令延平副將康泰將所領官兵盡帶回延會剿紀朝佐，或行令該副將於所帶官兵之內酌發二百九十名，着令能員帶回，並行遊擊梁九鳳將現防寧洋官兵之內酌撥一百名馳回延平，庶足以資堵剿，並可兼顧郡邑城池倉庫。查寧洋縣汛係漳州所轄，應祈貴部院檄行漳州鎮標撥官兵二百名前往防守，責令遊擊梁九鳳將原帶官兵二百名馳赴寧化會剿黃機禾。其副將康泰，乃係委署回部改推之員，若久在行間，未必盡心，且恐呼應不靈，或應令其原帶官兵七百九十名帶領回延，內留二百九十名固守郡城倉庫，其五百名責

令遊擊邵乘龍帶領會剿紀朝佐，庶出處戰守，均之有備矣。本將軍管見如此，是否有當，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奪示覆，以便行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請令撤兵咨兩院

爲稟報請令撤兵事。本月十四日，據邵武副將郭奇、署延平副將康泰、隨征屯田總兵樂燦報稱：「竊照卑職等奉憲令帶領官兵會剿逆寇黃機禾等，已於三月二十日進攻賊口，二十二日辰時直搗巢穴。當陣殺賊奪械，並逆賊棄却空堡竄遯各情形，俱經具報在案。時職等暫割留猪坑，分差躡探黃機禾踪跡間，於二十四日據原發上伊一路進剿各營千把范得勝等、寧化縣安遠司巡檢馮奇同報稱：得勝等遵奉卽於三月二十二日黎明，帶領目兵前進陸里郊洋地方，賊黨踞險抗敵，四處埋伏。得勝等分兵三路，奮勇冲殺，奪進賊口，當斬殺賊旗手二名，得獲大旗二桿，殺死賊衆三十餘人，得獲箭鎗、馬叉、旗幟等件。及至午時，賊敵不住，又奔上高山，竄入空土堡。得勝等協同巡檢馮奇帶領上伊難民鄉壯張教化等，四面架梁，冲殺上山圍堡。當陣砍賊十餘人，砲傷滾落山崖約計二十餘人，餘黨四散潛逃。其空堡當卽火焚，各營兵丁陣獲旗幟、鎗砲等項，相應一並報奪等情。據此，卑職等會商留猪坑巢穴空堡已焚，師割無益。隨議令汀營裴副將卽領

該標官兵前往汪家地一路搜緝，卑職等帶領官兵前至郊洋一路搜緝。時據上柏丈難民熊運爲報稱：聞有黃機禾只帶五、六十人走往江西地方去等語。卑職等挑選目兵三百名，着令邵營千總何承統、范得勝等各領星馳追趕去後。於三月二十六日，據千把何承統等同稱：三月二十四日酉刻，統等蒙令帶領精壯目兵，漏夜前往，至二十五日辰刻到石城、高田地方，計趕八十餘里。時據本地練總何就口稱，並鄉民傳說：黃機禾被福建大兵殺得大敗，只帶五、六十人走去江西贛州投誠去了等語。卑職統等會商，未知果否，欲劉高田，又係江西地方，所帶目兵糧米無辦，難以窮追，不便久割，合撤回營等情。據此，該卑職等切照黃機禾聚衆肆虐，盤踞留豬坑老巢，茲奉憲令撲剿，前後創殺三陣，敗遁江西，巢穴已蕩，餘黨零星潛匿。只今各營重兵久駐，敗亡餘賊斷不敢出。惟是卑職等經歷地方，目覩田地拋荒，議將克剿地方，應聽該轄汀州裴副將一旅暫割要地，會同寧化縣多方設法招徠編氓，庶餘黨自出歸農，而界內一清，則黃機禾不敢復逞，地方漸見寧謐矣。今卑職等除移會裴副將及照會寧化縣知縣招徠去後，各帶官兵撤至中砂地方暫割。現候憲令撤兵外，理合具稟』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山賊黃機禾負固跳梁，業遣發各副將督領官兵會師夾剿，擒斬梟彙，燬巢獲械。而黃機禾被迫勢促，只帶隨從五、六十人鼠竄江西。所有脅從餘黨，悉係附近居民，大創之後，勢必零星潛匿；似不必將各營兵馬久屯境上。相應行令副將裴天祿，

，酌留才幹守備一員、帶兵三百名暫留該地方，與江西交界處所會同寧化縣相機剿撫，以絕盜萌。其餘各營官兵，仍令副將郭奇、裴天祿帶領馳至德化會剿紀朝佐。其副將康泰帶兵回守延平，以便遊擊邵乘龍帶兵前赴永福、德化、尤溪三縣交界之地會剿，以絕內奸。事平之日，即便發回各營。本將軍管見如此，是否有當，合就咨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裁奪檄調，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備陳剿賊咨兩院

爲備陳剿賊情形，亟賜上策，以絕根株事。本月初二日，據銅山營遊擊曹良呈稱：「竊照卑職奉令會同浙師夾剿南鎮、雙頭衝二處逆賊，叨蒙憲臺福庇，於四月十一日同各營官兵攻克南鎮，得勝緣由業經塘報在案。更有雙頭衝一處逆賊，尙未搗穴，會同密商進剿。至十二日，浙汛官兵同卑職一齊掣赴後崎界外屯任，議撥目兵踰探路徑。據浙、閩各營目兵回稱，後崎離雙頭衝有三十餘里；十五里之內，尙有一線小路，餘皆連海靠山，乃海巖峭壁，一人尙要攀緣而上。過此皆汗泥深陷，越一小山，看見賊巢，係孤懸海島，四面皆水，非船萬難進剿；窠前現有賊艘在彼灣泊等情。卑職公同詢實間，隨准溫協賈副將、溫鎮標左營馬遊擊、福寧鎮標中營劉遊擊等面云：據稱雙頭衝係海中心

陸師雖勇，未能飛渡，必須水師重兵夾攻，方克有成等語。其賈副將、馬、劉二遊擊於本月十五日黎明，各帶領弁兵起行回汛外。卑職細思，南鎮巢穴已經我師焚搗，而餘氛奔遁上船，勢必合歸雙頭衝聚。今日倘不盡力滅根，後日毒害地方滋甚。卑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茲賈副將、馬、劉二遊擊決意歸汛，難以強留，而在州水師丘遊擊又負約愆期，畏縮不前，不得不備情哀請憲臺迅發諳練水師，以攻其前，陸師以躡其後，餘孽根株，不日可靖。卑職所帶官兵，一面駐劄白琳地方堵防，一面候發水師夾剿，仍請飭行浙閩原同夾剿官兵，依舊會齊一處，協力截殺；地方幸甚！卑職幸甚！」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爲照南鎮逆賊雖被官兵剿敗，然根株未絕，終屬遺患。況雙頭衝一處，尙未搗穴，今各兵卽欲回汛，賊勢必將復燃。自應乘此兵威，水陸夾剿，掃蕩巢穴，乃爲上策。今據前情，合亟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希卽檄行水師營速撥諳練水師，重兵船隻，駕進雙頭衝口，並檄行原同夾剿各官兵訂期會師，水陸夾攻以空巢穴，以淨根株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初五日。

備陳剿賊咨浙督

爲備陳剿賊情形等事。准福建撫院吳咨開：「本年五月初一日，准定海將軍王咨開：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准本院咨開：准本將軍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爲照海逆灣泊雙頭衝既係孤懸海島，非船難以進剿，該將請撥水陸夾攻；今經貴將軍運籌制勝，添撥水師會同劉遊擊，訂定日期，水陸奮力夾剿；深見計謨碩畫。但咨浙江督院飛飭原發官兵仍至銅汛訂師會剿，應候貴將軍主稿可也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南鎮雙頭衝賊巢原准浙江督院咨移兩省會師，水陸夾剿，今南鎮之賊業經官兵攻殺焚巢，餘孽敗遁，則雙頭衝之賊，誠宜一並殲除。前據福寧鎮標中軍遊擊劉濟源報文，本將軍已經飛飭原在福寧配船水師參將丘廷輔，星速會同劉遊擊率兵訂期水陸進剿矣。今銅山營遊擊曹良，以地係汛屬，恐貽後患，乃請浙、閩兩省原調會剿官兵合力剿除，應否如其所請，故以奉商。今准大咨前因，但本將軍所管者水師也，或原發船兵足以剿除，或應再爲添發協力夾擊，本將軍不敢岐視。至於陸路進兵，且事在隣省，則應仰請貴院主持咨會飭行，本將軍似未便越俎。合再咨會貴院，請煩查照酌示等因到院。准此合就咨會。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裁酌，迅賜示覆」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南鎮雙頭衝海逆，特險跳梁，業荷貴部院遣發浙屬官兵，會同閩省福寧銅山官兵協力夾擊，南鎮逆賊，已經攻殺，餘夥復投雙頭衝盤踞海島。茲水師將軍王現在照撥水師官兵，合師搗穴，至於陸路官兵，除經本將軍移咨福寧鎮，着令能將帶領馳

赴銅山候期進發外，所有貴部院原調來閩會剿官兵，統祈貴部院威靈，檄令星速前來，訂期協剿，俾浙、閩得受救寧之福，皆出貴部院之鴻慈也。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賜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遵奉俞旨咨兩院

爲遵奉俞旨等事。本年四月十一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密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就咨商，請煩察照，作何建議題覆，惟祈卓裁示覆」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閩省地方形勢，南北延袤二千餘里，一面倚山、一面臨海。倚山則崇岡疊嶂，臨海則萬里汪洋。自康熙十三年變亂，山海逆寇，乘機交訐，踞險跳梁。及康熙十五年，大師入閩，漸次削平。使當時即增設官兵，星羅碁布，則餘孽勢當潰散，不致復有此番之騷動。惟是以宇內多事，措餉維難，前任督、提不敢陳請增兵，以致調撥不敷，防剿無藉，遂致海澄失陷，泉郡被圍，致煩滿、漢大兵雲集應援。若非仰賴朝廷威令，則閩南半壁，幾不可爲。

茲海逆現在與我師對壘，更散遣逆艘往來於沿邊窺伺。在我各汛扼防，不可不極其秘密，業荷貴部院宏裁，建議題增兵額，並海澄公原轄兵丁，俱分派於沿邊要汛防剿，

設官分轄，以耑責成。此蓋相度形勢，因地制宜。邇來扼守頗密，孔道始通，山海之勾連隔斷，賊衆之糗糧始絕。

茲內部以所汰海澄公原兵一千一百三十七名，不准補足；又以所添一萬八百名之兵，原未令其另立營伍、添設官員。並將水師提標官兵，既就此所增兵額之內派撥，移咨再議具題等因。查原題派撥官兵汛地，如浦城一汛，實爲全閩上游之衝，外省解運協餉必由之路。際此隣省山寇未靖，不時侵入，若不特設專汛，斷難保無疏虞。若閩安爲省會之門戶、鎮東爲福清之藩籬，皆逼臨大海，賊艘乘潮可以直入內港，必設重兵，方可扼其侵犯。至於蒜嶺、楓亭，乃驛站孔道，凡解運餉銀、火藥、甲械到此，勢須歇宜，且咫尺波濤，逆艘日在游移，尤當設兵彈壓，以杜覬覦。惠安爲興、泉之脈絡，洛陽乃泉州之咽喉，每值大潮之候，萬頃汪洋，若不亟設重兵，則賊之艤艦巨艦，往來無所顧忌，不特內地居民日受蹂躪，且恐孔道不通，軍機因而阻梗矣。其灌口、龍江乃漳州接壤適中之地，與廈門逆穴對峙，相隔一江，卽此一千之兵尙慮單薄，又何可輕易議減也？在江東橋官兵，現在與賊對壘，日夜戒嚴。海澄一縣，雖未恢復，而該營所設官兵，亦現在屯劄江東橋。兩兵互相犄角，以堵逆賊勾連山寇取糧之要道，是又不可一刻疏防也。至福寧一州，處閩省北偏，地勢紆迴，爲濱海重地，雖有鎮標及銅山官兵，而汛險兵單，不敷防禦，是城守官兵又亟宜添設也。以上各處，俱十分緊要，自應仍照原題

之數，設立官兵，以資彈壓。至若泉州所屬之大、小盈，逼近東石逆穴，當設重兵一千餘名，以資邊防。祇因錢糧匱乏，再難議增。今若將所汰各標原兵，不准募補，又於此內撥充水師提標，再除漳浦、漳州、同安三鎮已經奉旨設兵九千名，則餘兵僅三千餘名，將何以分佈於沿邊各汛乎？

夫以閩地之邊汛，皆賊踪飄忽，在在可以登犯。兼之逆賊狡謀，每見餉銀、火藥經過，遂欲擁衆截刦。本將軍屢次統兵接護。今若各汛兵單，萬一有失，則賊志愈張，咽喉孔道不通，軍餉輓運難前。山寇復從中遙應，窮民因而騷動，恐殷鑒不遠，前轍堪虞。且查水師提標官兵原在二萬數內，已於備陳剿賊等事一案，經親王具題部覆，奉旨准行在案，此尤祈貴部院剴切陳明者也。至添設官員，另立營伍，有兵自應有官，若使附近各營將弁遙爲統領，恐責成不專，巡防不力。莫若崇汛弁員，以汛爲家，功名性命相關，自必加謹嚴茲。

總之，閩省從我朝定鼎以來，爲海逆擾攘，勞師動衆，所費帑金錢，幾千萬計。延至今日，尙未蕩平。今欲保固封疆，一勞永逸，自當破格用兵，奮揚威武，設官分職，勿惜小費。秋間水陸大舉，轉盼屆期，倘邀朝廷威靈，掃平逆穴，芟鋤積寇，事平之日，或可將新設官兵酌量裁併，以省國帑。若再因循從事，邊防不固，恐糜費錢糧，無所底止。本將軍雖賦性愚昧，豈不知措餉艱難，當勉從樽節？惟以身在地方，目擊山海

情形，既准大咨詢及，不得不備晰直陳。是否有當，尙祈鴻裁酌妥主稿題覆可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詳請添兵咨督院

爲詳請添兵以固邊防事。本月十二日，據本標左營遊擊朱起龍、前營遊擊焦國巡合呈稱：「本月初六日，據偵探報稱：聞觀音山一帶賊寇，俟稻穀收完日，隨於祖山頭築造砲城。其餘要掣來泉州。所有鍛鑊，搬運東石，不知欲於何處築寨等情。據此，案照遵奉憲令擡營築寨，一處完固，卽撥一股官兵駐防。誠恐安設之後，兵力漸次單薄，故調邵武郭副將帶兵一千名前來協護，事竣撤回。如安設臺寨，官兵不敷，卽具文呈請酌撥等因遵行在案。茲郭副將一時未到，卽到亦須添兵。卑職現在護築康店、青石宮、小盈三寨，報竣之日，隨卽挪營前埔、靈水二汛。但靈水、前埔對面，逼近東石，距廈門一潮之水，悉係賊寇取糧要口，非重兵難以防禦。今次第修築，隨完隨安，兵力益見單薄。若賊寇無多，守邊官目自能剿殺；如賊勢重大，必須另設援剿接應，以保萬全。倘兵力稀少，雖臺寨分布，賊寇亦得乘虛侵犯，於沿海險要處所挖河築壘，我兵不無多事之累，百姓未免蹂躪之苦。抑有請者，泉郡沿海地方遼濶，比別處十分險要。各都鄉

村，尤當修造土堡以藉安身，設立練總以司聯絡，清查保甲以除奸宄。遇有小警，鳴鑼響砲，守邊官兵協同鄉隣，立可應援。若遇大夥，又有援剿官兵併力追殺，自無焚掠擄劫之患。合無檄行府廳縣實力舉行，此亦守望相助、靖盜安民之急務也」等情到將軍。據此，案照先准寧海將軍喇咨，據該將報稱，海賊要來泉州地方取糧，擬石井、東石等處登岸等情，咨商酌撥官兵添防邊界等因，業經本將軍移咨貴部院察奪在案。續准大咨，檄令遊擊朱起龍、焦國巡等前往靈水防禦，並撥何兵協剿等因，隨經本將軍飛調副將郭奇帶兵星馳康店，護築寨垣，以便朱起龍馳赴靈水設寨安兵，咨明貴部院去後。茲據呈稱靈水、前埔一帶逼近逆穴，最爲緊要，請添官兵並各都鄉村尤當修造土堡，設立練總，清查保甲，遇有緊急，鳴鑼傳砲，互相守望，以便官兵應援協剿等情前來，是亦綢繆疆圍、弭盜安民之要務。但靈水要汛，止以遊擊朱起龍、焦國巡所帶官兵前往堵防，未免單薄。相應一並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希賜酌撥官兵添防，並祈檄行該道府縣清查保甲，以杜奸宄。並令各鄉村並設練總，修砌土堡，互相守禦，以固地方。仍祈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奏聞事咨督院

爲奏聞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就移咨，請煩察照，希將親王兩議題疏，聽本部院與貴將軍另題字樣，酌裁示覆，以便會疏題覆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逆賊竊踞險島，抗拒顏行，致煩大師會討，雖屢挫賊鋒，然猶負固跳梁，踰時賒死，凡屬封疆巨子，恨不滅此朝食，以紓皇上南顧之憂。惟是，掃蕩巢穴必藉船隻堅固齊備、水兵操練精健，方克有濟。茲准大咨，詢議題覆。細繹王諭原題疏內，進剿海賊，必須調取荷蘭國船隻，方可舉行；此誠親王思深慮遠，慎重制勝之宏謨。但目下荷蘭國勅書尙未齎捧前去，則此項船隻，難應師期。爲今之計，惟俟水師提督萬統領岳州、江南、浙江戰船二百來閩，必由舟山、普陀沿海驅剿零星賊艘，先聲可以奪人。並將在省修造新舊戰船三百隻，配兵操駕齊備，實有可以破敵之具。卽就九、十月間，風信既順，水陸夾擊。諒海島游魂，無難授首。倘水師提督萬所統戰船一時未到本省，舟師尙未齊備，或俟冬盡、春初另期進剿，抑或遵照親王疏內所議，本將軍未敢擅專，統聽貴部院酌裁主稿題覆可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密報事咨喇將軍

爲密報事。六月二十七日，准貴將軍咨開：『准總督部院姚咨開：泉屬各汛，原係本將軍舊汛，似應於隨本將軍在鳳山兵四千外，尙餘兵一千名，卽於此中添撥貼防等因。並據遊擊劉國興報稱：竿頭亦有本標官兵五百二十七名，再撥五百名湊額等情。查竿頭逼近東石、深滬，又接連海濱，爲賊所必爭之地。且本月十九日被我官兵殺敗，賊之挾仇報復，亦勢所必至。而竿頭士卒寥寥，實切疏虞之患。合再請添撥抵泉，以爲固禦』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本標五營額兵實在四千六百七十名，援剿兩營實在一千六百二十名，通共實兵六千二百九十名。今現隨本將軍在鳳山營盤共兵三千六百餘名，分發左、前、後三營遊擊朱起龍、焦國巡、劉國興等帶往竿頭、靈水、康店以及分防永春、德化、南縣共兵二千四百九十餘名，存留防守泉州並養病兵丁一百八十名。此六千二百九十名之兵額，俱已分遣無餘。所以前准大咨，委因無兵可撥，故不得不咨商督院也。續准督院咨覆，亦以無兵可撥前來。本將軍念切泉城根本重地，兵單可慮，不得已於現在鳳山防守邊牆三千六百名之內，摘選三百名，着令守備楊可能帶領馳赴竿頭添防，已經咨明貴將軍在案。今復准貴將軍咨開前因。查行間之兵，現在與賊對壘，難以再爲抽撥。查本月

二十六日，據邵武副將郭奇呈稱，已帶兵到康店地方合營，俟三、四日內寨城完竣，即赴靈水、前埔，會同朱、焦二遊擊築寨等情。則是遊擊朱起龍等所帶本標官兵，已有郭副將與之會合，聲援已壯。應於本標官兵之內行調一百名，馳赴竿頭，以湊一千名之數，責令遊擊劉國興調度剿禦。其餘本標官兵一千餘名，仍令遊擊朱起龍、焦國巡會同郭副將在於靈水、前埔護築臺寨。報竣之日，令遊擊焦國巡帶領本標兵一千名防守靈水，副將郭奇帶領原轄兵一千名防守前埔，則沿邊星羅碁布，似可以保固無虞矣。

康熙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呈請憲示咨兩院

爲呈請憲示，以便畫一支除事。本月初八日，據中營參將馬勝呈稱：「竊照病故兵丁、倒斃馬匹，查本標定例，不拘月內日子之遲早，俱以是月初一開除任支。茲據各營弁目稟稱，倒馬兵丁，要照江南截日任支。若依截支之例，恐貽後來駁追之累，無可賠補。僉乞轉呈示下遵照。據此，該卑職查得倒斃馬匹，疊經詳報開除，亦有奉批照例截日任支者，亦有奉批以本月初一日任支者。茲據前情，相應呈請憲臺裁示，嗣後標營故兵、倒馬，應否截日支除，抑或仍照定例，以本月初一日任支，俾有畫一，永爲遵守，以免各兵紛爭。理合呈詳。爲此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施行」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閩省海逆未平，兵馬日在剿禦，按月關支糧餉、草料，雖宜嚴核樽節，然今昔時勢不同，亦當權衡體恤，庶可以鼓勵兵心。如脫逃兵丁，不特恐其在外不法，卽畏勞思逸，生心離伍，已干犯軍紀，其名下糧餉，勿論係何日脫逃，自應以脫逃月分初一日住支，無庸再議矣。惟是陣亡兵丁，則係奮勇殺賊，爲國捐軀，及一切病故之卒，則係晝夜荷戈，餐風宿露，暑濕潛入膏肓，馴致不起。當其寸氣猶存，三餐醫藥俱仰給於糧餉，關支到手，便爾分用無存；殆及身故，其名下糧餉，不論係何日子，概令以所故之月分初一日住支，則已關之糧米，勢當追補。官欲問之本兵，其如骨化魂消，無從查取；若責之該管將弁，則勞苦窮員，月支俸廩尙不足以資八口，何能爲故兵填還？再查倒馬一項，際此剿禦殷繁，全資馬力馳驟，窮丁百計借貸，覓料喂養，期得馬匹臚壯，以備衝突。滿望按月關支草糧，分還債負，不幸官馬倒斃，亦不論係何日子，其草乾俱以所倒之月分初一日住支，致兵丁所貸之債無可賠還。卽在無事之時，猶不可責令窮兵捐資養馬，況今日之馳剿肆出，而可令兵丁枵腹賠料耶？本將軍歷任山東、江南，除逃兵糧餉以各月之初一日住支外，其病故兵丁及倒斃馬匹，俱係截日住支。卽今援剿左、右兩營現有成例可考。茲閩省現在用兵，而故兵、倒馬俱以本月初一開除，似非所以體恤下情、鼓舞兵心也。查此例因變亂相仍，營務亦從無整頓，所以因循相沿。貴部院、院八閩提衡，三軍司命，惟祈因時制宜，權衡通變，將故兵、倒馬餉乾，援山東、

江南之例，准以截日任支，則各營弁兵無不感激思奮矣。本將軍以有山東、江南事例，據呈請示畫一前來，不得不剴切轉咨。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仰祈體恤下情，俯賜酌奪，仍祈示覆，以便行令各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特請飛調咨督院

爲特請飛調等事。本月十八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除行布政司查明船隻數目外，合咨察照將閩省現有船隻，果否足以破賊；倘難以充用，若取江、浙船隻，並無可虞，必能取至福建，酌議見覆施行」等因。同日又准撫院吳咨同前事，內開：「爲照江南、浙江船隻，原經督部院會題同官兵水手一齊赴閩。續准部議，令提督萬官兵配駕前來。今提督萬由陸進發，其江南、浙江船隻，又准部行，或可不取，並取到並無可虞，抑或撥發官兵，必能取至再議具題等因。查在省有原舊鳥趕船二百五十隻，新造鳥船五十隻，共船三百隻，並八槳小船，約計可以配兵三萬餘名。今現在水師兵丁只有二萬名，除配駕外，前項船隻尙有餘剩。若再調江、浙戰船，既無官兵水手一同來閩，又難遣發官兵遠去配駕。即使前船到閩，有船無兵，總無濟用。莫若遵照部文，或此等船隻，即可應用等語，再加酌議添兵，配駕征剿，是在貴將軍碩

畫會商妥確，迅賜主稿會題者也。相應咨達。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示覆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破滅海賊，必藉舟師，是以前經會議題調江浙船隻並紅毛夾板，以及本省現在戰船，會合夾擊在案。雖目下夾板彛船未到，然騎虎之勢，似難中止。自當商酌進取，以收蕩平。惟是江浙之船，部行復議。茲准撫院咨開，閩省新舊各船，約可配兵三萬餘名，而現在水兵只有二萬，除配駕外，船隻尙有餘剩等因。則江、浙之船似可不用矣。但今舟師尙未配駕，水師提督尙未蒞任，若遽以不需江、浙之船入告，萬一水師提督到閩，或以本省之船不敷配駕進剿，或以江、浙戰船寬大堪用，另有一番建議，將又費一番覆請之煩。且水師提督萬現由陸路起程，將次到閩，似應俟其到閩之日，將現在各船查看，每船果可配兵若干名，各船共可配兵若干名，是否足用進剿，應否仍調江、浙船隻？共同確議會疏題覆，尤爲畫一妥便。況水師提督生長閩南，練習地方情形，其於戰船事務，諒所深知。搗巢大舉，似當集議，以收萬全之效也。既准大咨詢及，不得不謬抒末議，是否有當，統候鴻裁酌奪者也。除卽備覆撫院察奪外，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再賜酌妥主稿具題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密請添兵咨督院

爲密請添兵防護修寨事。本月初三日，據泉州海防同知蘇良嗣呈稱：「竊照水頭一寨，跨入海港中，三面水環，一面通陸，誠爲扼要險地。臭塗賊船則在對面，石湖、蚶江賊船則在緊隣，乃賊出沒要道，必爭之處也。以賊數而論，倍於東石；以地險而言，更倍於靈水、前埔。卑職奉令督修，敢不察地利而度賊勢，計圖萬全，以絕逆賊覬覦。查護修靈水、前埔二寨，原奉撥發官兵三千餘名。移營時，又有大兵前往保護下營，故免疎虞。然狂賊猶敢中夜屢犯。所幸兵多有備，得以制勝。今計現在護修陳埭之兵，浙江七百、藩下二百、道標四百、晉江營二百，祇共一千五百名耳。况晉江營之二百，已留防陳埭，而浙江之兵，又有抽換回泉之舉。卽另爲補發，亦不能多。是以倍險之地，而反少兩倍之兵。此其難易，不待縷述。夫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賊勢地勢如此，何敢冒昧以行？卑職長顧却慮，計目今現造陳埭一寨塘房，晝夜併工，亦須半月。及至彼時，則前埔寨久已報竣；在彼官兵，除防守外，尙有不駐寨之藩下馬兵，及存泉城之藩兵，可以盡數撥發。提標左營朱副將所將提標兵丁，除留防靈水等汛外，雖久勞於外，然當多事之時，亦可令帶親隨，再來水頭料理。餘者請於城守營或別營添撥數百名。大約極少亦須足二千之數，方可移營前去水頭。並請移咨寧海將軍，如靈水、前埔之例，

撥發滿兵暫護下營。俾營盤之濠壘完成，再當多聚人夫，併力造寨，以報憲臺嚴令。伏乞鑒察，即賜允行，庶軍威震赫而卑職亦免誤公之愆矣。除呈總督部院、寧海將軍外，爲此備由牒呈本將軍查照施行」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沿邊修築臺寨，以安兵設防，藩籬既固，則堂奧自安也。是厚集兵力，安營護寨，爲目今第一要務。查陳棟等汛臺寨，業已修築將竣，計日可以移師。至水頭造寨，必須重兵防護，方保萬全。昨荷貴部院另撥陳士愷官兵六百名前往防禦。惟是浙標官兵，似亦應暫留，共爲防護；俟水頭寨告竣之日，再調回泉。緣水頭乃海賊出沒之地，若不多撥官兵，護衛興工，誠恐逆孽窺我兵單，狡謀侵擾。相應仍如靈水、前埔之例，撥發滿騎，暫護下營。營壘安完，撤回滿甲可也。今據前情，除即移商寧海將軍外，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移咨寧海將軍酌奪撥發，以固疆圉施行。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賊盛兵單咨督院

爲賊盛兵單，國用匱乏，特請額外捐膳，以靖海疆事。本月初八日，准貴部院咨，內開：「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前項官兵，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守江東橋頭一寨，內左營王祿守小港洲，內右營謝思禮守萬松關。今此兵既奉議

裁，本部院自應祇遵解散。但三處實係要汛，本部院又未敢遽撤邊防。合就咨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本部院內標三營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現在汛守邊牆，今既奉撤，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以遵新旨，希祈迅賜卓裁示覆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內協三營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奉議裁補，本將軍細查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在江東橋外甌溪頭山劄營，其右斜對果堂寨，其左直對太平寨，俱係逆賊營盤，相去一、二里不等，每口逆賊出哨，或隔半至一箭之地，與官兵相持打砲，時刻難弛；此不可輕議裁撤之一也。內協左營王祿在小港洲下營，西對陳州，面對馬洲及灣腰樹，東對觀音山，四處皆逆賊營盤，朝夕對壘，放砲相拒；此又不可輕易裁撤之一也。內協右營謝思禮在萬松關、嶺兜社地方下營，與逆賊之仔洲、浯浦等河邊各營盤相對壘；此又不可輕易裁撤之一也。三員皆夙稱戰將，貴部院爲地擇人，使之駐防第一衝險；自上年來，官知地勢之要害，斯提備無疎；兵識賊情之叵測，亦拒敵不懈。近逆賊又添龍煩、柳條等砲二十餘位，不時攻打，然終不能逞其兇焰，亦恃有三營堅持之力耳。今奉新旨，內協三營不准食糧，裁補各營老弱兵丁裁缺之內。隨准大咨，內開三營官兵現在汛守邊牆，今既奉撤，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顧念沿海自折邊之後，寸寸界牆，皆資兵守，已有汛廣兵少之患。其上游四府，又多山賊伏莽，在在須防。實無餘兵可以抽調接防，諒在貴部院洞鑒之中矣。值此需餉浩繁之際，廟堂爲國用匱乏計，故議

裁補。咨移一至，敢不祇遵。第貴部院與本將軍身在地方，裁撤之情形利害了然。目前倘將熟習對壘之官兵奉文裁去，又無有餘之官兵可調接防，是自示疎虞，使逆賊得以犯隙也。在貴部院與本將軍之處分不足惜，其如封疆何！及至此時，勢必又藉重兵，又費多餉。則今日恪遵裁撤之心，適成異日貽誤封疆之罪矣。且目今撤回滿兵一千餘名，即留此項之糧餉，以養三千對壘之官兵，所虧似亦無幾。況逆賊情見勢竭，撲滅有期，豈可自撤藩籬，致有他虞也？本將軍杞憂之至，敢獻蕪蕘，惟希貴部院採酌，再賜合詞具題，請留三營官兵，以資固圉，庶上紓九重南顧之懷，下奠八閩蒼生之命，即本將軍亦荷舟誼於無涯矣！至於內協二字，將來入告或更援剿名色，事平之日，即遵旨裁補。愚見所及，不審有當於台裁否？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煩爲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二日。

稟報事咨兩院

爲稟報事。據建寧城守副將劉起龍報稱：「本月十五日酉時分，據左營遊擊李英報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准休致熊總兵塘報內稱：岑陽關各隘口瞭望各丁前來稟稱：望見古佛崗燒營火數十處，寮竹關外聖塘地方劉有賊營，焦嶺關、吳家畚、水碓壠亦有一股賊劉，岑陽關外楓嶺、橫溪俱劉有賊，似此寇衆劉聚近地，不知其孽意欲作何侵突。現

今北路各處一帶地方，百姓各自奔逃，無術安插。爲此具報裁奪施行等因到職。准此理合轉報等情。據此，該卑職隨將郡城城守目兵，儘數挑選，着令把總盧文英率領星刻兼程，前赴崇安應援。竊照賊衆四出剽聚，狡謀叵測。前以汛廣兵單，萬不得已疊次詳請援兵去後，案蒙巡撫部院吳憲批，檄發延、邵二協官兵各一百名赴崇防範，亦可稍藉聲援。何期將近一月並未見到。今准延建邵道佟僉事移稱，江、楊二逆逼近光汛門庭，剿禦正在需兵，無可撥應，業於七月二十七日呈詳督、撫兩院外等因移職，則奉撥邵協一百之兵無可望矣。又蒙本將軍檄發楓嶺營官兵三百名，而楓汛地方接連益亭、二渡、水城各關，目今警息時聞，亦屬要汛，止可藉爲聲援，似難令其遠赴崇安。伏乞憲天軫念巖疆，需兵孔亟，將何項官兵移緩就急，勅發赴崇，以資禦剿，地方幸甚！爲此理合飛報」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隣寇江機、楊一豹等流突窺伺於光澤、崇安等處，近准貴院咨，據延建邵道詳稱，二逆窺犯光澤情形，隨經本將軍差役星夜齎持令箭前往汀州，着令副將王三英撥發精兵八百名馳赴邵武夾剿去後，則光澤一路似可無虞。惟崇安一汛，屢據該副將呈報兵單請援，前經貴院檄發延邵二協官兵二百名赴崇，今光汛現在需兵，則前項官兵殊難令其赴崇策應。誠恐隣寇侵犯，則崇安一帶地方百姓必遭荼毒。再查在漳官兵，現在與賊對壘，委無餘兵可以調撥。近據福州城守副將黃朝用冊報，所轄三營官兵，除分

防各縣汛之外，實存省城現兵七百零七名。夫省城雖屬根本重地，藉有貴院威靈彈壓，又有滿騎駐劄，則該城守兵丁似可通融挪調。相應咨請貴院就近檄行副將黃朝用，卽於三營現兵之內，挑選精銳三百名，着令勇敢千總一員帶領前往建寧，聽副將劉起龍分撥於崇安、浦城一帶各關口，相機防剿。事平之日，撤調回營。今據前情，不得不那緩就急，除經檄行副將黃朝用撥發外，合就咨會。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查照調撥，仍祈賜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二日。

密報事咨興化鎮

爲密報事。八月三十日，准貴鎮咨開：「據遊擊陳永茂報稱：八月二十二日，有賊船十五隻，在東沙地方賊夥登岸，勢必竊匿壺公山」等情，轉咨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海逆艤舟近港游移，在汛各官兵自應嚴加堵禦。如有登犯，卽乘機撲剿，何致登岸潛藏壺公山，尙不迅行搜剿，以絕根株？猶云加謹瞭探，不知各將弁所司何事？如此玩寇疏略，大干法紀。今准前因，合移飭剿。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檄行遊擊陳永茂、王友鋹等並各營將弁，挑選精健馬步官兵，會同在近隣汛各官兵，速卽躡探前項逆賊窩藏處所，協力撲剿，斬殺淨盡，毋令兔脫，致害地方。尤希貴鎮嚴加

督率，幸勿任其遲玩。仍希將飭行過出師搜剿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密請安置咨兩院

爲臨行密請安置屢叛賊首，以消未萌，以靖亂源事。本月二十一日，據義旅總兵官饒元呈稱：「沙溪賊首羅其熊父子兄弟，一門積寇，負固多年，屢撫屢叛，罪惡貫盈，贓私百萬。自順治四年勾引僞新建王攻破沙邑，慘殺董縣官，屠城劫庫。順治五年，又勾引僞德化王盤踞將軍寨，荼毒萬民。幸逢總督浙閩部院陳大兵進剿，圍困將軍寨，賊父羅君若勢逼獻寨投降，安插衢州府，日久逃回。羅其熊鑽謀團練，擁兵殺擄。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間，密受耿王僞總兵劉付，聚衆上游倡亂。十三年三月，省中兵變，羅賊卽割辦響應。隨統兵至順昌，出崇安分水關，破弋陽、浮梁等縣，攻饒州、徽州等府，擄掠子女玉帛，不計其數。劫來金銀寶貝，何啻千萬。後見大兵恢復徽、饒，賊勢大敗，遺腹心余名魁密到職營套脫。安親王頒來總兵劉付一道，副將劉付一道，約定助兵內應。豈料奸賊叵測，竟將一劉轉獻僞都尉白顯中，漏洩內應軍機。囑男羅基、弟羅敬之等計誘內應總兵張存入寨，慘殺張存夫婦並家丁吳香、吳根養、張明輝、林萬春、江忠、周妹妹、官興等，囚禁眷口五十餘人，淫辱不堪名言，罄擄行李四十餘擔，計贓二萬

有奇。幸逢親王爺大師入閩，羅其熊從分水關逃回，與職在富屯地方對壘打仗。賊兵三千餘衆，俱係鐵盔、鐵甲，行營大砲八十餘位，排鎗二千餘桿。延平右營遊擊梁九鳳同夥逃回確證。今逢皇恩浩蕩，在羅其熊應宜呈繳甲械出身投誠，所掠徽州子女亦應遵旨發還。今乃假粧瘋病，陰結亡命，堅築土堡，藏匿械甲，儼然壁後置人。如舊歲七月，羅賊密同姻家姚類陰謀不軌，既而敗露。如密謀得就，即成尾大莫掉。職居與毗隣，覘其動靜，叵測難知。况又有將樂會石死逆楊成洪之弟楊璿爲之犄角。二賊之金穴智囊，地方官未有不受其欺者。蓋有形之賊人，皆知所撲剿，惟此無形之賊，雖有智者，亦不能測其萬一。職是以鯁鯁過慮。職若在籍，二賊猶有所顧忌。職今蒙撫院賜咨赴部補用，臨行若不將此未然之患，爲我憲天陳之，是職深負知遇之恩也。不得已冒昧具稟，伏乞大奮神威，密行設法，將羅其熊、楊璿二賊安插省城，勒令拆毀土堡，解散黨羽，還子女以遵朝廷，繳兵器以實軍府，追贓私以濟急餉，查劄付以報親王；庶未萌之亂可息，未成之禍可消，上游安堵，地方永靖。爲此具稟』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投誠官羅其熊等既經受撫，自應革心奉法，恪守本分，何得陰結亡命，堅築土堡，包藏不軌也？據饒元呈稟鑿鑿，雖未必言言皆實，但恐狼子野心，鷹眼未化，情或有之。目下山海未靖，不可不作意外之虞，防微杜漸。今據前情，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或將羅其熊等安插省城，或調赴軍前効勞，分其黨羽，

消絕邪萌，是亦防患未然之一策。統藉貴部院、院明炳幾先，宏裁酌奪，用固巖疆可也。仍祈賜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特請飛調咨水提

爲特請飛調等事。本月二十三日，准貴提督咨開：「准撫院吳咨覆前事，內開：准貴提督咨開：現在三百之船隻，已少水兵一萬六千八百有奇，是所缺者兵也。若以船爲不足，而議造、議調，其缺兵配船不更多乎？勢必耽延歲月，貽誤師期。孰若姑就現在之船，迅調六營精兵配坐，相機進剿之爲便也？抑或貴院別有宏裁，確議賜覆，以憑會題等因到院。准此，爲照海逆鴟張，會師搗巢，難以遲緩。姑就現在之船，迅調陸兵配駕，深見調度有方。但軍機關係，或等候荷蘭夾板船兵，或應調江、浙之船，抑或照貴提督宏謨，相機進剿，於中勝算，希即咨會，共商籌畫，以爲萬全之策等因到提督。准此，除咨覆總督部院外，相應咨會。合咨查照，酌裁示覆會題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海逆跳梁，倚水逋誅，必藉舟師厚集，乘時搗巢，方可立掃鯨氛。茲以現在船隻尙少水兵，欲調陸路精兵配駕，以無誤大舉之期，貴提督與本將軍實有同心。但陸兵向習步騎，乘風逐浪，原非所長；若一旦驟撥於舟師之內，恐未必能持械隱立，

奮勇殲寇，則徒佔戰船。若預先調赴配駕操演，則目下漳南現在對壘，朝夕砲火，互相攻擊，沿邊各汛，賊艘游移。而上游四府，已經量撥抽調南征，所存官兵，現因江、楊二寇侵犯窺伺，該協營時時啓王呈報兩院暨本將軍請兵赴援，正在調撥夾剿；此皆在貴提督洞鑒之中，似難預調操演也。本將軍駐師鳳山，恨不能滅此朝食，祇因水陸懸隔，無從飛渡。正藉貴提督大展宏猶，早集舟師，訂期大舉，合力夾剿，以奏蕩平。惟以撥兵配船，軍機重大，務出萬全，不得不再四思維，以求必勝。案准貴提督咨爲咨會事，業經本將軍移商督院。續准督院咨覆，內開：「准水師提督萬咨同前事，經本部院咨覆，爲照與泉缺兵，本部院前疏題請各增兵一千名，未荷部允，現今又經覆題在案。候命下之日，或俟貴提督將出師之時，抽調來省。至在同安者與在晉江、興化者，果否盡善水師，似應先行逐一查明，堪充水師者抽赴往省，以憑本部院會商酌補可也」等因前來。則是配船精兵，相機進剿之便也。祈貴提督咨會督、撫兩院，商議何營之兵可調。斟酌妥當，庶目下邊防不致疎虞，則乘時大舉，搗巢滅賊，尤爲萬全耳。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提督，請煩查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重地未便咨喇將軍

爲重地未便輕棄，設防必需勁旅，備移在泉乏兵情形，商請調師，以資彈壓事。九月二十九日，准貴將軍咨開：『本月二十五日，調遣吳副都統、興泉道張仲舉並滿、漢隨征官兵前往搗剿，今幸仰賴皇上天威遠播，滿、漢官兵奮勇爭先，得以破巢斬渠，餘孽淹溺奔潰。若將此地爲界外，棄置而不設兵嚴防，則將來逆賊復來竊踞，彼狡計百出，必多方設備固禦；雖有雄師，萬難攻克。再三思維，非重兵勢難彈壓。本將軍暫令進剿滿、漢官兵嚴加固守，一面具啓親王。但泉城兵力單薄，迅卽酌撥勁旅，前來彈壓，庶地方獲藉寧謐。合咨察照，賜覆施行』等因。同日，又准總督部院姚咨爲飛報大捷事，內開：『爲照東石地形最爲險要，數年未復，一旦攻克，功莫大焉。如此險地，自應發兵固守，未便輕棄。但東石甚孤，自須左右聯下八營，共爲把守。本部院已撤大盈、前埔之兵，並調同安王副將兵六百名前往協防。除批行該道遵候移咨會商外，合亟咨商，請煩察照。希將東石地方應否撥兵汛防，或議撥何項官兵，並作何設法固守？統祈酌裁示覆施行』等因各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東石一穴，咫尺廈門賊島，逼近漳、泉大路，最爲要害。本將軍自舊年八月內解圍泉州之後，隨會商貴將軍暨撫院吳統兵攻取。時因急於疏通漳、泉孔道，隨督師赴漳，蕩剿漳寇，剽營鳳山，難以刻離。惟屢飭各汛官兵加謹堵禦，仍令就近稟請貴將軍方略，相機進剿在案。茲荷雄謀勝算，調遣滿、漢官兵，奮力破巢斬渠，以去漳

、泉心腹之患。接准大咨撥兵固守，愈見貴將軍碩畫周至。惟是小盈、青石宮一帶，與石井、海口相近，原防官兵，未便輕撤。其前埔、靈水、大盈、康店各處，原爲堵困東石逆賊，今東石已得，則防守前埔、靈水、大盈、康店等處之兵，似可酌量那撥。本將軍除卽飛檄內標戎旗都司高永福，將在泉馬步材官二百名，並行本標前營遊擊焦國巡，將防守靈水官兵一千之內酌留三百名，撥勇敢千總一員帶領固守本寨；其餘七百名，令遊擊焦國巡帶領，同戎旗官二百名卽爲一營。又檄調邵武副將郭奇，將防守前埔官兵一千之內酌留三百名，撥勇敢千總一員帶領，固守本寨；其餘七百名令副將郭奇帶領，卽爲一營。再檄行大、小盈參將韓元朗，將防守大盈官兵五百名之內酌留二百名，固守本寨、巡防大道，應撥出三百名；康店官兵四百名內，留二百名固守本寨，應撥出二百名；共五百名，卽令參將韓元朗帶領，卽爲一營。同赴東石，會同滿漢官兵，聯絡聲援，互相固守，悉聽貴將軍分佈調度。各飛檄去後，再查浙江撫標官兵並與泉道標官兵合藉貴將軍檄令，各割一營，會合保固，尤爲妥便。更祈貴將軍多撥滿騎彈壓，以寒賊膽，以壯兵威可也。今准前因，合移咨覆。爲此備咨貴將軍，請煩察照，檄調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一日。

平閩紀卷之七

三韓揚 捷元凱著

咨文

咨會事咨督院

爲咨會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准貴部院咨開；准水師提督萬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備咨到將軍。准此，爲照閩省現船三百隻，配駕經制水兵，尙缺萬餘名。今既難於題增，又無餘兵可調，勢必就於陸營官兵之內，移緩就急，酌量抽調，配駕船隻，以應搗巢大舉。但查上游各協營官兵，先經調赴漳、泉防邊矣。所存官兵，今又會剿隣寇江、楊等逆，尙在堵禦不敷，並無可調之兵。若從沿邊各鎮標營而論，如銅山一營，地處浙、閩交界，海逆分踪游移，竊踞雙頭壩等處，撲剿尙未淨盡；福寧鎮標三營官兵，該總鎮現帶領一千六百名，在軍前與賊對壘；其興化鎮標三營內，除中、左兩營已屬水師，只有右營官兵一千名。以興屬汛地險要，猶須別調官兵防守，方保無虞。新設洛陽一營官兵，除派守城門、巡邏倉庫，以及分防縣汛，又有護送鞘差之煩。同安城守二營內，右營已歸水師經制，只有左營官兵，城守分佈，實屬不足。雖有同安鎮標三營官兵共資彈

歷，但該汛與逆島緊對，衝險尤難輕動。漳浦鎮標三營官兵，俱分防要汛，日事剿禦，更難調撥。本將軍滅賊心殷，運籌謀拙。計惟有於福州城守三營之內，撥出官兵一百五十名；連羅長福四營，每營各撥出一百五十名；興化城守營撥出一百名；惠安營撥出一百名；灌口營撥出一百名；海澄二營、江東二營各撥出二百名；漳州鎮標三營撥出二百五十名；漳州城守三營撥出三百名；漳浦、雲霄二營各撥出四百名；詔安營撥出二百名。以上各鎮協營，着令挑選善於水性者，共計撥出官兵三千名。此俱防邊對壘之兵，本將軍愚見，權行抽調，是否妥便，合候宏裁。至於尙缺配船之數，惟祈貴部院碩畫斟酌，俾水陸兼善，以收蕩平之效也。今准大咨移詢，膠杼末議，並將抽調兵數緣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裁奪示覆，以便移行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地方任重咨兩院

爲地方任重，兵力枝分，請令飭練鄉衆，聯絡捍禦，綢繆保固事。本月初三日，據漳浦鎮標中軍遊擊兼攝漳浦營事王昶呈稱：「竊照卑職奉憲委署理漳浦營務，相度浦屬形勢，居於山海要衝，伏莽情形，不時見告。雖時加飭行各汛防弁，小心提備，然汛廣兵單，未免憂虞地方要害之處。辰下關切之弊，不得不爲憲臺陳之。」

夫浦汛所轄地方，南有高洋口、眉田、古竹等處，與銅山大海對峙，瞬息一潮可到，襟連界外荷步、白塔、下寨、嶼頭，以至梁山、硿穴；東有荔枝園、東窰寨、趙家城、張坑等處，俱負山背海；界外扈頭礁、舊鎮、竹嶼、陸鰲、鎮海，均有賊船，連踪灣泊；而井尾、佛潭橋、赤湖、玲瓏硿皆賊寇淵藪之所。更有防守盤陀，以至長橋、濠潯砲臺及馬口城汛沿邊內地，延袤千里。計新舊營兵，除分撥砲臺塘兵之外，按汛設防，每處汛兵不滿百名。有一汛卽有一汛轄屬，週圍鄉村，奚啻百里。在防弁自當備禦嚴密，以副職守。曾奈濱海汊港不一，船之所至，隨地可登。加以山徑多岐，一遇警息，近者聞報，汛弁可以急呼立應；其在村落巔原，多所遙隔，實有鞭長莫及之慮。是以去歲憲台僉立鄉練，更設藍大總練，責其調度指揮，使之訓練鄉壯，寓兵於農，守望相助，互相稽察，斷絕透越；平居可以固守，有事可以應援，誠良法也。

惟是鄉練既設，未見實心奉行。自設立以來，凡奉派一夫一役，顆米粒穀，無一不粟着催辦。稍有稽遲，或繫於縲絏，或囚於囹圄，苦辦公之不前，又何暇及練務乎？卑職身在地方，稔知情節，不敢緘默不言。合無仰請憲台嚴飭總練舉人藍陳略，遍傳各屬練總團練鄉衆，沿鄉逐保，闔戶連村，督率聯絡各村要口，伏路支更。一遇賊寇出沒，鳴螺傳號，四處練總齊率鄉衆，一面合應防官，一面飛報卑職帶兵策應。如一保一名不到，詳報按以重法。一應催科事務，嚴行漳浦縣責成於保戶長。其所設練總，專督鄉壯

，不得干與別事。使其衆志成城，捍禦堅固，地方可寧。若不亟行飭練，該營官兵不能沿鄉逐家星羅碁佈，值此女護之際，恐地方不能在在得安。仰祈憲鑒，迅賜飭行，地方幸甚」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海氛未靖，在在汛防務要設法堵禦，庶幾有備無患。查得漳浦所屬沿邊一帶地方，俱緊對逆夥島嶼。賊艘游移窺伺，殆無虛日。當此冬成之候，尤宜倍加提防。今據該將呈請嚴飭總練舉人藍陳略遍傳各屬練總，尙督鄉壯團練，一應催辦別務，不得與及，使其衆志成城，互相固保，一遇有警，鳴螺傳號，以便防守官兵馳剿等情，誠爲目前綢繆地方至計。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祈卽檄行有司，着令實心舉行，保固邊防，以安地方。仍希賜覆，以便行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塘報事咨將軍賴、督院姚

爲塘報事。爲照逆孽竊踞海島，倚水跳梁，被我官兵堵絕糧道，勢甚窮蹙。乘此禾黍登場，屢據各協營探報，調集夥黨，空巢登岸，拼命掠食。業經本將軍會同總督部院姚嚴飭沿邊各汛防官兵，整搦提備。茲於本年十月初九日巳時，據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報稱：「本月初九日早、辰時末，在榴山寨隙見海賊揚旗擺隊，約有六千餘衆，向果堂

後東北澳頭山包寨，希圖窺犯江東內地，劫搶大路糧道，以延殘喘」等情。本將軍卽於本日午時，親統戎旗官兵，並本標援剿各營馬步官兵共一千五百員名；暨總督部院姚，親統標營馬步官兵，並福寧黃總兵帶領本標官兵，會同平南浙江將軍賴、提督石，各親統滿、漢大兵，星赴江東橋，鼓勵各標營官兵奮勇齊進撲剿。直追至翁溪頭、坂尾山、下坑山各地方，砲矢齊發，殺死賊衆甚多。逆賊抵敵不住，遂抽退澳頭山。隨會商總督部院暨平南將軍賴，親臨壓陣督戰，尾追趕殺，奪佔坂尾山、翁溪頭山。詎料逆賊先於澳頭山包築寨牆，開濬深濶河溝，踞險死拒，砲火如雨。本將軍親領戎旗外委遊擊崔陞、外委領旗都司楊撰、韓啓龍、外委領旗守備羅成功等，及外委紅旗守備苗秀、千總王龍、把總張福等馬步官兵，並本標中軍參將兼管中營事馬勝、中營千總盧國聖、前營把總馮魁、李鳳、後營把總任可久、援剿左營把總江光斗、陳亮、右營把總王豹、候補千總、楊會、楊貴、外委領旗千總俞陽、何應科、外委領旗把總周岳、吳榮、汪世英、候補把總劉上才等，帶領本標援剿並福清、連江各營馬步官兵，奮勇追殺至濠邊。賊衆敗走，過河不及，被我官兵砲箭打中死者數百餘名，得獲排鎗十二桿、籐牌五面、牌刀四口、小鐵砲一位、鐵甲二身、白旗一面。因河溝深濶，我兵未帶有扒寨雲梯器具，難於飛越。隨於對濠架砲攻打，自未至酉，中營千總盧國聖衝鋒扒濠，當陣被砲傷亡。更有傷亡官兵，未據各營查報。因天時昏黑，卽收兵劄營於坂尾山、翁溪頭，與澳頭山相離

里許，實爲江東橋門戶。隨會商總督部院、平南將軍，卽於坂尾、澳頭山兩處，連夜修築二寨，安兵堵禦，絕其窺犯掠食糧道，以便乘機進取。

續據督標前營參將劉詔報稱：『本年十月初九日辰時，奉本部院令箭傳諭，着職撥發官兵四百名前赴果堂等寨應援等因。奉此，該卑職一面安兵固守營汛，一面挑選精男兵丁五百名，令千總趙文魁、陳元、把總李天祿、許福、劉正泰、並効用人員等，馳赴應援去後。本日戌時，據千總趙文魁等塘報，內稱：職等奉令帶領目兵至果堂寨，逆賊排列鎗砲，矢石如雨，前來迎敵。職等當奉本部院暨昭武將軍憲令，着本營官兵從中路衝鋒前進。職等督率目兵，冒險當先，奮勇攻擊。逆賊敗據濠溝，我官兵併力砍殺，直抵濠塹，不避矢石，自午至酉，戰經四時。陣斬僞官三員，射死逆賊五十餘名。於戌時奉令收兵回汛。所有傷亡官兵、陣斃馬匹、火藥箭彈等項，俯俟查明另文報銷外，理合塘報等情前來。據此，該卑職理合轉報』等情。

又據督標內右協參將謝思禮報稱：『本月初九日巳時，蒙本部院令箭，差官傳職前往江東橋地方進剿殺賊。職隨帶領左哨千總陳得功、把總丁伯勝、曹公捷、右哨把總萬助興、隨征副將羅得、守備盧國英、千總李瑞吉、把總白大勝等，同官兵進剿。時值賊衆猖獗，職領官兵跟同總鎮王從右路衝殺，官兵奮勇爭先，砲矢齊發，陣死不計其數。賊勢大敗，逃遁土圍。我官兵力戰至戌收兵。所有陣亡、重傷官兵，另文開報』等

情。

又准福寧黃總兵報稱：「本鎮面准本將軍指授方略，統領本標戎旗及中、左、右三營官兵，由下坑山土寨西路，進攻澳頭山。逆賊於寨外預伏賊兵五千有餘，擺列五色旗七十餘桿，倚險迎敵。本鎮指揮官兵，開砲攻打，自未至申，賊勢愈熾。本鎮率領領旗守備趙貴、朱文等及紅旗守備陳俊、林鳳等、中營守備曹國泰、署千總張名、外委効用守備劉進、張志高等，挑選蕩寇砲、排鎗奮勇進攻。本鎮領兵首先衝入賊陣，砍殺賊兵甚多。陣斬賊級七顆，割取背牌八個，得獲排鎗二十三桿。逆賊敗進寨內；因天晚收兵。所有傷亡兵丁、陣斃馬匹及用去箭矢、藥彈等項，俯俟查明另文報銷外，合就塘報」等因。

又據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報稱：「本年十月初九日，海賊向果塘後山入犯江東，卑職一面飛報，一面令右營遊擊許完帶領右哨千總蔡盛、左哨把總林棟、右哨把總林龍、隨征遊擊嚴陞、隨征守備洪國佐、韓仁、外委千總蕭從龍、楊輝、余香、外委把總王友祥、江城、許程、沈坤等，同帶目兵赴太平寨邊會合大兵奮擊。據報稱：至果塘後山，見賊壘有短牆河溝，盡力迫攻，自未至申，賊兵死傷甚多。至酉時，聽令抽回本汛。卑職見玉洲寨內海賊擺隊，從太平寨山脚埋伏。隨督率百總王得勝、管隊馬明、外委守備林勝、紅旗千總楊隆分兵一股，從衡倉社橫截玉洲賊兵，架砲攻打，賊退入玉洲城內。

至酉時，依令收兵回汛。本月初十日辰時，據左營遊擊卓策報稱：本月初九早，海逆擁屯東尾後山。策帶領千總丘春、把總畢友成、陳聰、饒弘勳、領旗隨征千總方德、守備卓棟等，督率全營官兵，會大師撲剿。至黃昏，奉軍令抽回安營果塘地方。所有臨陣傷敵目兵，另文開報等情到職。據此，緣係攻剿事理，理合塘報』等情，各塘報前來。

惟是逆賊妄肆狡謀，率夥六千在於澳頭山包寨，窺犯江東橋，被我官兵一齊追趕撲剿，在事各官，奮勇用命，此皆仰賴貴將軍、貴部院威靈所致也。所有各營傷亡官兵員名數目，俟各標營查明報到另文咨報外，照據前由，合先咨報。爲此備咨貴將軍，請煩察照施行；貴部院，請煩酌奪。作何題報，以鼓用命，以示優恤，統祈賜覆，以便查明會題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軍務事咨同安鎮

爲軍務事。本月十一日，准貴鎮咨稱：『奉本將軍憲票內開前事等因。奉此，所有東石寨汛事務、地方機宜，移交邵武城守副將郭奇統理調度外，並移興泉道，速催人夫，尅期修砌各寨知照去後，正在起行回縣間，本月初八日，准興泉道手本移稱前事等因。又准邵武城守副將郭奇咨呈：東石一寨，向稱汛險兵單，仰邀鎮駕暫留彈壓，俟各寨

將竣，得以固圍各等因到職。准此，該卑職查同安一邑，俱貼邊海，雖在外出征，日爲鯁慮，已蒙憲鑒。今准興泉道、郭副將各移稱前來，合再呈明本將軍上裁，或遵照前令卽刻回縣固邊防，或俟東石一寨稍竣回同，統候憲示，以便遵行』等緣由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東石一汛雖屬險要，現在各標官兵聯絡固守，可保無虞。惟是同安地方，爲漳、泉適中衝要之區；迫近汧州各處逆島，且有賊艘游移窺伺，總領彈壓，刻不可緩。兼以同安副將馮昭京、左營遊擊王大有奉文降調，現在候代，只有右營遊擊李全信等將備，似難責其巡防周密，保無疎虞之患。本將軍以貴鎮歷練雄謀，隨面商總督部院，刻調貴鎮星回同安，駐鎮調度去後。今准咨稱，興泉道移留料理，俟各寨將竣，卽刻回縣等情。但彼此均係緊要地方，相應准從暫住數日，俟東石一寨稍有就緒，希卽星馳回同。倘再延緩時刻，致同安要汛或有疎虞，貴鎮責任攸關，尤匪淺鮮矣。照准前由，合就移知。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呈明克復咨喇將軍

爲呈明克復東石微勞，仰祈憲鑒在事末員事。本月十四日，准貴將軍咨開：『據本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呈前事等緣由到本將軍。據此，爲照分汛各官，職在防禦，原無不聽

調遣而輕離汛地之理。但擅行輕舉，罪固難辭，而奮力圖功，情或可亮。今東石之役，掃清逆孽，凡屬壯士，固當努力自効。而貴標遊擊劉國興，既無調撥，且未聲明，擅自帶兵逐隊而往，倘有疎虞，咎將安歸？據稱沿邊警息，合爲聲援。夫征剿之師，志在直搗賊穴，有何警息必藉聲援？雖幸而成功，終難免擅專之失。本將軍權衡斟酌，未有定議，是以啓報親王文內，不爲具叙，誠恐此例一開，未免爲違紀邀功者效尤。茲劉國興具籲前情，而吳都統亦稱其同焦遊擊官兵進剿，乞錄叙以示鼓勵。本將軍再三籌度，欲錄其功，恐開僥倖之門；欲懲其罪，恐失激勸之典。合就咨會，請煩查照成例，希爲酌奪。務使功罪各得其當，勸懲悉合其宜，檄行該遊擊遵照施行可也』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東石一寨，海逆竊踞，爲運糧要地，本將軍自救解泉圍之後，議先行攻取，以斷賊糧，然後泉州之邊警可息。嗣因急於援漳，統師南下，日夜與賊對壘，未暇滅取東石。惟時加嚴飭竿頭、靈水、前埔等汛各將弁，加意堵禦，密爲探探。若有機會可圖，立即聯絡上下近汛，並就近稟請貴將軍方略，乘機進取，毋得互相推諉，致干軍令各在案。茲九月二十六日，貴將軍密遣都統吳並與泉道率領滿、漢各官兵前往攻打東石，竿頭實與毗連，該將知各官兵進攻賊寨，不敢按兵坐視，違本將軍平日之誠令，以自貽譴責，乃不稟請貴將軍之調遣，遂自率兵前往，咎固難辭。但念該將若欲先期稟請，往返恐遲會師之期，是以奉令急公之心，適成擅專離汛之過。幸藉貴將軍雄略奇謀，

克復要汛，大殲賊黨，該將等帶兵効命，可幸無罪耳。惟是貴將軍素愛將士，凡有微功，俱賞嘉無已。今該將等奉令有素，合兵聲援，以逐隊搗巢，罪似可原；尤祈貴將軍鑒該將奮力圖功之情，少爲寬宥，用昭激勸，以勵用命可也。至於先期未請貴將軍命令，竟自率師前往，事後率爾具呈，籲請題叙，本將軍隨准大咨，卽嚴檄申飭，以肅軍紀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將軍，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稟報事咨興化鎮

爲稟報事。本月二十六日，准貴鎮咨開：據遊擊李雯報稱，賊船三十餘隻，灣泊在塔外，隨着把總莊興帶兵至百美應援，仍整棚兵馬防禦，並移涵江陳總兵知會外，合就轉報等情前來，合就咨明等因。同日又爲前事准貴鎮咨：據遊擊陳永茂報稱，十八日午刻，列嶼門海上有賊船十餘隻，游移未灣；又有二隻，在於東汾港前；又小嶼門大小賊船一十五隻，駕駛不知欲往何處等情，各轉咨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興化沿邊一帶俱逼臨海濱，際此海逆未滅，賊船游移窺伺，勢所必有。若必各汛俱設多兵防禦，則通省經制兵額有限，斷難處處周密。所藉各營將弁，勤慎提備，多方瞭探，審視賊船苗頭所向，並多差精細能幹兵役，密察其蠢動情形，務得逆賊

謀犯某地方的息。若偵知逆賊將登犯南界，則我先將北界汛防官兵酌量留防本汛，將精銳抽出，如期密往南界，知會該汛弁兵堵截夾擊。倘偵知逆賊將登犯北界，則南界汛防官兵酌量留防本汛，將精銳抽出，先期密赴北界，仍先知會該汛弁兵堵截夾擊。如此連環臂指，互相通融應援，則逆賊知儆，自不敢希圖窺犯矣。各該營將領身在地方，尤當詳加籌畫，謀力兼施。卽貴鎮雖經奉文回部，然未離任所，在地方一日，有一日之責任，尤祈大展鴻謨，嚴飭防邊將士，協恭聯絡，出奇制勝，以安地方，以保殘黎。本將軍統師漳南，與賊對壘，經年相持，晝夜環甲，難以分身遙及。興化一郡，惟仰藉勝算安全。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飭行沿邊各將弁遵照通融聯絡，互相聲援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嚴飭力行咨兩院

爲咨請嚴飭力行保甲良法，以清響應之奸，以杜接濟之弊，俾山海晏安，地方鞏固事。爲照八閩地方，延、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叢山皆四通，夙稱流孽淵藪；興、泉、漳以海爲襟，民多獷悍，而瀕海幾千里，素爲游魂窺瞰；至福州、建寧兩府，地居上游，爲通省喉舌，五方雜處，四民往來，又爲最易藏奸之地。是保甲一法，爲天

下不可不行之良法，尤爲八閩不可不行之實政也。目今江、楊流孽猖獗於山，劉、吳游魂狂逞於海。但江、楊流孽，昔經江、浙會剿，夥黨已散；忽然豕突崇安、光澤各縣，賊徒日熾，則響應之多可知；劉、吳游魂，今既拆邊堵禦，糧道已絕，猶敢扼守觀音山、灣腰樹等要害，未卽潰散，則接濟之衆可知。今卽水陸並征，合師進剿；然官兵能征剿有形之寇盜，不能清查無形之奸宄，惟在有司加意查緝，消弭於無形，使反側自安、勾通絕迹。是保甲一法爲八閩不可不行之實政，尤爲目今不可不行之良法也。但有治法無治人，在上司未嘗不以保甲爲良法，行之司道，以遞及於府廳州縣。及至州縣委之佐二衙官，惟於朔望取具甘結一紙，回覆不過云：該職查據地方，本鄉並無歹人，細訊某甲，本鄉皆係良善而已。究竟山海寇盜，或陣擒活口，或投誠親供，皆稱某縣、某保、某甲人氏。是地方內原有歹人，某甲中不盡良善也明矣。如近據建寧城守守備田毓瑞報稱：江、楊憐寇鴟張，有奸民葉正卿鼓衆響應於寺後等村，刦殺燒房。及該備提兵搜剿，正卿又已逃入建陽地方等情。又據同安副將馮昭京呈據店頭、沈井、洪塘等舖塘兵王祖、陳龍等呈報內開：一夥奸棍，三、五十人成群，肆志夜行，遇之逃生無地等情。此輩非通賊接濟，卽聚夥刦掠耳。又屢據沿邊汛守各營將弁時常巡獲越界奸民，冒死亡之禁而不顧，甚至亡命作奸，或勾派米穀，或擄刦股戶，竟敢剃髮入鄉，窩藏親戚故舊之家，爲賊線索，鄉約庇之而不發其逆，隣里畏之而不摘其奸。山賊之所以滋蔓，海寇之

所以賒死，皆由於此。若不力行保甲之法，嚴加稽查，則此弊不除，山海何由得靖？本將軍鯁鯁過慮，輒抒管見所及，謬列七款咨商，敢祈貴部院鴻裁詳定：

一、山海村落甚多，官兵豈能盡行派守？官兵防禦於此，盜賊出沒於彼，往往有之。今設立保甲，原古守望相助之遺，十家編一甲，十甲爲一保，各擇有身家良善者爲之長。當安常無事，則輪值支更，遇寅夜有警，則交相救護。無論關廂市鎮、遠僻孤村，俱要一例編甲，仍須嚴立條例。倘值有事，被劫之鄉，即放火爲號，隣村即傳砲相應。村村遞相傳砲，里里共爲聲援。近者馳赴夾攻，遠者要口堵截。使官兵聞砲，便可飛馳撲剿。如有該鄉遭劫，同里不援；近村被寇，隣社坐視，不爲舉號傳砲，又不走報官兵，次日僅以一報塞責者，必嚴加懲處。是編甲即所以聯救援也。

一、山海賊徒亦皆有父兄、子弟、親戚、族黨。今十家一甲，編造戶口，須將某戶原係幾口，一一登註入冊，不許隱滿一人。內有某甲某人於某年月日或入山、或下海，即填註名下。則賊徒多有根據，先使父招其子，兄招其弟，親戚族黨各招其親戚族黨。十日不來，則限半月；半月不來，則限一月。能自行招回者，即係良民，或免其雜差，或給伊花紅，以示鼓勵。其依違觀望，不行招回者，以從逆之罪罪之。戶口既清，按日稽查，則人知畏法，不敢不招回其親屬。是清戶口即所以廣招徠也。

一、逆賊入界行劫及奸民接濟勾通，必有窩隱線索之形迹，斷不能逃鄉里隣右之耳

目。今既編造家甲，須嚴隱庇連坐之條。如甲內有謀爲不軌及爲賊細作、窩家、嚮導、接濟等項，俱着令甲內人等互相查詰舉首。卽或一家之內，父兄子弟、親戚族黨私相往來者，亦許令發覺免罪。其本犯一經審實，按律就於本處正法。如仍前容隱庇護，致經查出，一體治罪，仍將保長隣右分別連坐。如此，則人人不敢不互相查詰，賊線無處安身，接濟自然絕跡。是嚴連坐卽所以杜勾通也。

一、山海逆賊多有假扮行商過客，潛入市鎮鄉村躡探者。今家甲既經編定，須令關廂市鎮各歇家設立循環號簿，將逐夜所歇客商查明係何姓名、何籍貫、或販賣何物、或探望何親？是兵卽問明何營何伍，其有攜帶黃袱包袱係何衙門差遣、往何衙門投遞公文者？亦必查明來歷，逐一登記循環簿內。於次日早將簿呈繳該管地方官查驗。朔望仍具並無住歇歹人甘結。卽庵觀寺院，亦着令一例挨查。則歇店不敢容奸，而面生可疑之人無所投宿。是稽客店卽所以絕偵探也。

一、投誠官兵願食糧者隨其食糧，願歸農者聽其歸農。其收伍食糧者勿論，惟歸農之衆，在上司未嘗不行令州縣官安插得所。第州縣官發歸里甲，取具收管之後，誰復時爲稽查？此輩游手游食已慣，初回故里，未必卽能安心淡薄，改絃從善。其或鷹眼未化，暗爲賊囿，復歸賊伍者，未必無之。今家甲初編定時，卽於戶下先註明某甲某人在山海，有籍可稽。州縣將奉發投誠人員，詢明里甲人氏，有父兄子弟者卽着落父兄子弟保

領，有親戚族黨者即着落親戚族黨保領。其或無父兄親戚而有一二故舊相識者即着落故舊相識保領。又責成保長隣右不時稽察。則此輩衣食都有照管，不致凍餒生心；行動得有稽束，不致逃走作奸。是善安插即所以化匪類也。

一、邊海越界之禁甚嚴，而奸民毫無顧忌，乘官兵巡防所不及，有相率輸運者。間有人貨俱被巡兵拏獲，發交有司審究。若照例執法，透越原無輕罪。第有司多事姑息，每爲出脫。誰知玩法奸徒，益無所憚，而透越愈多。今既編定家甲，須申嚴條例。如拏獲一越界奸民，審係某甲某戶之人，將本犯照例治罪，保長與隣右皆分別從重究處，則人人知畏。其衣食稍足者，斷不肯輕罹法網，即飢寒切身者，保長與隣右亦共相勸卹，以避株連。古人刑亂國用重典，皆此意耳。是遵功令即所以廣好生也。

一、閩省崇山峻嶺，每多寇盜伏莽。遠僻鄉民，遂建寨設堡，以防剽掠。此乃全身保家之計。詎料一種豪強土棍，即恃寨堡爲穴巢。當一切正項應供差徭奉文追徵，或敢閉寨抗拒。如遇有警息，非招納亡命揭竿爲旗，即聚衆踞險附逆侵隣。是築寨本以避寇，而奸豪反資之以爲寇。必須嚴飭有司，時行清查。如有土豪奸棍逋課抗差，及收留來歷不明之輩群聚寨中，立拿究治。倘保長容隱不發，一經查獲，十家連坐。如此，則遠僻山寨，可無負固爲非矣。是清寨堡即所以遏亂源也。

以上七款，視之不過常談，行之皆可取效。若有治法而無治人，朔望具結，祇屬虛

文，佐二奉行，率皆故套，一毫無益於實事，百姓反多此騷擾。若有治人以行治法，實心實意，通變宜民，則編甲定而戶口晰，窩家嚴而歇店清，安插善而稽查審，功令遵而豪強戢，將見救援聯則劫擄日以息，招徠廣則生聚日以多，勾通弭則夥盜日以散，匪類化則奸宄以日消，偵探杜則行旅日以安，好生普則犯法日以寡，亂源遏則地方日以平。無一縣而不行是法，卽無一保而不勸於善。是八閩向爲易動難靜之地，一變而有久安長治之風，民生漸安，封疆永靖矣。賢有司果能遵飭奉行，貴部院、院又有鼓舞激勸以隨其後，有司又何憚而不力行也。本將軍自愧芻蕘，未必有當於事理，惟藉貴部院、院之鴻謨碩畫，斟酌咸宜，嚴飭於先，勸懲於後，期在必行，行在必久，或可佐奠安山海之一籌，鞏固邊防之末議也。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稟報事咨督院

爲稟報事。本月初四日，據署同安城守副將報稱：「廈門賊船，俱弔在港，誠恐早晚侵犯。又稱廈門整船數百號，賊各在船，而泔州、高崎各處，添賊甚多，每賊帶草一束。泔州賊寨不許外人進入。請乞迅發馬步官兵到同添防」等情到將軍。據此，正在移

咨貴部院酌裁、調遣官兵進剿間，初五日，又據署同安鎮王副將稟報密探情形，請憲發兵急備等情。

爲照同安一汛，最爲衝要之區。當此逆孽飢寒交迫，勢必妄逞狡謀，聲東擊西，希圖乘隙侵犯掠食。在我沿邊各汛，尤當未雨綢繆。本將軍揆厥情由，如同安縣城既有官兵駐鎮，諒彼逆賊自不敢侵入。惟沿邊外汛屯劄零星單營，及泉州之東石、大小盈、灌口之十八堡一帶地方，俱皆逼臨賊島，恐逆艘窺我兵單，聚衆突犯，誠爲可慮。在貴標官兵俱已撥防外汛，本將軍堵守邊牆，又無餘兵可以撥發，卽止以步兵添防，尤難四應馳剿。相應仰藉貴部院移咨平南將軍賴，准將在漳滿騎遣發五百名前往同安，以壯聲援。若遇有警，卽可星馳衝殺。再藉移咨寧海將軍喇，將在泉滿騎撥發三百名前至東石附近地方下營，則逆賊知我有備，斷不敢妄逞螳臂，自取死亡，而沿邊一帶卽可保固無虞矣。

再查存同八槳船隻，刻下乏兵看守，仍祈酌裁檄行同安鎮，或將前項船隻收入內港，或暫運縣內，以免叵測。是否妥便，據報前情，合就一併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迅爲移咨寧海、平南二將軍，速發滿騎馳赴應援，以固邊防，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爲稟報事。本月初十日，准總督部院姚咨開：「准貴將軍咨開：據前營遊擊焦國巡呈稱等因到將軍。據此，爲照海逆以糧道斷絕，希圖侵犯，情或有之。若劉國軒果爾北上，只留吳淑在觀音山，則此處賊勢單薄，乘時進搗，是亦一策。咨請密檄各鎮協營，先期挑選精健官兵，整搦預備，一聞探報劉國軒帶夥北上，我兵即擣觀音山，覆其老巢。彼若不動，我仍居守牽制。搗虛之機，諒鴻謨早已計及。請煩酌裁示覆等因到部院。准此，除通行密飭各鎮協營挑選精兵，整搦預備，相時搗穴外，合就咨覆」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據本標前營遊擊焦國巡報，據偵探回稱，逆賊劉國軒因各賊衆飢寒勢迫，謀欲率夥圖奪東石舊穴糧道等情，業經本將軍移咨總督部院，一面檄行防守東石諸將加謹巡防，一面行令各鎮營挑選精兵預備。若劉國軒果爾帶夥北上，我在漳官兵即乘虛進搗觀音山老巢等因咨商去後，今准咨覆前因，擬合移知。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行令所轄將弁，速於各該營挑選精健慣戰官兵，整搦甲械，多帶砲火，先期預備，聽候不時調遣，進搗逆巢，乘勢攻復海澄，幸勿延緩。仍祈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特參將弁等事咨督院

爲特參將弁違禁越販私鹽等事。本月二十日，准貴部院咨開：「據按察司詳前事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出界越販，犯者無赦。今革職遊擊張國傑等故違功令，經貴將軍題參。該弁發銀與把總鄭文明越界私販，令鄉民出界，計有百餘人，挑運三日私鹽。今審張國傑供，保投誠副將許明等寄頓湖西等三甲，發錢鄭文明收買。又鄭文明供，四月十五日付價，十六、十七日挑運到縣等語。查鄭文明在趙總兵審時，供稱係張遊擊差夜役林順帶錢到汛買鹽；四月十五日領錢，十六、十七兩日在樓下甲、湖西甲、趙家城甲三處買鹽，每甲有三、四十人出界挑鹽，歷歷在案。當時並無一語係屬投誠官帶來之鹽，及分三日運縣之語，今俱改供支飾。夫平常販賣私鹽，罪止城旦；出界勾通，法應駢首，亟須覆勘。再查原首報者副將陳桂，買鹽者出自界外。今陳桂供係探聞許明，認爲寄頓，明係賄縱，將原參出界重案，竟雪消冰釋，讞法固如是乎。至張玉弁鬻國法，給票與陳，任等勾通販鹽，據供買於小樓裏陳春之家。查原參疏內，係差官王振起於二更時分，伏路緝獲。倘非買於界外，夫何寅夜潛踪如畏人知者？陳春何人，貯積鹽觔，並未直窮到底。如此重案，承問竟爲出脫，難以題覆。除駁行按察司嚴加覆審並取承問官疏縱職名外，擬合就移。爲此合咨，請煩察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革職犯弁張國傑越界私販贖貨通賊，先准漳浦鎮揭報，審據鄭文明口供，鑿鑿確據。本將軍以事關邊防大計，若不嚴加參處，恐效尤日衆，故卽咨會貴部院會

疏糾參。茲質訊之下，該弁狡口支飾；而鄭文明、陳桂亦敢遽易前供，希圖脫網。雖魍魎幻形，終難逃貴部院高懸之素鏡，即駁行臬司，嚴加覆審，並取承問官疏縱職名，庶幾水落石出，違禁之奸弁得以依例究擬。然尤祈貴部院主持法紀，再爲檄行嚴鞠，使犯弁不得巧於支飾，而承問者不致爲所欺誑，輕於出脫；則功令既申，勸懲昭著，沿邊防弁不敢效尤。卽欲勾通圖利，亦相率畏忌，而賊糧得絕，邊界得清，奸宄斂跡，滅賊有期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慎重操駕咨兩院、水提

爲咨商慎重操駕之選，以收萬全之效事。爲照水陸異宜，本將軍上年控辭水師，專管陸路征剿事務，其於水師機宜，既非素所習知，豈容復爲置喙？矧重以康親王方略、貴部院、提督鴻裁遠猷，調撥進剿，參酌盡善，乘破浪之長風，掃積年之逋寇，在指顧間耳。本將軍惟有秣馬厲兵，佇候訂期大舉，更何他贅？第念庸愚衰老，受朝廷重寄，又叨附同舟，管見所及，雖無於高深，又不敢諉爲水師機宜而不密相咨商也。

查海逆延喘窮島，非舟師不能蕩平；而舟師出洋，非舵旋繚斗諸人不能操駕。將士在船，全賴諸人熟習海道之險易，審察風勢之上下，與將士一心成大功；是非土著之人

素相信托、可恃無患者，難藉以取勝。今目前出洋船隻，計三、四百號，所有舵旋繚斗諸人，爲數甚多，豈能一一盡皆土著。師期既迫，一時招募不遑，勢不得不從投誠官兵之中選慣習熟練者並用操駕。但其間實心向化、効力抒誠、共圖殺賊者固多，能保無逆賊狡計，陰遣奸細，陽爲我用者乎？當二軍相對，波濤洶湧之間，正藉乘風折戣，而舵旋繚斗諸人之內，萬一有肆其狡謀，則所關非細。况廟堂藉以紓南顧之憂，全閩賴以鞏金湯之固，專恃此番一舉。必事先無纖毫之慮，然後動出萬全。本將軍愚意，似應將現在所調舵旋繚斗諸人，不論新募舊旅，以及投誠人員，俱令各該管將弁慎加查察，果係何府人氏，有無父母兄弟妻子及親戚族黨，着令各具的保存案。若無根據之人，必無的保，即汰退不用。如此則海逆之狡計無所施，而舟師之出洋更爲萬全矣。事隸水師，本將軍不應輕爲越俎，但忝封疆共濟之末，敢進芻蕘一得之愚。是否有當，惟祈貴部院、提督探擇，再加裁酌，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提督，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呈請憲令咨福寧鎮

爲呈請憲令申飭等事。本月十七日，准貴鎮咨：『據遊擊劉濟源呈前事等情到鎮。據此，爲照福寧負山襟海，地瘠民貧。茲值遷邊立界，沿海居民雜聚四郊，奸良莫辨。

官兵奉調南征，在汛者分防沿邊塘汛臺寨之外，州城所存無幾；誠恐奸宄緣作祟，稽察巡防，不容少懈。衙役暮夜行走，既無憑據，必滋假冒，貽患匪輕。今據呈詳前情，理合備咨。爲此合咨本將軍，請煩察照，咨商督、撫兩院，檄行地方官協力巡察。並令凡差遣衙役，暮夜行走，給以印信腰牌，俾便汛防官兵便於稽察，假冒奸宄易於擒獲。仍令嚴飭民人凜遵順治十八年舊址爲界，不許踰越一步，庶奸宄斂跡，地方獲寧謐之福矣。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除即移咨督、撫部院檄行福寧州，着令各衙役盡行印給腰牌，以便暮夜往來，不致奸宄混冒，並令協同遊擊劉濟源共行申嚴夜禁。至於沿邊界路，嚴飭照依順治十八年舊址，不許奸民踰越一步，以安城汛，以肅邊防外；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緊急軍機咨撫院

爲緊急軍機事。本月初六日，准貴部院咨開：『狡逆狂逞，江口涵江一帶，最爲扼要，亟須重兵力禦』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涵頭、江口及蘇溪、漁溪一帶，俱屬邊海要衝，今經貴部院鴻謨，調遣各營官兵分佈扼守，併令貴標參將李懋珠統領調度聲援，

可稱磐石之固矣。今准前因，除即移咨興化鎮酌撥官兵前往楓亭、黃石各處添防，並撥行長福二營遊擊李應龍、劉珠各親帶官兵五百名星赴蘇溪、漁溪一帶，聽貴標李參將總統調度、分佈防守聲援外，惟是長樂、福清兩縣皆係邊海要地，茲該營官兵盡調出防外汛，而縣城留守兵單，萬一逆賊乘隙侵犯，城邑備禦無資，尤祈貴部院就近從長斟酌調撥固守，以保萬全者也。合就一並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水師出洋咨兩院

爲水師出洋剿寇，陸路亟宜聲援，咨商調撥接應，以收萬全之效事。爲照海逆倚水爲巢，咨肆狂逞。茲我戰艦數百號已經修整完固，復經貴部院會商，選撥陸路各營慣練水性兵丁七千名，並原舊及新招之衆共計三萬有餘，重以水師提督萬之籌畫勝算，配駕進發，諒可殄掃賊船，以奏膚功矣。

但本將軍查詢得前任總督部院李當時調發水師船隻出洋殺賊，有並撥陸路官兵齎帶火砲，於沿海地方，隨我船兵所到之處，陸師即附近割營接應，遙爲聲援，所以備不虞，亦以壯軍勢也。雖當時出海船兵爲數無多，與今日水兵數萬大相懸隔，然逆賊以水爲

家，久慣波濤，我兵新舊不一，未免中有一、二未甚精熟水戰者。況海面風信不時，而狂寇逆謀叵測。似當預爲準備，遣發精兵多帶火砲，於沿海地方伺候，隨舟師所至灣泊之處，卽移營附近，共爲聲援，以壯軍勢，以固衆志，尤爲萬全。諒貴部院鴻謨洞鑒，早已遙計及此。在本將軍叨附舟誼，管窺所到，又不敢不瑣陳咨商。至於沿邊各營防兵單薄，今應調撥何項兵馬增添，以爲接應之處，惟祈宏裁酌奪，以收萬全之效可耳。合就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緊急軍機咨福寧、興化鎮

爲緊急軍機事。正月十八日，准總督部院姚咨開：「准貴將軍咨開：據福清營遊擊李應龍呈前事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福清一邑，逼近海濱，向以該營官兵不足分布，業經撫部院調撥撫標營官兵於沿邊扼守在案。茲該營官兵奉調五百名，據遊擊李應龍呈請於沿邊各汛抽減，只湊有三百六十名聽調起行，其縣城只留兵一百名防守等情呈報前來。查該縣離海甚近，守城兵力過薄，卽長樂、連江、羅源各營，俱逼處邊海，今若盡撥赴涵江，恐逆賊偵知，乘隙侵犯。在涵頭不過一市鎮，而各縣有城池倉庫，所關尤重。惟祈貴部院鴻裁，從長斟酌，以保萬全，勿致疎虞可也等因。又准貴將軍咨開：爲

照長樂乃濱海地方，雖逼近閩安鎮，際此舟師出洋進剿逆寇，諒不敢輕易登犯。但該縣南界接連福清、松下各要口，緊對海壇逆島，現在賊艘聚踪此處，希圖堵我舟師，兼游移沿邊窺伺，每思乘隙登犯掠食。前屢據該營將弁呈報賊船游移情形，茲沿邊防兵調撤南下，據稱存營兵丁，只有一百一十名，似此單薄，萬一逆寇乘虛突犯，剿禦無資，似當酌量留防，以備未雨者也。合咨酌奪示覆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前據偵探報稱，海賊林陞等領糧開船，狡圖侵犯涵江一帶，是以移咨撫部院調撥長、福、連、羅四營各挑勁兵共成二千名，星赴涵江。隨經復咨撫部院，福、長、連、羅俱爲要地，似須各調各縣兵二百名，各千總一員帶領，總屬於參將李懋珠統管調度。則一千有餘之衆，亦可以勝林陞。至四縣有城池責任，仍令各將領兵守城，方爲二便等因，已經咨明撫部院外，合就咨覆』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據福清營遊擊李應龍呈前事，業經本將軍咨會督部院商酌去後，今准咨覆前因，合就移知。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轉行連、羅、長、福各該將遵照，着令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前往興化，聽候參將李懋珠調度防禦。該將即便星速馳回各該縣固守城池倉庫，不得疎略。仍希取具各將到縣日期，移覆查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欽奉上諭咨督院

爲欽奉上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巡撫部院吳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搗剿廈門等處，上諭慎重其事。先准水師提督萬議，先取海壇，業經本部院咨移撫院再商去後。今准咨覆，先取海壇，再商取廈門；此用兵次第，撫部院與水師提督萬任而行之等語。但事關重大，未便草率，合亟咨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希卽酌裁賜示，以便題覆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海逆拒命窮島，擾害殘黎，自當乘時掃蕩，以清海宇，以仰答朝廷知遇之恩。惟是兵家戰鬪，非可懸度。近奉上諭，行令再加詳商妥確具題，是以咨請貴部院暨撫部院、水師提督從長再加斟酌，以遵上諭慎重之意。今准撫部院咨開，已經親到定海閱視，將士齊心，船隻堅固，不待荷蘭國船兵，先行水陸進取等因。本將軍自當整齊士馬，候訂師期，卽從陸路進發。但管見以福清與海壇緊對，或撫部院不必遽臨同安，且暫赴福清，爲水師聲援策應。俟水師既取海壇，然後統師南下同安，共商合力以搗逆巢，尤爲妥便。本將軍因特旨諄諄，不敢不再三慎重，以副動出萬全之勝算，尤祈貴部院鴻謨酌裁主持，以仰符上諭可耳。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欽奉上諭咨同安鎮

爲欽奉上諭事。本月二十五日，准水師提督萬咨開：「本月二十一日辰時，准貴將軍咨覆前事，內開：本將軍早已整搦陸兵，磨礪以須，竚候訂期，即當直搗海澄，水陸夾攻，以絕根株。至於水師機宜，本將軍既非素習，實難懸議，惟藉貴提督籌畫，仰遵聖諭，應進應止，相機酌妥迅覆，以便一面會題、一面進兵夾攻等因到本提督。准此，爲照搗巢大舉，聖諭備極慎重，令諸臣等詳商妥確。在本提督責專水師，自當籌畫周詳，見可而進。至於決策萬全，實藉貴將軍宏略勁勦，夾擊共濟。茲逆寇結縲海壇，本提督惟審風時便利，尅期先取海壇，乘勝搗巢。此月十二日，巡撫部院親臨定海，已面約統領陸師，趨赴同安各港聲援去後。又本月二十一日未時，經本提督咨覆總督部院姚，請調陸兵先據圍頭處所，安設砲火，攔截上下賊舟及各路夾攻等緣由去後。但陸師夾攻，統賴貴將軍並力大舉，請即迅調精兵，先往圍頭，分佈併擊。本提督破滅海壇之後，便可會師直搗廈門，共奏蕩平也。至欽奉上諭機宜，伏祈貴將軍就近會同總督部院姚主稿會題。今准前因，合就咨覆會剿。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迅賜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水師旣已出洋剿寇，在陸路官兵，自當調撥於緊要口岸屯營，以分賊勢，以壯水師聲援，相機堵截，殲力夾攻。今准前因，除卽咨會統督部院會調官兵接應，並咨覆水師提督知照，仍嚴檄防守東石、竿頭副將郭奇，遊擊焦國巡、韓元朗、劉國興、丁世芳等就近多方瞭探。俟貴標兵馬到日，互相聲援，相機夾擊各去後，合就移知。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於鎮標三營之內，多撥精健兵丁，擡運發憤大砲，着令能幹將弁帶領，前往圍頭附近地方屯營，與副將郭奇、焦國巡等遙爲犄角聲援。仍候總督部院示下，卽便進兵，前赴圍頭要口堵截，攻奪逆艘。事關軍機，幸勿泛視。仍將挑撥過官兵員名、並起行日期見覆，以憑查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

欽奉上諭咨水提

爲欽奉上諭事。本月二十五日，准貴提督咨開：「爲照搗巢大舉，聖諭備極慎重，令諸臣等詳審妥確。在本提督責專水師，自當籌畫周詳，見可而進。至於決策萬全，實藉貴將軍宏略助勦，夾擊共濟。茲逆寇結紱海壇，本提督惟審風時便利，尅期先取海壇，乘勢搗穴。此月十二日，巡撫部院親臨定海，已面約統領陸師趨赴同安各港聲援去後。又本月二十一日未時，經本提督咨覆總督部院姚，請調陸兵，先據圍頭處所，安設砲

火，攔截上下賊舟，及各路夾攻等緣由去後。但陸師夾攻，統賴貴將軍並力大舉。請即迅調精兵，先往圍頭，分佈併擊。本提督破滅海壇之後，便可會師直搗廈門，共奏蕩平也。至欽奉上諭機宜，伏祈貴將軍就近會同總督部院姚主稿會題。今准前因，合就咨覆會剿。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迅賜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貴提督既已統率舟師出洋追剿逆寇，在陸路官兵自當調撥於海邊緊要口岸屯營，以分賊勢，以壯聲援，相機堵截，共相夾擊。今准前因，除即一面咨會督部院調撥，仍酌委主稿具題，一面移咨同安鎮王就於鎮標三營之內，多撥精健兵丁，抬運發煩火砲，着令能將率領前赴圍頭地方屯營。並飛檄防守東石、靈水、竿頭副參遊郭奇、韓元朗、焦國巡、劉國興、丁世芳等，務與同安官兵相爲犄角，互相聲援，相機堵截，攻擊逆艘。並行長樂、福清、興化、惠安、洛陽、泉州各將領，嚴令親自多帶官兵，各於沿海所轄地方巡哨堵截，以壯我兵聲勢各去後。本將軍惟有竚候好音，即便親統官兵進搗海澄，共殲積寇也。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提督，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

進剿之師咨喇將軍

爲進剿之師已發，夾擊之計宜行，亟請調兵，以分賊勢事。正月二十七日，准貴將

軍咨開：「茲者，水師提督萬統率樓船，漸次進發。第逆孽現在連鯨，堵截要害，恐我師不無壅阻之虞，非分路齊發，未易一舉成功。前經督院設有泉州、同安二港水師，原欲乘機調發，以資夾擊；今閩安舟師既出，各港船隻，法當分作數路，並力齊舉。今彼倉皇，首尾不能相顧，賊勢既孤，便可乘風直搗。海賊存亡，正在此舉」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海逆竊踞窮島，擾我邊陲，亟當掃除，以清海甸。先准水師提督萬咨開，舟師已經出泊定海，定議先取海壇等因，本將軍業即嚴檄長樂、福清、興化、惠安、洛陽、泉州及防守竿頭、靈水、東石各副參將弁，挑選精健兵丁，多帶砲火，親自率領，於所轄沿海緊要口岸，屯營巡哨，仍多撥精細能幹兵役，於高山眼亮處所，勤加瞭探。如遇水師官兵船隻追擊海賊，經過該汛，即便多撥砲火，以分賊勢，以壯水師聲援，聯絡夾擊。並將追擊海賊情形，不時飛報，以便統兵直搗海澄窩巢；及移咨同安鎮多撥精兵，着令能將帶領，抬運火砲前赴圍頭堵擊逆艘各在案。今准大咨，仰見鴻謨碩畫，不禁佩服。但以職司陸路，未能鼓柁揚帆，共乘長風，掃清島嶼。惟有督勵官兵，候訂師期夾擊，殲此逋寇，以紓九重南顧之殷耳。至於泉州、同安二港所設水師，原係督部院捐貲養膳之衆，除已移商督院調撥夾剿外，合就咨覆貴將軍，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卷之八

三韓楊捷元凱著

咨文

咨訂師期咨同安鎮

爲咨訂師期事。本月初七日，准水師提督萬咨開：「爲照海賊船隻厚集海壇，所有進取機宜，業經咨商詳晰矣。本月初一日，准貴將軍咨覆本提督，內開：除卽一面咨會督部院調撥，仍酌委主稿具題，一面移咨同安鎮，就於鎮標三營之內，多撥精健兵丁，抬運發煩火砲，着令能將率領前赴圍頭地方屯營；並飛檄防守東石、靈水、竿頭副參遊郭奇、韓元朗、焦國巡、劉國興、丁世芳等，務與同安官兵相爲犄角，互相聲援，相機堵截，攻擊逆艘；並行長樂、福清、興化、惠安、洛陽、泉州各將領，嚴令親自多帶官兵，各於沿海所轄地方巡哨堵截，以壯我兵聲勢各去後，本將軍惟有竚候好音，卽便親統官兵，進搗海澄，共殲積寇也。合就咨覆等因。准此，本提督細繹大咨，具見貴將軍調遣周詳，精誠爲國，同舟誼切，深爲厚幸！今本提督的於本月初四日，由定海出師，分兵夾攻，務期制勝。但圍頭仍賊艘上下寄泊之澳，所關最爲要緊，須實得精銳陸兵，

先據其地，安設砲火，堵截攻擊，非與他澳虛張聲勢者可比。茲屆師期，合再咨訂。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迅調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准水師提督萬咨開，撥發精兵，先於圍頭分佈截擊上下逆艘等因，業經本將軍移咨貴鎮，於鎮標三營之內，挑選精兵，着令能將帶領，抬運發煩火砲，前赴圍頭附近處所屯札，會合東石、竿頭各防將相爲犄角聲援，候示進據圍頭要口，相機夾擊。並經咨會總督部院及咨覆水師提督各去後。今准咨訂師期前來，合再移催。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立刻於鎮標三營之內，多選精健兵丁，並多帶砲火，着令勇敢將弁帶領，星夜馳赴東石，會合靈水、竿頭各防將，挑選精兵，多帶砲火，合營進據圍頭要口，相機攻擊逆艘，不許上下灣泊游移。事關緊急軍機，希勿少緩。若恐同安留守兵單，撫部院刻期將到，另爲商酌調遣分佈可也。併將撥過官兵姓名、數目、日期、迅覆查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懇恩再培咨漳浦鎮

爲懇恩再培縣脈、樹德官民事。據漳浦縣鄉紳林琛、黃性震、陳天達、舉人藍陳略、陳焯、林登虎、生員黃台佐、邁廣、丘士鎔、里民郭春、洪正等簽呈稱：「浦邑自昔

人文甲上郡，丁糧冠十城，良以梁峯拱秀，吉水朝宗，自赤檜中流，由雙溪而遶衛縣治，以護城隍，地利居於全盛也。至戊子年，洪水崩陷，溪港多岐，赤檜、雙溪，水違故道，本邑由是丁糧日減，文物衰替。幸將軍大老爺前任駐節浦邑，檄發梅林保人民，鳩衆召工，修築河堤，官民利賴。茲數年以來，水濫雙溪，堤開四潰，士民咸受其害。今欲使吉水仍朝本縣，費用浩繁，別召工匠，又多生疎，難以計日報竣。伏惟將軍大老爺恩施浦邑，鷄犬桑麻蒙休者數萬戶，春秋俎豆載德者數十年。今值節鉞再臨之日，乃恩波復造之時。彈壓全省，獨切一方。琛等相率匍呈，叩乞痼瘼舊治，始終栽培。查照往例，仍着附近梅林保人民，自備芒找、木料、工匠，竭力堅築，以一保而培一縣之地脈，相應暫免該保徭役一年，以均勞逸。伏乞行縣示准起工，庶彫殘可起，富盛可期，合邑士民咸荷慈恩於無既矣』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爲照漳浦城外赤檜、雙溪之水，實爲該縣治之脈絡，向因亂後堤防崩潰，水不朝護城郭，而閭閻日敝，人文之氣中衰。本將軍於順治年間援剿八閩，駐節該邑，此時城垣倒塌，里巷丘墟，本將軍相度城垣舊址，檄行有司庀材修築，不數月而工竣，人民復集。因詢及紳衿耆老，知水脈枯涸，乃倡議修導，而該縣之戶口、丁糧、人文甲第，幾復其舊。經今二十四載矣。年來海逆播亂，水隄再決。茲據紳士里民僉呈重修，猶恐工程浩大，請暫免梅林保徭役一年，俾該保人民就近自備工料修築，以固河隄，以通

水脈等情前來。除檄行漳浦縣酌勉修砌外，諒貴鎮建牙茲土，凡係裨益地方事務，未有不舉行恐後者。是本將軍經營於前，貴鎮修復於後，總期大有造於該邑也。今據前情，相應咨達。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就近面諭漳浦縣，作速酌議修砌，以復水道，以阜民物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月米分給咨督院

爲月米分給本折，標兵獨歎偏枯，籲請一視同仁，以均戍苦，以恤兵饑事。據前營遊擊焦國巡、守備丁世芳呈稱：『案奉本將軍憲票，准總督部院姚、巡撫部院吳咨開前事等因各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據該將呈請咨明駐防東石各營官兵應給本折月米，通融發散，以均苦樂等情，業經本將軍咨商督、撫兩院，檄府勻給去後，准前因除將原文抄粘外，合行遵照備票，仰職即便移知各營，嗣後駐防東石官兵，應支月米，遵將本折通勻給散，以均苦樂，毋違等因，計粘抄一紙。奉此，該卑職國巡隨即移會泉州府及移知各營遵照外，仍會同屢催均勻給發，並着令千總周葵、田琦守催去後。茲據周葵、田琦同稟稱：葵等日赴泉州府坐催正月分糧，詎蔣知府屢以通行廳縣均派運給爲辭，迨至本月初一日，方稱正月分糧米，本標在汛未有攤勻，應照舊米折；若要均勻，必俟

二月份方得勻給。今米價亦且未有，暫候設處。其正月分餉銀，必俟協餉解到，方得發給。似此推延，汛兵枵腹難待。稟乞轉詳本將軍檄催速給，以濟兵飢等情。據此，竊照泉州米價湧騰，窮兵借貸無門，買糴莫措，忍飢待斃。幸蒙本將軍軫念汛兵艱苦，恩賜本折均勻，各兵踴躍歡呼，感激無地。但自奉憲行以來，日望糧米，不啻雲霓之切。屢催州府，日久未經運給。刻下征剿大舉，汛兵乏食，何以責其荷戈用命？合無懇請本將軍檄行泉州府，迅將本標防守東石兵丁正月分糧米撥運到汛，以濟兵糈。庶三軍得藉飽騰，而邊疆永固矣。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案照先據該將等僉呈駐防東石各汛本標官兵應支月米，請與各營本折通勻散給，以均苦樂等情，業經本將軍咨准貴部院覆准檄府勻給在案。際茲青黃不接之候，米價騰貴，窮兵懸釜待炊，據稱該府推諉不給。刻下水陸征剿，大舉堵擊，正在需兵，安能責其忍飢禦侮？今據前情，合亟咨會。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俯恤征兵，祈卽檄令泉州府作速設法，將正、二月分糧米通勻散給，以濟飢軍日食，俾各兵知奮，報効疆場，有裨征剿，非淺鮮也。仍祈賜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會師搗巢咨水提

爲會師搗巢事。本月十三日，准貴提督咨開：「爲照逆鯨厚結海壇，恃爲外固。今海壇既破，先奪所恃，福興邊民，可無寇害。但賊鯨敗遁，會鯨崇武，並力堅防，則廈門勢必虛危。本提督惟審風潮利便，刻期進師平海，牽制崇武之賊。貴將軍前咨，曾示調集各港八槳船隻。若乘此時賊勢上危下虛，徑先密遣精銳，襲渡廈門，逆鯨必分力回顧。本提督統率大鯨，長驅殲殲，上下夾攻，會期合舉，根株立可盡淨。此乘虛襲擊攻取要機，惟祈貴將軍俯察力行，共襄大舉，以奏蕩平也。至圍頭要口，最爲關係。前咨屢請，曾否調集？合再咨瀆」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海逆恃習波濤，拒命窮島。接准大咨，已抵海壇，賊艘敗遁，諒應喪膽，自可長驅殲擊，直取廈門矣。今賊雖會鯨崇武，若貴提督統率大鯨臨之，何慮並力堅防。在本將軍於未准大咨之先，已經面商總督部院，整擻士馬。刻卽親自統領，並會合滿騎，於沿海松嶼等處緊要口岸，調度堵擊逆賊外；至於調集各港八槳船隻，乘勢密襲廈門，本將軍所統陸路官兵，多屬外省東、豫之衆，向未嫻習舟楫，況八槳船隻先經督、撫部院膳有水兵，早已委員專統，知其自有調度。至進據圍頭，多帶砲火攻打，使逆艘上下不能停泊，本將軍節次移咨同安鎮王，並屢飭防守東石、竿頭各將弁，會師合營進屯該地方夾擊，專候貴提督追剿南下在案。本將軍滅賊心切，陸路機宜，無不力行，而水路進剿，尤祈貴提督之詳察力行，共勦大舉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

提督，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咨會出兵咨漳州、漳浦鎮

爲咨會出兵日期事。爲照舟師已抵海壇，則陸路官兵，自當乘時夾擊。茲本將軍會同督部院，各親自酌帶馬步官兵，於本月十六日前往同安、松嶼沿海一帶地方踏看形勢，調度策應夾擊；並稽察各營防剿官兵，飭令用心預備，合力進剿。所有鳳山營盤業已議留福寧總鎮黃照舊堵守，以備豕突外；至於漳屬沿邊一帶地方，尤祈貴鎮就近嚴飭各營官兵，嚴加堵守，以保萬全可也。合就一並移知。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緊急軍務咨督院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十七日，據洛陽營遊擊趙雲報稱：「本月十四日，奉寧海將軍喇軍令，飛調卑職帶兵三百名赴泉，聽候副都統吳率領滿師調遣夾剿。卑職卽於十五日寅時，帶兵自洛陽起行外，所有本汛已交浙江守備劉澤深、本營守備李印防守訖」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舟師已抵湄洲，在陸路官兵自當調撥分佈，以備大舉夾擊。但查

洛陽一汛，爲衆郡之門戶。現今逆艘聚泊於臭塗、崇武一帶，誠恐狡謀，早晚窺伺。萬一乘該汛兵單，豕突焚劫，不特地方人民受害，尤恐墮我軍聲。當仍令遊擊趙雲回守該汛，以固邊防。俟水師船隻到臭塗之日，檄令該將帶兵南下夾剿，尤爲慎重也。緣要汛空虛，總總過慮，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祈卽咨商寧海將軍，仍令趙雲回守洛陽，以固根本。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剿殺海逆咨督院

爲塘報剿殺海逆事。爲照水師訂期於本年二月初六日出海，咨會到本將軍。隨即會同貴部院咨行各鎮營，飛調陸路官兵，先據圍頭要口，安設大砲，聲援夾擊，令上下往來賊艘不得停泊，以便水師官兵進取。復於本月十五日，會商平南將軍賴，將漳州鳳山一帶營盤邊牆，分留福寧黃總兵、漳州吳總兵等帶領各營副、參、遊守官兵，照舊嚴加堵禦外，貴部院同本將軍於十六日各親帶馬步官兵，自漳州鳳山營盤起身，本日到嶺後嶺地方安營。隨探得有僞左虎衛何祐統領僞中衝鎮等十餘鎮大小賊船八十餘號，約計賊衆四千餘，預劄烏嶼橋堡、充龍堡、金山一帶地方，相聯屯營，以拒我師；南爲廈門屏蔽，北爲崇武、臭塗等澳各逆艘聲援。且聞我同安港八槳船隻將出，會同水師夾擊廈門，

希圖於此處堵禦。先須發兵剿除，破其犄角。

貴部院與本將軍計議已定，隨於十七日五鼓，挑選精兵，各親自統領，於辰時到烏嶼一帶列陣。詎逆賊分爲三股前來迎敵。貴部院同本將軍分遣貴標內中協副將蔣懋勛、署右營參將薛受益、內中協右營遊擊王文魁、後營參將謝明德、守備陳印奇、千總王應龍、把總應順甫等，隨征總兵陳士愷、副將康泰、馮昭京、侯晉爵等，參將秦守信、韓瑞、閻國柱等，遊擊王大有、南甫、曹明等，外委督陣都司張璽、鄭有德、守備章得勝、戎旗遊擊盧楚佩、功加守備韓琪、領旗各官劉彪等，帶領馬步官兵，由中路進發。本標中營參將馬勝、左營遊擊朱起龍、援剿右營遊擊楊懋紘、援剿左營中軍守備楊可能、千總楊會、把總王豹等，外委總理戎旗遊擊崔陞、都司高永福、楊撰、守備徐可成、張貴、千總王起龍、楊茂、把總王貴成、隨征副將王耀龍、參將會展雄、遊擊鄭鍾如、都司倪俊等，帶領馬步官兵，由左路進發。又調撥灌口營參將藍里、江東左營遊擊鄭興、同安鎮標右營遊擊趙邦試、千總林明等，外委千總程鯉、把總湯泰、投誠副將藍英等，帶領官兵，由右路進發。我兵三路奮勇前進，沖過潮溝，自辰至午，殺死逆賊甚多。尙有白礁等處賊兵千餘，見我官兵殺敗賊衆，突出應援。貴部院親督委管統領護印八旗披甲筆帖式樂敏、外委驍騎校樊金榜、張應隆、龔玉堂、王潤子、撥什庫劉德、趙廷芳、李之華、靳有福、閻得榮、年文燦、劉首相、並戎旗各材健等；本將軍親督外委戎旗都

司張九龍、守備羅成功等，並各材健分爲兩翼，飛馬抄出逆賊陣後，腹背夾擊，賊遂大敗。我兵盡力砍殺，共陣斬賊衆一千六百餘名，活擒僞官七員、活賊一百八十七名，連破賊營七座，將賊堡盡行焚燬拆平。餘賊奔逐上船，被我兵尾追急迫，落水淹死不計。得獲賊船大小共九隻，立即放火焚燒。更得獲大旗二十三面、高招旗一十九面及盔甲、器械、籐牌等項甚多。至申時收兵回營。據各營將領呈解陣擒僞官兵，俱經貴部院驗明，悉係長髮，因對陣重傷垂斃，隨盡發沿邊梟示訖。

復據探兵報稱，又有逆賊約有二千五百餘人，在海倉寨屯劄，離營盤有三十里等情。貴部院同本將軍於十八日復親帶各營官兵，前往撲剿。賊衆見我兵勢大，不敢出戰，閉寨堅守，放砲擊打官兵。我師初到，銳氣正盛，遂鼓勇攻擊，扒上寨城，砲矢刀槍，一齊擊殺。當斬逆賊一千二百餘名，賊衆披靡奔船。其船上各賊，不敢救應，爭先開船逃走，又復落水淹死無數。生擒僞官二員、活賊三十二名，俱卽就該地方梟首外，打沉賊大趕繪船一隻、雙篷船四隻，得獲威遠大砲一位、發煩砲二位、高招旗六桿、大旗十八面、戰被二十領並盔甲、大刀、長鎗、籐牌、火箭等項甚多。將寨壇着令兵丁立刻拆燬。因天晚收兵回營。

此二戰也，皆藉貴部院之方略，各將士之協心用命，故能獲此全勝。今沿海一帶地方，自烏嶼橋起，至海倉松嶼止，數十里之間，數年盤踞賊巢，皆掃蕩無遺。賊已膽破

魂消矣。至於內閣中書揀選候補知府陳啓霖、候補僉事道黃性震，俱奉貴部院差遣修砌橋梁道路，與有勞績，俱不可泯。所有各營得獲高招、大旗、盔甲、刀鎗、大砲、籐牌等項軍器，查略堪用者發交各營改用，不堪者盡行焚燬。更查各營共陣亡兵丁十三名，輕重陣傷官兵共七十一名，俱經本將軍會同貴部院分別賞銀殮埋，並給賞醫藥。各營共陣斃官馬二十七匹，俟旋師之日，聽其各自呈報開除外，相應一併備叙塘報。爲此備咨貴部院，煩請察照核明會疏題叙，以鼓後效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會師搗巢咨水提

爲會師搗巢事。本月十九日，准貴提督咨開：『進師平海，牽制崇武之賊，若乘此時賊勢上危下虛，先密遣精銳襲渡廈門，逆艚勢必分力回顧，上下夾攻，會師合舉，根株立可盡淨。至圍頭要口，最爲關係，曾否調集，備移在案，未見咨覆。茲師次平海，日在相機前進。但貴將軍何地集師，何期合舉，尤期迅發訂示，以便協力撲剿』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准貴提督咨前事，業經本將軍備將夾剿機宜，咨覆貴提督在案。本將軍復會同總督部院，面商平海將軍賴，將漳州鳳山一帶營盤邊牆，分留福寧總鎮黃、漳州總

鎮吳統領各營副、參、遊、守官兵，照舊嚴加堵禦外，本將軍同督部院各親統馬步官兵，於本月十六日自鳳山起身，本日到龍巖界外嶺後嶺地方下營。據探兵報稱，有賊首何祐帶領偽鎮十餘鎮，賊衆四、五千，在於烏嶼橋、充龍、金山一帶相聯屯營七座，計圖一爲廈門屏蔽，一爲崇武、臭塗等澳各逆艘聲援等因，自應首先剿除。遂經本將軍會同督部院，於十七日親帶馬步精兵，分爲三路進兵，大獲全勝。計陣斬活擒賊衆一千七百。復據探報海倉有逆賊屯踞寨城。十八日，復各帶兵前往撲剿。又經斬獲千餘，將逆賊所劄寨城，俱已盡行焚燬拆平。今沿邊自烏嶼橋起，至海倉松嶼止一帶賊巢，向爲逆寇盤踞者，今皆掃蕩無遺。現在會同督部院相機進取外，此皆陸路賊營，本將軍業經會師剿蕩。至於何地集師，何期會舉，專候貴提督一破崇武等澳，迅發訂示，便可協剿，以收蕩平全效也。今准前因，合並咨覆。爲此合咨貴提督，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咨會遣發咨督院

爲咨會遣發官兵攻取廈門逆穴事。爲照海澄既復，賊心離散，本將軍復多方宣布皇仁，廣行招撫。隨有偽鎮陳昌，於二十六日午時，差遣偽監紀參議周天奇等前來納款。隨經本將軍賞給花紅、銀牌，仍給照票，遣其接引陳昌，作速來歸，已經咨會在案。至

本日酉時，僞總兵陳昌率領所轄大小船隻百餘號，官兵五千餘員名，並移帶眷口到海澄城外登岸投見，已經撫慰，暫行安插外；又有僞總兵吳桂、羅士鈐先遣僞通判葉光寰等前來投誠，請領旗號，並請發兵迎援。隨遣援剿右營遊擊楊懋紱、中軍參將馬勝等，帶兵迎援；隨各帶官兵、船隻、眷口前來投誠。本將軍卽令荆頭，將伊眷口搬入前任水師提督施衙門內安頓外，據稱廈門兵民紛紛搖動，亟宜乘時進兵攻取，桂與士鈐願爲前部等情。本將軍隨經遣發本標中軍參將馬勝、右營遊擊李璉，各帶領官兵，乘坐總兵吳桂、羅士鈐帶來大船，會同吳、羅二總兵官兵，並副將詹六奇、林葵等官兵，乘坐八槳船隻爲頭敵先進；並令總兵陳昌所轄官兵立刻剃頭，挑撥精銳，乘坐原帶船隻爲二敵。其貴標將官三員，本將軍現在諭令商議酌撥一員，帶兵協同進取逆穴，以絕根株外，本應先期咨會，然後發兵，因事機貴速，恐往返耽遲；故一面遣發，一面咨會，尤祈貴部院星速酌發官兵，隨後接引，以收全效可也。合就咨會。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商保固咨兩院

爲再商保固巖疆之長策，以豫消未萌事。爲照鄭錦鷗張窮島，山寇乘機竊發，遙爲

響應，致全閩騷動，幾成燎原。幸藉朝廷威福，貴部院訐謫，海澄已復，逆穴蕩平。復荷會議，將水師派防廈門、金門、鎮海、銅山、海壇、定海、日湖、滄尾各島嶼，將陸師派防平海、崇武、瀨窟、臭塗、東石、圍頭各要口。是水陸要汛，星羅棋布，沿邊可恃無恐矣。仍將新設之閩安、蒜嶺、鎮東、興化、泉州、大小盈、灌口、江東橋、雲霄、漳浦各營共裁去官兵九千三百名，亦可以仰承樽節之部議矣。

但本將軍愚見更有商者，攘外固不可不周，安內亦不可不密。年來兵燹頻仍，民間困苦已極，鳩形鵠面，觸目堪憐。而沿海遷徙之衆，棄其田廬，移入界內，備極流離。今雖會議展界，准回故土。第昔日之產業荒廢，一時不能生聚。其投誠弁兵，原皆游手好閒之徒，祇逼於兵威事勢，不得不投戈倖免。今在伍者卽月有所給，然軍興之餘，米珠薪桂，恐有限之餉，未必濟其衣食。歸農者未必真皆悔過自新，肯安於耕鑿。而議裁九千之衆，亦原無素業可以資生，一旦糧餉議裁，何以糊口。若今日措置得宜，衣食有所自出，則前項諸人，漸次革心，皆我循良赤子；倘安插不得其所，撫綏一有未周，則饑寒日甚，勢必異念復萌，一遇警息，則此種貧窶，皆揭竿爲亂之資也。况崇山深谷之中，奸狡隱伏以待覺觀變者，未必無人。所藉貴部院之弘猷長慮，飭行各府縣賢有司亟爲實心勞來稽察，俾善儒得免飢寒，狡黠知所做惕，則內外清肅，反側消除，閩南半壁，從此可以永安矣。

再查興化一郡，原設鎮標三營、城守一營，共兵四千名。因地當孔道，前此兵力不敷分布，故請設楓亭一營。今將鎮標三營，盡派防守，海壇、楓亭一營，又撥防平海，只餘城守一營，恐不足以資彈壓；並分防各縣汛，或當再爲別加損益，以收萬全，尤祈貴部院之宏裁斟酌者也。本將軍自念衰老，行當懇切乞休，似無庸復多置啄，惟以國恩深重，目擊民情時勢，又不敢以將退之身，而遽爲緘默，敢竭芻蕘，以備鑒採。倘荷俯賜裁酌，亟爲區處，或可少佐上慰廟堂，下奠黎庶也。合就咨請。爲此備咨貴部院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咨明事咨督院

爲咨明事。爲照逆島旣平，石碼地方，乃屬內地，似毋庸重兵駐劄，業經本將軍檄行漳州城守副將郭忠孝，撥留將官一員，帶兵五百名暫爲防守，俟水師提督萬同師之日交明，撥官接管。其餘官兵，着令該副將盡數帶回漳州，仍令該副將將鳳山一帶各營盤原調安頓攻打逆賊大小紅衣、發煩各砲位，盡行抬運進城。如係城上舊砲，仍安頓原舊處所。至獅子山沿河一帶各賊營，得獲大小砲位數目，俱經具題報部之物，不便久頓外汛，恐有奸民釘塞砲眼，並偷移別用之弊，相應一併着令該副將抬運府城查明收貯。除

研經檄行副將郭忠孝遵照外，合就咨明。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飭剿內地咨五鎮

爲飭剿內地餘孽以安民生事。照得閩省向因海逆鼓亂，凡各標協營官兵調征邊汛者多，留防內地者少，未免兵力單薄，致深山僻壤之間，無賴宵小，嘯聚出沒，或百千爲群，或夜屯曉散，剽掠鄉村，肆害殘黎。茲逆經敗遯，島嶼蕩平，現在會議於沿海各島澳要口安設官兵，巡防彈壓，是海賊之患從此可以消除。至於各鎮營原調南征官兵，已經盡行遣發回營，則各處兵力俱厚，所當及時搜剿山寇，以靖內奸。除經飭行各協營將領遵照搜捕外，合移通飭。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飭行所屬各協營將領，着令會同各該縣多差精細能幹兵役，於所轄汛地之內，密行訪探。如有前項亡命宵小潛伏巖谷，或煽誘遷徙窮民，或窩藏逃回海寇，結夥出沒，竊劫害民者，立即撥發官兵剿捕，以盡根除。至於投誠歸農僞官兵，務令各該縣安插得所，取具地方隣右保結，不時稽察，以杜反側。目今大寇已平，海疆既靖，凡一切竊劫盜案，部例處分甚嚴。貴鎮有統轄之責，所關綦重。尤祈勿惜情面，嚴加督率，務令地方肅清，庶免代人受過。倘各營將領偷安玩寇，悠忽疎防，立即指名揭報，以憑飛章參處。仍祈將嚴飭過緣由，並取具各

將領遵依，見覆查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咨取功員咨五鎮

爲咨取功員履歷清冊達部題敘事。本月十七日，准總督部院姚咨開：「照得逆孽盤踞海島，歷經多年，本部院蕩平心切，會同貴將軍統領水陸官兵，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克復陳州、馬州、灣腰樹、觀音山、展旗寨、豐門寨、澳頭寨、果堂寨、太平寨、石碼、三叉河、玉洲等處一十九寨。二十四日巳時，恢復海澄縣。二十七日亥時，恢復廈門、金門各島。俱經具疏題報在案。但在事大小人員，積數載之辛勞，獲連日之奏凱，功不可泯。相應查取姓名、履歷，彙冊造送，以憑達部題敘者也。除檄行本標並各鎮營查造外，合就咨達。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希卽行令貴標將領，並移行各鎮營，迅將陳州等一十九寨、海澄、廈門各案在事有功人員，照案開造履歷清冊，彙送本部院以便咨題叙功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擬合就移。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仍希轉行所屬各協營，速將克復陳州等十九寨，並恢復海澄縣、廈門、金門各島在事有功人員，照案分別開造履歷冊底，着令經識實赴本將軍轅門，以憑核明發造清冊，咨送督部院彙送內部題叙。希勿遲緩施

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借給糧餉咨撫院

爲咨請借給糧餉，以濟兵食事。爲照泉州米價騰貴，業荷貴部院遠恤殘黎，嚴示勸諭；而閉糴如故，每石米價高抬至四兩三、四錢不等，日甚一日，人人惶惶。近本將軍班師回泉，目擊心愴，當卽出示告誡，使平價發糴，以蘇民困。惟是本標五營，並援剿各營兵丁月支米折，盡付買米，尙不敷十日之需。爲念各兵久出征剿，勞苦已極，茲幸海逆初平，暫回休息，然餘孽尙未盡滅，常游移於閩、廣交界沿邊之地，各兵猶須披甲荷戈，以期剿禦。但米珠薪桂，困苦之狀，殊難指述。計惟有借出月餉，就省買糴米石，船運到泉，散給各兵。庶兵丁既免枵腹之苦，而泉郡亦無高抬米價之重困也。

案據中軍參將馬勝呈稱：請借給四月分糧餉銀兩，隨經本將軍移咨總督部院借給，業荷在漳發給矣。今夏季五、六兩月分本標五營並援剿左、右兩營應支官兵俸餉等銀，請祈貴部院照數給借，以便就近買米，船運來泉，給濟兵食。本將軍本擬措銀赴省買糴，奈長途帶銀，跋涉維艱，尤祈貴部院體恤窮兵，廣開弘慈，不特三軍感激，卽本將軍威佩相成之誼匪淺鮮矣。今據中軍參將馬勝並援剿左、右營遊擊馬四玉、楊懋紋等備具

領狀前來，合就咨送。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給借，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一日。

飛報事咨督院

爲飛報事。本月十三日，據署建寧副將張念祖報：「據左營遊擊李英報：據防守曹墩把總呂應龍報稱：賊首江機帶領羽黨約有數千，突犯境內竹溪、黎源屯田守備吳應雄家。又有王都爺住呂孔源、黎源、下洋、火燒橋等處，徧聚搜山，捉拿男婦，勒糧索餉，散割招兵，鄉民盡皆逃竄。又有吳應雄下旗牌王甲帶領屯丁三百餘人，投入賊營；江機遣發官頭，暗來曹墩各處招去原屯田遊擊程應榮名下屯丁，同入夥黨。又有當日投誠人黃祚，今招夥復投入賊營；各鄉人民，携老扶幼，紛紛逃竄，沿途號泣，悽慘倍常等情。本刻又據興田塘兵宋國武報稱：今興田地方，並四處附近鄉村百姓，聞有逆賊現扎黎源、下洋一帶，欲來地方打糧索餉，男婦紛紛奔逃，村無人烟等情各到職。據此，竊照卑職駐防崇、建二汛，時以剿撫爲念。前因原投誠遊擊程應榮病故，守備吳應雄被賊計殺，約有屯丁二、三千不等，俱係昔年投誠之輩，恐其鷹眼猶存，二弁相繼而亡，屯丁無主約束，况江機賊營相近，恐生叵測之變。故卑職英會商崇金知縣親往武彝宮傳集程、吳下衆頭領再四面諭安慰，各給委牌，令其嚴束屯丁，毋使投入匪類，業將委官姓

名開報在案。今不期渠魁江機奸計百出，暗勾屯丁入夥，如虎添翼。不思區區山寇，屢奉各憲招撫，已經差員賞繳印劄，又奉親王加授將軍爵位，恩逾格外，即應出山歸誠，矢心報効，毋負上恩；乃反率黨移劄建陽、竹溪地方，布散黨羽，流突崇汛、呂源、黎源、下洋各處鄉村，搜山擄掠，捉人索餉。今建陽新厝、塘頭、杜潭、長坪一帶殘害無忌，且聲言我等奉王劄，不日赴省剃髮歸誠，因乏路費口糧，故來告借等語，以致汛防官兵，恐誤各憲招撫之意，未便輕易進剿。查得興田地方乃通衢官道，設有塘兵遞送公文，居民懼賊驚逃，倘賊漸至彼地，則羽書中斷，關係匪輕。又查得武彝山巖，向有富民避亂於彼，山賊素所垂涎。今江逆見我兵單，必往刦掠無疑。伏乞憲台迅發馬步官兵，駐劄興田中道，以張聲勢。仍乞迅發官兵二、三百名星赴曹墩，協同把總呂應龍相機進止，庶地方不致塗炭，春耕尚有可望，而國課不致虧缺等情。本日又據左營中軍守備程璋報稱：三月二十九日，據長坪塘兵何福等稟稱：今有僞兵俱在大路下建陽一帶地方搶擄人畜，更在竹溪招兵，理合飛報等情各到職。據此，竊照賊衆借撫紛紛出巢，流突建境，擄掠鄉村，捉人索餉，又招屯丁入夥，情形叵測。且宣武將軍官兵俱往邵武，而建寧兵單，寥寥無幾，除護餉、解逃，尙不敷差遣。今據左營將備塘報警息，除一面立撥領旗丘光信等帶領馬兵馳往建陽一帶哨探，仍一面檄令中軍守備田毓瑞撥發把總張瑛瑛帶領兵丁前往興田駐劄堵禦外，理合具報。又爲飛報事，據崇安縣呈稱：『該卑職

查得江機陽奉陰違，肆行剽掠，殺戮生靈，招人入夥，漫山遍野橫行無忌。崇邑斗大孤城，將何堵禦？伏乞憲臺迅賜酌奪，救民湯火，以全巖邑。卑職何勝翹首待命』等因各到將軍。

據此，爲照山寇江機、楊一豹狡言就撫，遲我官兵進剿。今復招民同叛，橫肆劫掠，各處屯丁，復投入夥，勢益鴟張，致上游居民流離遠竄，產業拋荒。先屢據各營將領具報，逆賊突犯出沒情形，節經本將軍移咨貴部院，並嚴檄飛催該汛防將弁作速協力進剿在案。今復據該副將具報，以逆賊曾受王劄，加授將軍爵位，聲言不日赴省剃髮，因乏路費，故來告借等語，以致官兵遲疑，恐礙撫局，不敢進攻。逆賊以就撫緩我兵機，久不出降，橫行劫擄，賊勢日漸滋蔓，百姓日受荼毒，若不亟爲剿滅，則地方受禍無有底止。查各標營征剿官兵初班回汛，自應暫令休息，但江、楊二逆剽劫愈熾，又未便聽其蔓延。除經移咨福寧鎮挑選能將帶領精兵一千名飛赴崇陽地方會同各該營官兵星速進剿去後，合就咨會。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會飭福寧鎮迅速遣發官兵前往掃蕩，以靖山寇，以安地方，仍祈示覆施行。

謹陳平海咨督院

爲謹陳平海善後十策，永奠海疆事。本年四月十四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

前事內開：查總督姚條奏廈門等島沿海要地，官兵防守，俟荷蘭國船到日，進滅海賊，尅取臺灣，會同廣東官兵剿滅海賊劉國軒，沿海仍舊展界，新增綠旗官兵陸續漸撤，浙江調來官兵應行撤回，投誠官兵給與俸餉等情，關係最要，應與總督姚、將軍管、提督楊、巡撫吳、水師提督萬，勒令會同，將每件一一確議速奏再議。俟命下之日，將總督姚條奏八款，俱錄出發與總督、將軍、巡撫、提督可也等因，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具奏，於本日奉旨：依議速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部院。准此，所有原疏，合就抄送。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酌議示覆會題施行。計抄疏一摺」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逆孽鄭經與渠魁劉國軒等負固窮島，擾害邊陲，茲仰邀朝廷洪福、貴部院訂諱，逆賊敗竄，島嶼肅清。貴部院懲前毖後，條列良策入告，務期永奠海疆。內部咨移確議，又荷貴部院俯賜咨詢，管見所及，敢不備陳！

一、廈門、金門並宜固守。查廈門昔年爲我師取而復棄，後逆賊即踞爲巢穴。進剿時，本將軍親至其地審察形勢，是廈、金之不可不駐重兵固守，誠有如貴部院所策者。至其間兵數多寡，船隻派設駐防，或提或鎮，本將軍職司陸路，是在貴部院與撫部院、水師提督斟酌盡善者也。

一、內地官兵移駐沿海要汛。如閩安鎮兵三千名出守定海，灌口兵二千名出守漳尾

、高埔，以爲廈門犄角，允無遺議矣。查興化原係府城，又屬全省往來咽喉孔道，原設鎮標三營、城守一營，共兵四千名，前緣兵力不敷分布，故請添設楓亭一營，今將鎮標三營盡移防海壇，楓亭一營又撥防平海，只留城守一營，不足以資彈壓。況差使餉鞘護送絡繹，何以四應？仙遊一縣，又山海交錯，奸宄時常竄匿。似興化一郡當駐重兵，以備不虞。至惠安兵一千名出守崇武，惠安地當冲路，所轄塗嶺又爲四通之道，若巡緝防範、護送差鞘，無兵可恃，恐滋不測。查水師提督請設兵一千自獺窟轄至崇武，則惠安營官兵似當酌留，以保固城汛、分防塗嶺也。

一、遣發舟師，會合水陸官兵先剿粵寇，以絕滋蔓，一俟荷蘭船隻進攻臺灣，以靖根株。其次第乘勝進取，以掃積年之逋寇，登沿海數千百萬生靈於衽席者，實爲目今要着。但本將軍於海道未諳，不敢輕議。

一、開還邊界，以上裕國課，下濟生民，誠爲利益。但今賊首雖遜，餘孽尙未盡滅。茲邊界旣展，延袤數千里，賊窟處處可以登犯，奸民在在可以勾通，卽水師提督能節節設備，沿邊似可無患；萬一海逆擁衆乘潮，順風合鯨而至，水師或不及堵截，內地兵單，顧此失彼，不特村鎮遭其荼毒，並恐城池有警，人心風鶴。是目前之展界固屬便利，內汛之分防尤當佈置周密，方可無虞也。

一、裁撤新增官兵。查閩安、興化、泉州、大小盈、江東等處官兵，皆久用命於砲

矢鋒鏑之間。今海逆初平，一旦卽議裁撤，分防更爲不周，內地益見單弱。況驟裁萬數之兵，此輩不習耕種，不善經營，赤貧無措，勢必相率爲盜。是海寇尙有遺孽，內地復啓亂萌矣。在管見以裁汰之兵，不必定限於四、五、六月之內，止就其中果屬衰弱者汰之不補，強壯者仍留，且暫令沿邊分守，以固我疆圉。

一、先撤浙兵，以省錢糧糜費，洵爲至當不易者矣。

一、投誠官兵，請給糧餉。查閩省投誠之衆，爲數甚多，豈盡傾心向化，不過迫於兵威事勢，俛首求生。儘有歸農之衆，面革心非，尙煩吾之顧慮。其在隨標入伍者，又皆勇悍不安耕作之人，資身無策，僅藉月餉存濟。苟不爲贍給，必至復循故轍。是尤在貴部院力爲主持，請給糧餉，以安其心者也。

總之，閩省地方，山海環峙，鞏固要策，必須水陸相維，山海互防。蓋朝廷正供錢糧，百姓地畝廬舍，皆在於陸，不在於水。更城池倉庫之重，餉鞘差使之繁，又多在陸路內地，則駐防之兵，未可盡移於沿海。況邊界旣展，奸民無地不可出入，賊艘無處不可登犯。倘深山窮谷之中，又有嘯聚流突，海逆復肆勾連，水陸交訌，如昔年紀朝佐、鄭不伐、廖瑛等可爲前鑒。若再有變起倉卒，卽發兵星馳撲剿，亦恐鞭長莫及。目今王爺大兵將次旋師，浙兵業已先回，兼之遷界流民尙未復業，投誠兵衆未盡革心，劉國軒見在粵東招集舊賊，聯絡巨盜，以乘我隙。是陸路防維，正當嚴謹之日，若遽裁一萬之

衆，防範不周，種種可虞。度時量勢，宜俟夾剿逆孽劉國軒殲滅之後，次第裁撤，則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未議如此，是否有當，統祈貴部院鴻謨再加確裁。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主稿題覆，並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咨商事咨督院

爲咨商事。爲照泉州米價騰貴，兵民交困，本將軍回泉時，目擊心愴，隨即移咨撫部院，將本標五營並援剿兩營官兵應支五、六兩月餉銀一萬七千餘兩，差中營守備丁世芳就省採買糧米，撥船海運到泉，除給兵食之外，其餘盡行依照省價發糶窮民，接濟時艱，業經咨明在案。但往返買糶，耽延迄今，尙未能到，而泉州米價日甚一日，每石竟至五兩餘。目下兵困民飢，人心惶惶，顛連困苦，觸目傷心，大可畏懼。案准大咨，倡捐銀一萬四千兩，買米七千餘石，先運至泉。聞該府縣將此項米石撥給滿洲，致民間未沾實惠，米價日長。若不亟爲設法接濟，恐至五、六月來，勢必湧至七、八兩。本將軍見此兵民嗷嗷，憂心如焚，寢食俱廢。茲聞漳州各邑米價，比泉州地方稍平，擬欲措銀數千兩，差員前往龍溪、南靖一帶採買糧食，船運來泉，卽照漳州所買原價，照數平發兵食，以救目下五、六兩月青黃不接之艱。俟至七月早稻收成，便可無慮。本將軍爲地

方兵民起見，愚意若此。如屬可行，統祈貴部院酌奪示覆，以便專差的員，星赴採買。尤祈洪慈，於投誠船隻之內，酌撥十數隻借用；其中或有滲漏，併請着令府縣修驗堅固，以便差員裝運糧米來泉。仍請移咨水師提督轉行各汛，驗明放行。貴部院軫念兵民，無所不至，今地方飢困若此，本將軍目擊急切情形，敢不咨請，以解刻下民兵重困！合亟咨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迅賜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平閩紀卷之九

三韓楊捷元凱著

咨文

請復邊海咨兩院

爲請復邊海遷民故業等事。本月初二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咨查照，酌議主稿會題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案照先准兵部咨前事，業經本將軍於四月二十七日，備咨貴部院察照，酌議主稿會題去後，今准大咨酌議。查開展邊界，俾遷民復歸故業，誠有裨於國計民生；但繹部咨之內，有海寇尙在廣東沿海地方游移，尙未剿滅，海界照舊展復，所關甚爲緊要等語，是內部於此極其慎重。况鄭經、劉國軒現在澎湖、臺灣等處，猶思收集散亡餘孽，希圖窺伺。若邊界遽開，則奸民之接濟無從稽查，而細作之往來亦難盤詰。沿邊二千餘里，處處可以登犯。萬一逆賊順風乘潮，連艘突至，沿海奸民，爲之勾引內應，藉寇兵而齎盜糧，豈不可虞？是目前展界，固有裨於國計民生，倘遊魂竊逞，再需大兵進剿，將浩費錢糧，恐反多於所入矣。本將軍管見，似應俟澎湖、廣東二處餘逆，指日掃盡之後，再行展界可也。是否有當，

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施行。

康熙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飛報恢復咨兩院

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旨：覽卿奏親率官兵進剿海逆，恢復海澄縣城，可嘉！着議奏，該部知道。欽此。除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容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並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至得獲船械、米穀等項，聽該督報明戶、工二部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除移行各鎮營在事有功各弁員一體欽遵知照外，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煩將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飛報克取咨兩院

爲飛報克取廈門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逆，擊敗賊衆，恢復廈門，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本內副都統訛寫都統，着飭行，欽此。除遵旨飭行，並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容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並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除移行各鎮營一體欽遵照外，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題報剿殺咨督院

爲題報剿殺海逆，克取東石地方事。准貴部院咨開：『奉康熙親王諭：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本親王。准此，行諭到本部院。敬此，合就移咨，請煩察照部文內事理，希即轉行標營，將當日克取東石地方在事官員殺賊功次，查造履歷清冊一樣二本，移覆本部院，以憑咨部議叙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隨即檄行本標中軍參將馬勝，轉移前、後二營，將當日克取東石在事有功人員查明履歷造報去後，今據該將造繳本標前、後二營遊擊焦國巡、劉國興等履歷清冊前來，合就咨送。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彙咨內部

議叙，以鼓勞員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請掛糧餉咨督院

爲請掛糧餉月領接濟兵食事。據中軍參將馬勝呈稱：「據左、右、前、後營中軍守備金殿龍、張洪宗、陳應隆、齊亮等呈稱：竊照本標五營官兵應支糧餉，中營坐派泉州、四營支給省運遵行在案。今查本標康熙十九年分銀米，前經中營中軍守備丁世芳赴省領運，至六月份止，源源接濟，各兵均沾鴻慈。茲秋季屆期，兵食似難刻緩，合行預具領狀，請掛赴省支運。但查呈掛領狀，應同四柱數目冊一齊繳掛。惟是本標現今購買新馬，陸續發營配騎，所有起支草乾日期，理應具詳批示。且兼挑有守兵領馬者，必當詳拔馬兵。若守兵既拔馬兵，則溢額戰糧，又當改降守兵。似此呈詳收除，勢必稽待時日。窮兵勞戍，望餉維殷。今殿龍等公同預具秋季糧餉領狀，先期請掛赴省支領，以濟兵食。俟後詳批收除歸一，登即攢造冊領，呈送核掛，掣回原領銷算，如有長短盈縮，應找應還，自當清算，以重錢糧，不致混透。呈繳秋季分領狀到職等情。據此，該卑職查得左、右、前、後四營餉銀糧米，向應赴省領運。茲按月請支數冊，因候新馬詳拔收除歸一，方得造掛。泉、省隔遠，秋期屆期，各兵望餉懸切，如准預先具領掛支，隨後

造冊銷算，實爲接濟兵艱，出自憲恩軫恤，標營咸沾宿飽德澤矣。茲據四營呈具領狀前來，卑職查明蓋印，現在理合呈請掛咨督、撫兩院，轉行布司糧道支給」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本標五營官兵馬匹俸餉乾銀，除中營按月在泉州府支領外，左、右、前、後四營應需餉銀，例應司庫給發。茲秋季屆期，窮兵望餉如歲。緣本標新購官馬，爲數繁多，挑選配騎，升降不一。本將軍近以會閱邊界，未及親加驗明，未便批准入冊。茲據該將呈送左、右、前、後四營備具預借秋季分銀米領狀前來，統祈貴部院掛送發司，照數給發，以濟兵食；所有冊領，俟本將軍回泉之日，將配騎馬匹兵丁再行試驗，批准入冊，着令各營攢造冊領，掛號補送，撤回借領可也。今據前情，合就咨送。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惟祈掛送撫部院發司照數給發，以濟兵食。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借領月餉咨督院

爲呈請借領月餉事。據援剿左、右二營游擊馬四玉、楊懋絨等呈稱：「據中軍守備楊可能等呈稱：竊照本營官兵入閩援剿，業荷各憲天威，已平海逆。今駐扎泉州，物價騰貴，各兵應支月餉，相應預期請領，庶得接濟軍需。所有應支本年七、八月分俸餉，該卑職等查照現在官兵數目，備具借領呈送。現在合無呈請差員前赴本將軍軍前投遞領

文，赴司支領，以資給散。俟月終扣定實支數目，備造冊領呈送掛發，掣回借領等情到職等。據此，該卑職等出具領狀，專差千總鄧應魁前赴本將軍軍前領文支給外，理合呈請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援剿左、右二營官兵應支七、八月分餉銀，因泉州百物騰貴，且現在收拾候旨各回原營，是以各兵望餉如歲。茲據二營將弁備具借支七、八兩月分餉銀領狀各二張，專員齎送前來，所有冊領俟月終扣定實數照例備造核掛移送，撤回借領等情，合就咨送。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俯恤兵艱，核咨撫部院掛發藩司照數給發，以接兵食施行。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飛報恢復咨兵部

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本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旨：覽卿奏親率官兵進剿海逆，恢復海澄縣城，可嘉！着議奏，該部知道。欽此。除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庸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並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至得獲船械、米穀等項，聽該督報明戶、工二部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

到將軍。

准此，隨即移行。准據各標鎮營將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恢復海澄縣城在事有功人員，開造履歷功冊前來。惟查此案，本將軍統師恢復海澄之時，因急於具疏題報，以紓皇上南顧，所有當日在事有功各官職名，俱未叙入原疏。今准本部行令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等因，理合逐一核明各官職名並傷亡官兵員名、陣斃馬匹及零星得獲器械數目，備造履歷功績清冊。又查准本部咨內開，至得獲船械、米穀等項，該督報明戶、工二部等因，除即移咨總督部院姚報明戶、工二部去後。再查當日恢復海澄，原將水陸官兵分作三路進攻，至於二路有功弁員，應聽總督部院姚查明彙冊咨送本部議叙外，今將各標鎮營大小將弁跟隨本將軍一路進攻在事有功人員履歷彙造清冊，合就咨送。爲此，備咨本部，請祈察照，俯念邊疆血戰勞員，議叙題覆，以示鼓勵施行。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飛報克取咨兵部

爲飛報克取廈門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本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逆，擊敗賊衆，恢復廈門，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

知道。本內副都統訛寫都統，着飭行。欽此。除遵旨飭行，並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容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並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隨經移行。准據各標鎮營將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亥時攻克廈門逆島在事有功人員，開造履歷功冊前來。但查此案本將軍統師進取廈門之時，因急於具疏題報以紓皇上南顧，所有當日在事有功各官職名，俱未叙入原疏。今准本部行令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等因，理合核明各官職名並傷亡官兵員名，得獲器械數目，備造履歷功績清冊。至當日攻取廈門，原訂期從海澄、松嶼、潯尾三路進兵，一齊追擊，逆賊聚鯨迎敵，我兵大砲擊破打沈賊船共一十一隻，斬殺淹死逆賊，在海洋之中，實難千百計數，合再聲明。惟是積年逆穴，一旦蕩平，此皆上邀朝廷洪福，下賴各將士戮力用命，鼓勇齊進，著有血戰勞績，實難泯沒。除將從松嶼、潯尾二路有功弁員應聽總督部院姚、巡撫部院吳查明彙冊各自咨送議叙外，今將各標鎮營大小將弁跟隨本將軍從海澄一路配坐船隻進攻在事有功人員職名履歷彙造清冊，現在合就咨送。爲此備咨本部，請祈察照，俯念勞員，議叙題覆，以示鼓勵施行。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飛報大捷咨督院

爲飛報大捷事。案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內開：奉旨：覽卿奏進剿海逆，斬殺甚多，攻破賊寨一十九處，得獲船隻、器械等項，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部院。准此，合咨察照，希將攻破十九寨一案，當日在事有功各官職名履歷並殺賊數目、得獲船隻器械等項，轉行各鎮協營逐一詳造清冊移送，以便彙送議叙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隨即移行。准據各鎮營今將連破一十九寨在事有功人員職名開造履歷清冊前來，合就咨送。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查核彙叙文冊，咨送兵部議叙，以鼓邊海勞員施行。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請旨事咨督院

爲請旨事。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內開：通省量留防守應裁兵一萬九千九十五名，亦應照題裁去。見今老弱不堪者查裁五千；其餘應裁之兵，將老弱陸續裁汰，逃故之缺停其頂補，以定應裁之數。至總督、提督、巡撫、總兵官標下准爲馬二步八。此所裁官兵，並分守地方等事，聽該督等公同詳定具題可也等因，康熙十九年八月初一日題，本月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移咨到部院。准此，擬合

就移。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欽遵，將所減官兵並分防地方，酌定會題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爲照閩省陸路各標營官兵，既經侍郎溫疏開八萬一千七百四十五名，量留舊制兵馬應裁兵一萬九千九十五名，部覆奉旨依議移咨前來，自當遵照裁留。

查閩省陸路現兵，只共七萬七千六百四十五名，除多開兵四千一百名另文咨詢外，今照八萬一千七百四十五名之數裁留，除裁去一萬九千九十五名，實應留兵六萬二千六百五十名。除現在督、撫、提、鎮並題准新舊各營，已有額兵六萬零八百五十名，尙應撥兵一千八百名添足議留經制六萬二千六百五十名額數。此所撥添一千八百名之內，應將一千名補還通省各營原調入銅山營兵額。更餘兵八百名，或應於裁營守備之內撥出二百員，內一員帶兵四百名防守大盈、兼轄康店，一員帶兵四百名防守小盈、兼轄沙溪、青石宮一帶。如此，則邊海孔道可以鞏固無虞矣。此議留之兵額也。

其應裁兵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名，查貴標裁兵七千六百九十五名，撫標一千五百名，本標援剿左、右二營一千七百名，續增具題未准之灌口一千、大小盈一千五百、馬口、九龍嶺八百、興化一千、泉州一千、楓亭六百，共只有兵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五名。內再撥出一千八百名添足議留六萬二千六百五十名外，實只存應裁額兵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名，尙缺少裁額四千一百名。不知此項額兵，原係何營之數？本將軍無憑查考。今卽

就此現存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名清算，內除援剿二營一千七百名發回江南，又本將軍原調山東、河南兵丁三千名入閩補伍，今現候旨發回原營。但各兵自入閩以來，逃亡事故之外，今實在只有二千一百餘名，應照數撥出二千一百餘名補入本標，以足原額。再於現兵之內，查將老弱沙汰五千名，以符部議，尙剩應裁兵六千一百餘名，統候貴部院宏裁，酌委將弁帶領分防縣汛，俟通省各標協營陸續查汰老弱並逃故缺出，卽於此存剩裁兵之內，分發補伍。此開發裁兵之大略也。其無額四千一百名之數，惟祈貴部院查明，果係何項兵丁，於疏內聲明題覆可耳。

至於分防地方，除沿邊寨汛，先經各營原安有兵防守，無庸更議。其近准部文所開浯嶼、圍頭、永寧、日湖、獺窟、平海、烽火門七處，內浯嶼、烽火門二汛，查係海中島嶼，陸兵難以飛越，應聽水師專防。其圍頭應令駐防東石原江東左營游擊鄭興派兵分防，永寧擬調雲霄營增設守備帶領增設原兵五百名防守，日湖就近着令泉州城守酌量撥兵瞭探巡防，獺窟着令洛陽營守備帶領兵四百名分防，平海擬調漳浦營增設守備帶領增設原兵五百名防守，已經另文咨覆外，其江東橋副將詹六奇應遵照部議留駐銅山，所有左右二營官兵，應將右營官兵一千名留防江東原汛，其左營官兵一千名應調赴東石地方駐防，內派兵四百名分顧圍頭。尙有裁剩兵丁六千一百餘名，俟通省各營缺額撥補，尙需時日，或應分派於各處暫爲防守，統候碩畫之酌定也。今准大咨見詢，合抒末議備覆。

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主稿題覆，並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三日。

邊海要島咨督院

爲邊海要島等事。八月二十七日，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咨察照酌議示覆，以憑會題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活嶼、圍頭、永寧、日湖、獺窟、平海、烽火門七處，侍郎溫原疏題令陸兵、水師酌調，共相防守。內查活嶼、烽火門二汛，乃係海中島嶼，巡防實需船隻，方克有濟，在陸營官兵既無舟楫，難以飛渡，應聽水師專防，似不必撥發陸兵協防。外如圍頭一汛，與東石形勢毗連，本將軍近經咨請貴部院將江東橋左營游擊鄭興調令帶領該營官兵駐防東石在案，今應就游擊鄭興所帶防守東石官兵之內，令撥出四百名，分防圍頭，彼此互相聲援，甚爲妥協。其永寧一汛，擬調雲霄營新增守備賴益桐帶領增設兵丁五百名駐守。日湖，擬令泉州城守營撥兵汛防。查該汛咫尺汪洋大海，與內地隔離頗遠，若多派官兵出防，便當建築寨城，又多費一番民力；惟着令該營酌量撥兵瞭探巡防可耳。至於獺窟一汛，查與洛陽營形勢相連，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爲移會事一案，經本將軍咨議，着令洛陽營守備帶兵出防獺窟等因在案。今似應照舊議行，令該營或守備、或千總一員帶目兵三百名前往該汛防守

，遇有警息，該營將官率兵聲援。其平海乃興化府所轄，應就興化撥兵出防。但查興化鎮標三營，內中、左二營係屬水師，右營官兵一千名分守沿邊錦墩、後架、白沙一帶，尙恐兵力不敷，實難再撥。城守一營，除守城分汛，並撥防仙遊之外，亦無多餘之兵。今當調令漳浦營增設守備侯世裔帶領所增兵丁五百名前往防守。此陸兵派防事宜，管見末議，是否有當，惟祈碩畫酌定也。若廈、金、銅山、海壇等處水師總兵各員，以某人鎮守某處，此屬水師機宜，諒貴部院宏謨遠略，早有定見，或移咨水師提督萬，再爲少加酌妥，分佈鎮守題覆可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主稿題覆，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四日。

嚴查私藏咨撫院

爲嚴查私藏鎗炮火器，以銷造亂之具事。本月初七日，准貴部院咨開；「將各地方凡民間所藏鎗炮火器，盡行查出，收之入官；有不自首送者，予以重罰。即有好徒揭竿，亦易於撲滅。矧現奉上諭，嚴禁民間私鑄火炮，尤當速行窮搜。合亟咨商，若何而使藏匿盡除，又不滋擾，必有良法，可措施行。再弓箭一項，亦非小民所宜藏蓄，似應一併查收，庶源流並絕，或足爲銷亂未萌之萬一也。是否可行，均祈酌奪示覆」等因到將

軍。

准此，爲照閩省自遭變亂之後，往往易動難靜，總因百姓或被脅從而習兵革，或衛身家而具利器，遠近皆然，耳目既經習熟，一遇不逞之徒乘勢竊發，卽蟻聚以拒官兵，每藉砲火器械爲鳴張之具。貴部院明鑑遠徹，欲查追民間火器、弓箭，以銷亂於未萌，仰見鴻謨遠略，先事綢繆之善策。本將軍惟有敬服良籌，欣承教益，自當檄行各協營將領會同各府縣協查追繳，以絕亂源。第恐弁兵粗悍，與閩民之刁黠，未必相能。一旦奉令下鄉追查軍器，勢必沿門挨戶盤詰，倘奉行不善，定滋紛擾。若一兵民爭訐，不惟有拂貴部院銷亂之美意，並恐有負貴部院愛民之盛心。以愚見所及，凡屬城汛附近地方，則令營弁協同有司追查。若竄遠鄉村及深山窮谷，似應專責各府縣督察，或撥令賢能首領前往挨查。既查之後，卽取里保家甲甘結存案。如有隱匿軍器不繳者，事發之日，本犯按法重處，該里保家甲一併連坐。如此，庶人知敬畏，不敢扶同隱藏矣。其沿海一帶地方，無非隸屬有司者，亦各令其查追，尤爲妥便。統藉貴部院之酌裁也。至於嚴禁鐵匠人等，不許私行打造砲火、交排鎗等項軍器，更爲端本澄源之先務。惟祈貴部院咨會總督部院，嚴行各府州縣村莊市鎮，嚴加禁諭。本將軍亦當出示嚴戡。但立法既善，尤藉奉行者具有實心，此尤祈貴部院檄行各該道府廳縣加意舉行，實心督察，斷不至於違悖懈弛，則民間之兵器自銷，而海疆永無後患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貴部

院，煩請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十一日。

嚴飭巡拿咨兩院、水提

爲嚴飭巡拿違禁船隻，以杜勾通透越，以安地方事。本月二十四日，據福清營游擊李應龍詳稱：「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十六日，奉本將軍憲票內開：照得沿海界限業准部文奉旨不准開復，本將軍已經通行欽遵在案。在各該協營將領自當顧惜身名，飭行防邊弁目凜遵功令，大破情面，於各該轄汛港汊要口，加意嚴謹稽察巡邏，凡遇有篷桅船隻進港，俱當逐一細加查詢，如無印信牌票爲憑，卽當連人船擒解。沿海旣無歹船，則奸民雖有通天機巧，從何飛越大海，勾通逆孽？如水師提督萬近在浚後地方擒獲賊船一隻，訊據賊夥供稱，有奸民許開、洪興、魯子六、張文興等前去勾通等情，已經水師提督萬據供題報，不日旨下，在專汛弁員難逃處分，是其自取；在督、撫部院與本將軍俱有責任。若沿海向無賊船游移，則奸民何從線索？乃近訪聞各將領非因循玩忽，則瞻徇情面，不復顧畏功令。凡所轄各要口，篷桅舟楫群屯，以探捕魚蝦爲名，紛紛停泊，賢奸莫辨，以致奸民走險，勾通疎防，蔑法莫此爲甚，合行嚴飭。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卽便嚴飭防守沿邊各要口弁兵，嗣後除係無篷無桅原係內港探捕魚蝦平底小艇，許聽從民

便外，如遇有篷桅船隻進港，務要嚴加詢詰，徹底查明，若果奉有水師提督萬印信牌票，差遣出哨剿賊者，方許停泊；若無印信牌票及裝載貨物私行買賣者，不論何項船隻，俱要連人船盡數擒解通詳候奪。該將仍不時單騎巡察，以防弁目通同情弊，不得仍前因循瞻徇，聽其出入無忌，致滋勾通透越。一經訪聞，除弁目立行鎖拿重處斥革外，立將該將飛章參處。斯時功名既墮，身家俱失，勿謂本將軍不諄諄申飭也。仍將遵依緣由報查。更訪聞有種奸民假充營兵，佩刀持械，背帶違禁貨物，以巡哨爲名，公然出入；而守口不肖弁目，互相容隱，不行阻攔等弊，務要一併嚴行查究，毋違速速等因到職。奉此，該卑職遵卽嚴行所屬汛守弁目一體遵照，備具遵由回報；仍卽出示曉諭盤查外，但查海口牛宅一帶，屢有篷桅船隻進港，或稱修整篷桅，或稱看家買菜及避風等情，船內亦有裝載魚貨者。卑職向令該汛弁目嚴加盤查，據報各有照票，抄到查驗，或係水師，或係聯絡，率皆自刊私記，並無欽記印信，且多干把末弁所給，甚有不服盤查者。今沿海邊界，奉旨不准開復，照舊嚴禁，則地方汛守責任匪輕。倘各營船隻仍前只執私記照身出入爲憑，既難辨其真僞，設若奸宄假冒出沒，爲患不小，自應遵照憲令擒拿詳報，以杜奸弊。但水陸勢阻，恐有一、二強悍抗拒，所當籲請憲裁，咨會水師提督通行水師各官及聯絡等營，凡有奉差出哨，必請提鎮印信牌票，如遇進港停泊，務聽該汛官兵盤驗，不許仍前自給私票，不服盤查。共絕影冒，庶透越勾通之弊，可以永杜矣。更如島

民奉旨准其仍任耕種，而海壇、江陰等島居民，及汛守兵丁，遇有進入內地，似應在該島汛守鎮營給與印信照據，以便稽察，以防詐僞踰越，亦防範之一端也。卑職未敢擅便，合併詳請憲示，庶便遵行。爲此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施行」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爲照海逆遠竄臺灣，逮誅海外，若內地果無勾通，斷絕接濟，則釜底游魂，自當消滅。所以廟堂建議，不准開邊，嚴加巡緝，以杜透越。本將軍凜奉嚴旨，屢經移行各鎮協營，嚴飭沿邊將士，加意稽察，如有違禁船隻，卽行擒拿，以遵功令各去後。茲據該將詳稱，福清海口牛宅一帶，疊有篷桅船隻進港，船內裝載魚貨；查驗照票，並無水師鎮營欽頒印信，悉係營中千把末弁私刊條記，何足取信。甚至恃強不服盤查。既難別其真僞，設有奸宄假冒出入，致誤邊防，誠非淺鮮。今據前情，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提督，請煩察照，祈卽移咨水師提督，通行水師各官及聯絡等營，嗣後凡有奉差出哨等船，必請水師提鎮印信牌票；進港停泊，務聽陸汛官兵查驗，以絕假冒勾通之弊。至於海壇、江陰等島居民及汛守兵丁進入內地，亦應呈請該汛鎮營給與印照，庶便稽察，則邊界肅清而勾通永絕矣。仍祈示覆，以便行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嚴查私蔽咨撫院

爲嚴查私藏鎗炮，以銷造亂之具事。本年閏八月二十七日，准貴部院咨開：「爲照清查民間軍器一事，茲准貴將軍咨覆內開：嚴行各府州縣村莊市鎮嚴加禁諭等因，深見卓識宏裁。本部院循照大咨，除沿海一帶移會水師提督委員清查外，但此舉務期必盡獲藏匿之兇器，若作尋常通行，終不緊切，可否將八府一州地方分畫嚴查；如漳、汀、邵三府則藉總督部院嚴督該道府行查，泉州府竟藉貴將軍嚴飭營汛及地方官行查，福、延、建三府本部院嚴督該道府行查，興化府則藉興鎮飭該營汛及地方官嚴查，福寧州則藉福寧鎮飭該營汛及地方官嚴查。如此責成稽察，耳目易周，各官當不敢以泛常相視。至應作何指授方略，使藏器者終不敢匿，復萬萬不至擾民生事，併限以期日搜查完報，尙祈碩畫指示，應再咨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示覆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查追民間鎗砲，乃銷亂之良籌。茲准大咨，分畫督查，本將軍自當祇遵，飭行各縣營實心奉行。至欲使藏器者終不敢匿，復萬萬不致擾民，並限期日搜查完報等因。查民間私蓄軍器，內惟砲火、交排鎗、鹿銃等項最爲利害。在官府何由備知，在里甲隣右平時無不熟悉；今遣官親往追繳，惟責成里甲隣右，互相舉報，取具不扶遺隱甘結存案。具結之後，若有一家藏匿，事發之日，除本犯嚴加究處外，里甲隣右一併連坐。貴部院仍先行大張告示，使村莊里甲家喻戶曉，則小民畏法，似可無敢藏匿矣。如欲不至擾民，務在嚴行道府，選委廳縣佐貳才能素著之員，量帶從役，逐鄉逐甲加意挨

查。如有借公行私，需索擾民，或被告發，或經貴部院訪聞，役則按律究處，官則照貪吏指參。諒地方各官當凜遵功令，必自愛鼎，亦不至於滋擾矣。若限期報竣，似應論縣分之大小，地方之衝僻繁簡，酌定期限，督令查報。迨報竣之後，貴部院再加體訪，如某邑某員果能實心奉行，搜查淨盡，卽以才能獎薦；如泛視不力，查追不盡，一有發覺卽以闒茸參處，寓激勸於查追之中，知貴部院自有鼓舞妙用，又不待本將軍之贅言也。

然本將軍更有請者，民間既無軍器，又恐有不軌之徒，潛匿軍器於深山窮谷，知里巷無備禦之具，恣行劫掠。如別項軍器尙可防範，倘藏砲火、交排、鹿銃等件，其害尤烈。必作何區畫，使深山窮谷皆無匿器，交排、鹿銃悉盡追銷？一有藏匿遺漏，事發之日，如何從重處分？庶銷器與弭盜兩無遺策，然後以清查保甲之法，兼而行之，則永久可以無虞。此雖本將軍之過慮，統惟貴部院訂謨碩畫，斟酌盡善者也。是否有當，總聽鴻裁。緣准咨詢，敢竭芻蕘。今准前因，合再咨覆。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查照，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五日。

咨請酌給咨兩院

爲咨請酌給硝磺火藥，以安重地事。爲照泉州一郡，乃邊海要區，上爲興化、省城

之聲援，下爲同安、漳州之脈絡。在泉之備禦既嚴，庶上下之氣勢皆壯。雖目下逆孽遠遜，但根萌未絕，防範之策，似宜周密。查泉庫現在硝磺、火藥，爲數寥寥，似此邊疆重地，咫尺汪洋大海，萬一逆寇伺隙，狡焉深入，則攻擊之具，非硝磺、火藥不足以殲敵制勝。若臨時赴省請領，往返數百里，能不耽延時日，所關地方軍機尤非小可。當及今請發火藥五萬觔，磺一萬五千觔，焰硝五萬觔，或交泉州府縣官吏收貯，或發泉州城守營將弁，着令修築高曠房屋爲局，用心收貯看管，以備緩急，歲時差員檢查，似無礙冒破侵蝕。在無事之時，既可與省局官役分任收管之勞，有事又可應倉卒殺賊之用。且可以備興化、同安之接濟。而城汛之氣勢人心，亦可藉以雄壯。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相應咨請。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示覆，以便轉行遵照具領請給施行。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修葺城垣等事咨督、撫兩院

爲修葺城垣鼓樓，疏通街衢水道，以固金湯，以興文運事。爲照泉州一郡，上連福興，下接漳州，爲閩省下游適中要區，逼臨濱海根本重地。自變亂之後，繼以海逆竊踞，殘破已極。其城垣崩塌，樓堞傾圮，不特非復昔時雄觀，甚至通衢水道，淤泥積穢，

居民住址，悉在水鄉，以致民生日益凋敝，文運因之不興。茲仰邀朝廷洪福，貴部院訃謨，逆寇敗逃，山海肅清，所當及時修葺，以復舊觀，以開太平之象。本將軍自班師回泉，查閱城垣，見城樓堞堞，傾圮不堪；並見郡內頽垣廢址，街衢溝道，並城濠堆積馬糞，壅塞不通，一逢天雨軍民居住水鄉，觸目荒涼，大非漸復太平景況。隨經照會與泉道劉付泉州府，於閏八月初十日會集通城紳衿耆老里民於府學明倫堂，公會議修葺，用固金湯。查城中東、西、南、北四處鼓樓，俱關風水。除南鼓樓爲泉州第一緊要，本將軍現在捐俸僱匠，重新包蓋外，其餘各項，所需工匠費用頗多，而各紳衿士民耆老咸爲久遠之計，欣然僉議，願就泉州七縣產米之內，每石暫議輸銀一錢三分，共計銀六千九百餘兩。倘不足用，則本將軍暨道府廳縣各員以及通郡縉紳舉監學校共相捐輸，以勸盛事。此皆通郡士民歡欣踴躍，以衆擎易舉，情願樂爲，原非別項私派者比。本將軍親臨會議，細察輿情，委非勉強承認，通郡士民周知。茲因前議久未舉行，催准與泉道回稱，據該府詳奉布政司批，有捐輸出之民米，未免涉於私派等語，且又未奉貴部院批示，故爾耽延等緣由。查修葺城垣敵樓，以固金湯，以鞏根本，而街衢鼓樓及郡內城濠、八卦溝水道舊蹟，實爲泉郡風水命脈所關；若任其頽塌傾圮，壅積不通，則民生疾病，災沴頻見。旣官斯土，凡修廢舉墜，振起作興，實屬分內，且係士民公議樂輸，似當及時舉行，以壯雄觀，以培命脈者也。本將軍雖荷聖恩回任江南，束裝在邇，然與貴部院共事

三載，既得海疆平定，凡有裨益民生、利濟地方之事，在此一日，自不忍一日置諸膜外。在貴部院鞏固封疆，振興文運，愛養殘黎，無所不至，尤祈鑒此輿情，加意作興，迅賜批示舉行，使泉郡重地，煥然改觀，則士民荷沐撫綏之德，更無既矣。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檄行與泉道作速舉行，以固根本，以復舊制，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稟報事咨漳浦鎮

爲稟報事。本月二十五日，准貴鎮咨開：「十月十六日，有賊船二十三隻，灣在白沙澳地名小鎮海，合就咨報」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逆賊敗竄臺灣，連誅海外，今復聚鯨至二十三隻，竟灣白沙澳小鎮海港岸，似此橫行無忌，奸謀叵測，案據水陸各鎮營咨報，賊艘游移緣由，俱經本將軍移咨督撫部院，迅移水師提督，速發舟師，亟行驅剿在案。今准前因，除再咨會督撫部院，咨催水師官兵迅行追剿外，合移飭防。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檄行所屬沿邊守汛官兵，廣行瞭探，整擷提備，若有侵近內港，即行攻擊。如遇水師官兵追剿，各該汛即遙爲聲援策應，務殲逆氛，以固邊防。仍嚴飭各將弁時加巡察，不許內地奸民私通接濟，毋得稍有疎略，致干功令。仍將嚴飭過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密報事咨督院

爲密報事。本月初九日，據泉州城守參將傅成呈稱：「案奉憲行，近因沙汰投誠兵丁無家可歸，嘯聚深山，互相煽誘，希圖不軌，若不及時躡探剿捕，漸成滋漫，貽害地方，所關非小。仰職卽刻選差能幹兵役，扮作鄉民，分頭前往所屬各處，密行躡探。嘯聚賊黨，約有若干？賊首是何姓名？現今巢穴何處？限五日內密報前來，以憑剿捕，以杜亂萌等因。奉此，該卑職隨密差目兵扮作鄉民，四處偵探去後，今於十二月初八日，據差兵王桂等緝到偽總兵吳勝一員、偽綾劄一張、圖書一方、併陳福一名到職。詢據吳勝供稱：小的本名陳公舉，住南安二十都，有家眷。先在海上做千總，十七年投誠，撫院衙門給有千總劄付，名係陳四；劄付昨晚燒了。小的專用籐牌，一切人馬都不怕，還會用排鎗。小的是七月往省，同五個人、是我的兵：一個謝萬，是司理地方人；一個林仔，是我的小廝；一個草箕，住永春縣；一個進子，住洪賴街；一個張贊明，住南安二十一都，土名王斗，有家眷。我先投誠時，他們曉得我能幹，我在省城做生理，十月間上去連江縣，路上撞着林日向，就邀我永福營盤山上草寮說：生理難做，給我總兵劄付。林日向是管四省三十八府節度使，住永福，用的是金印。林日向就擺酒飯請我。跟林

日向的人有五、六十，來往通報有三四匹馬，扮作我們衣帽行走。我在那裡住五天，林日向並他的人日間東走西走，夜間山上草寮議事。旗號還沒有，說目下就到。我就回來，到興化住三天、仙遊住五天、白鶴嶺住一天，又到興化住二天，永春住三天，回家招有四、五十個兵。若一傳，他就來。大小官多不曉得名字，人都認得。南安九十都、十四都人甚多。我轄下千總是李興，住南安十六都；還有一個總兵歐用果，住南安司裏，土名謝山頭，有上口，有身家的，他的本家宗族多；又一個總兵呂寬娘，住土名謝山頭，有上口，有身家的，宗族多；兩個總兵，都有劄付，是親自往永福地方林日向處領的。泉州、南安城裏，都有受劄付的人。拿到歐用果、呂寬娘，就曉得城中有劄付的人。連江到省城一天，到永福三天。林日向下人有三、四萬，說旗號一到，就要動手了。軍器有的。林日向有書，差我到漳州女王處投。女王姓鮑，住烏丁壩，離漳州五天路。女王係裹脚，二十五、六歲，甚是能幹，有妖法，有兵六千。若有奸細打探，他要銀子就有銀子；外人做的事，他就會曉得。女王留我吃飯，說叫他旗號快到，分定營頭，好在十二月半交春動手。女王有回書，交我投送，走到永春嶺頭菴，撞見林日向人，就交付他去投。我回家，走到南安九十都平領頭，又撞見林日向的人，齎劉國軒書，又到女王處去投。女王的漢子，是清朝殺了。如今一路上都有人。凡頭上戴的氈帽兩邊不剪開的，有黃紬帶在腰間的，都是記號；有包頭布纏身的，亦是他的人。又有一個葉日高，原

是耿王下總兵嶺後一族，是四省節度使，在各處招的人，多在永德十二都、十四都來往走動不定等語。又據吳勝下陳福供稱：小的是廈門人。今年十月，從廈門上來，到吳勝家住。是吳勝下人常差到司裏地方總兵呂寬娘家去，因知吳勝在山作事，故到他家。又去廈門，聞知吳勝有劄付到，因此又從廈門上來，到吳勝家住四天了等語。理合解報，聽候憲奪。計呈解吳勝、陳福等情到將軍。

據此，爲照山海雖平，猶恐伏莽未靖，兼之沙汰投誠之衆，無家可歸者復萌故智，嘯聚深山邃谷之中，互相煽誘，貽害地方。將來滋蔓，實爲隱憂。本將軍業經嚴行泉屬各營，加意偵緝消弭於未然。茲據該參將將僞總兵吳勝等訊據口供，尙有僞節度使林日向、葉日高等多人，與漳州之女王往來交通，併連結海逆劉國軒謀爲不軌。幸天敗其奸，吳勝就獲，所供夥黨，亟宜緝捕，以殄亂萌。除將吳勝等併綾劄、圖書就近檄發泉防廳同參將馬勝傅成、副將朱起龍嚴審確實情形，事干地方，應審明咨請檄緝，但恐事露宵遯，一面選差幹員前往南安，會同有司密拿葉日高等各夥黨外，所有林日向、僞女王等，相應咨請貴部院嚴檄道府，作速密拿，以靖根株。俟泉防廳會審確實，另備咨移。今據前情，合先咨達。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密報事咨吳部堂

爲密報事。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准貴將軍部堂咨覆前事，內開：「爲照投誠解散之衆，鷹眼未化，欲逞奸謀，幸賴貴將軍保障宏才，密訪緝獲，使反側之輩，未得梟逞，堪爲地方手額。但事關重案，理宜速結，以安人心。雖值貴將軍榮遷，猶幸未卽就道。其已獲之歐果（卽歐用果）等，既覆詢情真證確，仍應藉貴將軍斧繼速結，以絕若輩覬覦；其未獲之吳勝、葉長等，並打搶之林辰、林細等，亦希就近嚴檄該汛將弁，並移總督部院，嚴飭該地方道府，會同火速躡緝，庶無漏網。如待本將軍部堂催緝，及取詢口供，中間駁查、往返會商耽延，恐未獲奸輩，不無聞風兔脫，致此案遂成葛藤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察照，就近嚴檄速緝未獲，以絕根株，以安地方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事關叛案，理宜嚴行速結，以安人心。第緝獲叛犯，營汛均有責成，其研審慎情，妥招定案，事在有司。本將軍業經屢咨移會督、撫兩院，檄行興泉道府，轉行該廳縣，將已獲各犯，嚴加確審，未獲各犯，躡緝務獲在案。茲准大咨，除復轉移行催速結外，然本將軍交代在即，不日起行，其肅清奸宄以靖地方，在督、撫兩院，諒有同心，自必嚴催迅鞠結案，不致遲延，使反側漏網。今准前因，合再咨覆。爲此備咨貴將軍部堂，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平閩紀卷之十

三韓楊 捷元凱著

牌 檄

檄守備余福

爲海寇乘潮突犯事。據該備報稱：「本月初三日，有賊大船百餘號，海賊數千餘，自邊崎由泥田乘潮登犯；離縣十里許。我兵分三股夾剿，賊傷甚多，淹死莫計。今賊船尚在游移」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賊船飄忽靡常，乘潮登犯，情或有之。但查泥田係內地小港，海寇所駕大船，何以得連線直入？既稱我兵分三路夾剿，爲時諒已許久，潮水稍退，大船即當擱淺，何不乘勢奮擊，盡行剿殺，又復聽其揚帆而去，游移窺伺？即此類推，則此報未免有虛張聲勢情弊！且追殺賊寇，務將的數呈報，部文久經通飭，今僅以「賊傷甚多，淹死莫計」一語了局，殊屬疎略！合并飭查。爲此牌仰該備，照依事理，即查前項賊寇，當日果否俱乘大船侵入泥田？我兵果否三路夾剿？其殺死若干？淹死又有若干？因何不極力堵擊，致賊大船復得從內地小港逸出，在外洋游移？逐一從實回報，毋得隱飾，致煩查出取咎未便，速速！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六日。

牌行建寧郭副將

爲特糾不職營弁以肅軍紀事。照得本軍門蒞任伊始，整飭維新，今該營中軍守備郭成名不守官箴，尅扣兵餉，將銀十二兩、私書一封，串同該營字識林永秀夾帶進署，希圖餽送本衙門書吏，已經搜出銀、書，當發福州城守營黃副將究審供認在案。除現在特疏題參外，合就行知。爲此牌仰該副將即將郭成名收管在營，其中軍守備事務，暫於千總內擇選才守兼優之員署理。至代寄之林永秀，卽行羈候，併將發去原銀、私書收貯在營，聽候承問衙門弔審施行。文到卽出具收管二紙，併收明私書、銀兩收領一紙具報查考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八日。

牌委總理戎旗游擊崔陞

爲閩疆剿撫需材等事。照得本軍門欽承特簡提調福建全省軍務，際此山海交訌，馳剿孔亟，必需才勇能員，以資臂指。查得標下隨征戎旗游擊崔陞才猷素著，技勇超群，且隨任有年，勤勞茂著；本軍門業經題明隨帶從征，遇缺補用，奉旨依議欽遵在案，合

行給牌，以示鼓勵。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以游擊職銜總理戎旗事務，一切隨征官丁及各局材官，俱聽本官管理約束。遇事則統率各員，聽候指示，隨宜防剿。凡遇征戰，務宜奮勇當先，摧鋒克敵，斬寇擒渠。果能建立功績，一遇相當員缺，即行特疏題補實授。本官受茲委任，尤當益加勉勵，以副本軍門拔擢至意，毋得怠惰誤事，有負任使。慎之！勉之！

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二日。

檄游擊晉淑玉等

爲申明賞罰以鼓勇往事。照得海逆狂逞，圍困泉州，本軍門統率官兵，會合各路兵馬進剿，諒此烏合之衆，敗亡在指日間；正將弁奮志立功之會，兵丁乘時報効之秋。但軍中賞罰，務宜申明。今本軍門設立賞格，凡我參、游、都、守、千、把等官暨百隊兵丁，有能奮勇先登，衝鋒陷陣，擒斬賊魁，扒城跳舟者，俱照依賞格重加賞賚，立即特疏題補現缺，以昭鼓勵。其有臨敵退縮，進戰不力者，定按軍法從事，立行梟斬。除賞格粘單外，擬合行知。爲此稟仰該將、備照依事理，即便加意勉力，建立奇功，本軍門會同撫院，定行頒賞特題，以酬血戰功績。倘或怯懦退縮，臨陣不前，軍法無私，斷不姑貸。仍遍傳千、把、百隊兵丁，一體遵行，以鼓勇往。各宜奮力，勉之！勉之！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檄參將朱起龍等

爲行查守城勞績事。照得海逆狂逞，圍攻泉城，經兩越月，所賴在城將士，相機戰守，協力同心，獲保無虞。今海賊敗遁，所有當日宣力用命人員，本軍門不忍泯沒，卽當會疏題叙，以酬勞績，以示鼓勵。擬合就行查取。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卽將當日在城固守宣力將弁勞績，逐一查明，彙造清冊呈報，以憑核明會題議叙，毋得遺漏及冒開功次，致煩駁查，速速！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五日。

檄副將田萬侯

爲飛報大勝事。本月初九日，據該協報稱：官兵在官塘洋面，剿殺海賊得勝緣由到本軍門。據此，照得海逆游移邊汛，剽劫殘黎，爲日已久，罪惡貫盈。茲官兵奉令追剿，各皆奮勇用命，大敗賊衆，擒斬纍纍。此皆該協調度有方，本軍門閱報，不禁欣躍。除卽啓報親王，並移咨督、撫兩院，俟事平會題請叙外，合行獎勵。爲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卽便轉行在事各該將弁，務宜益殫忠勤，悉力追捕，先清近島，以剪逆焰之鴟張。

；再奮遠猷，以靖海疆之鯨浪。事平之日，定行會疏題請優擢，以酬勞績。至於重傷官兵，速即發回調理，不必帶在船上，恐失於醫治，實切軫懷，各毋違錯。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檄守備趙士奇

爲會報招撫島民事。本月二十四日，據該備會同福清縣呈稱：於本月十四、五等日躬詣界邊，分委把總楊彪、典史駱應期，並各弁員招撫到海壇、江陰二島難民周善等共二千三百七十五名口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逆孽肆虐，致室家完聚之赤子、輸租供賦之良民，流離飄散，慘被俘掠。本軍門時切疚心。今招到難民如許，具見該文武留心邊務，加意民瘼。除該縣及各文職應聽撫院旌獎外，擬合就行。爲此稟仰該備照依事理，仍卽轉行把總楊彪，各准記獎勵一次。該備仍會同該縣將招到人口，善爲安插，編入里保家甲之內，共相保全，勿致失所可也。毋違！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牌行各協營

爲振舉激揚，查取賢否，以重彰獮事。照得閩疆民困未甦，寇虐未靖，將弁有保衛

地方、輯陸兵民之責，允藉賢能，共襄底定。本軍門自奉特簡調補入閩，未入境之先，已訪聞大小各營將弁，克自砥礪、恪守官箴者，固不乏人，而貪黷擾民、縱兵玩寇者，亦殊不少。總緣因循日久，彰瘴不公，遂致賢能無由奮勵，不肖得以姑容。本軍門初解泉圍，整飭營伍，考核官評，以定舉劾。所有將弁賢否，合行查取。爲此牌仰該協、將照依事理，即將所轄各官慎加採訪。某將某弁馭兵有術，防剿有方，給餉無虛，兵民安輯？某將某弁廢弛營務，扣尅兵餉，縱寇殃民，怯懦失事？務須廉訪明確，矢公矢慎，開載切實事蹟，填註切實考語，密速具呈，以憑覆核。賢能者特疏薦揚，不肖者飛章參處。本軍門志在激揚，實心振刷，即以該將、協所呈賢否之虛實，驗政令之從違，定平素之優劣，勿得徇私愛憎，舉報不公，致干未便！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檄建寧營郭副將

爲會剿賊寇事。九月二十七日，據福寧鎮標左營守備阮報稱：本年九月十五日，准防守壽寧縣建寧右營千總黃榮手本移開，九月初十日，本汛斜灘地方，被山寇百餘劫擄殆盡，隨即會同壽寧縣發兵征剿，賊即潛遁橫山村。查此地方係貴汛界口，奈兵寡賊衆，猶恐難以克敵，事干隣封寇犯，合行移請官兵會剿，以安地方，移會到職等因。准

此，卑職隨撥効用官陳有德、吳君太帶領目兵一百名前往本營轄汛界口畚頭地方屯劄，聽候壽寧官兵訂期會剿。爲此，除一面徑報福寧總鎮黃並督、撫兩院外，理合報明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山寇肆劫，防兵自應飛馳追捕，以保衛地方。今斜灘被寇劫擄殆盡，守汛官兵漫無剿獲，縱寇殃民，莫此爲甚！查壽寧縣係該副將所轄汛地，何以竟無隻字報聞，殊屬疎忽！今據前情，除嚴檄守備阮照速令官兵前往會剿外，擬合飭行。爲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即便嚴飭壽寧防弁務要親帶官兵前往斜灘、橫山一帶地方，會同福寧左營官兵將前項山寇剿滅淨盡，並不許騷擾地方一草一木，如敢藉口兵單，偷安玩誤，致賊衆滋蔓，貽害地方，定行參處不貸，慎之毋忽！速速！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檄僞副將蔡斌

爲招撫投誠事。照得邊海殘黎，皆我赤子，屢被逆寇蹂躪，多有脅從下海，逼授僞職，以致難旋鄉井，遂成水底游魂。嗟此流亡，深可憫惻！本軍門仰體朝廷浩蕩洪恩，宣佈招徠，業經遍示沿海，許以自新。今有僞親軍副總兵蔡斌等，現駐日湖地方，意欲歸誠，殊堪嘉尙！合行招撫。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剃髮率衆來歸，官以原銜錄用，兵則收標補伍。其有願歸農者，發回原籍，善爲安插。本軍門素以信義待人，毋

得懷疑觀望，有負招徠至意！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檄游擊韓六合

爲飛行追殺逆賊事。本月初五日，據該將報稱：帶領官兵在於坑口一帶地方，剿殺逆賊七百餘名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逆賊剽劫害民爲禍已久，今三省會剿，賊勢潰敗，亟當乘此機會，窮追搜捕，以絕禍萌。擬合就行。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務要督率弁目，乘此破竹之勢，速將前項賊寇剿捕淨盡，毋令一賊兔脫，以滋後患。事平之日，定行會疏題叙，勉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檄中軍馬總兵

爲呈請招撫巨寇，以安民生事。據該將呈稱：漳協隨征副將會榮，與江機原有一面之識，自願前往招撫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逆賊江機，嘯聚亡命，流劫害民，致煩三省官兵會剿。近屢准據各鎮將咨報，斬殺得勝。現在追趕合圍，指日可以殲滅等情在案。但帝德好生，若進兵剿殺，有傷天和。既據該將呈請前情，合准招撫。除咨商督、

撫兩院選委賢能有司，前往該地方暫行安插，一面查詢各僞兵，情願歸農入伍，分別造冊呈報，以便發回原籍，並發營起支外，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轉諭副將會榮，用心前往招諭。務要宣布皇仁，開示禍福，諭令江機並原管各僞將頭目，作速帶兵來歸，定行會疏題授原職，照例給俸。其副將會榮，事竣之日，一併另疏題叙，以酬勞績。功名之會，宜自黽勉，勿違！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稟檄隨征副將會榮

爲專員招撫事。照得皇恩浩蕩，宏開宥過之仁，智士審時，宜體好生之德。茲訪聞江機雖夙墮乎迷津，今思反於覺路。本軍門祇奉皇仁，合行專員招諭。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前往江機營中，宣揚德意，開示禍福，令其率衆來歸。本軍門定行會同督、撫兩院，特疏題擢，以嘉與維新。其所轄官兵，有願隨標効勞者，給與俸餉，有願離伍歸農者，即爲安插得所，斷不爽信。該將務宜備悉陳諭，以開迷途可也。毋違！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檄同安、洛陽兩營

爲稟報事。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據泉州蘇同知、晉江營游擊韓元朗報稱：「竊照卑職等於本月二十一日抵同安縣，緣同安城守左營游擊王大有奉督憲遣，統官兵先抵王地山賊巢。其賊首鄭奇烈即鄭不伐聞卑職等帶兵自南安山內趨來，因遣人赴同安總鎮馬處約降。卑職等不便造次竟進，隨請商總鎮馬馳詢王游擊，俟其回報，以定進止。於二十二日亥時，王游擊具稟總鎮馬云：蒙督憲遣來差官，即時進寨，鄭奇烈排隊出迎，王游擊仍遣千總楊明等齎督憲所發旗幟、花紅、銀牌入寨，諭令即速下山等語。候至二十三日午刻，仍無下山的信。卑職等恐其游移，且慮王游擊駐兵在王地山，其外即係芎溪橋，海賊登岸之要道，理宜扼守。隨商同安總鎮馬，所見亦同。卑職等隨於二十三日未時移營芎溪橋，一以防備海逆，一以接應王游擊。仍遣隨征參將周隆等齎書開導鄭奇烈，速其赴漳。復於本日密訪芎溪防兵，據云：鄭奇烈昨差二僞員往廈門，說接家眷來山，竟未接來。往來俱坐海上施亥舍船隻。其僞員係二十二日過此，向我等云：今晚海上有船來，要搶你們，仔細！是夜果有賊船三十餘隻登岸，入劫下店集。至今賊船尙泊岸口未去。聞說鄭奇烈原非真心投誠，因寨內糧盡；又聞你們官兵從山裏出來，方說投誠等語。卑職等聞此，熟思彼既遣員約降多日，海上豈不聞知？往接家眷，自是竊取，何敢如此張揚？而海上竟任其往來，其中必有詭謀。况下店賊船不退，明屬藉撫脫圍，接應歸海耳。隨經密書通知王游擊，再察虛實，以便移兵會商，兼詢其帶來官兵數目。於二

十四早，王游擊差人復書云：鄭不伐只等人夫三百名，即便起身，不必移兵前來。至其官兵數目，屢囑開示，未肯等語。當卽料理催夫間，至午刻據差去周隆等同稱：齎書進寨，再四開諭鄭奇烈，察其舉動，尙屬游移。隨閱回書，詞皆支飾。就於此刻內遙見鄭奇烈山頂寨內火發，卑職等虞有變，立時拔營進內，至坑仔鄉地方，遇王游擊來兵云：鄭奇烈竟不通知王將主，忽自燒寨放砲，整號整隊，從長泰山路而去。王將主已帶兵追去等語。時已日暮，卑職等卽駐營坑仔鄉。於二十五日午時，准王游擊移稱：鄭總兵歸誠，日索夫簷米石，屢經稟請總鎮馬並馮協鎮設處應付。而鄭總兵忽於二十四日午時掌號起營，本府望見，卽帶官兵星馳，追至酉時，到長泰林燉地方，與鄭總兵連營。今其意尙未欲行，等候米夫，祈卽迅發前來，給其起行等語。卑職隨除行同安縣催備運送外，而督標隨征副將陳惠漢、游擊張輝亦從山內移營出來，云王游擊未令伊等前去。卑職等思鄭奇烈如果傾心効順，何不開報官兵數目？何不先繳軍器？何不約會徑行？果專需夫糧，何不候於本寨，而候於長泰之林燉？既至林燉，何不直趨漳州，又以候夫糧爲枝節？且林燉地屬長泰，去同安甚遠，何不就近取夫糧於長泰？種種可疑，情實叵測。卑職等初欲進兵，碍於降議，恐有驚疑阻撫之嫌。繼欲會合，又因王游擊遣人面止。今欲前進，又慮其叛撫難定。且如陳副將、張游擊在彼同劄之兵，尙遣其回，卑職等未便擅往。除具報督、撫兩院並寧海將軍喇外，俟其再探真僞另報。合將鄭奇烈回書抄呈一摺

馳報』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爲照逆賊鄭奇烈卽鄭不伐，雖云遣人約降，據報游移情狀，似尙有懷二之心，恐狡謀叵測，緩我師期。且據報內叙及亭溪防兵所稱，鄭奇烈差僞員前往廈門搬接家眷，突有賊船三十餘隻登岸劫掠下店，至今賊船尙泊岸口；又不知會游擊王大有，忽自焚寨放砲，整隊從長泰而去，種種詭謀，情實不測，合亟飭行。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趁此官兵會剿之勢，一面會商行間各將弁，分兵佈置各要口，絕其救援，斷其糧道，一面催給夫役，速其造報投降官兵、器械冊籍，晝夜小心提備。如鄭不伐悔改前非，的實輸誠，則善爲接引；如狡計緩兵，情形彰露，則合師夾擊。該將身在行間，務要相機剿撫，不得稍有疎略，以致墮落賊計可也。慎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牌行蒜嶺守備田龍見

爲遵奉俞旨，安設官兵等事。照得蒜嶺一汛，緊迫海濱，最爲衝要孔道。先經題准安設守備一員、兵四百名，必得諳練能員，方稱斯職。是以本將軍以本官久歷邊汛，技勇優長，固守泉城，著有勞績，業經咨會總督部院，合疏具題補用去後。但要地需員料理，合先委用。爲此牌仰本官照依事理，卽便前赴蒜嶺地方任理守備事務，招募精壯兵

丁，設立營制，酌量地方險易，分防扼要。其應設千、把等官，務選歷練營務，有身家可以稱職者，呈送驗補。至所需砲火、甲械、軍器等項，查明應用數目，具文詳奪，以憑咨請給發。本官受茲委任，尤須殫心料理，戢盜安民。其新遷界限，嚴加稽察，約束官兵，以固邊防，以疏大道，俾往來錢糧商旅，務保萬全，毋得怠惰玩誤，致負題擢至意。仍將到汛日期通報查考，勉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檄左營游擊朱起龍

爲行知事。據晉江營署守備蔡斌條議兩款前來，本將軍閱之，其言多有可採。合亟行知。爲此牌仰該將，即便傳該守備查照後開事宜，面同細加商榷。如果有益，卽速舉行。仍將行過緣由報查。該將夙稱練達，務要實力實心，不得虛應故事，有負委任，勉之勉之！

計開：

第一款：逆賊敢與我師對壘，恃有泉屬一路之糧道；蓋泉屬之外，地雖遷而汛防未設，界外之室廬雖燬，而出入罔禁。試就安平、靈水、前埔、竿頭等處界口論之，數處皆東石出沒之咽喉，深滬、日湖，賊藪之運道。茲者，採捕有禁矣，而操舟入海者如

故；饋餉有禁矣，而齎糧運輸者不絕。魚鹽之利，悉爲賊有，閭閻之財，盡充賊帑。一種亡命，遂藉此作奸，或派夫鹽，或擄殷戶，或勒米石；剃髮雖如編氓，橫暴無非賊焰，親戚庇之而不發，鄉黨畏之而不斥，無怪乎東石、深滬之嘯聚，爲泉郡之邊患也。今請不時出兵瞭探，或月兩次，或月三次，變化不測，使賊不知虛實。或遇颶風驟起，則直搗賊船處所，使在山派米者不得下海逃生，而在船看守者不能艤舟渡載。時出擒捕，則賊必懼而不敢恣行窺探，一可以奪賊黨之魄，一可以塞勾派之漸。

此一款，該將需與該備細商，作何遣撥精細能幹弁兵？應於何時差出探聽擒捕？如能拿獲真賊並勾派接濟奸民，立即綁解軍前，審明梟示，以儆其餘。用命人員，定行獎拔重賞。

第二款：東石之賊，皆內地奸棍爲之。乘此設防之日，編造保甲，使之互相糾察。凡甲內有從賊在海者，令其自行舉首；爲賊鄉導派米者，聽其密行指報。仍編造戶口冊，十家一甲，或某甲某人從賊，則填註名下，先使其父喚子、兄喚弟、妻勸夫、叔勸姪，自行招回，免其罪愆。五日不來，則限十日，十日不來，則限半月，半月不來，然後究其親屬，治其從逆之罪。或有窩容不舉，則按以連坐。如此賊黨日散，羽翼日消矣。

此一款，該將與該備細查賊黨最多之處，勾派接濟要路，逐一開出，即便移會道府，選委賢能廳縣。該將仍便委勤慎守備一員，量帶兵丁，協同查編保甲，開諭居民，使

其互相覺察，限日喚回。如限外不歸，立行拿解親屬。並嚴飭去員，不得生事取究。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五日。

檄福州城守右營游擊陳七

爲稟報事。本月初十日，據該將報稱：逆賊紀朝佐於二月二十九日申時逃走，雙輪練總蘇英隆堵守石獅岐，帶領鄉兵堵截，逆賊不顧鎗砲衝出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賊首紀朝佐因被官兵緊追，勢窮力竭，故以投誠爲緩攻之計。先據該將呈報就撫情形，業經本將軍飭行，可招則招，應剿則剿，嚴加提備在案。該將身在行間，卽當細察情僞，益嚴紀律，申飭官兵、鄉勇，協力攻圍，絕其糧道，扼其要口，使彼窮蹙無望，則就撫就擒，勝算在我。何得漫無定見，一聞投誠之信便自疏防，不加把守，致將斃之賊，復行奔逸？因循玩寇，貽誤軍機，莫此爲甚！今據前情，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將照依事理，卽便躡探逆賊紀朝佐現今逃往何方？屯住何處？務帶所轄官兵，督同鄉練，並知會晉江營游擊韓元朗，星夜窮追，勿分界限，期在擒滅此賊，以贖前愆，方准回師。如再飾詞推諉，偷安縱寇，定行特疏糾參，斷不姑貸！並查逆賊衝出逃走之時，所往之處，係何干、把弁員帶兵扼守？何以並不督兵堵捕，只付鄉練蘇英隆把守，致賊得以乘隙逃走，更屬疎忽！仰該將一并查明，據實回報，以憑提究，各毋違誤！火速！

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檄漳州城守、江東、灌口三營

爲嚴禁勾通以絕盜糧事。照得沿海邊邊之後，築牆扼守，原期堅壁清野，以絕盜糧。至於奸民之勾通接濟，屢經本將軍叮嚀告誡營汛將弁，嚴加防範，不得疎縱，已不止三令五申。若沿邊將弁果能凜畏功令，稽察嚴密，則奸民自然屏跡，而絕島逆孽，自可坐致飢餓。乃近訪聞有等奸徒，愍不畏死，或倚藉本汛弁兵叔姪子弟名色，搬運米穀、布帛出界，換回魚貨，動至數十擔，充塞道路，公然貿易，以致逆賊得延殘喘。此皆汛防官兵貪圖賄賂，通同作弊，縱奸養寇，大干法紀。該副將、將有地方之責，全不念及功名身命；若知而不拿，則爲徇縱，若慢無察覺，則係溺職。現今逼處賊壘，而該副將、將猶如聾如瞶，何以辭咎？除經差員密訪外，擬合嚴行申飭。爲此票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即便猛加省惕，嚴飭所轄防邊各弁員，洗心滌慮，嚴加巡察，不得仍前疎縱前項弁兵子弟叔姪出界，致令奸宄勾通魚米，出入無忌。如有前項透越，不論何項人等，立即擒拿綁解軍前，即將所獲貨物給賞盤獲之人。該副將、將仍差親信人員，於各口岸不時闖查，務要盡除前弊。如防邊弁兵仍敢扶同作奸，或奉行不力，不卽擒解，致被他汛盤獲者，審明定將弁兵正法。該副將、將以知情故縱，特疏參處，決不輕貸。事關杜

絕勾通，本將軍法在必行，各宜凜遵，毋自貽戚，慎之慎之！

康熙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檄左營游擊朱起龍

爲飭查事。照得大盈、小盈一帶，乃衝要孔道。且逼近東石逆穴，山賊海寇，不時出沒其間。是以遣發該將會同興泉道帶領官兵，前赴該汛築寨設防。該將受此重任，自當作速催召人夫，砌寨開河，加謹提備，晝夜小心瞭探；遇有警息，督率官兵奮力剿殺，以挫賊鋒，以固邊界。何以據報三月二十一日到汛，今經半月有餘，竟不催夫建築完竣，致官兵棲止無地？該將瞻徇情面，任意稽延。且訪聞四月初一日逆賊登犯，直冲該將營盤，道路傳說紛紛，而該將杳無一字申報。豈傳聞未確耶？抑該將隱諱不報耶？事關軍機，合行飭查。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將本月初一日賊寇登犯，官兵對敵勝敗情形，立刻據實飛報前來，以憑察奪。其寨城濠溝，務即催取民夫，開砌堅固，勒限完竣後，尤須晝夜小心，勤慎加謹備禦，不得偷安怠玩，致有失事，大干未便。慎之毋忽！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檄建寧劉副將

爲稟報事。本月初八日，據該副將報稱：「卑職前奉撫院憲檄赴崇、浦二汛調度，業已齊集官兵，惟俟借給府餉，立即前赴策應等情。同日，又據該副將報稱：已於三月二十二日親帶官兵，自建起行，馳赴崇安堵剿隣寇」各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建寧地連江右，際此隣寇竊發，自當發兵堵剿。惟是該郡城池當全閩上游之衝，現今該營官兵徵調四出，存郡寥寥無幾，惟該副將與千總一員城守而已。今若再行遠出，城池倉庫所在，關係何等重大！況刻下春水盛發，河道泛溢，依山附海之徒，易於乘機窺伺。而外省解閩協餉，以及各衙門差奏，不時經過，尤須保護防禦，務無疎虞。今據前情，除即移咨督、撫兩院酌妥外，合行知照。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仍回建寧，固守城池倉庫；其堵剿隣寇事宜，即轉行署事參將李盛功知會施、桑二總兵併休致總兵熊鼎魁督率官兵鄉勇合力夾擊，殲滅隣寇，以靖地方，不得稍有遲誤，自干功令未便。慎之！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檄游擊焦國巡

爲咨明事。據後營游擊劉國興呈稱：遵奉憲行令職帶領官兵，馳赴竿頭、靈水等處一帶地方扼守，知會駐防大小益參將韓元朗，互相犄角，策應聲援。卑職敢不遵依。但

查竿頭地方南離靈水五十餘里，北離日湖三十餘里，其間灣船之澳節節皆是，賊窟時常飄忽，難與內地汛轄者比。若遵照憲令兼轄靈水，未免地廣勢懸，顧此失彼。請乞再撥將官一員駐防，聯絡應援等情到本將軍。據此，案照先准總督部院咨商大小盈、竿頭、靈水、前埔一帶緊要處所，需兵防守，故將省來并興化、泉州所招兵丁一千六百名，又調出安溪兵丁，行令與泉道傳齊，着晉江營游擊韓元朗統領協防小盈、竿頭去後。總之大小盈等處須將官一員，方爲萬全等因，業經本將軍檄行游擊劉國興帶領官兵駐防竿頭一帶去後，並經行令該將速將原防惠安官兵帶回泉州操練兵馬，聽候調遣在案。茲據游擊劉國興呈稱，竿頭、靈水地廣勢懸，誠恐猝遇警息，鞭長莫及，合行遵照。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除大小盈等處地方保參將韓元朗現帶官兵駐防、竿頭係游擊劉國興帶兵扼守外，該將即將惠安帶回該營兵丁現有若干名，並移知左營朱副將挑撥添足三百名，該將火速帶赴靈水一帶地方扼守。務要夙夜勤慎，加意探防，遇有警息，知會參將韓元朗、游擊劉國興星馳電擊，互相策應，以固邊防，不得少有岐視，因循疎忽，致干功令。仍將到汛日期具報查考施行，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檄泉州城守傅參將

爲稟報事。本月二十四日，據該將報稱：「有海賊紀朝佐下營將蘇良帶兵八十餘人，來五堡社安歇，口稱係官洋鄉武舉王興邦招撫投誠的等語。又有僞鎮楊尾、黃高郎等帶兵三百餘人，現在十六等都官園鄉出示稱，奉院道牌招歸誠。又紀賊將會光賜等帶兵百餘人，在鸚哥嶺住劄，居民騷動。又黃高郎、戴廣口稱，蒙撫院委官招撫投誠，地方驚惶等情。慮恐賊計叵測，難以聽信，隨請明寧海將軍喇整備官兵，相機剿撫」等情。同日又據泉防廳報，爲飛報賊情事，內稱：「楊尾、紀朝佐率夥五百餘猛，來駐十六都等處，藉稱受撫，橫肆無忌，攻寨殺戮，人莫敢禦。又要來高田寨報怨」等情各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朝廷招徠叛逆，乃好生洪慈。若輩既云受撫，自當卽刻投戈，洗心歸化；何得藉口投誠，遷延各鄉，依舊剗掠，擾害鄉民？該將有專城之寄，責任綦重，不得任其橫肆。今據前情，合行飭查。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卽便就近移會興泉道查照前項逆寇，果否奉有督、撫兩院招撫之文。若果差員招徠，可卽速催率衆投戈進城，以便安插；若係假藉就撫爲名，希圖搶劫害民，立卽就近稟請寧海將軍發兵剿捕，毋得聽其狡詞藉撫，騷擾殘黎，貽害地方。火速！火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檄副將朱起龍

爲知照事。照得大盈、小盈以及前埔、竿頭、靈水，俱係邊海要汛，且逼近東石逆穴。際此南風盛發，誠恐賊艘窺伺，提防不可不嚴。尤恐該將所帶兵單，近經本將軍咨商總督部院，已准咨覆行調邵武副將郭奇帶領邵武、延平二協兵丁一千餘名前來大盈、前埔一帶，分布扼守，不日即可抵汛。合行知照。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卽將大、小盈併前埔、靈水、竿頭一帶寨城，作速催築完竣，以便官兵扼守。仍須晝夜嚴督現帶官兵，加謹提備，以防逆寇豕突。俟副將郭奇到汛之日，商酌作何派防，具文呈報，以憑察奪，俱毋違錯，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檄副將朱起龍等

爲稟報事。本月二十五日，准興化鎮咨開：「本月十五日辰時，遣發興化城守營千總李先春帶兵星赴仙遊縣追剿紀賊，今據該弁報稱：逆賊被我官兵追逼，逃避山窩，當卽傳令各兵四處搜剿，並無踪跡。至申刻，據探兵鄭勝回稱：逆賊尙有三百餘夥，於十四日晚乘夜奔入南安二十八都王巢寺地方等語。據此，該先春查得王巢寺地方，係南安、安溪、同安三縣交界管轄，離仙遊縣界有二百餘里，彼處原有徑路可通大盈、小盈並半嶺、同安各處。先春慮及逆賊被我兵追剿計窮，或從彼處潛回下海，或奔遁別處。合

就稟報，請乞檄行該縣官兵，就本處可通海道要口，加謹堵截，令其不致漏脫下海，則逆賊斷無生路矣。先春因逆寇遠離境界，越離幾縣，途遙未便輕進。隨將所帶目兵撤回，於十五夜二更仍到營盤，分布要口守禦。並差兵馳道密探外，俟有情形另報等情前來。據此，合亟咨報』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逆孽紀朝佐被我官兵夾剿敗創之後，四處流突。據報奔入南安二十八都王巢寺地方，趁其敗奔之時，亟宜追剿。今准前因，合亟飭行。爲此牌行該將照依事理，立即會同參將傅成、韓元朗即便酌遣官兵，會合鄉勇，堵絕要口，協力夾攻，務絕根株，不得稍有因循懈弛，致令兔脫下海，貽害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檄副將朱起龍

爲飭查事。照得閩省山海未靖，剿禦需兵，本將軍初蒞之日，以本標五營兵丁缺額過多，召募一時難足，兼恐土著脆弱，不耐征戰，所以題調山東、河南勁兵三千名入閩補額。續因出師在漳，鞭長莫及，念泉州邊汛亟宜設防，兼該將同興泉道到漳請兵，故專委該將帶領山東、河南官兵前往大小盈、靈水、竿頭一帶，相度地勢，分佈扼守。謂該將必能仰體委任至意，撫恤官兵固守邊汛。近乃訪聞，東、豫新兵相率脫逃，竟至三

百餘名。本將軍細查逃走緣由，方知各兵自回泉至今，陸續只支銀五錢，三次共只關米一斗五升，饑餓難忍，求借無門，故爾脫逃。該將受專委重任，則地方官兵皆係該將之責成。若官兵缺乏糧餉，便當早爲催領，以資日食。如呼應不靈，尤須懇切具詳本將軍，以憑移咨督、撫兩院檄發。何以漫不經心，坐視枵腹，致令相率脫逃？殊屬玩誤！且本將軍訪聞，東、豫新兵共逃過三百餘名。今查該副將前後呈報，除拿獲及投回者共八十一名，又未獲在逃者止八十餘名，其餘逃兵，竟爾隱諱不報。豈傳聞之訛耶？抑該將故爲隱蔽耶？相應一併飭查。爲此牌仰該將照依事理，卽查本標五營在泉官兵糧餉已經給至何月分止？現今有無懸欠？若有役過未給，立刻懇切具文詳請，以便移咨督、撫兩院，早爲給發，以濟兵食。至於東、豫兵丁，前後脫逃數目，務要澈底清查。現今實共逃未獲通計若干？分別山東、河南、河標各營，分備造花名清冊一樣各二本，以憑移咨各省督、撫部院緝拿補伍，不得仍前玩忽隱諱，致干參處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檄守備張有才、趙勝

爲咨會事。爲照小港洲地方，緊與潯洲、馬洲寇壘對峙；大港洲又迫近灣腰樹逆巢，兩處最爲險要口岸。逆賊乘潮游移放砲，不時希圖侵犯。所以不得逞志者，緣原派漳

州鎮標左營守備張有才帶兵防守小港洲，守備趙勝帶兵防守大港洲，與督標王都司營盤毗連，所隔只一溝，犄角立營，互相聲援，極爲周密。而該備弁動慎堵禦，極力探防，又識各汛地方之險易、海賊之情形，料理甚覺有方。茲聞總督部院，據漳州吳總兵咨呈，將守備張有才調往洪塘堵禦，將守備趙勝移守小港洲。在督院或別有主裁，但該弁等駐守各汛，與賊對壘，相持日久，深悉逆賊之虛實。若將兩備更換，則此二營空虛，兵力既已單薄，調度又復乏人，萬一對河逆賊黑夜乘潮狂逞窺犯，所關非細。卽另撥別員來營防守，尤恐地利生疎，不知潯洲、馬洲各處逆賊之情形，難免疎防貽患。除已備咨總督部院留防去後，擬合就行。爲此稟仰該備照依事理，遵卽愈加小心，多方備禦，毋得少有弛懈，致負本將軍留防至意也！

康熙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檄游擊劉國興

爲恭陳竿頭沿邊情形事。本月十二日，據該將呈報應添應設分布汛寨數目清單等緣由到本將軍。據此，爲照分布官兵扼守沿邊寨汛，固屬緊要機宜，但竿頭逼近東石，賊見我兵築寨，恐斷絕糧道，勢必聚集賊衆窺伺虛實，前來登犯。該將正宜厚聚兵力，以防豕突。若盡行分派各汛，則竿頭寥寥無幾，難以接應，一有貽誤咎將誰諉。合亟飭行

。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將所帶官兵預爲整頓，聚集一處，且勿分散；惟多撥哨兵，遠偵密探，倍加提防，聯絡朱、焦二游擊並參將韓元朗設立烽號；如有警息，互相策應，不得稍有因循疎忽，致干功令，取咎匪輕。慎之毋違！

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檄行福清營游擊李應龍

爲軍務事。本月初六日，據該將呈稱：「會同城守黃副將閱勘洋尾一汛，緊迫江陰寇島，賊夥時從出沒。現在建寨，亟應添防。隨撥千總楊彪帶兵二百名前赴該汛，協同連江營貼防官兵防守，護衛夫匠建寨。又查百戶樓一處，乃邊界孔道要衝，必須安兵二百名或一百五十名，方可守禦。隨暫將洋尾汛二百名之內撥出五十名，着令百總林一雲帶赴百戶樓探防外，但思福清之牛宅、古壠、漁溪、江口一帶，每汛各有重兵數百名，而城南之邊界、杞店、錦屏、洋尾一帶汛兵無多；是首尾兵力有餘，中間單薄，誠有強弱不均之勢」等情呈報到本將軍。據此，照得福清一邑，邊汛遼濶，在在易防，既經撫院遣撥標協各官兵分布貼防，已爲周密。但查洋尾一汛，逼近逆穴要口，宜厚集兵力，以資堵禦。而百戶樓一處邊界孔道，錢糧炮火必由之路，尤屬緊要。今暫撥洋尾汛兵五十名分布此地，勢必不敷守禦。卽洋尾守汛之兵，又屬單薄。彼此俱見露肘，殊非固圍

至計。今據前情，合亟飭行。爲此牌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即細勘洋尾等汛果否險要？的需安兵若干名？百戶樓孔道要汛，的須安兵若干名？酌定各汛險易，或於何處可以通融酌派，分佈守禦？確議妥當，星速回覆，以憑酌奪。事關邊防要務，該將有地方專責，毋得遲緩。仍將撫院批示緣由抄呈查考。速速！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平閩紀卷之十一

三韓楊捷元凱著

牌檄

檄邵武等營

爲嚴飭盤詰以遏盜萌事。照得山寇江拐子哨聚江西廣信、撫州一帶，近爲我三省會師擊敗，竄伏深山，見吳逆黨羽潰散，無可依傍，乃復潛遣奸細下海販投鄭經，發給偽平夷將印劄並偽轄下逆夥劄付數十百張，領回散給偽黨。近據投誠人員供稱的實，合亟緝捕。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多撥目兵，於所轄各處邊僻，並大小路各要口，以及一切住宿客店，小心堵截盤查。凡遇過往各色人等，俱要細加盤問。若有包裹行囊及粗細貨擔，務須打開查檢，恐有奸宄溷冒夾帶前項偽印劄付。若有擒獲，即便多差兵役押解前來。有功弁員立行優擢，兵目自當厚加賞賚。如搜檢並無夾帶前項偽印劄付，立即放行，不許擅動平民一絲一草。敢有借端搶奪者，該管將弁立即嚴行重究。該副將身在地方，務宜實心奉行，遏絕寇氛，毋得因循塞責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檄行督標蔣副將

爲懇恩拔擢以圖報効事。據該副將呈稱：『奉調進閩，又奉議裁，叩乞恩准賞授汀協實缺。非敢舍勞就逸，願仍在軍前衝鋒用命，俟掃滅海寇，方歸本營』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督標中協官兵，雖准部文議裁，但際此逆寇尙強，需兵剿禦，本將軍業將未便輕易裁汰情形，另文咨覆總督部院，會疏題留。若荷俞允，則該副將之老成練達，才勇兼優，自當仍留統率督標勁旅，共襄蕩平；倘未便再題，則汀州一缺，似當以該副將會題補授，俾收巖疆得人之效。且查該副將自奉調入閩以來，東蕩西除，勤苦已極，必得題授前缺，庶可鼓勵勞員等因，除經咨會題請外，合行知照。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卽當益殫忠勤，奮勇滅賊，聽候會題汀協現缺，以膺新命可也。毋違！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檄福清營游擊李應龍

爲稟報事。據該將呈稱：『奉本將軍行查山邊地方鄉民被盜一案。行據守備趙士奇回據長樂營把總陳國璉回稱：查得鄉民林伯昭同小孩四人，因天時炎熱，在庭外乘涼倒睡，被賊窺竊擒拿而去』等情轉覆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山邊地方，係屬內地，離海頗遠，若非該營防汛官兵積翫成習，漫無提備，何致逆賊突入內地，劫擄人民？事先既不

能防患未然，事後又不能窮追剿捕，祇以一報塞責。及至行查，乃云鄉民乘涼倒睡，被賊窺竊擒拿而去等語。賊在附近擄掠，人誰不有戒心？縱使鄉民無知，豈有賊至之時，尙然熟睡，被賊竊拿之理？明係汛弁捏詞文飾，該將備竟不駁查，卽爲轉覆，無非上下扶同，冀欲掩蓋疏防之罪。本應立提汛弁重究，將該將備參處，以儆玩弛，念鄉民俱已逃回，姑暫寬一次。合行嚴飭。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仍卽申飭該營防邊各弁目，嗣後務要加謹瞭探，小心防備，不得仍前偷安疎忽，致逆賊肆志侵犯。敢再玩忽失事，定行特參，並鎖拿汛弁重處，斷不輕貸！慎之！

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檄委同安朱副將

爲遴委能員以固巖疆事。照得同安一汛，爲漳泉之咽喉，又逼近廈門逆島，最爲衝險要區，必藉謀勇兼優、才堪一面者方可寄以協鎮之任。近城守副將馮昭京奉部議調用，所有員缺，自難一日懸曠。茲查本標副將管左營游擊事朱起龍才技優長，勇略夙備，前此保守泉城，功績懋著，除卽會疏題補實授外，合先委用。爲此會同總督部院姚牌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卽便管理同安城守副將事務。該營當逆孽殘毀之後，亟須整頓營伍，督率將領，訓練士馬；尤期戢兵安民，相機剿撫，鞏固封疆。所轄兩營一切兵馬、錢糧

、軍火、器械，務宜稽核清查，毋致虛冒。城池、倉庫，嚴飭巡守，毋致疎虞。至於邊防要汛，尤當相度險易，分布扼守，以壯疆圉。該副將受茲委任，須思潔己奉公，殫心料理，益著忠勤，毋得少有怠弛，致負任用至意。仍星即束裝，飛馳前赴同安任事，即將到任日期通報查考，勉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檄副將郭奇、游擊焦國巡

爲飛報大捷事。本月初一日，准總督部院姚咨開：「案據興泉道報稱攻克東石大捷緣由前來，業已啓報親王，併咨商貴將軍察照在案。但東石地形險要，自應設寨撥兵防守。議於東石左右各立四寨，共成九寨，互相聯絡。業經行令中軍副將王英帶精兵一千四百名、馬兵二百名前往東石，督令貴標游擊焦國巡、邵武副將郭奇、並參將韓元朗、隨征副將陳明、參將李雲、許玉、守備陳維屏、浙江守備劉澤深、城守參將傅成，共帶領官兵三千餘名前往防守。復行飛檄王副將、興泉道會商築寨去後。但本部院出於遙度，尙恐未及周知，貴將軍去年曾經親履其地，應請貴將軍勝算示覆遵行，並酌撥何標官兵添防東石，希爲迅覆施行」等因，計粘單一摺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准總督部院、寧海將軍咨開前事，業經本將軍檄行該副將、將遵照撥

發官兵前往東石，會同各營聯絡劉營固守去後。今復准咨開前因，合再行知。爲此稟仰該副將、將照依原行事理，即將原防前埔、靈水官兵一千名內，酌留三百名，仍着能幹千總一員帶領巡防本寨；其餘七百名，該副將、將盡數帶領前赴東石左壁角各割一營，修寨駐防，聯絡各標官兵犄角聲援，共相保固，以壯邊陲。其附近白沙各處，仍酌撥官兵加謹瞭探。如遇有警，立即奮勇協力夾剿。該副將、將身在地方，務須相度險易情形，殫心巡防，分佈得宜，毋稍疎略，致干功令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檄督標王副將

爲軍務事。照得同安衝要，業經會委該副將署理同安鎮務，具疏保題實授在案。近因東石逆穴被我官兵攻取，險要旣得，必須謀勇威望之員，相機彈壓。是以特遣該副將馳赴料理。今已會商派撥官兵，分守東石各寨，似可無慮。但查同安一縣，城池倉庫以及邊海各汛，皆極巖險，統率提備，實難刻緩。茲本將軍面商總督部院，即撤該副將速回同安，署理鎮務，以資統轄。合行飛調。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將東石汛防，並修築寨垣事務，交與邵武副將郭奇等統領料理。該副將星刻回同，保固邊防，毋得刻遲，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檄委戎旗楊把總

爲軍務事。照得閩海逆氛未靖，現在統師進剿，自應專委紅旗督陣，以鼓勇敢，以整戎行。查得楊春啓武藝超群，膽略素著，合行專委。爲此牌仰本官照依事理，即以把總職銜管理紅旗事務。如遇征剿之時，務要督率各兵，奮勇先登，衝鋒破敵，擒斬賊魁，以膺重賞，不許臨陣畏縮，以挫軍威。若我兵離賊尙遠，中有畏懼不前者，卽行插箭以殉。如與賊交鋒，敢有遜後不進者，立卽斬首示衆。本官受茲督陣紅旗責任，務須秉公率衆，以嚴紀律。如或瞻徇玩忽，一經本將軍察出，定將本官立按軍法梟示，斷不輕貸。慎之勉之！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檄漳州江東等各營

爲嚴飭押解逃人逃兵之法，以杜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各旗逃人與各營逃兵，皆身犯法紀，例有應得罪名，既經緝獲，則長解之原差與沿途汛防護解官兵，自當照例鎖肘，以防遜逸，以免貽累，歷有成規。乃邇來訪聞沿途押解逃人，漫無拘束，聽其逍遙

道上。遇有單身孤客，輒搶奪其衣服銀錢。至於各標營護解逃兵者，因見逃人攫取橫行，莫敢誰何，遂乃尤而效之，以逃兵而冒名逃人，沿途搜搶需索，肆行無忌。以致道旁經紀小民，一聞逃人將至，相率驚走，幾於避寇。而異鄉旅客，裹足戒心。揆厥所由，皆因長解原差及押護官兵利其所得，可以分肥，故鬆其肘鎖，縱之搶掠。卽有被害之人，情急喊救，若輩反從旁呵叱，扶同作祟，坐使此風日長，必至孔道人稀。合急嚴行禁飭。爲此稟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卽便轉飭所轄營汛、汛防弁目，嗣後遇有長解押解逃人逃兵差使，務須照例鎖肘，加謹押護，不得徇私賣法，縱其擾害孤客小民，分贓濟惡。敢有故違，一經本將軍訪聞，或被舉首告發，定將該汛弁目鎖拿責革，兵役處死。本將軍令在必行，各宜凜遵，慎毋玩忽！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檄泉州城守傅參將

爲詳明案照，以安兵心事。本月初二日，准浙江提督常咨開：「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准貴將軍咨開前事。爲照參將傅成隨帶家丁五十二名，案據該將於赴任時開除明白，隨詳報於泉州城守營補糧，業經本將軍批准起支在案。茲浙江游擊蔣明棐詳請，帶閩隨丁，有不願在閩逃回原籍者，毋許傅參將移文跟緝。又將現在泉州隨丁，呈請歸標

，並行文拘禁家屬監比等因。則是傅參將所帶隨丁脫逃者，既不容其查緝，而現在者又行拿回。蔣明棐之過分，彼此似覺多生一番枝節。且目下閩海未平，凡各營將領無不欲收集舊人，以資臂指，若任己偏執，豈戮力同心、共事疆場之誼？今據前情，合就咨達。爲此備咨，請煩察照，祈念封疆大計，浙閩總屬一體，檄行道府，將參將傅成所帶隨丁原逃者查緝來閩，現在泉營者勿行拘禁家屬，庶逃風可戢，而隨任健丁得以安心征剿矣。仍祈示覆等因到提督。准此，爲照昭武將軍提督楊咨開浙標游擊蔣明棐詳請，帶閩兵丁，有不願在閩逃回原籍者，毋許傅參將移文跟緝，又將現在泉州隨丁呈請歸標，併行文拘禁家屬監比等因前來，細釋文內未有逃回及在泉各隨丁姓名，況傅參將又係自溫援閩題補泉州之官，除咨溫鎮就近查其姓名住址，移行溫寧紹道府將泉州參將傅成所帶隨丁原逃者查緝赴閩，現在泉營者勿行拘禁家屬外，擬合咨覆。爲此合咨貴將軍，煩請查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據該將呈請所帶隨丁脫逃者准查緝來閩，現在泉營者勿行拘禁家屬等情，業經本將軍移咨浙江督院、提督去後，續准浙督咨覆，已行查緝免拘等因，先經本將軍檄行該將遵照外，今復准浙提常咨覆前因，合再行知。爲此稟仰該將照依先今事理，傳諭現在泉營各兵，安心操防，不必更懷內顧可也。毋違！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檄同安朱副將

爲稟報事。據該副將報據探兵報稱：廈門賊船俱調在港，誠恐早晚侵犯。又稱廈門整船數百號，賊衆在船，而泗洲、高崎各處，添賊甚多，每賊帶草一束。請乞迅發馬步官兵到同添防等情。又據署同安鎮王副將稟同前事等因各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同安一汛逼近廈門逆島，誠爲可慮。照據前情，除即移商總督部院移咨寧海、平南二將軍撥發滿騎馳赴添防，並移同安鎮加謹堵防外，擬合行飭。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即嚴飭在汛官兵，毋分晝夜，小心探防。如遇有警，務要聯絡上下隣汛官兵，奮勇合力，擊殺淨盡。該副將身在地方，尤當大展才猷，設奇制勝，以絕逆孽窺伺，鞏固邊疆。其漿船亦須用心照應，毋得稍有疎忽未便。慎之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檄鎮標鄒國棟

爲嚴飭事。照得本將軍欽承簡命，提調全閩。凡各鎮協營官兵、馬匹、糧餉，收除起支，並地方戰守軍機事宜，皆有稽核調遣之責。從來各營俱遵循定例，或由總鎮查明，或由營將呈詳候奪。其按季應支糧餉，先造冊領咨送本將軍，以憑核明掛號咨送總督部院挂發，久有成規。惟該鎮標三營，自來收除兵馬、支領糧餉，總鎮既不移明，諸將

亦不詳報，致該營官兵、馬匹實在缺額及錢糧之有無清楚，本將軍竟無從稽考。甚至地方盜案以及欵件、部件通行，亦無一字報聞。在總鎮吳新蒞閩疆，或未悉定例。其各營將備多有舊員舊役，竟不稟請總鎮遵循成規，或總鎮諭令該將等不須詳報耶？抑係該將等稟請不必咨明耶？今當軍政屆期，豈該營各將弁賢否亦應不由本將軍考核，惟聽該將等自相獎譽耶？該將玩忽成規，蔑視憲體，莫此爲甚！合行嚴飭。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將該營兵馬、錢糧、地方戰守機宜以及大小將弁之賢否，務要遵循成例，逐一詳報候奪。如再抗違，除將經識鎖拿重究外，該將等定以違玩軍機，飛章參處，決不輕貸。慎之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檄行李英

爲飛報軍機事。本月初五日，據該將呈稱：「奉令統領官兵，由曹墩一路訂期夾擊。因投誠衆多，亟須彈壓，以防意外，俟撫事稍暇，即便親統官兵會剿。除京口營官兵一百名已經調回浦城外，其楓嶺營官兵二百名請暫留以資會剿」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隣寇流突焚劫，擾我殘黎，該將剿撫兼施，調度合宜，本將軍甚爲嘉悅。今據前情，除即飛檄楓嶺營游擊倪文陞仍將該營官兵二百名暫留崇安，聽該將調遣會剿外，合行

知照。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即帶領各營官兵星馳曹墩一路堵擊江、楊二逆；仍須呈報宣義將軍尙請示會師，直搗逆穴。該將務宜督率官兵，奮勇攻殺，掃平積寇，以安地方。事平之日，本將軍自當特疏具題優叙，以酬勞績，毋得偷安玩忽，致負委任至意。勉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撤洛陽營游擊趙雲

爲查取沿邊汛防界址等事。案據該將呈繳該營汛轄地圖，內稱：「上自石任起，與惠安營馬山鄉接壤，其內地大路，則自石船鄉爲界，計至洛陽汛一十里」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查取地圖，正要分別各汛管轄，以專責成，以杜日後推卸之弊。該將等應卽會同上下隣汛各將領勘明里數，詳定分轄界址，會勘的實呈報，方無差誤。頃據惠安營參將魏自祿詳報管轄，自惠邑起至嶺頭亭下石橋止，自石橋至洛陽橋十有四里，係洛陽營管轄。今據該將呈報管轄，則稱自石船鄉止。查石船鄉至石橋尙有四里之遙，竟未開明係屬何營所轄。該將既定以石船鄉爲界，何不會同魏參將亦照界址管轄？何故所報互異，以開日後推卸之端，殊屬疎忽！合行駁查。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即查明該營管轄，係以石橋爲界或以石橋鄉爲界，星速移會惠安營公議明確，仍將山谷各鄉村地

名詳晰開報，具文呈覆，以憑稽考。毋得仍前朦混，互相推卸，致干查詰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檄標左營朱副將

爲稟報事。據惠安營參將魏自祿奉本將軍批據該將詳前事遵行間，續准署提標左營游擊事守備丁世芳手本移，據張治、張三呈乞移弔伊妻周氏、楊氏母子賞賜領回完聚，併保人李尾一齊釋放等因。卑職未敢擅便，理合詳請憲示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照得僞官兵既經投誠，凡其妻子眷口例應給還完聚。但查周氏、楊氏原在黃崎澳被惠安營官兵擒拿，審有口供，係張三、張富之妻，並未供有張治名字。妻供夫名，斷無錯誤。雖稱伊夫係左營舊兵，今左營投回舊兵乃張治、張三，並非張富；其名字固已不符矣。再查洛陽營游擊趙雲彙報投誠文內，只有林治、林三，並無張治、張三，其姓氏又屬不符。至該備詳文內稱張治、張三於十月二十三日投見洛陽營，及查洛陽營報文內又云十月二十四日林治、林三投誠到營；其日期之先後，又復不符。再查該備之詳文內稱，治等被僞斗宿鎮脅拿下海配船，而洛陽營文內又開僞斗宿中營左翼將林光勝帶僞兵林治、林勝等投誠；是在海爲僞兵時，分隸亦復不符。及查惠安營原報內開，據李尾供：楊氏丈夫張三現在海賊王一鵬處做翼將；是僞兵之與僞將尊卑又甚不符。況周

氏、楊氏業經奉督部院批賞有功官兵，因兩婦年逾五十，無兵肯領，故發交投誠官看管。今查該備詳文內開張三年三十九歲、張治年四十二歲；則二兵之年歲與周氏、楊氏老壯又復不符。似此種種矛盾，安知張富等前既可托地宄張孝等爲之冒領出脫，焉知今日不又賄囑張治等爲之冒認，希圖領出完聚耶？且該備不卽具詳本將軍請示，又不查明前後情節有無確據，乃徑自移文吊取賊眷，殊屬玩忽！今據前情，除將原詳抄粘外，擬合行查。爲此稟仰該備照依事理，卽查投誠舊兵張治、張三，其姓名、年歲與投誠之日期並在海之爲僞官、僞兵，何以前後供吐詳報互異？若此逐一確查明白，並查周氏、楊氏是否的係張三、張治之妻，有何確據，何以年歲各不相當，其中有無冒認情弊？詳查明確，該備乃備具領狀並兵丁張三、張治解赴軍前，以憑查奪。不得玩忽支節，致冒認之奸計得行，該備自干重譴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檄沿邊各協營

爲透越之禁綦嚴，溷拿之弊宜杜，合亟申飭，以肅法紀，以蘇殘黎事。照得沿海邊疆，奉旨畫界清野，所以杜勾通而遏奸宄，嚴接濟而絕盜糧也。率土居民，自應仰遵功令。詎有一種奸民，走險如鶩，愍不畏死，越界通販，使逆孽得以苟延。是以本將軍通

飭沿邊各汛防官兵，晝夜勤加巡緝，務使透越絕跡，接濟無從，久經申禁在案。本將軍又咨請督、撫兩院嚴飭力行保甲等事內一款，有拿獲越界之奸，有司審係某甲某戶人氏，將本犯照例治罪，保長與隣里眷屬皆分別從重究處等因，復經兩院轉行司道府廳縣遵行在案。但真犯自宜擒解，而善良不容涵拿。如弁兵盤獲越界人犯，必須獲有海外貨物並內地出產貨物，在界外地方盤獲及夥衆持械拒敵等情，然後弁兵之巡拿爲有功，奸民始肯俯首服罪。前此各營非無盤獲奸民者，必貨確犯真，道府審實正法，乃爲不負巡緝之責。其有藐法弁目，以巡界爲美差，視鄉愚爲奇貨，輒以透越誣陷。遇有真正接濟奸民，遠望官兵棄貨潛逃，而界內獨行之人，反或被執指爲奸民，希圖詐騙，不從則鎖解官府。及至辯訴昭雪，殘黎被害已無窮矣！合亟嚴飭。爲此稟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即便轉飭所屬防邊各弁目，務要勤慎巡防，杜絕接濟。遇有真正奸民私行透越，人貨確實者，立即擒拿通報，以憑批發審究，照例正法。敢有貪利賄縱，及因循偷安失察者，事發之日，亦定行照例究處。但不許縱容弁兵，將界內行走居民，假公捏詞，涵拿詐嚇，以致殘黎無辜受害。如有故違，審虛之日，除將詐陷兵目盡法處死外，該管千、把網責斥革；將備以故縱兵丁嚇詐之例，飛章參處，決不輕貸。仍取具各遵依回報存查。慎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檄原同安副將

爲瀝陳失城緣由等事。本月十六日，准總督部院姚咨開：「准貴將軍咨開：據原署同安城守左營游擊王大有呈同前事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同安一邑，逼近廈門逆穴，舊年六月間海逆困陷澄邑之後，遂率夥數萬分犯同安、泉州。當時人心洶洶，兵無鬪志，兼以同安彈丸殘破之餘，兵力既單，糧無粒儲，該副將猶欲爲以少擊衆之計，率兵出城掩擊，詎料城內叛弁施琦等竟爾獻城從逆矣。斯時斯景，該副將等雖欲捐軀効命，保全疆土，無如衆心已散，獨力難支，其情似在可原。及該副將等自同往泉，值逆魁劉國軒率夥攻圍郡城，該副將等沿途鏖戰，屢次立功，又協力同守泉城，俱經塘報題叙在案。續復隨師恢復同安。茲追論失守之罪，該副將等固屬難辭；然細查當日失守情事，實有可原；及案據同守泉城之功，似猶可贖。今據該將等援引海澄寬宥之赦，呈請題豁前來，相應咨請貴部院俯念當時兵心已散，糧食匱乏情形，與其後固守泉城勞績，詳序會題，准其抵贖，庶邊疆將士知所激勸，爭相奮勵於將來矣。合咨察照酌奪，會題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同安接壤漳泉，對峙逆島，舊年六月海澄陷後，同邑因以孤危。彼時海逆數萬，副將馮昭京等出城掩殺，勢難以少擊衆。又有內叛施琦等開門納賊，則同安之淪陷，罪似可原。至若城守左營游擊王大有係屬副將馮昭京調度之員，先時出防

灌口，事急馳援不及，情尤可宥。且後來衝鋒血戰，協守泉郡，隨師恢復同安，該副將等均著勞績；錄其功以贖其罪，是亦激勸征剿之一端也。茲准大咨，除即備移撫院酌奪會題，俟覆到日另移外，相應咨覆，請煩察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據該副將等各呈叙失陷同安縣城情由，業經本將軍咨達總督部院會題去後，今准前因，合行遵照。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轉行原左營游擊王大有一體知照可也。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檄福清營游擊李應龍

爲稟報事。正月初六日，准興化總鎮劉咨開：據該將報稱，有奸民郭勳八等越界採捕，被招撫人役拿獲，並海魚一小擔等因。同日，又據該將報同前由各到本將軍。據此，照得遷邊畫界，設兵巡防，正以杜內奸而遏外寇，巡緝官兵務必嚴加稽察，不許一人偷越。屢經本將軍告誡申嚴，不啻穎禿。據報前項奸民郭勳八等越界採捕，現被招撫人役拿獲。不知該汛目兵所司何事？既不能防範於前，復不能緝獲於後，疎略玩忽，莫此爲甚！合行提究。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將該汛防守弁兵鎖解軍前，以憑懲究，以儆將來。仍嚴飭沿邊巡防各弁員多方巡緝，嚴加稽察，不得稍有疎略，致干功令。慎之速速！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檄本標及援剿各營

爲嚴禁賭博，以固兵心，以肅營規事。照得營兵月給一分糧餉，當此米薪騰貴，衣食尙慮不充，何堪賭博花費。近據各營將領呈報，兵丁脫逃甚多，皆因無良之夥，或引誘賭博，或放頭寫糧，以致一經賭輸，日食難度，勢必無奈逃亡。此皆該管弁員平日不行覺察，約束不嚴所致。合亟嚴禁。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轉飭所轄各弁員嚴加察訪。如營中有等不肖兵丁，不遵紀律，引誘賭博，及放頭寫糧者，治以軍法。如本管弁目稽察不嚴，以致營兵賭輸脫逃，察出一併重懲；該將以約束不嚴，並行參處不貸。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檄邵武各營

爲咨訂師期事。本月初七日，准水師提督萬咨開：『爲照逆賊船隻厚集海壇，所有進取機宜，業經咨商詳晰矣。今本提督的於本月初四日由定海出師，分兵夾攻，務期制勝。但圍頭乃賊艘上下寄泊之澳，所關最爲要緊，須實得精銳陸兵先據其地，安設火砲，堵截夾擊，非與他澳虛張聲援者可比。茲屆師期，合再咨訂。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

察照，迅調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准水師提督萬咨開撥發官兵，先於圍頭分布堵擊上下逆艘等因，業經本將軍移咨同安鎮，多撥精兵，擡運火炮，着令能將帶領，前赴圍頭附近處所屯營；並檄行該副將俟同安官兵到日，與之相爲犄角聲援，合力堵剿，仍候示進屯圍頭堵擊逆艘；並經咨會督部院及咨覆水師提督知照外，今准咨訂師期前來；除再飛催同安鎮速撥官兵，星赴該汛，會合該副將等官兵作速進據圍頭去後，合亟行知。爲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將在汛官兵挑選齊備，俟同安官兵到汛之日，該副將等即會議應留寨汛者嚴飭晝夜用心防守寨城，其應帶出戰者該副將即親自帶領，務要多帶砲火，會同同安官兵進據圍頭要口屯營，相機堵擊逆艘，不許上下往來灣泊。事關緊要軍機，該副將等務要奮勇立功，毋得稍有退縮疎略，自干軍令未便。至於行間一切機宜及賊勢情形，各該將等皆老成歷練，務須細加審察，酌量地方險易緩急，隨機應變，會商調撥兵馬來擊，用心聯絡，以保萬全，不得偏見膠執。慎之勉之！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檄漳浦縣

爲懇恩再培縣脈，樹德官民事。據漳浦縣鄉紳林琛、黃性震、陳天遠、舉人藍陳略

、陳焞、林登虎、生員黃台佐、蔡邁廣、丘士鏞，里民郭春、洪正等僉呈稱：「浦邑自昔人文甲上郡，丁糧冠十城，良以梁峯拱秀，吉水朝宗，自赤檜中流，由雙溪而遶衛縣治，以護城隍，地利居於全盛也。至戊子年，洪水崩陷，溪港多岐，赤檜、雙溪水違故道，本邑由是丁糧日減，文物衰替。幸將軍大老爺前任駐節浦邑，檄發梅林保人民鳩衆召工修築河堤，官民利賴。茲數年以來，水濫雙溪，堤開四潰，士民咸受其害。今欲使吉水仍朝本縣，費用浩繁，別召工匠，又多生疎，難以計日報竣。伏維將軍大老爺恩施浦邑，雞犬桑麻蒙休者數萬戶，春秋俎豆戴德者數十年。今值節鉞再臨之日，乃恩波復造之時，彈壓全省，獨切一方。琛等相率匍呈，叩乞痼瘼舊治，始終栽植，查照往例，仍着附近梅林保人民自備芒找、木料、工匠，竭力堅築。以一保而培一縣之地脈，相應暫免該保徭役一年，以均勞逸。伏乞行縣示准起工，庶凋殘可起，富盛可期，合邑士民，咸荷慈恩於無既矣」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爲照漳浦城外赤檜、雙溪之水，實爲該縣治之脈絡。向因亂後隄防崩潰，水不朝護城郭，而閭閻日敝，人文之氣中衰。本將軍於順治年間援剿入閩，駐節該邑，此時城垣倒塌，里巷丘墟，本將軍相度城垣舊址，檄行有司庀材修築；不數月而工竣，人民復集。因詢及紳衿耆老，知水脈枯涸，乃倡議修導，而該縣之戶口丁糧、人文甲第幾復其舊。經今二十四載矣。年來海逆播亂，水隄再決。茲據紳士里民僉呈重修，猶恐工

程浩大，請暫免梅林保徭役一年，俾該保人民就近自備工料修築，以固河隄，以通水脈等情前來。該縣留心民社，造福地方，諒有同心。今據前情，合行遵照。爲此稟仰該縣官吏照依事理，卽將該縣城外赤檜、雙溪水隄，查明原址，着令梅林保居民自備木料工匠，速行修築完固，以全朝宗舊蹟，以阜戶口人文。併將該保徭役暫行酌免一年，以紓民力。此係通邑風水所關，苦工程浩大，該保獨力難肩，該縣仍須酌量着令附近保民共相幫助，以勦速成。事關地方利弊，該縣諒應加意，毋爲緩視可也。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檄游擊何勇

爲飭剿逆孽早靖地方事。照得江、楊二逆，依山爲險，荼毒居民，罪不容誅。及官兵進剿，又復借言就撫，仍肆刦掠，甚至樹旗練兵，逼民入夥。若不乘時撲滅，勢必燎原。屢據各協營塘報狡賊情形，業經本將軍咨會督、撫兩院，並檄行各該營合力進剿，務絕根株各在案。本將軍已久悉逆孽狡謀，惟欲速加斧鉞，早靖地方。乃該將等毫無見識，屢聽狡計，自爲觀望，顧此慮彼。今日既商進兵，明日又稱堵禦，遷延時日，竟未進剿。旣任專郡城守之責，不知所司何事？輒云恐壞撫局，致墮奸計。又云衆寡堪慮，自挫兵威，一味畏怯偷安，支辭塞責。恐功令森嚴，不能爲該將寬也！茲准宣義將軍尙

咨開，已親統全師前往邵光各汛，合兵剿賊等因。該將等務宜星速會合諸路官兵，奮勇爭先，協力進剿，以殲賊黨，方稱厥職。合行飭剿。爲此稟仰該將照依先今事理，立即星移各協官兵堵扼要口，尅期並進，分頭攻剿，務須剪除積寇，早奏膚功，毋得再爲觀望，因循懈弛，致干軍令。仍將合兵進剿情形，不時具報，以憑察奪。慎速慎速！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四日。

檄隨征總兵吳桂

爲飛報克取廈門逆島事。照得本將軍於本月二十七日統領官兵，進取廈門逆島，獲勝情形，業經具疏題報在案。所有在事大小各官有功職名履歷，合行查取，以憑彙冊咨題議叙。爲此稟仰該總兵照依事理，即將當日跟隨本將軍進取廈門逆島所轄大小弁員，果係在事各官職名履歷，並移知總兵羅士鈐、吳天祿等所轄有功各將弁一起彙造履歷功冊，即刻星馳呈送本將軍轅門，立等核明彙冊咨部題叙，毋得以事外弁員濶行造入，致干往返駁造遲延未便。火速火速！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檄副將郭奇

爲肅清逆巢事。五月二十七日，據該副將呈稱，有二十九都鄉民報有逆賊餘黨數百，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五十四都居庸何家。復據五十四都鄉民何道行來報，有高招大轟三桿等情，轉呈到本將軍。據此，照得逆賊流毒害民，遠近地方被害已極。今江、楊二渠已經悔罪歸誠，其餘黨數百人竄伏於廣信貴溪縣之五十四都居庸何家地方，樹旗屯聚，若不亟行剿捕，恐日漸滋蔓，貽患地方。今據前情，除移咨督、撫兩院暨江西撫院、督院、提督檄行各該協營迅行剿捕外，合行飭剿。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即撥發精健官兵前往江閩交界近賊處所，堵截隘口。如江西官兵剿賊之日，恐有餘孽奔逃竄入閩地，該副將即嚴督官兵合力夾擊，斬殺淨盡，務絕根株，以靖地方，勿令一賊兔脫，貽患將來。該副將身在地方，務須相機剿禦，毋得稍有懈怠，致干功令，大有未便。仍將堵剿情形，不時具報查考。毋違速速！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照會興泉道

爲修葺城垣鼓樓，疏通街衢水道，以固金湯，以興文運事。照得泉州一郡，形勢甲於天南，人文蔚起，城垣堅固，樓閣巋然，誠爲海表之雄鎮。自變亂而後，繼以海逆竊踞，地利水道，久廢不修，以致風俗日益凋敝，士民日就蕭條。迨恢復以來，軍興旁

午，在有司方催夫徵糧，簿書期會之不遑，奚暇修復舊觀。在本將軍提師剿賊，馬足未停，何自講求遺蹟。茲逆島平定，海宇風清，願與士民修廢舉墮，共圖振興。昨查閩城垣，見堞堞頽壞，敵樓傾圮，不堪矚目。當此寇孽奔竄之時，若不亟加修葺，殊非所以重形勢而固根本。況氣象頽圮，亦非漸復太平景象。再查城內東、西、南、北四處，原各設有鼓樓。昔人建造，皆按地理，其有關於闔郡風水可知。今倒塌者則殘石擁塞通衢，破損者則椽瓦不蔽風雨；更兼街中水道不通，每遇天雨，淤泥壅積，竟至水深數尺，舖戶居民，臨流愁歎，不特行走不便，亦多重膹疾病之虞。且水道壅遏，則文運不興，所關尤爲不小。本將軍駐節茲土，幸與貴道共事一方，既與斯民掃除寇虐，尤不可不爲地方修葺規模。除南街鼓樓基址，本將軍捐俸，現差員役督修，其樓屋俟另會議修葺外；至於城堞敵樓、街衢水道以及東西鼓樓，亟應乘時次第修葺疏通，以固金湯，以興文運。業經面商，合再照知。爲此照會貴道，煩爲查照，希即檄行該府縣將郡城堞堞並城上敵樓，從長酌議，或應動支何項錢糧，或應動派何縣協助，作速興工修理。其城中鼓樓、水道、街衢，亦關係闔郡文運、民居風水，仍希貴道併行府縣酌議，傳請在城縉紳士夫，訂期會集明倫堂，以便本將軍親臨公同酌議，次第興修，使海疆重地煥然改觀，嗣此人文蔚起，物阜民康，亦不失貴道與本將軍撫馭斯邦作興振起之至意也。仍希迅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五日。

檄邵武副將郭奇

爲酌派汛防以固疆圉事。本月十七日，准江西提督許咨開：「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准貴將軍咨開：希卽檄行該汛防將領查明，凡係江閩接壤之區、逆賊舊踞老巢，務要撥發官兵，防守稽查；俟地方安妥，人心稍定，撤回前項官兵，則賊藪可蒐，疆圉永固矣。仍祈將安設過官兵緣由賜覆，以便行營遵照施行等因到本提督。准此，爲照江閩接壤，山深谷邃，易於藏奸，兩界殘黎，向遭荼毒。業經會師剿撫，地方稍稱寧謐。但恐有鷹眼未化之徒，心懷叵測，所當預爲提防。今准台咨，誠爲固圉至計。除經行令瀘溪縣千總蘇鳳派撥官兵，於鐵牛關一帶要路駐劄防禦，又經移咨撫建廣總鎮陳酌撥官兵，於江閩接壤雲際、火燒各關，相度險要處所，分布安設，嚴加防範，以遏盜萌。凡逆賊舊踞空巢，仍不時撥發官兵前去稽查，俟地方寧謐，酌量撤回外，庶彼此封疆均獲安堵，無非仰藉貴將軍寧謐之福也。合就咨覆」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據該副將呈詳前事內稱，轉籲憲恩賜咨江西撫、督、提嚴飭鉛山等處防官，所轄凡有接連閩界地方，一體安設汛防官兵，互相堵禦等情，隨經本將軍移咨督、撫部院察照，並咨江西撫、督、提查照，凡經江閩交界接壤之處，務祈撥發官兵防守

稽查等因去後；續准總督部院覆咨前因，業經本將軍檄行該副將知照在案。今准江西提督許咨覆前因，合再行知。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先今專理，今疆界之雲際、火燒、鐵牛等關，既經江省派撥官兵分布防守，則剿禦不患無資，該副將仍嚴飭各汛防要口弁目，小心稽察，嚴加提備。稍有警息，即會合隣省官兵，協力撲剿，以靖地方，毋得稍有懈怠，致干功令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差提弁犯李枝華等

爲差提事。案據德化縣密稟：把總李枝華婪贓害民等緣由，業經本將軍檄行中軍馬參將會同左營朱游擊、後營劉游擊，即將犯弁李枝華案內有名犯證，速拘研審詳報去後。續據該參將呈准該縣移稱，隨即分差嚴拘去後。查李仕一名先經逃走未獲，其餘各犯證住居星散，一時難以俱齊。俟各犯證到齊，另文差解送審等因詳覆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把總李枝華出防汛地，婪贓害民，既據該縣密稟鑿鑿，則案內有名犯證，該縣即應預先嚴拘齊到，移解前來，以憑中軍馬參將會同逐款研審的實，詳報定奪；何得又稱李仕在逃未獲，其餘各犯證星散難齊？該縣爲一邑之令，申稟汛弁爲安民起見，其案內犯證皆該縣管轄百姓，自應立呼立應，何得以星散塞責，故意藐玩。豈視本將軍法紀爲兒

戲耶！顯屬藐抗，合行差提。爲此稟仰差役照依事理，即便前往德化縣著落該縣官吏，立將李枝華案內李仕、徐仲範、陳啓泰、鄭顏、陳爾志、郭世良、鄭靚藩、章巽六、謝寬、章賓、張其羽、林士隆、郭維采、陳御乾、林伯扶、徐修略、王斌全、陳愷雲、許振、許錫衰，並案內有名賊犯，各鄉社證佐，星速拘齊，提解前來，以憑發審，詳解定奪。如再遲延抗玩，即將該縣經承提究。去差毋得生事賄縱，致干查究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檄黃副將

爲稟報事。案據該副將呈詳：兵丁林繼隆往小樟取討其妻財禮，被小舅謝一篇同後夫黃外華於六月十九日殺死在小樟屋後，其屍至晚擡去，放火焚燒等情。隨經本將軍批行該副將確查的實，並抄有司供看呈報等因去後。延今日久，未據呈覆，草菅兵命，藐玩憲批，殊干法紀！本應提究經識，姑再飭催。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先今事理，立即查明兵丁林繼隆被謝一篇、黃外華等殺死一案，曾否拏拘兇犯？作何審擬究償？其中果有何項隱情？白日殺命當晚焚屍，地方隣佑，何無救報？是何情弊？逐一確查。限文到三日內，據實備晰呈覆，以憑察奪。如再遲玩，即差夜役先將該副將經管字識鎖拿轅門究處，該營將弁定行指參，該副將鈴束不嚴大有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檄游擊焦國巡

爲嚴拿事。照得沿海地方奉旨照舊嚴禁，不許寸板透越，屢經本將軍飭行遵照巡緝在案。近訪聞惠安所屬界外港口，有大膽奸民楊東等擅造有蓬桅船隻，多至四、五十號，名爲出海捕魚，實係希圖透越接濟，作奸違禁，大干法紀！除檄行該汛防將弁查緝外，擬合專差嚴拿。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前往惠安縣所屬沿海一帶地方，查將前項奸民楊東等所造船隻連人盡行拘拿，解赴轅門，以憑訊明發落。毋得受私賄縱，致干查究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檄行沿海各協營

爲申嚴備禦以固邊防事。照得海逆雖已敗逃，巨魁尙未授首。近據投誠人員口供，並據偵探兵役回報，俱稱逆首劉國軒復聚船八、九十隻，灣泊澎湖。乘此歲暮隆冬，希圖侵掠沿海居民等情。查閩省當兵荒之餘，殘黎困苦已極，兼值隆冬歲逼，窮民饑寒切膚，恐有無賴奸棍，煽誘圖利，走險勾通逆賊，從而知我內地虛實，聚艘侵犯，關係匪

小。亟當先時提備，庶免臨時周章。合行申嚴備禦。爲此稟仰該副將、將、備照依事理，即便嚴飭所轄沿海汛防各弁目，務要早晚勤慎瞭探，加謹提備，仍知會隣汛官兵，彼此互相聯絡，遇有警息，一面協力夾擊，一面飛報各鎮協營發兵應援，並於各要口嚴加巡緝，以杜奸民透越勾通。至於各該營兵丁，尤須選練精壯，不得容留老弱充數，及隱佔虛冒，以致營伍空虛，難資實用。再將各該營官兵挑出勇敢慣戰者數百名，常川操練，務令技藝精熟，以備有事各該將親自帶領，飛馳應援撲剿。事關邊防大計，本將軍雖叨奉特旨，復任江南，現在候代，然在任一日，當盡一日之綢繆。除分差員役前往各處察防外，該協將、將、備各宜殫心備禦，時常專差精細健兵，密行查訪逆艘動靜，並官兵果否勤慎情形，庶汛防弁目知所儆惕，用心提備，不敢懈弛。功令森嚴，該協將、將、備等功名身命所關，各自愛鼎，毋得玩忽取咎。仍具遵依報查，毋違速速！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檄行建寧康副將

爲恩賜弔給以全骨肉事。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准浙江總督部院李咨開前事等因到本將軍。准此，除將原文抄黏外，爲照出征官兵不許擄掠難民子女；即得自賊營，亦准民開認領，屢奉嚴綸，炳若星日，久經通行在案。乃游擊馬登瀛所捉永嘉縣難女妹兒，既

經浙江總督部院批查的確，着令伊兄赴浦認領，初則以其所領非親推托，繼以既配爲辭，且捏援旗下取贖之例，勒索高價。明係執留，故意措勒，眞目無三尺者矣。本應卽行參處，但念該將奉公外出，合行飭查。爲此稟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將前項永嘉縣難女妹兒清追出署，專差誠懇的役伴送，解赴浙江總督部院李軍前，以憑轉發伊父母領回完聚。去差仍取領送到批廻呈報查考，毋得因循遲延，致干扶同之咎未便。立速立速！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檄行汀州等營

爲嚴飭探剿，以杜亂萌事。照得汀州、漳浦、雲霄、詔安往西一帶，皆深山邃谷，夙爲宵小亡命藏匿之藪。際此海逆餘魂尙未盡殄，若內地奸宄肅清，外寇自無隙可乘。近因沙汰投誠兵丁，本將軍訪聞有等無家可歸之衆，皆嘯聚山谷，互相煽誘，希圖剽劫。倘不及時躡探剿捕，勢必漸成滋蔓。恐海逆聞風，艤舟侵犯，內外勾連，騷動地方，所關非小。合亟飭行探剿。爲此稟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文到立刻選撥伶俐能幹兵丁十餘名，俱作鄉民打扮，分頭前往所轄山間各村莊，密行躡探；果有沙汰投誠官兵及宵小潛藏哨聚？賊黨約有若干，並確查賊首是何姓名，現今屯聚巢穴何處，曾否蠢動？逐一查明。一面密速發兵，一面具由通報。所差兵役，務要着令勿憚跋涉，前往深山窮

谷查探。不許只以傳聞浮言，粉飾回報，虛應故事。仍將撥過各兵花名報查，若躡探不實，嗣後賊起之日，定行按名拿究。際此隆冬歲暮，奸宄飢寒逼身，易於叢聚爲非；該副將、將有地方之責，功名性命所關，尤宜嚴加稽察防範，以杜亂萌。若玩忽偷安，致有疎失，定行飛章參處，決不輕貸！仍先具遵依報查，各無違誤。速速！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檄泉州海防廳

爲密報事。本月初九日，據泉州城守參將傅成呈稱：「案奉憲行，近因沙汰投誠兵丁無家可歸，嘯聚深山，互相煽誘，希圖不軌。若不及時剿捕，漸成滋蔓，貽害地方，所關非小。仰職卽刻選差能幹兵役，扮作鄉民，分頭前往所屬各處，密行躡探：嘯聚賊黨約有若干，賊首是何姓名，現今巢穴何處？限五日內密報前來，以憑剿捕，以杜亂萌等因。奉此，該卑職密差目兵扮作鄉民，四處偵探去後。今於十二月初八日，據差兵王桂等緝到僞總兵吳勝一員、僞綾劄一張、圖書一方，並陳福一名到職，隨詢取口供在案。理合解報，聽候憲奪」等情到本將軍。

據此，事干謀逆，除咨明總督部院外，合行發審並緝。爲此合劄該廳官吏照依事理，卽將發去吳勝、陳福並綾劄、圖書，會同中軍馬參將、左營朱副將、泉州城守傅參將

嚴加密審。除所供之外，有無餘黨，務要研究確實，勿致奸宄漏網，以滋蔓延。仍先差的當員役協同營員將供內逆犯葉日高、歐用果、呂寬娘、李興等立即密擒務獲，勿令鬼脫。亦不得株連無辜，貽害地方，均有未便。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平閩紀卷之十二

三韓楊捷元凱著

告示

曉諭省城

爲曉諭事。照得鄭逆父子濟惡，擄掠爲生，致沿海居民，流離顛沛，罪大惡極，天人共怒。不知悔禍，尙敢煽誘亡命，擾我漳泉。茲本將軍欽承特簡，提督全閩。現在統率江南驍勇、久戰雄兵，並敬奉親王方略，調集鎮營官兵，共矢同讐之憤，大張撻伐之威。誠恐爾等士民，心懷風鶴，致失安生，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遠近紳衿士民人等知悉：本軍門前曾援剿閩地，屢挫賊鋒，深知賊之技倆，只在搶掠。所糾之衆，真賊不過數千，其餘皆係吾漳、泉赤子，或因變亂之後，衣食失所，苟且依附；或爲賊所逼脅，隱忍回面，此皆烏合之衆，豈足當我虎闕之雄。今各路滿漢大兵暨廣東援剿官兵，已經雲集，不日進剿。立見賊衆敗亡。況本軍門之紀律素嚴，出師正以衛民，剿撫兼施，歸誠不計舊惡。旌旗所向，計日廓清，太平可望。爾等士民各安生理，勿得誤聽奸宄煽惑，自失生業可也。

康熙十九年八月初八日。

曉諭惠安

爲官兵恢復惠安，廣示招徠，以安民業事。照得逆孽鄭經，竊據海島，肆惡有年。惟以擄掠爲生，如拆毀城垣、橋梁，焚燒廟宇、民居，荼毒生靈，蹂躪桑梓。不過賊寇故套，天厭其惡，指日滅亡。茲本軍門欽奉特簡，提督全閩軍務，敬奉親王方略，會同際、季二都統、浙江提督石、福寧總鎮黃統率雄師，大彰撻伐。逆黨聞風喪膽，天兵一到，抱頭鼠竄。已經恢復惠安縣城，安插百姓。卽當進兵征剿。諒此釜底游魂，亡可立待。但哀我赤子，室廬被其焚燬，資財被其搶掠，並有迫脅下海，以致父母妻子不能完聚；本軍門深切痛心。合亟出示招徠。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凡因賊勢鳴張，逃避遠方與藏匿山谷者，今賊已敗遁，指日廓清，爾等星速急回鄉里，安居復業，切勿驚疑並聽信奸宄煽惑，自失生計。其有被擄下海，或遭迫脅，身在賊營，爲賊所用者，俱許悔過歸誠，速赴軍前投首。本軍門盡行寬宥，諭令該府縣加意安插，務令得所。本軍門愛民心切，字字誓日矢天，爾士民各宜仰體，毋負惓惓至意！特示。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給示雙門

爲安撫民生事。照得本軍門欽膺特簡，提督全閩軍務。祇緣海逆侵犯，泉州被圍日久，郡城之內，賴有滿漢官兵固守，百姓亦晝夜協防，而郊外居民無不受其荼毒。本軍門是以星夜統兵南征，旌旗所向，賊衆望風瓦解，泉城獲全。正爾士民共慶安集之候，合行出示安撫。爲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凡開張店舖者，照常貿易；耕種田園者，及時收刈；有遠避深山僻地者，急速搬回，免致失所；其有被擄下海並逼脅在船者，皆我良民赤子，俱許速赴轅門投首，概准寬宥，諭令該管有司加意撫綏，不許地方棍徒借端嚇害。至主客兵丁，皆恪遵紀律，並不滋擾民間一草一木，爾士民宜各安心樂業，以副本軍門愛民至意！特示。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給示洛陽橋

爲招諭殘黎歸業事。照得閩省遭變亂之後，人民困苦已極。近復因海寇窺犯泉州，沿途擄掠，恰此民生，耕者不能在田，居者不得安室，遂使體無完衣，食不宿飽，冀免目前困苦，相率遷徙窮鄉。本軍門統師南征，目覩室廬傾圮，田野荒蕪，載道淒涼，不勝傷感！茲旌旗所指，逆孽魂飛宵遁，泉圍已解，漳路疏通，蕩平之會，端在指日。誠恐爾等士民懷疑却顧，自棄故土生業，苟且流落他方。合行招諭。爲此示仰遠近士民人

等知悉：各宜趁此冬成之候，速歸故土，收穫稻穀，以贍俯仰。其有別業生理，亦當及時歸里，照常復業。至於汛防官兵有生事騷擾、科派強糴，使民生不安者，許爾士民據實呈訴，定以軍法從事。若各鎮營官兵經過該地方，敢有拆毀門戶，私索酒食，攫取雞犬，強拿挑擔等弊，許爾士民協力擒解防弁，轉解本軍門究處。倘防官瞻徇故縱，定將防官坐罪。本軍門身任全閩統帥，與爾士民疾苦休戚一體相關，誓當振肅軍紀，以奠哀鴻。特申招諭，早歸故業，勿負諄諄至意可也！特示。

康熙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曉諭興泉各屬

爲曉諭事。照得本軍門統師南征，逆賊敗遁，泉州之圍已解，正爾士民安心復業之時。但閩省沿邊地方，依山負海，竝巨寇雖逃，恐尚有未盡游魂，或潛伏鄉村，或暗藏山麓，希圖劫擄，擾害殘黎。官兵追捕，則逃匿無踪；官兵撤回，則依然嘯聚。揆厥所由，皆係內地奸棍暗通線索，勾引窩藏；不然，水面餘魂，豈能裹糧數日，暗伏山陬，窺伺狂逞？除現在酌撥官兵，於沿邊緊要處所分布扼防，並安設塘兵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鄉都市鎮士民人等知悉：各宜聯絡附近塞堡鄉壯，同心協力，互相守禦，仍與汛防官兵相爲策應聲援。倘本鄉之內有止詭秘、來歷不明行之人，立行舉首驅除，

以絕內奸。並時加探探，如某山某路有賊夥暗伏窺伺者，星速密報汛防弁目，引領官兵擒剿。如敢陽順陰違，與賊相爲表裏，及膜不相關，遇警不相策應，致汛防塘撥官兵及各衙門來往差官，稍有疎虞，定以附近各鄉村以通賊引寇從重治罪，斷不姑貸。本軍門二十年前曾敷歷閩疆，援剿泉漳各處，其於此中之民情土俗，深悉無遺；爾等勿謂本軍門初臨此土，遂爾因循故轍，以身試法也！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招撫脅從

爲投誠得福，從逆必誅，特申招撫，開諭愚迷事。照得海賊鄭經逆天犯順，罪惡貫盈，尙不悔禍，侵我泉州。茲本軍門統師撻伐，旌旗一指，賊已驚魂喪膽，抱頭鼠竄。現今滿漢官兵雲集，尅期進剿，立見滅亡。但聞爾等士民，有先年受伊僞割、甘爲鷹犬者；亦有近日被其逼脅、勉爲附從者；此皆不明禍福之理，暗於順逆之勢耳。試思鄭經偷生海島，流毒閩疆，卽其擄掠子女、捉人拷餉，以及刨毀城垣、斷橋剗路、焚燒民舍，種種故智，總一盜賊伎倆。爾等士民相從危濤絕島之中，若爲功名，則賊割豈成官職？若爲身家，則海船何可安居？況拋棄祖宗墳墓，隔絕父母妻子，生不敢還歸故鄉，死竟葬於魚腹；徒然殘害鄉里，荼毒桑梓，一遇官兵，頃刻喪命，甚爲可憫！本軍門不忍

目覩愚迷，陷於死亡；特廣皇仁，予以自新之路。爲此示諭一應新舊脅從人等知悉：但能洗心滌慮，速赴本軍門投順，則以前從逆之事概置不問。如願歸農者，卽行府縣官給以牛種，加意安插，永不許追求往事；若欲隨營報効，官照原銜給劄，量材補用；兵有強壯者，收伍給糧。至於各偽鎮、偽將有能擒斬渠魁，率衆來歸者，定行特疏題請優擢。本軍門素以信義待人，况荷特簡提督全省，自能一力主持，斷不爾負。示後倘仍前執迷不悟，甘心作賊，官兵進剿，盡行誅戮。其民間有父兄子弟原在賊中，敢於私行送信，通同作賊者，查出一體連坐，立刻梟斬，決不輕貸。禍福兩途，開示昭然，各宜猛省，毋貽後悔！特示。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二日。

曉諭歸業

爲再申禁戢，招諭歸業事。照得海賊肆逞，圍犯泉州，凡郡城以外，邑里村莊士民，無不受其魚肉。嚴刑索餉，則典子鬻妻；恣意搶掠，則焚巢毀卵；威逼剪辮，脅從爲非，種種暴橫，難以備述。以致殘黎難禁湯火，相率逃避深山。今大兵至止，賊衆敗逃。本軍門業經示禁官兵騷擾，招諭吾民復業去後。茲疊據各縣營文武呈報，各鄉邑難民尙爾棲止山間，未盡歸里。得無以髮辮脅從，恐爲兵棍詐害，故懷疑畏，舉足踟躕耶？

不知本軍門之號令素嚴，既已寬宥前愆，則弁兵孰敢再生枝節，擾害吾民？合再申諭。爲此示仰遠近邑里士民人等知悉：務宜作速歸家，修復故業。且冬成在即，五穀登場，若再遲延，子粒被人竊取，則一家之俯仰何資？況天時漸冷，舊葛單衣，巖棲谷處，徒滋疾病。本軍門駐節斯土，與吾赤子休戚相關，推心置腹，諄切招徠。至於剪辮脅從，事非得已，今既投戈荷鍤，盡屬良民，倘有不肖弁兵及積奸巨棍，敢於生端嚇詐，及私自下鄉漁獵騷擾者，許卽協力擒解，定按軍法重處，斷不輕縱。爾等其各翻然自悔，安心復業，勿負本軍門惓惓至意！若示後仍復觀望不前，明係心懷反側，定以通賊拿解正法，噬悔無及，慎之慎之！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二日。

給示溜石澳等處

爲懇恩給示戢兵便民事。據南門外溜石澳居民朱壽、周盛名等呈稱：壽等所居溜石一帶，並係淺溪曲澳，原設有小艇，載渡挑販往來。茲值地方平定，殘黎漸次復業，往來人衆，仍須搭渡。但因兵馬雲屯，恐有地棍人等影射營頭名色，生端阻撓，有妨民務。懇祈給示禁戢，凡有挑販往來，聽取民便搭渡，不許地棍營兵阻撓需索，俾行人不至病涉，則哀鴻戴德彌深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泉圍甫解，士民雖離兵燹，猶未登於

枉席。本軍門安集心慰，綏和恐後，凡屬便民，悉從輿論。今據前情，合行給示。爲此示仰一切地棍兵廝人等知悉：敢有蔑視法紀，在於溜石、石頭一帶渡口阻撓搭渡，擾害行人者，許爾澳民卽赴轅門喊稟，以憑拿究，決不輕貸！特示。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三日。

給示石獅亭

爲懇天給示以安地方事。據晉江縣十九都石獅亭鄉民陳廷、蔡德等稟稱：痛廷等本都冤遭海寇蹂躪，民不聊生，逃竄深山。幸逢福星照臨，統師進剿，賊寇聞風逃竄，土庶得歸故土。誠恐地棍勾引兵廝，生端擾害，相率匍叩恩准給示，禁戢兵丁、撫綏殘黎、招徠逃民，以安生業等情。據此，照得泉民重遭寇害，流離困苦已極。本軍門現在出示撫綏招諭，猶恐無知兵棍，敢於生端恣肆，殊非本軍門戢兵愛民至意。合再示禁。爲此示仰各營兵丁並地棍人等知悉：嗣後務須恪守法紀，毋得擅自下鄉，借端索詐，驚擾哀鴻。敢有不遵，許該地方人等協力擒解轅門，定行細責枷示，斷不輕貸。爾民亦宜各安生業、樂享昇平，毋得潛通逆寇，自貽伊感。務各凜遵，慎之勿忽！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六日。

給示泉州雙門

爲曉諭事。照得逆魁劉國軒妄肆鴟張，攻圍泉郡，大兵一到，望風鼠竄；猶敢分遣奸細陳就等窺我官兵虛實，天厭其惡，爲城守寧參將盤獲呈解前來，業令營縣文武公訊甚真。隨經本軍門咨會撫院，將奸細陳就一名梟示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闔郡遠近士民人等知悉：務宜洗心滌慮，各安素業。如有奸宄潛匿該地方，立即舉首擒解，以憑審明發落。敢有扶同容隱、窩藏匪類、偵探軍機、暗爲線索者，或被首告，或經訪聞，除本犯立正典刑外，其隣佑保甲，俱以通賊論罪，決不輕貸。慎之毋忽！特示。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曉諭同安縣屬

爲再申勸諭，以廣皇仁事。照得海逆鄭經，三世爲盜，剽掠沿邊，生靈塗炭。而逆黨劉國軒，以奸狡下賤，甘心鷹犬，攘臂助虐，侵犯泉城。及大兵至止，敗竄漳南。乃不知悔罪，猶嘯聚餘魂，希圖再逞。茲本軍門會同都統噶率統滿、漢雄兵，南下會剿；並檄調省城舟師，乘風直搗廈門巢穴。水陸大舉，逆賊行將授首。海甸清寧，指日立見。近訪聞同安縣所屬人民，尙有陰持兩端，未盡剃髮者。若據律例，則從逆謀叛，俱當發兵洗蕩。但本軍門軫念爾等愚蒙無知，或逼威勢、或迫飢寒，一時不能自主，誤墮局中。若盡膏斧鑕，恐違我皇上好生大德。姑且再申勸諭。爲此示仰同安縣所屬山陬海澨

各色人等知悉：務速洗心滌慮，剃髮歸業。若經受僞職，卽赴軍前投誠。或願隨標，卽爲題請御俸；或願歸農，卽爲安插得所；不許鄉里挾讐告害。倘敢再持首鼠，希圖觀望，及陽順陰違，爲賊線索，窩隱匪類，乘隙劫掠害民者，或經訪聞，或被首告，定行遣發官兵，盡行剿除；勿謂本軍門執法太嚴也。思之！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曉諭長泰城門

爲嚴禁官兵騷擾，以奠哀鴻事。照得長泰縣先被海逆蹂躪，遂致士民逃散，邑里蕭條。本軍門統兵經臨，傷心蒿目，雖經申諭官兵，不許擅動吾民一草一木，但恐滿、漢士馬雜處，遵循不一，合再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各鎮協營兵廝人等知悉：務宜恪守紀律，敢有擅拆民房及縱放馬匹踐食五穀者，許該地方百姓協力擒解該管防官衙門網責枷示。若該管防官瞻循庇護，查出定行併處，決不輕貸。凡我士民，作速歸家，修理室廬，收割禾稻，以爲度寒之計，勿復疑畏逡巡，自失生業，有負本軍門惓惓至意也。特示。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給示漳浦縣二十八都

爲哀陳大慘等事。據漳浦縣二十八都頂趙保生員趙與成等呈稱：成等所居都保，數年以來，慘遭海寇焚掠劫殺，家傾命喪，一二孑遺僅存皮骨。今幸王師弔伐，哀鴻甫集，涸鮒沾恩。但慮大兵進剿，經過地方未免風鶴，相率匍呈，乞分涇渭，給示安民，庶殘黎得甦，恩同再造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海逆狂逞，剽掠沿邊，以致婦女仳離，民生憔悴。披閱呈詞，殊堪痛惻！茲者大兵雲集，原期殲滅梟獍，安撫殘黎。據准前情，合行給示。爲此示仰所屬各標協營官兵人等知悉：各宜仰體皇仁，恪遵法紀，不得肆行騷擾，擅動民間一草一木。敢有故違者，許該地方居民人等協力擒解，定以軍法重處，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出示四鄉

爲禁諭事。照得漳郡人民，自變亂以來，屢遭海寇荼毒，屋毀田荒，妻離子散，顛連萬狀，不忍見聞。茲值大兵雲集，孑遺殘息，勉力趨公。本軍門蒿目時艱，痾瘵念切，誠恐不法兵斯，肆行作踐，擾我哀鴻。除行中軍密遣弁目，於各要路口不時巡拿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各標協營官兵人等知悉：務宜凜遵法紀，和睦居民。敢有擅入鄉村，拆毀門戶，短價強買，索取菓蔬，及放縱馬匹，踐損田園者，許爾士民人等

協力擒赴軍前，以憑細責枷示，決無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曉諭赴閩逃兵

爲再行曉諭逃兵歸伍，以申國法，以全私恩事。照得本軍門原帶江南兵丁二千名入閩，因念爾等長途跋涉，內顧維艱，特爲題請行坐糧餉，並請支家口月米，以贍父母妻子。其體恤下情，亦至周至備。不謂爾等冥頑無知，未及半途，逃走甚多。甚有拐帶盔甲、馬匹脫逃。本軍門不得不造冊題明，業承部文於原營追查嚴緝。國憲具在，誰敢窩匿？在營弁若知情容隱，恐干抗旨之愆；在隣佑若扶同不舉，恐坐窩藏之責。是爾等勢必東逃西竄，不敢出頭，徒自偷生人世，且累及父母妻子監禁此責。是先爲顧戀父母妻子而逃，今反貽累父母妻子矣。清夜自思，能無追悔！本軍門垂念爾等跟隨有年，或經拔材官，或素稱臂指，茲以顧戀家室，竟犯脫逃之譴，以致竄亡失所，家口流離，不勝軫念。姑開生路，再行諄切招諭。爲此示仰脫逃材官兵丁知悉：各宜悔過，速赴江南各原營將領投首，具文呈送來閩。本軍門卽爲查照原名，收伍起支行坐糧餉。其從前過犯，概爲寬宥不究。上可以報國恩，下可以全家室。且本軍門從江西、山東以至江南，歷任多年，從不肯失信於人。爾等皆屬舊丁，諒俱悉知。況此項官兵，本軍門已經題明，

立爲援剿左右二營，俟閩省事平，仍回江南歸伍。斯時家室團聚，豈不公私兩全？倘執迷不悟，希圖倖免，營弁既不敢收留，隣佑又不敢容隱，骨肉離散，完聚無期；一經拿解，身罹法網，噬臍之悔，嗟無及矣！思之慎之，毋負惓惓至意可也。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示小石洞

爲懇恩給示，以安殘黎事。據蔡奕保、嶺兜社、小石洞鄉民蔡明等呈稱：痛明等住居萬松關地方，屢遭海寇荼毒，無奈逃插小石洞棲身。幸逢大師進剿，殘民得出湯火，相率叩乞出示，禁戢拆毀房屋，小民得安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兵馬進剿逆寇，原爲弔民伐罪，豈容恣行騷擾，重困吾民？今據前情，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所屬各標營兵厮知悉：務宜恪守紀律，不得擅拆民房，及滋攘奪騷擾等弊。敢有故違，許該地方人等協力擒解，定行細責遊營，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曉諭漳屬

爲嚴禁拆毀房屋，以奠哀鴻事。照得漳屬士民，久遭海寇蹂躪，備極困苦。今大兵

雲集，期在除暴安良，乃有一、二不法兵廝，擅將民房拆毀，致哀鴻棲止無地，殊可痛恨！除經面請將軍、都統暨督、撫兩院共相通飭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諭轄屬各標大小營分兵廝人等知悉：凡城內城外一切房屋，俱不許擅動寸椽片瓦。敢有無知兵廝不守法紀，仍前肆行拆毀者，許該地方士民協力擒解，定行細責枷示，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曉諭三十六等都

爲招諭殘黎歸業事。照得南安三十六、七、八都地方，逼近大、小盈一帶，爲山海寇盜出沒之區。該都士民，久遭逆賊殘害，田廬荒廢於故鄉，少壯逃徙於窮僻，本軍門不勝軫念。茲特會同總督部院牌委副將沈大捷前往該縣三十七都，聯絡鄉勇，守禦要隘，招撫流離，歸復故業去後，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三十六、七、八等都士民人等知悉：茲值海寇敗遁歸巢，歲序告終，春耕在即，爾等各有田園產業，速宜及時歸家，盡力耕種。仍共相聯絡，守望相助，遇有警息，聽副將沈大捷調度堵禦，就近飛報防兵分頭夾剿。至爾等雜項徭役，本軍門業經行縣暫爲豁免，以恤哀鴻，務使爾等安心復業。倘汛防官兵，敢有借端騷擾者，許爾地方人等稟報，定行嚴拿重處，斷不姑容。爾等其

仰體本軍門招徠至意，各速相率歸里，勿復流蕩他鄉，自失故業也。特示。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示禁雙橋

爲嚴禁勾通接濟，以絕內奸，以殲外寇事。照得海賊劉國軒等，以水面游魂，嘯集餘黨，恣行剽掠，沿邊人民，塗炭已極。今滿、漢大兵雲屯漳屬，相機搗巢，業經相定邊界，現在遷移清野。計逆賊絕糧，烏合之衆，不久勢當潰敗。在爾附近村莊人民，久遭寇虐，自當恨入骨髓，絕不勾通，斷無復贖盜糧之事。乃近訪聞有等走險奸民，駕駛小艇，每乘便裝運米穀，私通接濟。本軍門尙不深信。於本月初四日，差兵假扮鄉民，密行探訪。果於雙橋地方，見有小船載賊數人上岸，差兵追趕，餘賊急奔上船，只擒長髮活賊一名吳應，審據口供，係僞中衝鎮陳姓下之細作，差來追取餉米等情。夫以大兵屯住於此，而爾等在營盤之後，尙敢大膽勾連作奸，則其從前之從逆爲害，不問可知。本應盡行剿蕩，姑念愚民無知，且內中亦有良善之輩，未忍盡膏斧鑕。除將逆賊一名吳應梟首示衆外，合行嚴諭。爲此示仰雙橋並附近各村莊人民知悉：嗣後各宜洗心滌慮，攢絕逆寇。若有奸惡巨憨，潛行接濟，即便會衆舉首，以憑嚴拿正法。倘仍前互相容隱，陽順陰違，包藏禍心，暗通線索，或經訪聞，或經擒解，定將保甲人等概行誅戮。法

在必行，斷不姑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給示大、小盈

爲嚴禁差員勒索之弊，以安防民，以固邊汛事。照得大、小盈一帶，逼近東石逆穴，爲山海寇盜出沒之衝。本軍門調撥本標官兵防守，原令其堵剿逆賊，保固地方；非令其伺候過往差員，供應早暮也。近訪聞有一、二奸棍，假充旗營差官，經過該汛，輒敢恣肆，需索酒食，勒應床鋪，稍不隨意，拳踢交加。夫以冲繁要汛，官兵晝夜枕戈，勞苦已極，而月關糧餉，除養贍父母妻子外，卽日用尙苦不敷；今乃欲責令其供應酒食鋪蓋，徹骨窮丁，何能措備。擾兵藐法，殊堪髮指！除差官巡查拿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該汛防官兵知悉：爾等但晝夜小心，勤慎瞭探，堵剿匪寇，保守地方。至於各衙門並大小各營過往差員，遇晚無處棲身，姑許其入寨安歇。若有刁橫奸棍，敢再仍前需索供應酒食床鋪者，許卽指名稟報，以憑咨會督、撫兩院，查明拿究，斷不輕貸。特示。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示泉州府

爲曉諭事。照得朝廷平時不惜金錢，愛養官兵，原期預備調遣，効力疆場。在各官兵尤當不辭艱苦，盡心圖報，庶幾可以少酬國恩之萬一。如本軍門前任江南，雖有夙夜匪懈、軼掌戎務之時，然地方寧謐，亦有安逸之會。及奉旨調補閩省，豈不知懇切控辭，惟以臣誼當然，遂兼程赴任。茲爾等皆係本軍門題調入閩，且久受朝廷之豢養，自宜及時報効。況地方多故，正壯士立功之秋，所當黽勉激勵，殺賊樹勛。況部文開載，事平之日，各官兵願在閩者留閩補伍，願回籍者發回原省；本軍門已經通行遵照在案。今復現在會同督、撫兩院題練水師，製造船隻，尅期水陸並進，夾剿逆賊。不過一、二年間，便可掃蕩鯨鯢，肅清海甸。斯時本軍門自當再疏題明，聽爾等回歸原省，則父母妻兒，骨肉如故，豈不忠義兩全，公私盡美。茲訪聞爾等初到泉州，聽信煽惑訛言，謂本軍門將搬爾等家口來閩，以致聚談紛紛，心緒弗寧；此皆無良奸棍，妄架浮言，欲令爾等脫逃，便於途中邀截，非誘跳營，卽加詐嚇。爾等何不同思本軍門若必令爾等搬家，則當日題疏之內，早已叙明，豈待今日？除屢行左營朱副將善爲慰諭安插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新到各官兵知悉：爾等各安心靜聽，勿復過信浮言。本軍門統師南征，所有各營弁員，俱隨帶行間，未及遣發收管。爾等且仍聽各原營將弁約束，在泉稍加休息。至於應關糧餉，已經檄行府縣預准支給。其日食蔬菜，可照價市買，不得生事滋擾，亦不許民間高價勒措。且爾等起身赴閩之時，本軍門准有山東總河、巡撫各部院咨文，俱

取有連名的保。倘聽信訛言，生心逃逸，爾等俱係奉旨入閩之人，本軍門不便庇護，必當題明，行文原省拘緝。斯時上累父母，下累妻孥，仍當一起押解來閩，既多一番跋涉，且又終身無復歸鄉之望矣。本軍門爲爾等統帥，不得不先事宜諭。爾等務自猛省，毋負惓惓至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示西坑社

爲懇恩示禁，以蘇殘黎事。據二十七都西坑社鄉民李憲、李守等呈稱：憲等住居本社，逼近營盤，米粟掠盡，惟望柑樹獲存，明年收成，亦可苟全蟻命。荷蒙仁慈，嚴緝兵丁，不許砍伐；乃別營兵斷，罔遵軍法，將柑樹亂砍，羸民不敢阻止。不特二十年功力廢於一旦，而流離殘喘，將來無所指望，勢填溝壑。伏乞出示嚴禁，庶殘黎不至死亡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漳屬人民，遭海寇殘害已極，田廬荒圯，衣食無資，今所存柑樹數株，尚可冀望收成，爲將來糊口。乃有無賴不法兵斷，肆行砍伐，以致子遺失望，匍匐叩呈，殊可憫念！除經面請將軍、都統暨督、撫兩院共相禁戢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各營兵斷人等知悉：各宜存此良心，恪守法紀，不得再行肆砍柑樹，以絕窮民衣食。敢有故違者，許該地方百姓人等協力擒解軍前，以憑會同將軍、都統暨督撫兩院

從重究處，斷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曉諭援閩兵丁

爲曉諭事。照得閩省多事，剿禦需兵，本將軍兩任東魯，備知山東、河南皆係驍勇精健之旅，是以特疏題請撥發勁兵三千名調赴來閩，以資征剿。續准總河部院靳、山東撫院趙咨開，親行點驗，選員統領，並造送年貌、籍貫以及家屬保狀在案。今東省兵丁已抵泉州，河南兵丁亦漸次將到。但本將軍現在行間剿賊，俟旋師之日，親行點驗，分撥入伍。恐兵馬初到，缺乏糧餉，已檄行在泉將領暨道府各官，措給月餉，以資宿飽，並令善爲安插，以慰爾等遠戍之心。近聞調來目兵，內多有無知，思將隨帶餘丁私相頂替，在閩本人仍欲歸東，殊干法紀。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調到東豫各目兵知悉：務須恪遵軍紀，安心在閩，用力疆場。本將軍自當破格優待，俟平定之日，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在閩者仍歸原伍。該管隊目務要互相稽察，不許一兵頂替，日後或有訪聞，或被首舉，定將本隊並頂替之人一並以軍法重處，仍咨移東、豫督、撫着落家屬，按名嚴拿，決不姑貸。各宜凜遵，毋得自干三尺，有負本將軍愛養爾等至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給各協營張掛

爲申嚴接濟，指示迷途，以絕盜糧，以全善類事。照得海逆狂逞，肆亂邊陲三十餘年；慘行荼毒，罪惡貫盈，天人共憤。茲者，大兵雲集，分扼咽喉，凡濱海地方，已經畫界清野；逆島之中，糧草已絕；烏合之衆，接踵投誠者日以數千百計，賊勢已困，衆志久離。我兵惟俟兩月之內，修完船隻，即可水陸夾攻，掃除鯨鱷。誠恐爾等居民，猶懷觀望，潛行接濟，是齎盜以糧而自樹敵也。合行再申嚴禁。爲此示仰附界各鄉保地方士民人等知悉：爾等三十年來，屢遭逆寇擾害，田廬荒廢，眷屬流離，當必恨深骨髓，共切驅除，務宜乘彼垂亡之候，痛加攢絕。如有零星小夥，潛入該地方索派米糧等物，亟須會同鄉壯，協力擒解，立時正法。如係大夥賊徒，一面會衆堵禦，一面飛報防官統兵撲剿。若保甲之內，有不肖奸民，陽順陰違，暗通逆寇線索者，卽行舉首擒拿，以杜勾通暗害。信能如此，則盜糧日盡，窮島孤危，大兵水陸會討，且晚廓清。爾等士民可永享安寧之樂矣。倘有一、二無知，不記向來之慘禍，但圖目下之勾通，私受金錢，暗齎米穀，或經訪聞，或被首告，審實有據，定將本犯並隣佑十家，俱以通賊論斬，斷不輕貸。至於爾等若有族屬親戚，或被逼脅煽誘，誤陷賊中者，速宜傳述朝廷德意，及本將軍寬政，令其作速歸來。從前所犯概行免究，補伍歸農，悉從民便。蓋賊魁劉國軒、

吳淑等皆身犯大逆重罪，無顏回首，故忍死依附鄭經，苟延旦夕之命。爾等原係良民被逼，情有可矜，且無重大過惡，何苦遲留賊營，忍棄祖宗墳墓，而甘爲絕島之游魂乎？禍福兩途，惟爾自擇，勉之念之。須至告示者。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給示漳州

爲再嚴兵斯擾害之禁，以奠哀鴻事。照得漳屬人民，既遭海寇荼毒之慘，又苦兵馬力役之繁，僅存殘喘，最可矜憐。凡有良心之人，見此流離情狀，應生惻怛。乃聞各營兵斯，蔑視法紀，每三、五成群，以覓取火柴爲名，或突入民居，恣意搶掠；或拆毀門戶，不留寸椽。嗟此孑遺，何堪重遭困苦若此！除經咨會平南將軍、總督部院嚴行禁緝外，合再示禁。爲此示仰各營兵斯人等知悉：爾輩亦屬人類，何得喪盡良心，忍使垂斃殘黎，呼天號地！自示之後，各宜稍存善念，留此數鄉民生，以爲將來供應夫役糧草之地。倘敢蔑視不遵，仍前恣肆騷擾居民者，許該地方汛防官兵鎖拿呈解，以憑咨會平南將軍、總督部院從重究處，斷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曉諭合屬士民

爲恢復岳州府城事。本年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開：「據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察尼等疏稱：本年正月十八日，有僞總兵王度冲、僞將軍陳珀等各率本標官兵船隻投誠前來，臣等恐賊逃匿，亦未可測，隨即分佈官兵堵剿去後。本日戌時，據分布堵剿署護軍統領希福夸蘭大達布、總兵官李世英等啓稱：賊皆逃匿。我官兵俱已進岳州府城等因。據此，隨遣輔國公溫齊率領蘆角南津港官兵，諭令務必速追，抄至賊前堵剿。又酌量添撥滿洲、蒙古官兵，令參贊軍務頭等台吉葛勒爾圖率領前去，與公溫齊協力，務將賊首吳應期等擒斬去後；因水陸投誠官兵甚多尙未安插，於第二日早晨，復遣署副都統馬尼等帶官兵進剿。但吳應期等既經逃匿，又恐前據湘陰，亦未可定，仍遣都統覺羅朱滿率領大兵攻取湘陰。復思乘此逆賊膽裂鼠竄之時，即宜速進，故遣固山貝子章泰率領大兵攻取葉容石首去後。該臣等看得逆賊吳應期等盤踞岳州，將近六載，負固死守，蒙皇上洞鑒，調發官兵船隻之後，雖水陸官兵，仰副救民水火、早登衽席之宸衷，不避風浪，奮勇培剿，絕賊外援，斷賊糧運，堅固圍困，得以恢復岳州，實皆皇上威靈遠被，如天地覆載之恩所致也。投誠僞將軍、總兵以下大小官共六百餘員、兵丁五千餘名，得獲鳥船二十六隻、沙快等船四十餘隻，紅衣大砲四十七位、水陸大小砲六百餘位，旗幟、盔甲、鳥鎗、大刀、器械等項甚多。爲此具本謹題。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二月初二日奉旨：覽貝勒奏水陸大兵圍困岳州，斷賊糧道，僞總兵王度冲、僞將軍陳珀等率

領僞官、兵丁、船隻、器械等項投誠，餘賊逃匿，恢復岳州府城，具見調度有方，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通行直隸各省王侯、將軍、督撫、提鎮等，遍行所屬曉諭。爲此合咨，煩爲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照得逆賊吳應期死守岳州六載，被大兵圍困，糧盡勢窮，膽裂鼠竄。今要地已歸版圖，逆孽指日掃蕩。茲准前因，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遐邇士民人等知悉：湖南巨寇，次第蕩平，區區海逆，何難授首。現在勵兵秣馬，整頓船隻，刻期水陸夾擊，便可肅清海甸。爾等士民，指日可享昇平，勿復更懷疑慮。至於脅從僞官兵人等，尤宜及早投戈，星速來歸，既可保全首領，並得進取功名。若執迷不返，自貽誅戮，骨葬江魚，魂棲絕島，孰得孰失，亟加猛省可也！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曉諭泉屬

爲恭報恢復長沙郡城事。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開：「該議政王等會覆偏沅巡撫韓題前事等因。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一日題，本月初九日奉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偏撫韓疏稱，長沙逆賊自度力不能支，於本年正月二十九日率領賊衆由西門過江奔逃，安親王與臣等隨於本日入城，安撫百姓等因。查偏撫韓疏內

既稱長沙逆賊自度力不能支，率領賊衆過江奔逃，安親王隨於本日入城安撫百姓等語，應將原疏抄錄，即行陝西、廣東、廣西、福建，所有大將軍、將軍、督、撫、提等通行曉諭。其盛京、寧古塔將軍等，亦應行文曉諭。俟大將軍安親王等題疏到日，齊集午門曉諭。刊刻告示曉諭直隸各省。交與理藩院，亦應曉諭四十八旗可也等因。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日奉旨：依議速行，欽此。合咨煩爲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照得逆賊吳三桂負恩謀叛，荼毒生靈，天怒人怨，已服冥誅。今黨羽人各爲心，爭相潰散，不半月之間，岳州、長沙兩郡，相繼克復，歸我版圖。則滇蜀各省，指日蕩平，是天心之厭亂，與逆謀之不終，瞭若指掌。今准前因，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遠邇士民及脅從僞官兵目人等知悉：試思吳逆當初叛之時，聲勢何等鴟張，今一旦冰消瓦解，不啻發蒙振落。乃區區海道，僅以一島之微，盜弄潢池，狂逞跳躍，釜魚堂燕，有識之士，當有灼然明決。在我士民，可以安心耕讀；卽脅從人等，並宜各自爲謀，及時歸正。若頑冥無靈，潛相依附，徒取誅戮，遺臭萬世。本將軍爲爾等全閩統帥，不忍坐視迷淪，再申教誡，正爾等悔禍求生、去危卽安之日也。各宜祇遵，毋自貽戚。特示。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分示要訊

爲申明犯界之條，以杜透越，以遵功令事。照得海逆肆逞，荼毒生民，三十年來，干戈不息；致閩南半壁，廬井丘墟，田園荒蕪，流離困苦，觸目傷心。朝廷遠恤殘黎，罹茲湯火，特發滿、漢雄師，剪逆拯良。今島賊屢敗之後，勢孤糧盡，困守巢穴，希圖侵掠內地，並勾奸民接濟，以延殘喘。近自奉旨照順治十八年例，悉將近海居民，遷入內地，申明界址，不許一人擅出界外行走，禁約霜嚴。凡我百姓，自當凜遵舊例，共相循守。乃近訪聞，有等不法奸民，罔顧身家性命，貪圖微利，竟將柴米併違禁貨物，私運出界，接濟逆孽，殊堪髮指。獨不思兵民困苦，皆緣逆賊跳梁。今若防堵愆嚴，杜絕接濟，俾賊夥日用無措，則釜底游魂，勢當自斃。何乃甘心通賊，貪小利而忘大害，私齎盜糧，養寇自誤！本將軍入閩以來，凡有利於民生者，皆力爲請命，獨此奸頑犯法，斷難寬假。合行飭禁。爲此示仰各汛防官兵知悉：嗣後如有前項奸徒，潛出界外，私運柴米並一切違禁貨物，勾通接濟者，立即擒拿，不拘兵民，俱以通賊立斬無赦。即在附界內地爲賊買置違禁貨物，潛謀出界，或被訪聞、或被首發，亦必立拿審實，從重究處。如汛防各將弁目兵，不力行盤察、嚴加躡緝，及縱容子弟、依藉營頭名色，違禁犯法者，或經隣汛拿獲，即將該汛弁目，倍加從重治罪外，該管協營將領，一併飛章參處

，斷不輕貸。仍每月各具並不出界奸徒甘結呈繳，以憑查考。事關禁止透越，該將領功名身命攸繫，各宜凜遵，毋得泛視，自貽伊戚。慎之！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示東豫新兵

爲申飭營兵脫逃，以肅軍紀事。照得朝廷平時不惜金錢，豢養官兵，原期其効力疆場，殺賊禦侮。若無事則坐糜糧餉，調用則相率脫逃，忘恩負國，畜此何爲？茲據左營朱副將呈報：河南百總宋烈武倡率兵丁石愿等七十餘人，相率脫逃；隨遣馬兵分追，現獲二十三人，投回十一人，呈請示奪等情前來。似此紛紛逃竄，大干軍紀。除批將倡首百總宋烈武斬首示衆；獲回逃兵石愿等二十二名各細責五十棍，穿箭遊營；其自己投回之楊春來等十一名，念係無知被誘，姑准免責。至於未獲之衆，移咨河南撫院緝拿，並監比各兵家屬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河南各標營並山東河撫兩標新兵人等知悉：爾等皆係奉旨調入閩疆，本將軍先已咨會各省督、撫部院，將爾等家口取具的保在案。縱使脫逃回家，本將軍移咨拘緝，本省督、撫部院亦必咨解前來。況本將軍屢經申飭各營將領，於各處要口設兵盤詰，凡係身無照票、踪跡可疑，俱令鎖解軍前。如有徇縱，飛章參處。在各將弁自以功名爲重，誰敢疎忽聽爾等潛逸！是此萬里關山、重重津隘，旣難

飛越，何苦自罹法網，如宋烈武之身首異處、石愿輩之網責遊營？覆車在前，當思改轍。本將軍爲爾等主帥，法之所在，不便姑容，情有所關，再申教誡。爾等其各猛省，勿負此惓惓保全之意可也。慎之思之！

平閩紀卷之十三

三韓楊捷元凱著

示沿邊各營

爲再行申嚴巡查邊界之禁，以遵功令，以絕盜糧事。照得沿海地方，俱照順治十八年事例遷徙畫界，本將軍自奉旨以來，因統師行間，日與逆賊對壘，未得親臨查勘。隨經咨會督、撫兩院檄行沿邊各協營將弁遵照查明原日舊址遷移，不許擅行挪越尺寸，並屢經嚴飭安設官兵，晝夜加謹巡防，不許片板下海及疎縱奸宄透越。三令五申，既嚴且切。在各將領小心謹慎、奉公惟謹者，固不乏人，而漫不經心、玩忽貪婪，如漳浦營游擊張國傑、把總鄭文明之私販勾通者，恐亦不少。除將張國傑等特疏飛參，已經奉旨革職，現在提問，復經差員於沿邊各汛密行巡訪查拿外，合再申禁。爲此示仰沿邊各標協營將弁官兵人等知悉：務宜凜遵功令，查照順治十八年定限立界，毋得稍有逾越寸步。仍須曉夜勤慎巡察，凡油麻棕鐵絲絀等物及寸草片板，俱不得縱放私越界外。敢有守口弁兵通同奸民擅行展縮界址，並貪圖微利、賄縱出界與賊貿易，以及自行與販違禁貨物、交通接濟者，或經差員拿獲、或被地方首發，副、參、游、守等官，立即飛章參處，

干、把、目兵，輕則鎖提網打斥革，重則照通則之例立按軍法，決不輕貸。爾等官兵各有身家性命，亟當痛自勉勵，加謹巡防，以清邊界，以絕盜糧。功令森嚴，各宜凜遵，毋得自罹法網，噬臍何及！慎之毋忽！特示。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示營盤並泉州城門

爲恩准循例請給口糧，以鼓用命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准山東巡撫部院趙咨開：「准本將軍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赴閩兵丁，荷戈遠戍，勞苦可憫，家口嗷嗷，衣食不給；貴將軍軫念及此，誠惠澤洽於三軍矣。業經咨明內部，准於十八年正月支給家口月米，除檄行布政司按月支發外，希諭知各兵可也」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照得山東撫、河各標官兵奉調入閩，本將軍念其離鄉遠戍，父母家口之念，情所難忘，是以曲爲體恤，轉咨山東、總河巡撫部院、河南撫院，請給家口月米，以資贍養，以免各兵內顧之憂各去後。續於七月二十六日，准總河部院勒咨覆內開：河標赴閩各兵，已准部咨，准給家口月米等因，業經本將軍行知中軍馬參將傳諭河標兵丁安心隨伍在案，今復准山東撫院咨覆前因，擬合諭知。爲此示仰在營山東、河南各兵目知悉：爾等眷口俱經部議照例准給月米，於本年正月起支給，嗣後各宜安心營伍，効力閩疆，上報朝廷

優養洪恩，以副本將軍體恤摯意；不得再以內顧分心，妄生逃念，致干軍令。勉之慎之！其河南撫院覆文，不日可到。既有總河、東撫兩標成例，自應一體支給，合併諭知。特示。

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禁兵丁賭博

爲嚴禁兵丁賭博，以肅軍紀，以固邊防事。照得各營官兵現在與賊對壘，環甲荷戈、晝夜巡防、協力剿禦，惟恐不暇；豈容怠玩偷安，開場攤賭。且各兵按月支給糧餉，際此薪桂米珠，百物騰貴，以備一身衣食，猶恐不足，安有分外金錢，呼盧浪擲。今訪得下尾社地方在汛各兵，開場聚賭。查該汛緊對賊營，賭場有聚擲之人，邊牆少堵守之卒，倘逆寇乘機窺伺，干係非輕。且團聚雜遯，保無奸宄潛入，窺探軍情？略有疎虞，所關尤爲不小！乃該管將弁群入夢鄉，恬不知戒，成何法紀！除差員密緝外，合行諭禁。爲此示仰大小各營兵丁知悉：嗣後務要恪遵紀律，各歸營伍，不許三五成群，團聚賭博。如敢故違，仰該管將弁立拿細責。如將弁徇隱姑容、不行查緝，或經差役巡獲，或別經發覺，本犯鎖解軍前，盡法究治；該管將弁定以鈐束不嚴，特疏指參，決不輕貸，各宜猛省，毋貽後悔。慎之！特示。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示泉州水門

爲懇恩示禁，以便民生事。據舖戶黃榮華、方盛萬等稟稱：「泉州新水二門，原有市肆鋪面，開張貿易；上溪船隻載運米穀，以便民生。緣去年六月，海寇作亂，市肆丘墟。今幸憲台駐節，蕩平逆寇，安集流離，正榮等復業之時，誠恐棍徒兵廝生端擾害，有妨生理，懇恩給示嚴禁」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泉州慘遭寇亂之後，人民離散，本將軍屢經出示招諭，安民復業。何物刁頑，敢行擾害！今據前情，合行給示。爲此示仰一切兵廝地棍人等知悉：各宜凜遵法紀，不得借端生事，有妨民業，及短價強買，侵害舖商。如敢故違，許爾舖戶居民指名稟報，以憑嚴拿，重究不貸！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

示諭僞官兵目

爲申明來歸之路，以醒愚迷，以廣皇仁事。照得海逆鄭經，三世作賊，流毒閩南，王法首誅，天人共憤。自知罪大惡極，不敢回首故鄉，而賊黨劉國軒、何祐、吳淑等皆以亡命無賴，爲宗族鄉里所不齒，故覩顏從逆，相依窮島，輒敢脅誘我沿邊鄉愚，獸聚

烏合，賒死海濱。本將軍自去秋抵閩，逆黨望風宵遁。續經駐師鳳山，規畫掃蕩，因水陸異勢，不得不暫俟舟師。茲當樓船告竣，水師提督萬現在整旅登舟，官兵選調既齊，水陸尅期大舉。廈門彈丸逆島，指顧蕩平。惟念爾等僞官兵目，悉係我沿邊赤子，偶因迷誤，聽彼誘脅。迨入夥之後，衣食無措，只得從其擄掠，以致結怨於鄉里。今欲歸來，維恐讐家訐告，難逃三尺，未免猶豫遲疑。不知皇恩浩蕩，凡係投誠之衆，從前所犯過惡，概行赦免，嘉與自新。倘慮既歸之後，資生無策，則先經總督部院姚題奉俞旨，投誠官兵先行給賞，後俱量材授職，給與俸餉。諒爾等亦有知聞，似不須再懷疑畏也。或者逆首猶將滇黔餘孽尙在，以煽惑愚蒙，使心懷觀望。不知吳三桂已服冥誅，廣西、湖廣全省俱復版圖，大兵現搗雲貴，長鯨遺種，指日掃平。至於江西江拐子、楊一豹等現今宣義將軍尙統師征剿；此種短狐，不延頸就戮，卽束手歸降耳。但爾等各有祖宗墳墓、父兄子弟，乃拋棄骨肉，飄泊風濤，際此天時嚴寒，體無完衣，食無宿飽，乃甘爲逆賊所驅使；大兵不日將至，鋒鏑難逃，生不得見眷屬，死無顏見祖宗，孰得孰失，何不深思！近據投誠人員口供，賊首劉國軒等誑聳爾等，謂來歸人員俱遭官兵所殺。此乃逆孽恐爾等散回勢潰，駕詞恐嚇。本將軍爲爾全閩統帥，不忍爾等終墮迷途，合再開誠申諭。爲此示仰一切脅從僞官兵目人等知悉：各宜早自爲計，相率來歸。若係僞官，則給與俸銀，隨材器使；若係僞兵願歸農者，卽爲檄行府縣，安插得所，不許鄉里以舊讐

告害；願食糧者，卽分發入伍，給以糧餉。本將軍以信義待人，斷不爾負。爾等當自猛省，不得聽信賊首煽惑，忍棄祖宗眷屬，蟻聚不回。大兵所至，殺戮無遺，噬臍之悔，嗟何及矣！思之慎之，毋忽！特示。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示各營汛

爲嚴飭押解逃人逃兵之法，以杜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各旗逃人與各營逃兵皆身犯法紀，例有應得罪名。既經緝獲，則長解之原差與沿途汛防護解官兵，自當照例嚴加鎖杻，以防遞逸，以免貽累；久有成規，豈容疎懈。乃近日訪聞沿途押解逃人，漫無拘束，聽其逍遙道上。遇有單身孤客，輒搶奪其衣服、銀錢，致其呼天搶地，哀號莫訴。甚至各標營護解逃兵者，因見逃人攫取隨意，莫敢誰何，遂以逃兵自冒爲逃人，尤而效之，沿途搜搶，肆行無忌，以致道旁貿易小民，一聞前途逃人將至，相率驚走，同於避寇；而孤踪行旅，裹足戒心，藏身無地。揆厥所由，皆因長解原差及押護官兵利其所得，可以分肥，故鬆杻鎖，縱之搶掠，多方呵護，濟惡行兇，藐功令而逞奸貪，莫此爲甚。除經飭行各協營將領嚴禁外，合再示諭。爲此示仰沿途各營塘汛弁兵並地方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協營遇有長解押解逃人逃兵差使，務須照例鎖杻，加謹押護，不得明謀肆

惡，縱其掠取，擾害孤客窮民。如有前項逃人逃兵擅行搶奪者，許爾被害諸人卽於該管汛塘防官衙門喊稟究追。如該汛弁目不行追究，卽着在汛將弁照數賠還。敢有故違，許被害之人奔赴本軍門轅門陳告，立將該汛弁目鎖拿軍前，盡法處死，該管將領定以鈐束不嚴，飛章參處，決不輕貸。本將軍令在必行，各宜凜遵！毋忽！

示諭東豫兵丁

爲呈請緝拿逃兵事。十二月初三日，准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昭武將軍楊咨送所調山東、河南二省兵丁在途、在閩陸續脫逃花名冊一本，請部移咨山東、河南督撫查緝解閩等因。查東、豫二省赴閩兵丁，該將軍既稱陸續脫逃，移咨山東、總河巡撫暨河南撫院按名查緝等語，應仍咨東、豫二省督撫照依該將軍送到名數逐一嚴緝解赴閩省，聽該將軍收伍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案照先據本標五營參游馬勝等呈報東、豫調到兵丁紛紛脫逃，請乞嚴行緝拿等情，業經本將軍彙冊咨部去後，今准咨覆前因，除再移咨東、豫督、撫部院檄行各該原營按冊勒限各兵家屬嚴拿解赴軍前究處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東、豫調到各目兵知悉：朝廷於太平無事之日，給餉養兵，多方訓練，原爲一旦有警，足資征剿調遣。本將

軍素知爾等義勇超群，特行調取。今當滿、漢大兵尅期平海，正爾等立功膺賞之秋。爾等嗣後務要恪遵紀律，安心營伍。一俟海疆平定，本將軍自當爲爾題明發歸原營，以遂完聚；慎勿過爲疑畏，相率逃走，致累父母妻兒親戚監禁責比，解閩之日，自身又罹軍法責治也。思之慎之！毋違！特諭。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示泉州四門

爲飭諭閉糴包折之弊，以平米價，以蘇兵民事。照得海逆未滅，兵馬雲屯，日用所需糧料，勢必就地採買。但所產不踰於平時，而所給有倍於曩昔，價值稍長，理或有之。卽如漳郡現駐滿、漢官兵不下數萬，米價每石不過一兩八錢，兵民猶以爲貴。今泉州駐防兵馬，較之漳南已少數倍，又有安溪、永德諸邑深溪大河，稻船可以通運；近聞米價陡湧，每石長至三兩五錢。日據各將弁稟報，閩閩告糴無門，營兵宿飽難繼。睹此徬徨無措情形，本將軍爲之食不下咽。查上年海寇圍泉三月有餘，正值青黃不接之日，兵馬調集防守又極衆多，爾時米價亦止二兩內外。茲當郡邑安定，冬稻登場，城中所駐滿、漢官兵，又非昔比，米價反如此驟貴。總由俗薄民愚，圍城之際，懼禍心勝，各將所有之米穀以爲市，故價無騰湧；安定之時，好利心勝，各閉所有之米穀以營私，斯價

至頓增。更有積棍奸胥，將各縣應解之糧料，計算工脚雜費，悉爲包折在府代辦，反乘此價高措勒，以飽私橐。在安、永各邑，因買糴者多，遂行禁止溪船，不許裝運入府，以致兵民窮苦難支，呼籲載道。本將軍業已咨商督、撫兩院嚴飭平價外，合行曉諭。爲此示諭紳衿士民並胥役人等知悉：人必懲前毖後，然後可以轉禍爲福。如舊歲海逆圍攻，兵馬用心戰守，窮民盡力差徭，今日爾等得以保全身家；若本將軍提師解圍，稍遲半月不至，不知爾等作可流離星散，尙何有於貲財米穀。目今海寇尙未盡平，兵丁爲爾固守邊圍，貧民爲爾勉支差役，自應痛癢相關，何忍坐視其飢困！况專利自殖，乃衆怒群怨之所歸，天下亦無衆飢獨飽之理。萬一升斗難覓，凍餒莫支，激成事變，悔之何及！在市井富民或未識事理，若搢紳衿士當知爲桑梓之計，率先平糴，以安地方；豈得膜然自外，貽笑於處堂燕雀耶？本將軍駐節茲土，惟欲爾等地方人民相安和協，不厭諄諄勸勉。爾等各宜猛省，勿復貪圖高價，並痛改包折陋弊，庶米價得平，兵民無恙，地方安靜，爾等之富厚永保無虞矣。倘執迷不悟，本將軍定行咨會督、撫部院嚴拿重處，斷不容此奸貪匪類坐困兵民，貽患巖疆也。慎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示興化、惠安等處

爲知會事。本年二月十三日，准兵部咨開：「照得勇略將軍趙良棟於正月初十日大敗賊衆，恢復四川成都省城，招撫僞將軍汪文元、僞巡撫張文德。又奮勇將軍王進寶、建威將軍吳丹於正月十三日大敗賊衆，恢復保寧府，僞將軍王屏藩情迫自縊身死，生擒僞將軍吳之茂、張起龍。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通行所屬施行」等因到本將軍。

准此，照得叛逆吳三桂負國厚恩，敢於倡亂，一時被其煽惑，遂致四方蠢動，海島游魂亦復乘機肆擾。自赫怒誓師，楚粵底定，脅從歸正，賊勢日蹙。今川屬業已恢復，雲貴指日擴清，乃區區海寇，以螳臂之微，欲當車轍，苟竊須臾之生，難免斧鑕之及。頃於本月初六日，舟師出洋追捕，直抵海壇。當此逆賊喪膽，亡魂奔竄無地之時，正爲天兵破浪乘風，迅掃逋寇之日。茲本將軍現在親統馬步官兵，會同督、撫部院暨滿洲勁騎，水陸七路夾攻，彈丸廈門，指顧殄滅。今准部咨前因，合併示諭。爲此示仰遠邇紳衿士庶兵民人等知悉：滇黔巨寇既已蕩平，臺島逆孽自難延喘。今我水陸之師，刻期大舉不日掃清逆穴，爾等兵民從此可享昇平安逸之福。若有子弟親屬被脅在賊營未回者，可即密諭速歸，本將軍當爲曲加保全。如稍遲時刻，兵馬所到，玉石難分，斯時追悔已無及矣。慎之，毋違！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曉諭海島居民

爲曉諭事。照得沿海居民，奉旨遷移內地，不許遺留一椽片瓦，違者立殺無赦，久經通行遵照在案。不謂爾等愚蒙，憚於遷徙，竟爾蓄髮附賊，心懷觀望。本月十七日，本將軍會同總督部院，親統馬步精兵，隴看沿海地方形勢，以便調遣官兵，水陸齊舉，掃蕩逆穴。及到海倉、烏嶼橋等處地方，見房屋依然，人皆長髮。官兵至止，一時玉石難分，隨皆盡行剿戮，並將居室焚燬，此皆愚民故違功令，孽由己作。在本將軍與督部院之愛恤殘黎，見此不禁憐憫。合亟示諭。爲此示仰沿海地方並古浪嶼浯洲、金門、廈門等島居民人等知悉：目今水師大船五百號追剿海寇，已抵興化湄州，本將軍與督部院調遣大兵並各港船隻，分作七路，刻期大舉，共搗逆穴。誠恐兵馬所到，民賊難辨，概遭誅戮，殊爲可憫。爾等各宜早日爲謀，速即相率來歸，本將軍自當會同督部院爲爾等曲加保全，安插得所。如再淹留遲滯，官兵一至，難逃鋒鏑，噬臍之悔，嗟無及矣。慎之思之，特此示諭。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八日。

示海澄縣

爲曉諭事。照得海澄一邑，處邊海之衝，自康熙十三年變亂，至今兩遭寇害。茲朝

廷震怒，大張撻伐，水陸夾擊，逆孽敗逃。本將軍提師至此，目覩人民離散，田土荒蕪，種種彫殘，不禁軫念。誠恐兵旃騷擾，除差員役巡查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標營官兵廝役人等知悉：圭邑旣歸版圖，哀鴻仍吾赤子，各宜仰體皇仁，共相憐惜，不得縱容兵廝，肆行騷擾。敢有故違，許被害百姓協力擒送轅門，除將本兵細責枷示外，該管弁目定以鈐束不嚴一并連坐，斷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出示石碼等處

爲招諭脅從歸正，以廣皇仁事。照得澄邑被逆賊竊踞兩載，所屬士民，困苦已極。其中或有懼賊兇焰，曲受僞命，希圖苟安一時。茲當水陸會剿，逆寇敗逃，在爾等脅從人衆，未免心懷疑慮，各自逃匿遠處。今本將軍親臨安撫，仰體皇仁，悉從寬宥，嘉與維新。合亟招諭。爲此示仰一切脅從僞官兵人等知悉：爾等昔受僞命，出於賊勢逼脅，情有可原；今澄邑旣經恢復，蔡人卽係吾人，各宜相率及早赴本將軍轅門投誠，當卽咨會督、撫部院具疏題叙；官卽照銜給俸，兵丁願食糧者卽爲收伍給餉；願歸農者卽卽咨行府縣安插得所，斷不爾負。倘執迷不悟，從賊下海，不特祖宗墳墓無主、親戚眷屬被累，且指日水陸齊進，掃蕩廈門，則爾等身家性命，俱不能保。速宜猛省，去邪歸正，

免禍求福，勿負本將軍惓惓憫恤至意可也！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嚴禁私宰耕牛

爲嚴禁私宰耕牛，以培農本，以杜盜源事。照得閩省地方遭海逆荼毒之後，人民失散，田地拋荒，以致五穀無收，價值騰蹶。茲逆經敗逃，島嶼廓清。欲培邦本，亟須勸農耕作。然力田所恃，牛畜爲先。近訪各村落殘黎，貧苦無措，每數家共養一牛。即使勤心殫力，次第輪耕，已不免後時之歎。乃有一種無賴亡命，哨集黨夥，往往竊刦耕牛；復有奸徒串同兵廝，射利圖賤，轉買宰殺。竟使貧民耕作無資，坐視田園荒廢。飽奸利而病災黎，熾盜風而傷本業，莫此爲甚！擬合亟行嚴禁。爲此示仰地方奸棍并兵廝人等知悉：務宜凜遵法紀，恪守營規，敢有串同射利，盜買耕牛宰殺市賣者，許諸色人等擒赴本將軍轅門，定以窩通強盜，從重究處。法在必行，毋自貽戚。慎之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示泉州府

爲嚴禁賭博，以肅軍紀事。照得賭博之禁例甚嚴。况際此春夏之交，青黃不接，米

價騰貴，日用蔬菜甚艱。本將軍深慮窮兵乏食，催給糧餉，不遺餘力。乃訪聞有一種不法奸猾，圈誘愚懦兵丁，群聚局賭。及至衣資蕩盡，飢餓難忍，小則鼠竊狗偷，希圖苟充且夕；甚則不顧妻子家口，脫逃遠竄。乃各該管弁目明知故縱，毫不鈐束，蔑紊軍紀，莫此爲甚！除差夜役密行巡拿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各營弁目兵丁人等知悉：各宜恪守營規，勿復貪涎群賭。敢有故違者，小則聽各營將領徑行責處，大則鎖解本將軍轅門，除將本兵細責枷示外，其該管弁目，定以鈐束不嚴，一併坐罪，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十日。

示泉城兵民

爲嚴禁短價強買，以睦兵民事。照得時際春夏之交，青黃未接，郡城米珠薪桂，卽一切日用蔬菜價值，皆數倍於平時。窮民將本貿易，冀覓微利，以贍家室，亦甚艱難。在營兵日月支糧餉有限，值茲物價沸騰，日用拮据，誠恐因而短價強買，致滋多事。本將軍兼愛兵民，雖兵艱宜恤，而民苦尤所軫念，斷不容兵廝強買，虧尅窮民。除經差役巡查緝拿外，合行示諭。爲此牌仰闔城兵民人等知悉：在營兵日務宜恪守法紀，不得恃強勒買，虧本害民。敢有故違者，許巡查夜役鎖解轅門，定行細責枷示，決不輕貸。爾

百姓人等亦不得高擡市價，致啓釁端。如違，查出并究，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十日。

示雙門等處

爲曉諭事。照得開邊展界愈旨未下，現在上差刑部侍郎宜並二司各員刻日按臨巡閱沿海。本將軍深恐貧民紛紛踰越，致干悖旨之嫌，所以咨會督、撫部院照舊禁止，不許透越及蓋屋耕種；候旨下之日，聽從民便。至於船運米穀，乃刻下兵民活命之急需，正望其源源速到，以救時艱，並未禁其進港。乃訪聞有等奸猾牙行，藉口禁海，竟將船米暗囑停泊外港，通同高擡價值，希圖覓利，不顧兵民困苦。並有守口兵丁，借端攔阻，殊可痛恨！除經差役齎持令箭查緝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兵民人等知悉：凡港口有新到米船，俱聽駕入大橋灣泊發賣，不得聽信牙行包攬代發。如有奸猾棍惡從中作弊，包攬代糴、高擡時價，並守口官兵借端阻攔者，許諸色人等協力擒解本將軍轅門，以憑審實，從重究處，決不輕貸。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示雙門、鼓樓等處

爲曉諭事。照得米價日騰，兵民交困，本將軍目擊時艱，寢食懸念。屢經剴切咨商督、撫部院，設法平糶，以救饑荒去後。續准督部院覆開：「泉州米價騰湧，本部院倡捐銀一萬四千兩買米七千餘石，從福州府陸運起站，源源解應，業經嚴飭該府，將大兵糧米卽於採買項下支應，其捐買米石發糶民間」等因。並據中營參將馬勝呈稱：「奉總督部院姚軍令牌內開：案照泉州米價騰貴，百姓呼飢搶地，本部院念切拯救，先自捐銀一萬四千兩，並令各屬司道府同心協捐，隨委線副使馳赴省城買米五千石，先由站運至泉。更有在省現米二千石，復經差役赴省押催攬運前來，接續拯濟。並行泉州府稟道會同鄉紳公議，或發賑，或賤賣以平時價。可將此銀添補虧折，源源運米各去後。續據該府申報：省運米五千石俱已到泉，卽應會議，或賑或賣，何復尙堆洛陽橋、蔡家祠堂並廣平倉，是屬何故？且又零星挑販，顯有作奸情弊。除差員密訪拿究外，合亟飭查。爲此牌仰該將卽便會同漳州清軍同知李甲聲，文到速將現貯洛陽橋、蔡家祠堂並廣平倉前項省運米石，徹底盤查實在，計米共有若干石，盡數發出，會同泉州府及各鄉紳公議，或發賑，或賤賣以平時價，不許遺留一顆。至於續運到泉米石，亦要隨到隨發，並不許仍行堆貯。敢有故違，查出均干未便。先將盤過米數並會議或賑或賣緣由，具文回報，毋得違忽等因。奉此，遵卽備移漳州府清軍李同知，公同盤查，並移泉州府會同鄉紳公議外，理合抄呈」等情前來。

據此，是泉城米價雖貴，已有督部院捐賑之米七千餘石，源源接應。在本將軍復經那措餉銀一萬七千兩，着令中軍守備丁世芳齎往省城採買糧米，從海運回泉，以給兵食；餘卽盡數平糶，以少濟民困。據報已經裝載上船，現在開駕，諒三、兩日內便可到泉。誠恐闔郡民生憂慮，合行示知。爲此示仰紳衿兵民人等知悉：本將軍爲青黃不接，米價騰湧，籌劃救荒，不遺餘力。玆幸督部院捐賑者源源而來，本將軍採買者指日可到。目前既有接濟，將來遵例捐納者日繁，運米來泉者相繼，是兵民皆有所資，價值自然平賤。爾等營伍閭閻，皆可無懸釜塵甑之虞矣。務各安心樂業，勿過爲憂恐可也！特示。

康熙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給示雙門

爲嚴禁私債剝民，以甦窮困事。照得有無相通，部議三分起息，富者既生子錢，貧者得資迫用，誠爲兩便。無奈豪富之徒，嗜利無厭，月息每浮於加一，取盈獨甚於荒年。泉南百姓，同遭海賊蹂躪，凋殘未起。際此凶年，米價騰貴，半粟不飽，終窶堪憐。乃聞有等勢豪惡棍，影借營頭名色，重利放債，任意剝民。稍有稽遲，卽肆百般凌逼，甚至盤家折產，奪人衣食，割取田禾。恃富行兇，誠堪髮指！除經本將軍密訪嚴拿懲處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兵民人等、豪強惡棍知悉：嗣後揭本通財，務

宜祇遵部例，按月三分起息，不得違禁取利。凡有逋欠，俱於七月收成之後，方行取討。敢有前項棍徒盤折貧民，非時橫索，威逼侵凌者，許爾被害人等指名控稟，以憑鎖拿發付有司，從重究擬，決不輕貸。爾等富家務須恪遵功令，利己便人，存桑梓之親情，保身家之溫厚，毋得怙惡不悛，自罹法網！須至告示者。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示潯尾鹽場

爲懇恩嚴禁等事。據潯尾南北二鹽場居民施束、蔡郎等呈稱：「東等在南北二場曬鹽，以供國課，以充軍餉，誠恐兵廝地棍人等借端騷擾，叩乞賞示嚴禁」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潯尾南北二場，原奉俞旨，准鹽民曬運鹽餉，上供國賦，贍養民生，每年徵收稅額，即充兵餉。豈容無知棍徒，勾引兵廝生事滋擾！今據前情，合行示禁。爲此示仰附近地方棍徒及各營兵廝人等知悉：嗣後各宜凜遵法紀，不得擾害鹽場，致虧稅額。敢有故違者，許爾鹽丁人等協力擒拿，解赴本將軍轅門審實從重究治，決不輕貸！特示。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示泉州府

爲禁諭事。照得官兵把守城門，惟令其查詰奸宄，以杜匪類潛入窺伺；若良民挑販日用蔬菜柴炭等物往來貿易，原不許其借端生事，勒捐需索，久經飭禁在案。況今山海肅清，尤當體恤民艱，合再申禁。爲此示仰把門各兵目知悉：務宜遵守法紀，晨昏勤慎啓閉，遇有踪跡可疑、行藏詭密之人，卽行詳細盤詰，拏解轅門；其民間挑販蔬菜柴炭等物出入，不許借端抽取需索。至於婦女，除係營兵眷口、查無官給印照者，不許出城外，其餘民間眷口出入，俱聽民便。敢有不法兵厮生事阻攔，及勒捐抽分蔬菜柴炭者，許被害百姓赴轅門喊稟，審實定行細責枷示，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示泉城

爲勸諭士民亟圖歸業，以安家室，以享昇平事。照得泉城甲第聯綿，民居稠密，商賈輻輳，洵稱樂土。自康熙十三年變亂以來，慘遭寇虐，致閭里凋殘。嗣復遭海逆蹂躪，郡城以外，盡爲寇壘。本將軍提兵解圍之後，卽欲與爾士民群聚休息。緣逆孽退踞漳南，本將軍遂爾進屯鳳山，以遏其衝。而泉城重地，得荷寧海將軍統滿師駐守保衛，使海逆游魂，不敢窺伺。兩年來民氣漸覺少蘇，厥功匪細。但兵馬駐防城內，勢不得不借住民房。在爾士民廬舍，或祖宗所遺，或身親結構，方脫兵燹，復作營房；其間棟樑榱

柱，半作勞薪，壁落墻垣，或經摧墮。爾士民不得歸棲故業，望之不無傷心！今幸皇威丕振，海宇廓清，本將軍隨與督、撫部院酌商善後機宜，以爲全省軍民久安之計。而本將軍駐劄泉郡，爲我士民之計爲尤切。茲防泉禁旅盡數班師，正我士民復歸舊業之時。乃聞回家修葺者固多，而拋棄不歸者亦復不少。揆厥所由，總緣心懷疑畏，恐將來又必派撥滿騎分防，徒費補苴，並恐綠旗駐防之衆，以其向屬營房，生端騷擾，故相率棄而不顧。不知逆孽喪膽之餘，何敢復肆鴟張？且我沿邊設備嚴密，內地永寧，豈至再煩禁旅？卽綠旗官兵營房，與民居各有分界，豈容溷越？本將軍法紀最嚴，若有一、二不法兵厮，借端佔住，許我士民呈稟，定行重加責處，斷不姑息，以厲吾民。爾等各宜互相勸諭，速歸整頓，使眷屬群聚故居，安享承平，不必過於疑畏，致舊業蕩廢，殊爲可惜。合行勸諭。爲此示仰閩郡士民人等知悉：亟宜修葺故居，以圖團聚，各安生業。若甘棄室廬，寄居村落，遲疑觀望，際此年歲荒歉，保無飢寒生心之輩乘機剽掠，悔將何及！凡我士民，各自猛省，毋負本將軍殷殷勸諭苦心也。特示。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四日。

示浮橋、洪瀨、安溪等處

爲嚴行禁飭，以杜透越，以便民生事。照得泉郡地臨邊海，今雖寇氛稍靖，而沿邊

逆艘尙爾游移。際此隆冬，油糖土產正值收成之候，誠恐走險之徒，射利勾通，希圖透越；並慮各營兵廝擅自下鄉，短價勒買等弊。除經差員巡緝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各都鄉民及一切兵廝地棍人等知悉：所有收成油糖等物，務須各循舊例，填給照單，挑運內地貯賣，不得私運透越，勾通接濟，以齎盜糧。敢有故違，致被巡查員役拿獲，定以越販論罪。至於各營兵廝，倘有借端騷擾，恃強虧價，及地棍擾害等弊，許爾鄉民人等協力擒解該汛防官，嚴加究處。各宜凜遵，毋忽！

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給示洛陽橋

爲嚴禁販賣人口，以遂團聚，以保民生事。照得閩南百姓，向遭寇虐，流離失散，困苦已極。茲當山海甫平，幸登衽席，正小民隨分耕鑿，骨肉團聚之時。奈瘡痍未起，荒歉頻仍，間有資生無策，不得已至鬻賣子女以延殘喘者，此實貧窮計短，悽惻堪憐！若使泉南子女只賣泉南，雖暫爾拋離，尙可希圖見面；詎有一種巨憨奸棍，假冒旗營名色，只顧自己覓利，不管他人骨肉生離，專一哄買民間釋男幼女，帶出別郡，多索身價，轉賣遠方，致男女悲號載道，觸目傷心！查販賣人口新例，飭禁甚嚴，豈容此等棍徒貪惡無忌，誘害民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防守洛陽橋將弁並遠近兵民人等知悉：嗣後

凡有別郡奸徒潛匿境內，收買民間子女人口，及本地土棍代作牽頭，勾引販賣者，着洛陽營守橋將弁兵士不時盤查的實，立刻擒拿，解赴本將軍轅門訊實究處，仍發該有司衙門依律定罪。如該汛防弁目私賄縱，不加盤緝，察出一併重處，決不輕貸。各宜凜遵，毋自貽戚！特示。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示泉州府

爲嚴飭稽查巡緝，以絕奸宄，以安民生事。照得時際三冬，風霜漸肅，宵小逼於飢寒，伺隙偷竊，貽害滋多。本將軍訪聞郡城之內，近今盜風頗熾，以致比戶永夜提防，殊爲駭異。但若輩出沒踪跡，在地方則難瞞甲隣之耳目，在營伍則難掩隊目之見聞，若不嚴飭稽查緝捕，將來長此安竊。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各營將弁並闔府保甲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游手游食、面生可疑之人，寄寓於該保甲之內，務要細加察訪的確，如果曖昧，立赴縣營稟報，以憑掩捕審究。倘扶同容隱，明係通賊分肥，事發之日，該保甲隣居一併坐罪。在各營將弁，尤當督令隊目，細加察訪，若有不法兵廝，勾引匪類，濶居營伍，朋比爲奸，一經查出，除本犯立置重典外，其該管百隊、千、把俱行重處責革，斷不輕貸。至於各營原經分定地方，每夜俱要分撥目兵，於各處要口守宿巡訪；若所轄界

內失盜，定將該管目兵一併究處。其投誠兵丁，在原管各弁亦須嚴加鈐束稽查，毋得聽其妄爲播害，致滋貽累。各宜凜遵毋忽！

康熙十九年十月初六日。

示泉州通衢

爲修葺城垣鼓樓，疏通街衢水道，以固金湯，以興文運事。照得泉州形勢，甲於天南，人文蔚起，聲稱海內。自變亂之後，加以海逆竊踞，其城垣樓閣崩塌傾頽，街衢水道壅塞不通，以致風俗日益凋敝，文運因之不興。本將軍自班師回泉，見城樓梁堞半皆倒塌，並東、西、南、北四處鼓樓，或廢址殘石堆積通衢，或破損椽瓦不蔽風雨；甚至南街一帶溝道不疏，每遇天雨，淤泥積穢，水深數尺，舖戶居民，淹淹水國，觸目蕭涼，大非漸復太平景象。業經照會興泉道並行府廳縣會集通城紳衿士庶，公議捐輸修葺，以固金湯，以開文脈；並經咨會督、撫部院批行該有司作速舉行，共相振興各在案。茲本將軍叨膺簡命，回任江南，東裝伊邇。查前項城垣、敵樓以及城內鼓樓、八卦溝等項修葺開浚工程浩大，本將軍恐不能久待，概爲修舉，應俟興泉道檄行該府縣會同城中紳士庶協輸銀兩，應修應浚，次第舉行外；惟南街鼓樓爲泉州第一風水所關，文運命脈全係於此，本將軍獨自捐俸，交發石木匠頭李孫仔、李孫妹等計工給資，從新砌築包圍

。仍將本將軍原買修理衙署杉木七百餘根，就於臺上充拓舊制，起蓋樓閣。除磚瓦係道府廳縣將領捐助外，其餘各項俱係平價僱倩工匠，面估價值，給發現銀，仍差員督率趨工起建，不日可以告成。但恐不肖弁員並人役奸棍，或有假捏官派夫匠，暗地需索，或詐稱工價未給，私蝕肥己，借公營私，橫行漁利，致負本將軍惓惓振興之意，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通城士庶並軍民諸色人等知悉：嗣後敢有借稱起蓋南街鼓樓，擅索民間舖戶錢糧幫貼，以及侵蝕各項匠作工資者，許爾民指實赴本將軍轅門陳告，以憑鎖拿，從重究治，決不輕貸！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牌禁兵廝強買

爲禁諭事。照得時值歲暮，窮民揭本貿易，冀得微息，以資俯仰。誠恐各營兵廝，恃強短價強買，致妨民生。除差員巡緝外，合行禁飭。爲此牌仰各營兵廝人等知悉：凡買辦薪蔬各物，俱要照依民間價值，兩平交易，不許短價強買，致小民血本虧損。敢有故違，許巡緝員役鎖拿，並許被害人民赴轅門喊稟，以憑重處枷示，決不輕貸。各宜凜遵，毋忽！

爲禁諭事。照得時值歲暮，凡城市村莊人民，挑運米穀薪蔬等項貨物往來貿易者，倍加絡繹。訪聞守門官兵，每遇貨物進城，生端需索抽分，殊干法紀。除差員巡緝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把守各城門官兵人等知悉：各宜恪遵紀律，不得借端盤詰勒措人民往來，並擅行抽取貨物。敢有故違，許巡緝員役鎖拿及被害人等赴轅門喊稟，以憑重處枷示不貸。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後序

國家永清大定，掃蕩群氛，首在神武握機，指授方略，尤賴知人善任，特簡名臣，以撥亂反正；所以攻必克，戰必勝，胥海隅之氓，而登之衽席，若燭照而數計焉。曩自康熙十二年歲癸丑，皇上念江南財賦重地，瀕海之區，遊魂未靖，特命提督楊公父安江左，由東省移鎮松江。五年之間，討軍實，嚴斥堠，兵輯於郊，民狎於野；上諭所謂「歷任巖疆，兵民咸戴」者，誠知公之深矣！

續會松人也，習聞公之治兵恤民。自壬子冬，蒙恩終養，萬里南歸，不一載而滇黔叛變，閩粵繹騷，每於歲時令節，旅謁公於幕下，公慷慨論兵，義形於色。常言「閩海爲舊遊地，熟知山川形勝、土俗人情，爲今日勝算，與其驅土著不若用客兵以壯聲勢也，與其分汛守不若聚全力以決一戰也」。雖未奉南征之詔，亦亦乎有據鞍上馬、滅此朝食之概。

歲戊午，上加公少保、提督福建全省水陸軍務。受命之日，登壇誓師，三軍感奮。江南之父老，雖擁壺漿，抱馬足，遮道攀號，而公投袂奮起，攬轡就道矣。

先是閩之役，大將軍康親王奉命專征，業已剿撫並用，罪人斯得；而窮海逋逃，狡焉以逞，陷海澄，圍泉州，賊勢張甚。於是乎有移師之命。公以六月出師，冒夏日，衝

炎瘴，擐甲揮汗，尅日疾馳。閩與吳相距數千里，彼中淬甲礪兵、戰勝攻取之狀，道里遼遠，無由得聞也。間從邸報中見公甫入閩，而恢復惠安矣。未幾而官兵直抵泉州，力解重圍矣。未幾而攻復江東橋，屯營鳳山嶺，皇上嘉公懋績，加授昭武將軍矣。未幾而出洋官兵大勝矣。未幾而上西、下坑、深滬等處連破一十九寨矣。未幾而恢復海澄，未幾而克取金門、廈門，數十年荒服不臣之地，復入版章矣。於是江南士庶額手相告曰：「庶幾哉公將歸而重蒞我民乎！」既而曰：「公生平偉望著於南海，殆將久鎮炎服，爲扞海之長城、平蠻之銅柱乎！」

歲庚申，閩疆底定，公乃抗章引疾，乞身歸里。皇上以公平定地方，功績懋著，炎方卑濕，調攝匪宜，特命公班師奏凱，仍以昭武將軍提督江南軍務。君恩鄭重，將士歡呼，江南士庶，迎馬首覲袞衣者喧闐於里巷。纘會從耆老大夫之後，復得望見公顏色。慰勞之暇，願聞南征始末，破賊情形。公曰：「是役也，上荷皇上廟謨，次奉親王調度，以暨參贊同心、督撫共濟，余何力之有焉！猶記入閩以來，犯霜露，冒鋒鏑，滿、漢一心，將士戮力，昆陽、鉅鹿之戰，不能盡述也。檢點囊中，惟存奏疏啓咨榜檄諸稿，將彙輯成編，以示諸君子可乎？」

歲癸亥八月，平閩記成，乃授簡於纘會，而屬跋於後。竊惟公之功，天子嘉之，中樞紀之，而何有於草野之言哉！惟是公之用兵，胸有成竹，事若列眉，次第指麾，以刻

奏厥效。而况公之所籌畫而籲呼者，皇上常先期而指授之；公之所圖度而陳請者，皇上多獨斷而允行之。讀奏疏而見明良一德之休，讀啓咨而見不激不隨之度，讀榜檄而見公料敵如神、制勝有本之略，此上諭所謂「謀勇兼優、威望素著」者歟！異日者館閣大臣恭請皇上蕩寇洪謨，平海睿算，頒諸寰海，勒諸景鐘，以垂示萬世，公之跋履山川，身親百戰，揚國威而彰天討，行將炳耀簡策，附垂不朽。則茲編也，其悼史之所必書，載乘之所必錄，於以備金匱石室之藏，雖與帶礪俱永可矣。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秋吉旦，賜進士同出身、雲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奉旨終養、前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一級、華亭許纘曾頓首拜撰。

平閩紀後叙

昭武將軍奉調征閩，不三年而掃平逆寇。行間風雨違和，皇上軫念勞臣，閩土與病體殊宜，俾旋舊履調治，甚異數也！珍攝之餘，因哀集師中章奏咨移檄示凡十三卷付梓。瑄受而讀之，不禁有感於聖主任人與英主異，純臣報稱與才臣異。其間時勢難易，經營勞逸，遂什佰焉，而莫可計數。何言之？我家兩將軍先後遠功閩域，昔有樓船，今有昭武。樓船初以討南越功，陷尋陔，破石門，力攻燒敵，擒德與嘉，厥勳懋矣！然較之昭武下雲中，克豫章，征粵嶠，定漳浦，齊魯江淮間無不蒙其安攘，三十年來聲施赫奕，名勒鼎鐘者，尤有間。觀漢武璽書數樓船五過，至稱其捕降爲俘，椎埋爲獲，不念士卒暴露勤勞，而乘傳懷黃垂組，以夸耀鄉里；是樓船才而未純志也。漢武責以擊閩掩過，遂惶恐受命，從武林深入，轅終古斬其狗北將軍，而吳陽反攻東越軍，敖與居股殺餘善以降而閩平。夫責以五過，而樓船謝罪効死，師行立克，可見英主駕馭才臣，折其心而後竟其用心有如是。今讀茲紀所載逆孽鴟張，邊陲騷動，長子失律輿尸，制撫失機被譴，上知昭武勞績茂著，可屬大事，晉秩貳等，使將兵往救。始以齒高不敢輕任，繼念知閩情形無逾老臣，不敢固辭，是純臣不避艱險之心也。六月興師，由武林踰僊霞抵閩，用奇用正，用急用緩，以蹙賊於漳水圭邑間，伺瑕攻隙，堅壁清野，如金城方略然，

一舉以乘其敵而閩平。夫任之不疑，卒能不負所任，以收成功，可見聖主誠信純臣，觀其始而早知其終也有如是。餘善殺郢自立，國民雖屬而繇君丑並處，有不相能之勢，即其發兵反漢，所號爲吞漢將軍如驢力者，入白沙、武林、梅嶺間不過數輩，一敗卽潰，決不自振，變從中起，師乘糜碎。鄭經雄踞廈門，其劉國軒、何淑輩號爲知兵，又令王一鵬、紀朝佐諸逆遊踪窺伺漳泉間，上游山險則江機、鄭一豹爲之聲援，彼剿此遁，山入水出。而我舟師未能卽集，夾剿無期，除死者憑險思逞，誰肯誅餘善自効耶？此時勢難於樓船者一。樓船所共事者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與越侯、戈船、下瀨耳。或出句章，或出梅嶺，或出白沙、若耶，與樓船不同道，進退可以自由，無牽制掣肘之患。昭武所共事者，上稟謨謀於奉命大將軍外，而滿之將軍、都統，漢之制撫、提鎮，論議難一，趨向莫同，維折衷淆亂之中，旣操勝算，無誤事機，而向之參差異議者，皆傾心輸服無他辭。此時勢難於樓船者二。閩當漢世，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得其地不可郡縣也，貳而討之，服而舍之；故樓船旣平之後，無所謂經營圖度以告成者。今隸諸職方矣，井疆雉堞，吳越同風。使得其地而無城，與下其城而無民，何所貴於有閩？凡高城濬隍，設險守國，而哀鳴之羽有恃無恐，則昭武之經營勞於樓船者一。樓船平閩以還，漢武以其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令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是因其民之好動思亂而言也。今則盧循道覆陷名城，殺將吏以劫掠我子弟，

卽前此邊界遷棄猶有不忍，豈蕩平而後反忍徙輸將力穡之赤子耶；是保釐賑飢，銷鋒制喉，而懷德畏威，無敢有搖蕩我疆圉，再煩天討，則昭武之經營勞於樓船者二。我家兩將軍先後建功於閩域，考漢史而讀此紀，其難易勞逸不同概如此哉！

昭武征閩之年，適瑄讀書中秘。凡報勝請事諸章奏、陳之密勿、宣之史館者，一讀而歎其軍機曉暢、智深勇沉，又能和衷共濟，謙退不伐，以勳朝廷之武功。迨昭武凱旋之日適瑄讀禮廬間，旣而臥疴請假，因得竟讀諸咨移檄示。一何軍務民情，洞徹察著，紀律嚴明，賞罰信必若是也！維古名將，何以加焉！瑄也章句小儒，幸托宗盟之末，不辭固陋書紀後，亦欲揚盛事於不朽云爾！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秋仲，治下翰林院編修姪瑄頓首載拜謹跋。

平閩紀跋

大將軍少保楊公平閩紀成，志梁受而盥手讀之，不禁服膺吾公之功，爲底定東南第一籌也！自昔元臣應運而興，爲國家戡亂致治，矢謨尊俎則天地藏機，決勝疆場則風雲變色，故能形圖麟閣、名著雲臺。若吾公者，天授神略，其威名戰績，夙著於江右、閩粵之間。聖天子久倚爲股肱心膂，俾公提督江南重地，烽燧無驚，昇平永奏。江南百萬戶泰然登衽席而坐春臺，數載於茲矣。鷹厲其疾，雀遵則揚。戊午夏，島寇豕突我漳泉，連陷城邑，羽檄告警。皇上知公向日鎮閩威望，特勅公從雲間提師往救。投袂而馳，履皇劍寢，一鼓解泉圍，再戰定金廈，馘者封尸，埒京觀之築，降者積甲，齊熊耳之高；遂使八閩之民離湯火，安耕鑿，優游於舜日堯天。非我公全活而誰哉？

夫鄭逆三世負嵎，海舶擅利，聚黨繁多，而濱海之民，情深香火，舉我軍之虛實，陰相罄輸，賊因以乘瑕投隙，出沒靡常，與晉孫盧元朱張烏合舉事者不侔。是以剿撫難於輕用。公也星馳電擊，如拉朽摧枯然，剿以剪其逆裔，撫以散其脅從，故蕩平之速若此。今舉所紀戰功與奏疏咨啓牌檄一一釋之，六月興師不避瘴癘，則李西平所以赴國難也；指陳方略，瞭然指掌，則馬伏波所以聚米也；洛陽橋、陳山壩、獅子山諸勝，兵無頓刃，則吳廣平所以八戰八克也；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推心置腹，則裴晉公所以待蔡

人也；申嚴紀律，兵不擾市，告糴賑饑，銷兵善後，則曹武惠所以施仁也；和衷濟事，功成不伐，則馮征西所以謙退也。舉古來名臣將略，畢萃於吾公之一身，宜其蕩數十年蛟螭之穴，成千百載竹帛之勳裕如也。天子深嘉公績，官保與上將浚加，世爵同帶礪永錫，仍移鎮吾松，以慰東南衮衣再覲之願。豈不隆哉！行將繪凌煙、勒鐘鼎，與雲臺、麟閣後先焜耀也！志梁新進末學，每鈴閣晉謁，蒙公吐哺相延，愧不能以蠡測海，敬於斯紀仰窺我公之意旨，其猶金城之疏、淮西之碑，垂老謀勝算之成模，揚赫聲濯靈之盛治，豈徒鏤銘以旌殊，伐樹柳以表戰功也與？

賜進士出身、吏部觀政、癸亥考授內閣中書、治雲間後學宋志梁頓首拜謹啟。

平閩紀後序

竊聞諸侯守封域，王者無外，故禹貢稱東西翔南，示無外也。皇朝式廓區宇，九州內外，無思不服，一統之盛，自有書契以來，未之能匹。乃海島游魂，逋誅□十載，瞰三逆之煽亂，乘間竊發，使七閩吏民，□然無所措其手足。我皇上恩不遺於昆蟲草木，而況濱海之赤子乎。赫怒選將，出睿謨制詔，少保楊公爲之統帥。公感激受命，慷慨奮師，忠發寸丹，勇卓毫髮。廟算神略之外，籌畫機宜，一切徵調之遠近、用兵之緩急、攻守之情形，事必請，請必從。蓋惟知之深，故任之專也。至與親王大將軍及制撫提鎮諸公和衷密計，可否不阿，求利國家而已。故溫陵之役，克洛陽橋，焚陳山壩，而泉圍解；漳南之役，取江東橋，拔萬松關，而賊奔遁不得逞，遂合兵搗巢，破賊玉洲等一十九寨而海澄下；分兵高浦，扼其要害，乘勝長驅，而金門、廈門平。由是奉宣皇威，逆首內附，手提閩海百年之逋寇入版籍爲王人。天子嘉公之功，進號昭武將軍，特授世職，將吏叙高勛，子弟布朝列，恩寵綿澤，世莫尙焉！天下之人延頸跋踵，皆謂公用兵如孫吳，勳名等李郭，竹帛鼎鐘，傳諸不朽，不亦偉哉！映榴於役關中，周歷邊塞，經古戰場，而思古名將風烈，以爲聞之不如見之。而何幸遂得見公也！

公道貌古心，愛樂文士，一見傾接，不異素交。因得受平閩記略十三卷讀之，自奏

疏竄啓以及教令榜示，彙彙數萬言，剴切周緻，煥若神明。映榴始憬然曰：公之戰勝攻取，見諸行陣者，勇也；公之憂國奉公，形諸奏章者，忠也。人臣事君，惟忠是視，無此書不能泯公之勇，然無此書不足傳公之忠。何也？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危道也。公靖江南，勁旅二千人以往，他人慮客主之訐，而公不疑；公爲統帥，水陸並隸焉，公請專設水師，而身督步騎，他人慮事權之分，而公不忌；舟□颺忽，陸兵堅整，公請以陸兵樹舟師之聲援，他人慮功過之互諉，而公不猜；及乎事定功成，乞身引退，皇上溫旨慰留，重蒞南服，父老權呼如得慈母，而公不伐。以是知公之謀、公之勇，皆公之忠運之也。在昔賀若弼有云：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弼意以大將自居。愚謂不然。大忠如公，而濟之以謀、勇，其足以當大將而無媿也夫！故快讀是編，而敬附一言於簡末。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司僉事、提督通省學政、加五級前翰林院庶吉士、治年家眷侍生葉映榴頓首拜撰。

平閩紀書後

甚矣，將材之難也！自川楚兵興，徵召遍寰宇，雲蒸虎變以百數。其見賊輒潰、遇民輒掠、吞餉以肥家者勿論矣，卽有智能料敵、勇能決戰、膺干城腹心之望，亦復下不知戢士卒，上不知卹國計。而守土之臣，又復肆其侵陪，因以爲利。是故以全盛之力，從事一隅，獨祖宗數世之蓄，而廷臣籌議經費，至不遺餘力。幸得蒞事，休養生息閱二十餘年，而公私困憊，猶未得悉起。若太傅昭武將軍楊敏壯公之征閩也，其事勢艱虞，與川楚相百矣。調兵不過五千，兌糧之外，所費不過給援兵家口月支耳。受命伊始，卽具靖寇必先安民一疏，略謂兵難遙度，戰守機宜容抵閩次第熟籌，唯閩省自叛變以來，百姓流離困苦，全藉地方有司加意培養；至安插投誠，尤宜使其得所安業，不萌異志。剿寇本以保民，若有司撫循無術，則民不安生，勢必流爲匪類，亂將滋蔓。及抵任視事，則倡議團練鄉壯，使守望有助，編查保甲，使奸宄難容，嚴禁騷擾，使難民復業；故能以客當主，以一擊十，使三世狡逞之巨寇，十七閱月而山海廓清，耕食鑿飲，於今受其賜。孫子所謂將爲國輔，穰苴氏所謂戰勝之後其教可復者，公近之矣！

公之五世孫亮季子從予游，出示平閩紀十三卷，兼愛之懷，藹如若揭。楊氏在前明爲遼右世將。公之仲父、伯兄，百戰徇亳社，以覆其宗。而公於孤露竄伏之餘，借季父

猶子歸命興朝，從征江西、廣東，援剿福建，勇略彪炳竹帛，家聲再振。既而鎮山西、山東、江南，靖餘氛，拊殘黎，父老稱惠政者百年而不衰。公既平閩賊，回鎮江南，遂蒙賜籍揚州衛，子孫建節樹旄者數世。今雖陵替，而季子慷慨有志，興習史事，能讀公書。公之明德遠矣，其昌後必深；季子勉之矣！

道光十年六月十二日，安吳後學包世臣撰。